覺後禪

李漁原著
蔡瀾改寫

覺後禪

李漁原著

蔡瀾改寫

覺 後 禪

原 著：李 漁

改 寫：蔡 瀾

印 行：藝 苑 出 版 社

香港黃竹坑道四十六號十九樓 B

設 計：形 意 設 計 公 司

香港摩利臣山道82號柏餘中心1003室

版權所有⊙翻印必究

一九九四年・香港

封面題字：蔡文玄

序

你猜對了，「覺後禪」就是「肉蒲團」。又名：「耶蒲緣」、「野叟奇談」、「鍾情緣」、「循環報」、「巧姻緣」。

爲甚麼我要重寫它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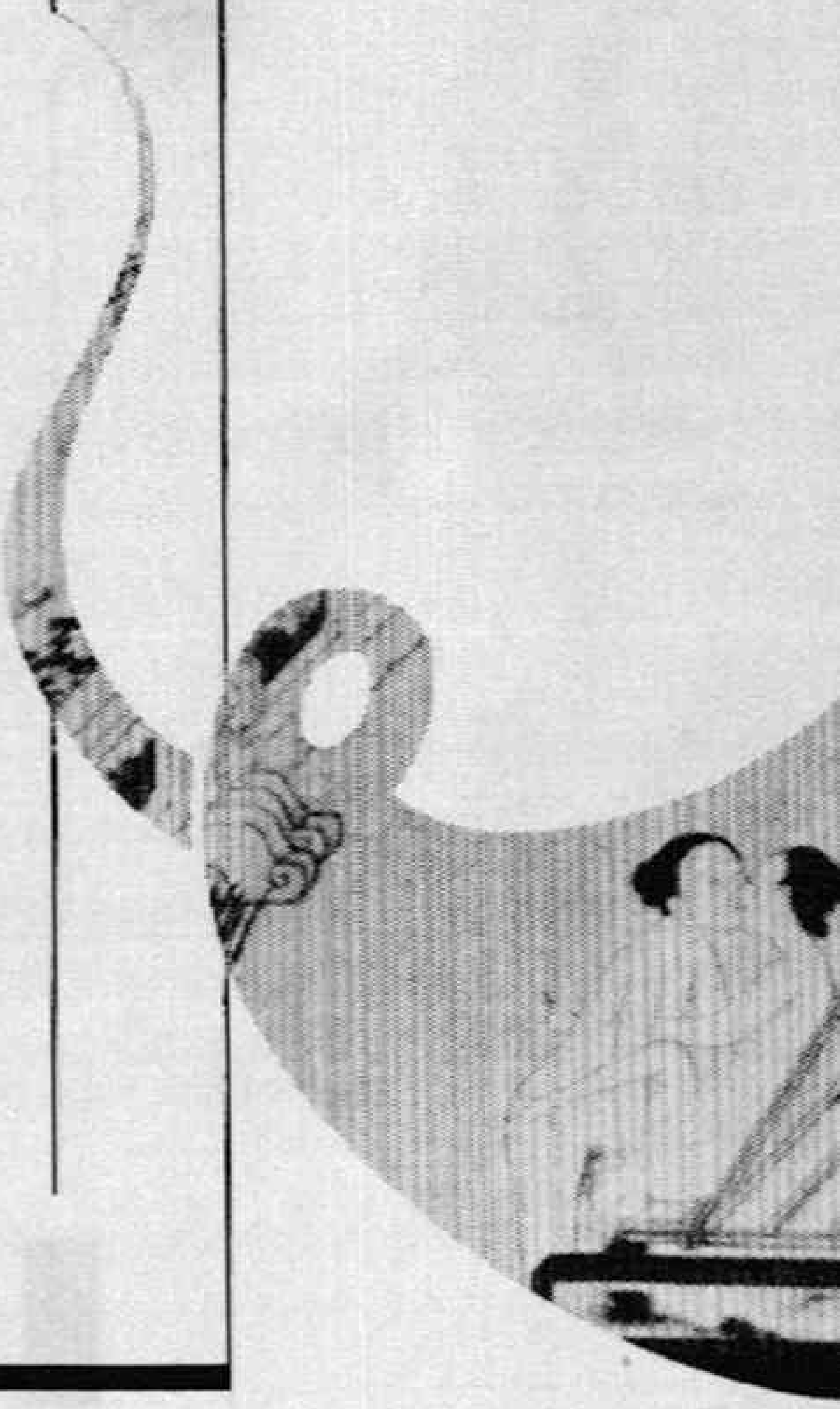
首先，我本來想把它拍成電影。我認爲它可以成爲一部全世界知識分子也讚賞的「話題電影CULT MOVIE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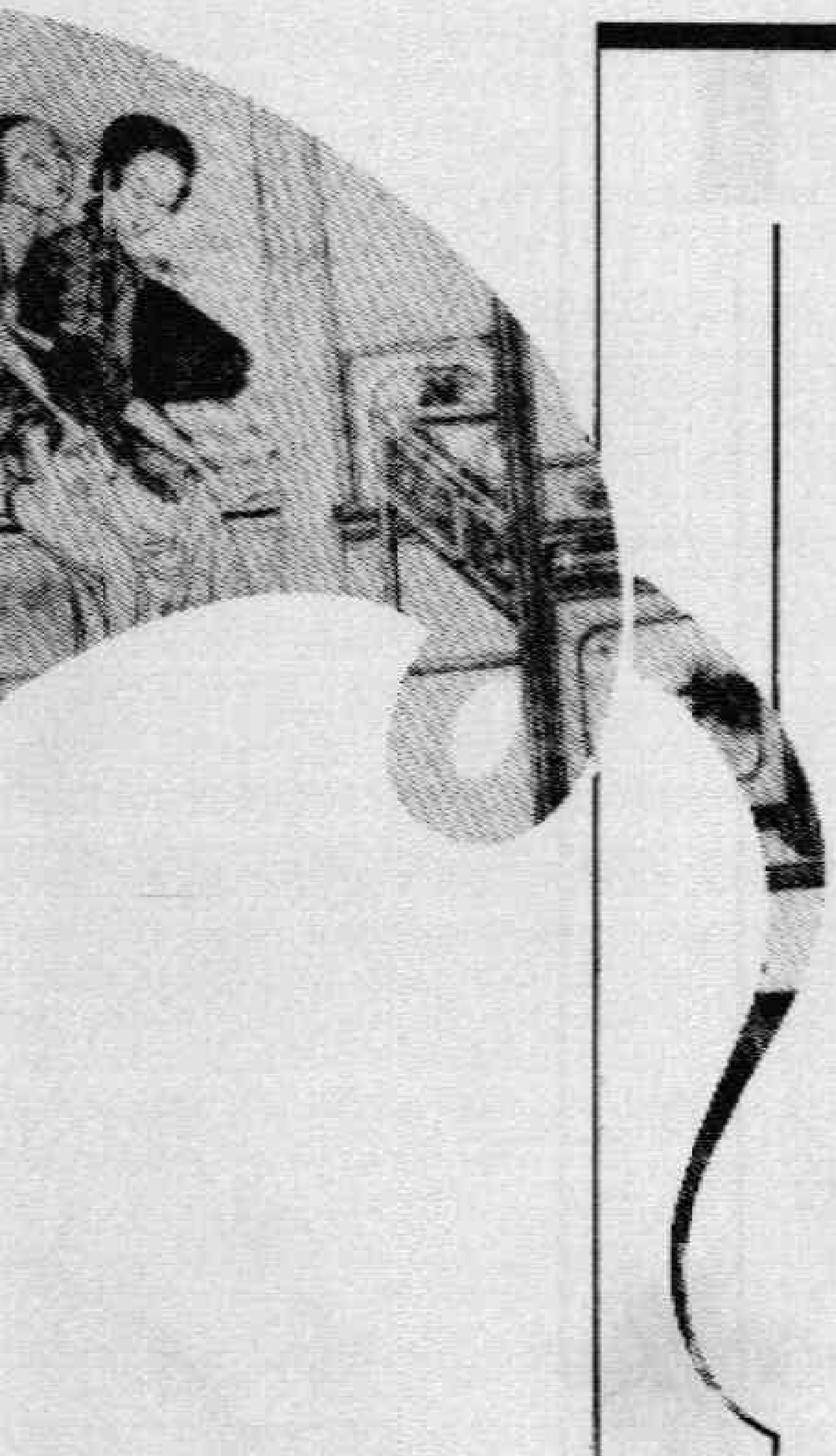
劇本已寫過幾次，其中之一出自倪匡兄的手筆，這篇東西

一大部分用了他的文字，特此聲明。

其實，「覺後禪」的原著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電影劇本，長度適中，所用的文字淺易，並不難讀，可惜當今的人一見到幾段舊文句就裹足不前，所以有某月刊雖已連載過原著，但沒有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要拍這部片子並不容易，製作成本很高，佈景、道具將會很考究，女主角的內衣也要眞絲製成，同步錄音地將磨擦時發出的音響收下。而且，要同時找好幾個氣質很高的女人來演，難。她們必得見過世面，受過高深的教育，不然她不會了解拍





此片的意圖，可能將角色演得賤了。

原著充滿幽默、動作、警世寓言，精彩的對白，前後的呼應及結尾的高潮都是電影的好材料，非得拍好它不可。

很多人罵我甚麼不好搞：跑去拍色情電影？

我並沒有爲了這個意圖感到羞恥或後悔。

「肉蒲團」這本書是講禪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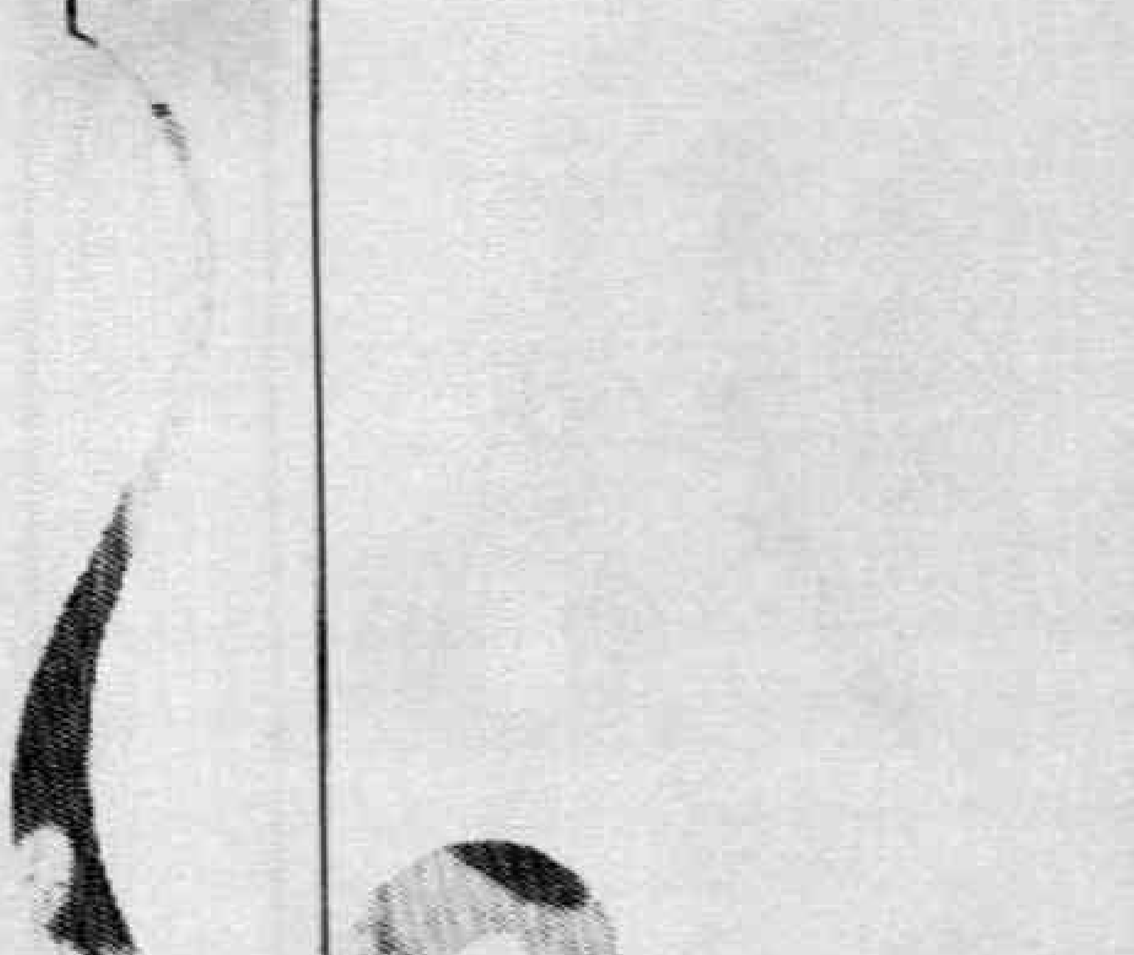
而且，它是用一種最愉快、最歡樂的手法去表達它的目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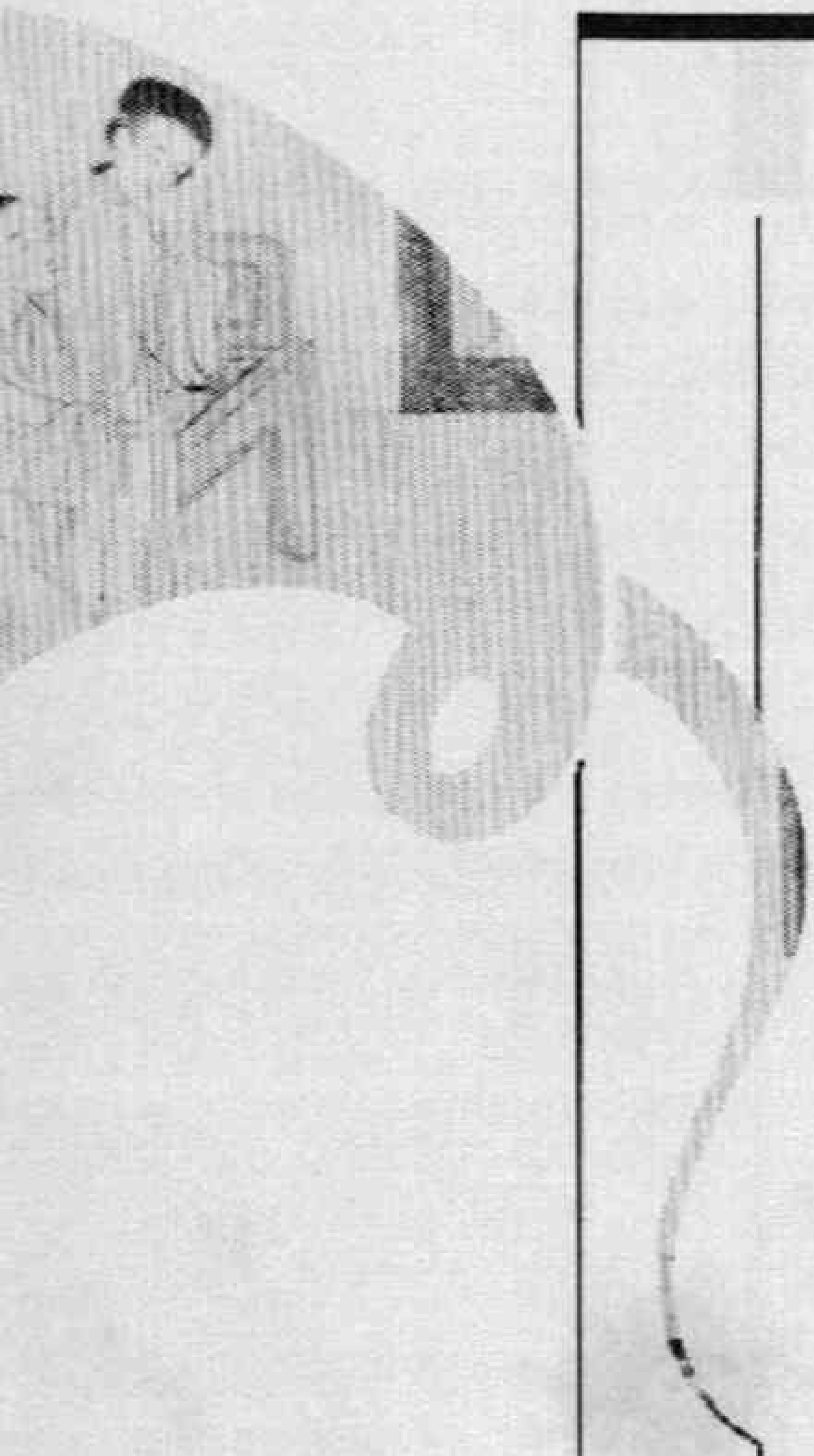
因果循環的主題，禪味極重。

禪，不是說教。禪，不必那麼嚴肅去學。禪，就是「肉蒲團」。

作者的名字雖然寫着是情隱先生，但大家都知道它是李漁寫的，魯迅也說：「意想頗似李漁。」

李漁是中國傑出的戲曲理論家，也是很有成就的喜劇作者。其他的小說有「無聲戲」、「十二樓」，還有大量的劇本如：「憐香伴」、「比目魚」、「慎鸞交」等等，他組織過戲班，到處表演，身兼編劇和導演及班主數職，外國的知識分子稱他是中國的莎士比亞呢。





魯迅和茅盾都讀過「肉蒲團」，著名的漢學家法蘭茲•昆博士（DR. FRANZ KUHN）翻譯了不少的中國古典文學，他也選中了「肉蒲團」。爲甚麼呢？他發了神經？當年的思想還是不開放，衞道人士的攻擊尤甚，難道他不怕人家駡嗎？

駡歸駡，好書是好書。昆博士的德文譯本面世之後，「肉蒲團」從此在西方國家被輾轉地重譯成多種文字。

在這裏，我要將它變成另一種媒介，希望帶各位讀者進入電影院，看一部你腦中出現的「覺後禪」。……

（一）

黃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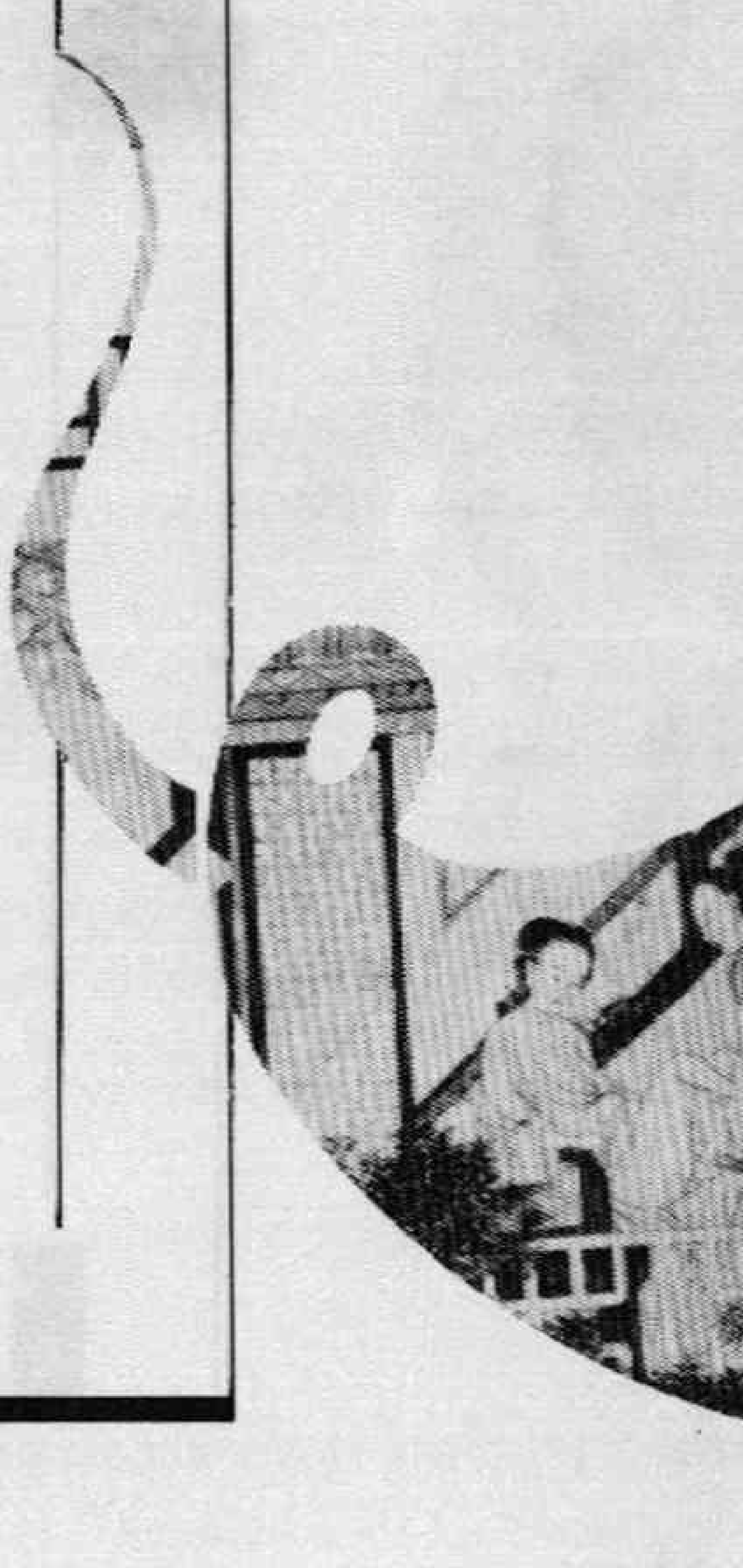
雨剛停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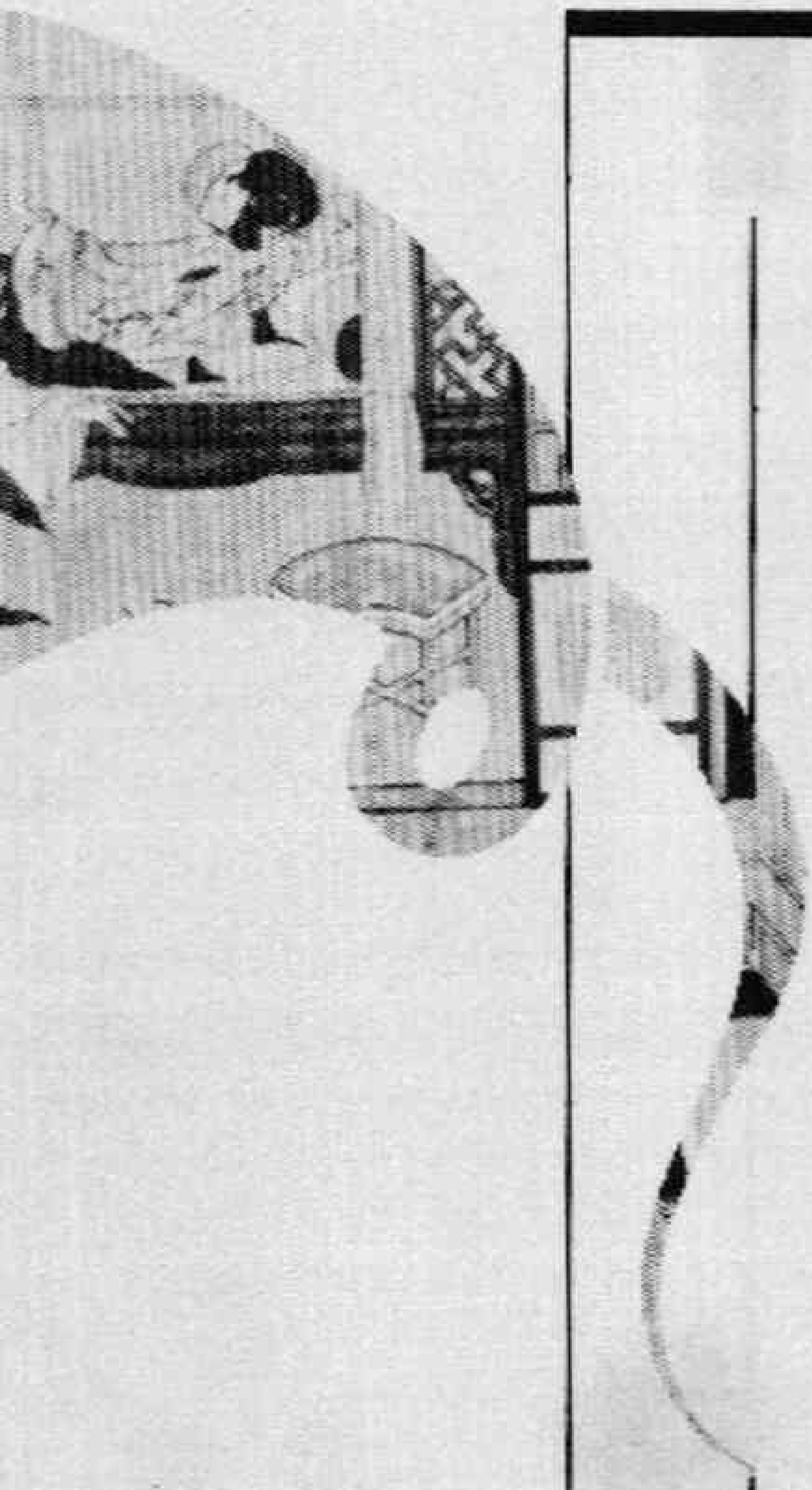
高山上的古刹被雲霧和樹叢包圍，看來朦朧。

雅雅叫聲，雁子排成人字形飛過。

石階有數百段，一個青年書生帶着兩名書僮走了上來。

書生皮膚潔白，非常英俊，一對眼睛長得尖銳，發出異樣的光焰。他自負、高傲、有點寂寞。被周圍的嚴肅、超然的環





境所感染，神情迷惘。

兩個書僮長得很像，有如孿生，都是玲瓏可愛，他們跟着主人，喘着氣爬了上來，不知道主人爲甚麼會來這種鬼地方。

鐘聲一下一下由廟中傳來。

書生抵達廟門停下，兩個書僮走前來敲門。

敲門聲空洞。

■

點亮蠟燭。

書生和僧侶相對而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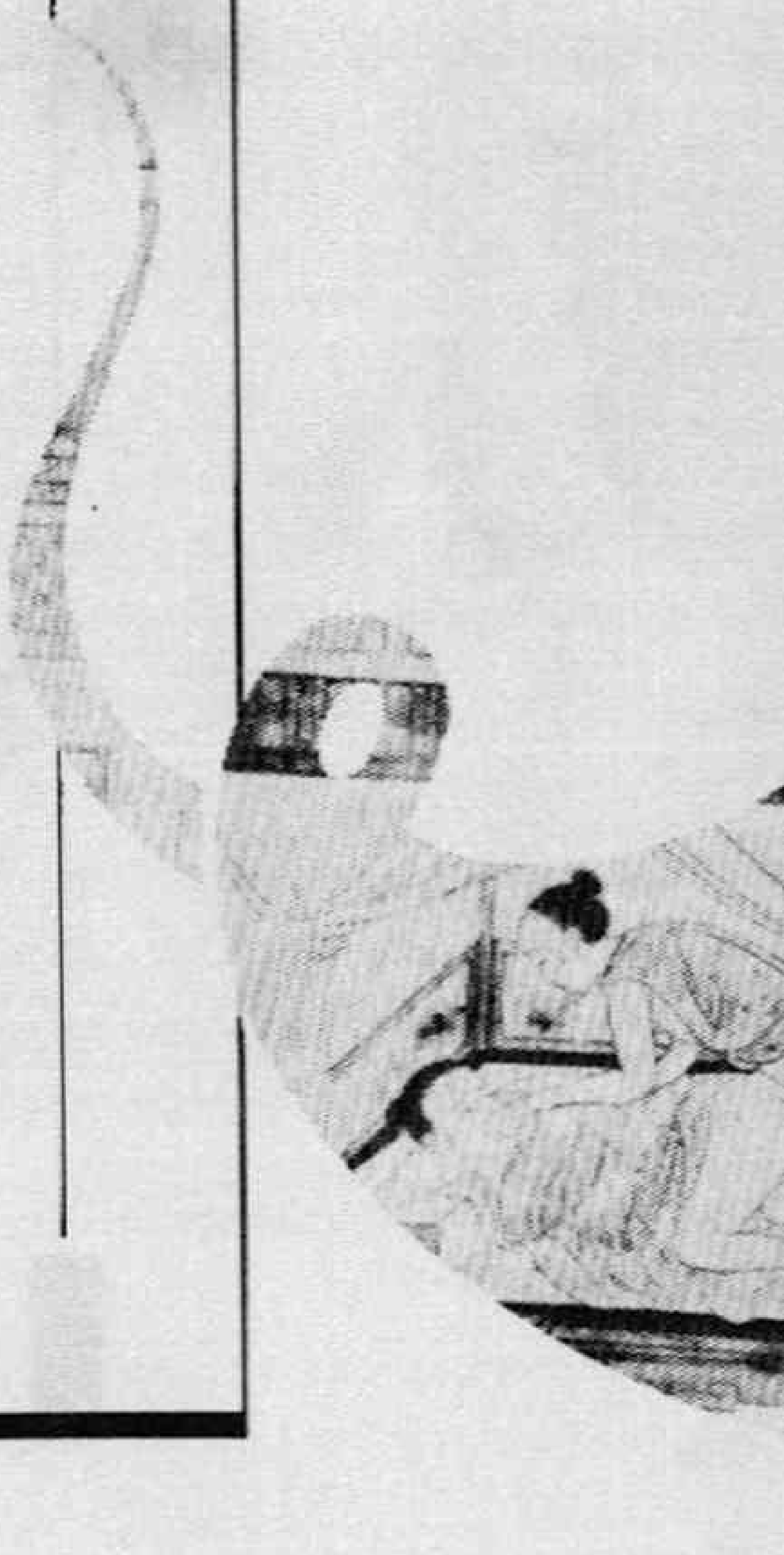
和尚身高七尺，長了長鬚，看不出他的年齡，好像已活了幾百歲，他很枯瘦，閉着眼睛，神態安祥。殿裏一片黑暗，燭光集中在二人，以及兩個投在牆上的影子。

後院的唸佛、鐘聲、木魚聲，隱約傳來。

書生向和尚拜了四拜：「我叫未央生。」

和尚也還了四拜：「在下孤峯。你的名字可眞怪。」

未央生接口：「我喜歡晚上，不喜歡白天；又不喜歡半夜之後，喜歡半夜之前。讀過詩經上有：夜未央，這三個字。所



以叫自己做未央生。」

「唔。」孤峯和尚並不答腔。

未央生再說：「久聞大師是一代高僧，特地前來討教禪道。」

「唔。」孤峯說完又沉寂。

這一來，未央生不免有點懊惱，這傢伙怎麼一直唔唔聲？他不禮貌，我講話也不用客氣了，一針見血地：「大師爲甚麼在暗中見客，是不是廟裏香油太少？」

兩個書僮聽主人那麼諷刺，忍俊不住偸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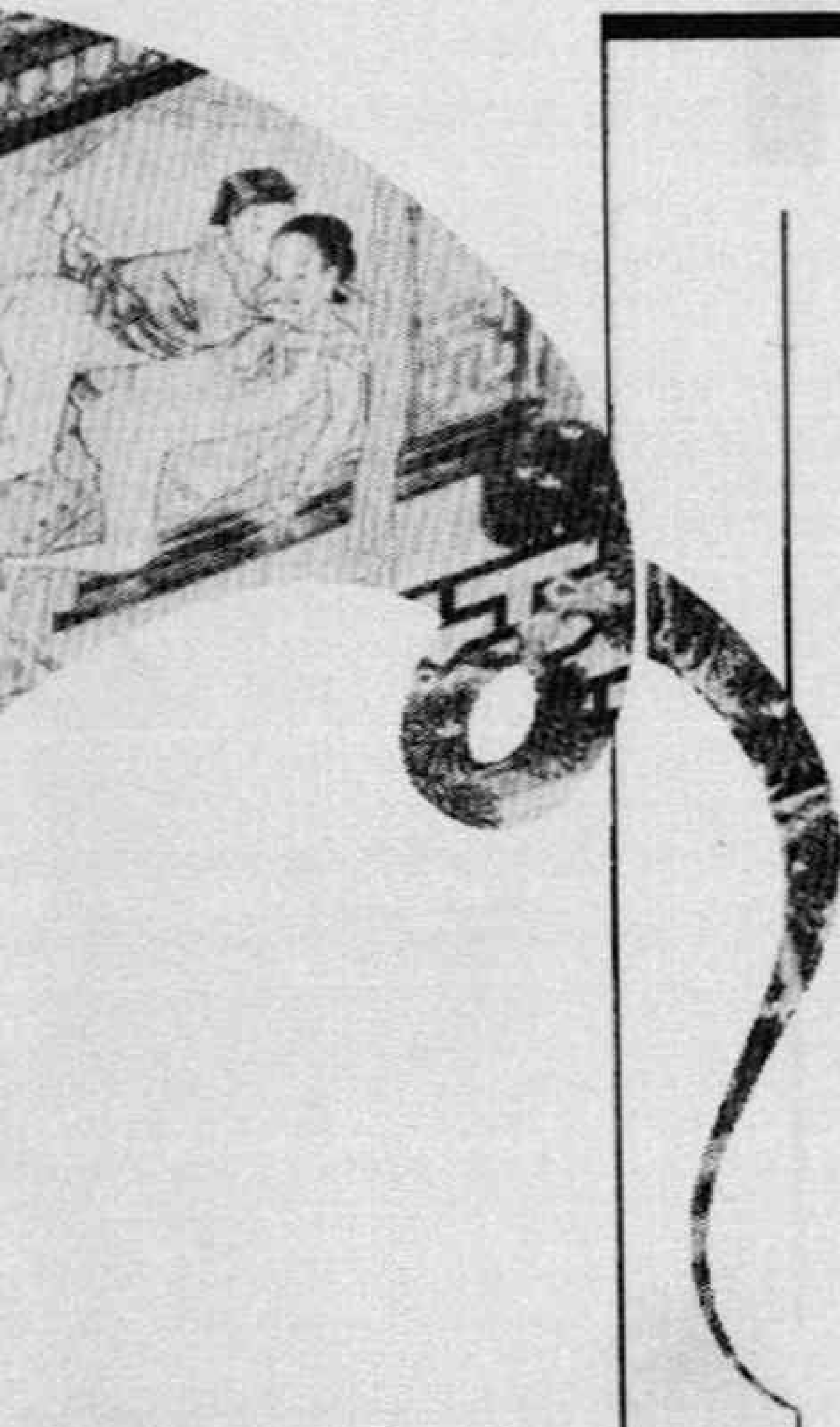
孤峯毫不被未央生激怒，輕描淡寫地：「你有問禪之心，自有光明，何必介意在光或是在暗？」

未央生略怔，隨即笑道：「心中光明，眼睛看不到，黑暗就是黑暗。」

「黑暗也是在心裏。」孤峯答道：「和肉眼沒有關係。」

未央生立刻反擊：「黑暗之中，佳玉和劣石都是一樣的。女人也沒有美醜之分。如果要心中明暗，那造物者何必賜人雙眼？」

孤峯還是那麼安祥：「佳劣美醜，本來只是形體，只是隨



意所生，請你再仔細一想。」

書僮一點聽不懂，未央生略仰頭，若有所悟，但仍然不解：「既有形體，便應該有感覺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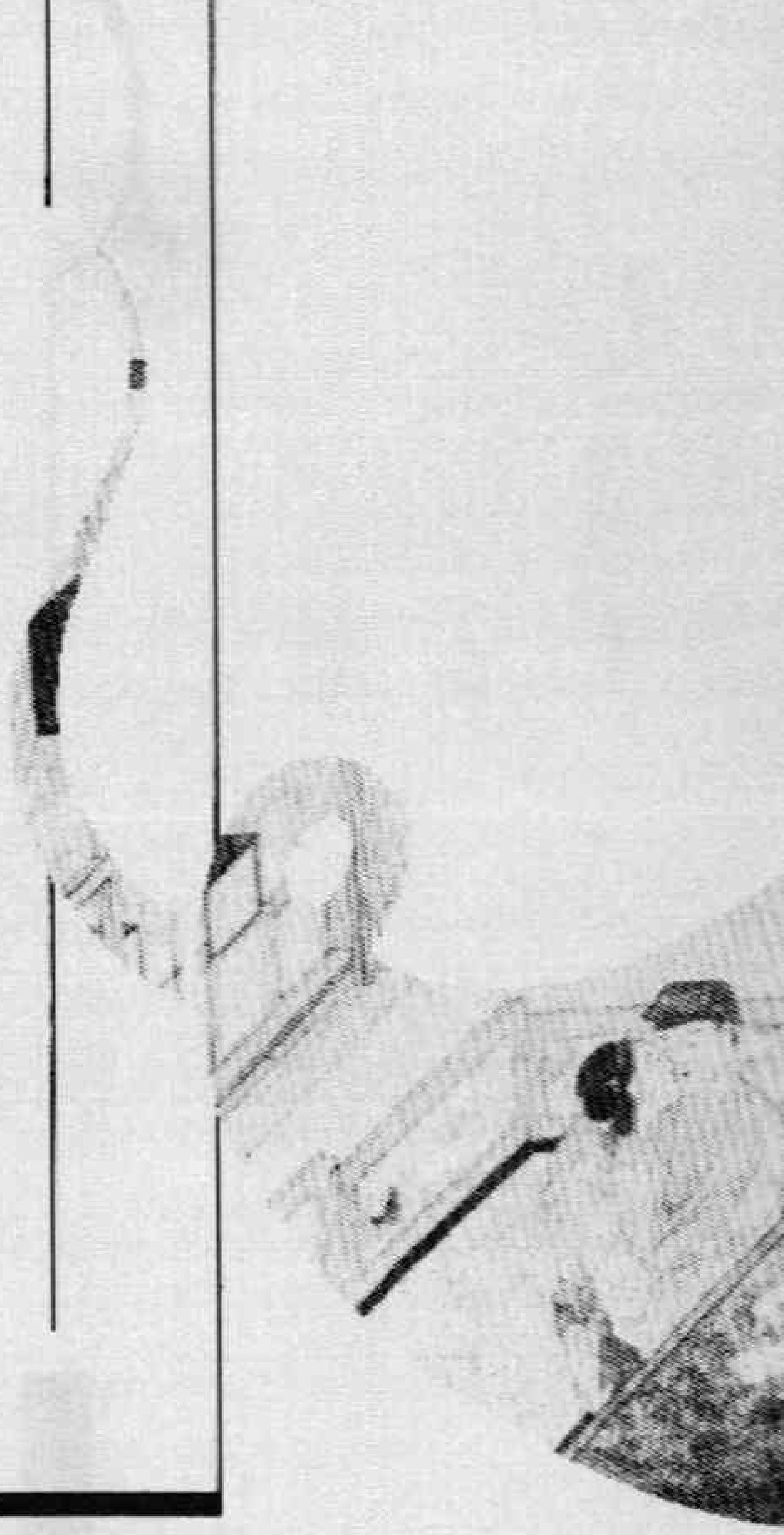
孤峯斬釘切玉地：「形體很容易得到，難得的是時光；容易過的是時光，難逃的是刦數！」

未央生陡然站了起來，背負雙手，徘徊了一陣子，走到窗前，推開窗子。

月光射進來，他的影子蓋住了孤峯。

「上蒼給了我這副形體，爲甚麼我不能好好地去享受？」

十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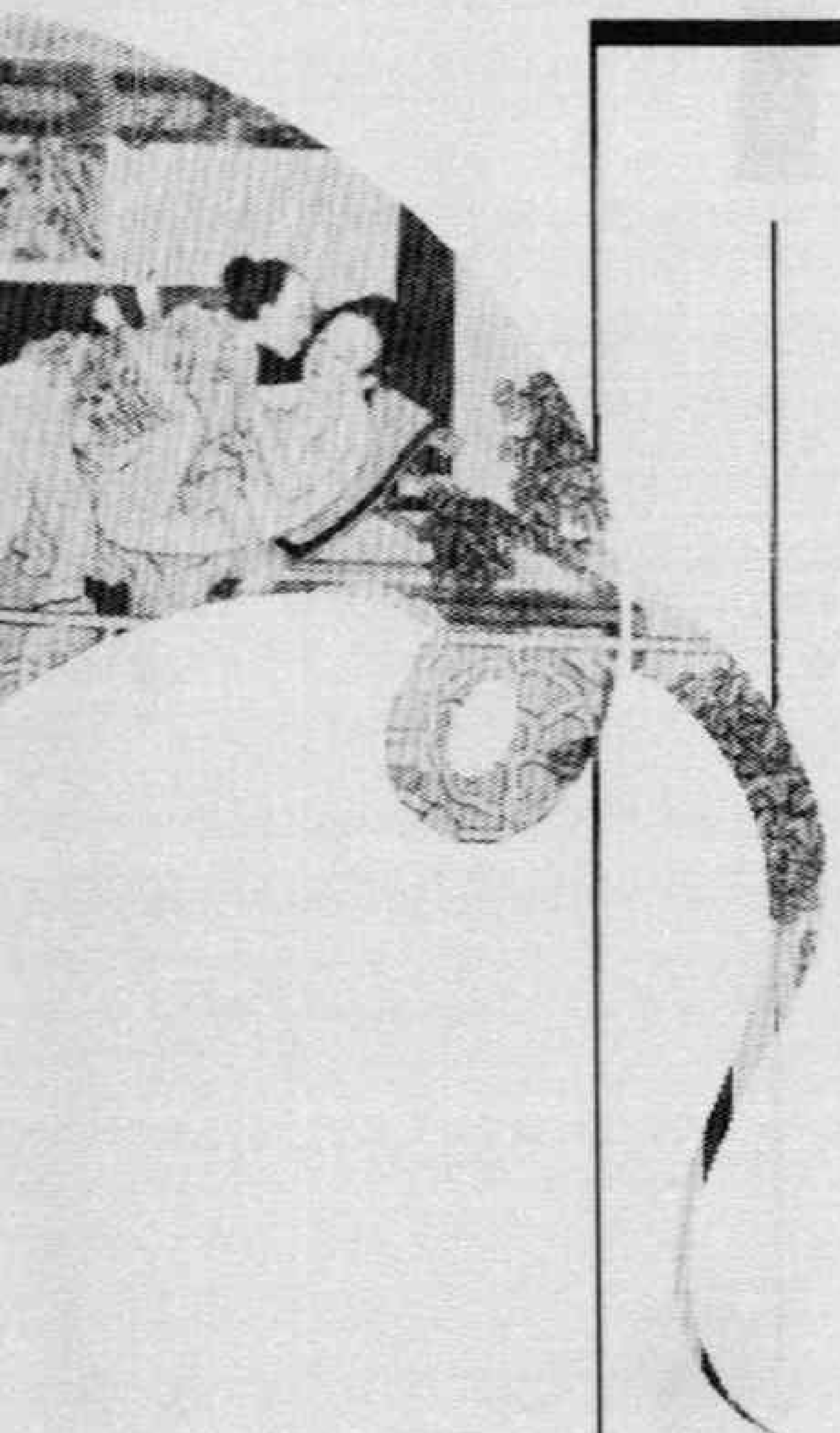


未央生還是不被說服。

孤峯：「你既然重視形體，就應該知道形體的短暫，不如趁早回頭，以求永遠。」

月光照在未央生冷酷的臉上，他不以爲然地說：「也許，我到了您那把年紀才能理解，但是我還年輕，我還有很多事未做，我要讀我喜歡的書，我要交我喜歡的朋友，我要遊天下的名山名水，我要在這世上留下一個名字，我還要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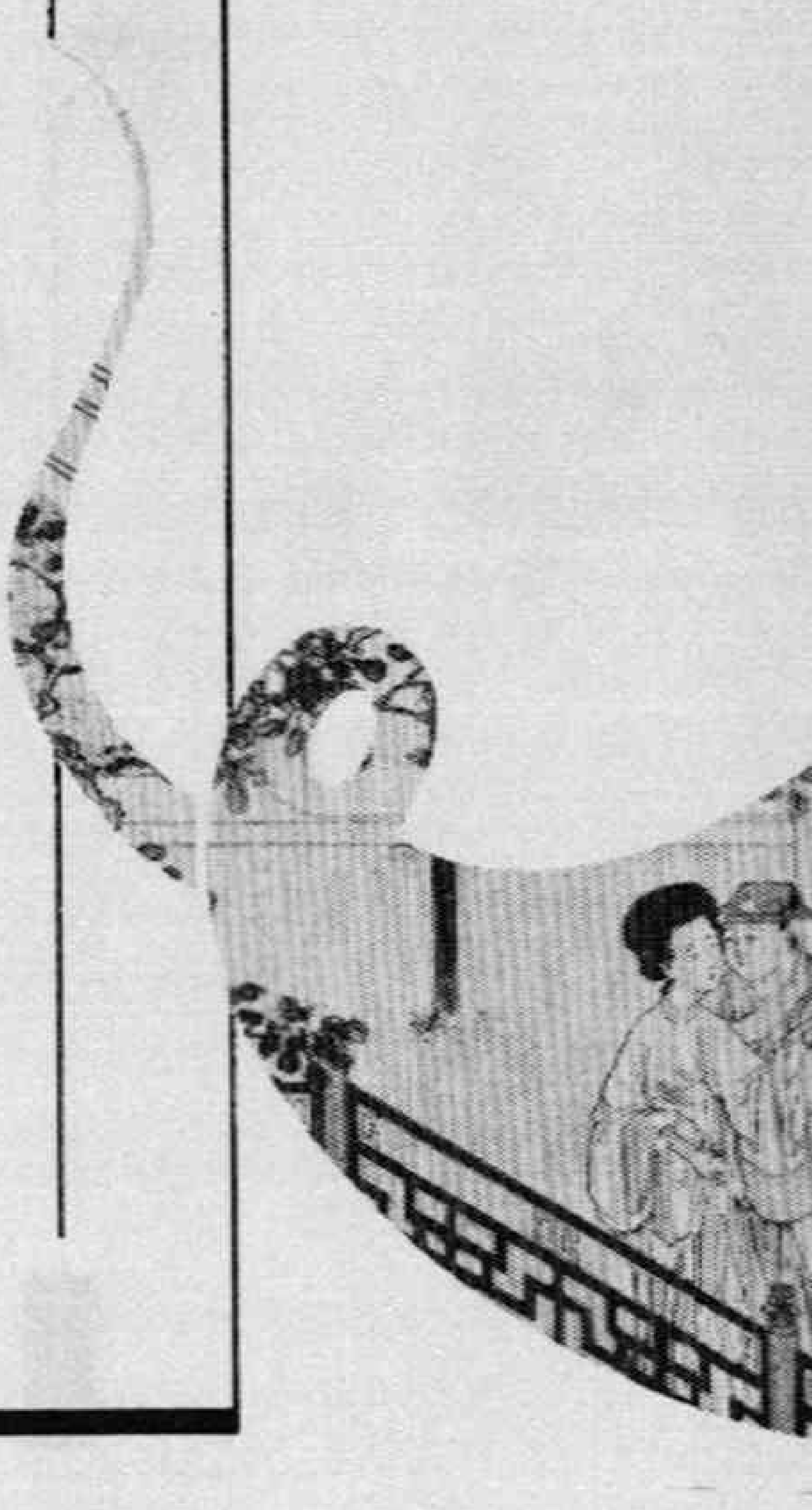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還要娶當今的第一佳人爲妻是不是？」孤峯尖銳地問。



未央生神情驚訝，轉過身來，望向孤峯，書僮們也奇怪這老和尚爲甚麼能猜到主人的心理。

孤峯冷然地笑：「甚麼叫第一佳人？天下美女之多，誰是第一？要一個個去找，只怕上不得天堂，要入地獄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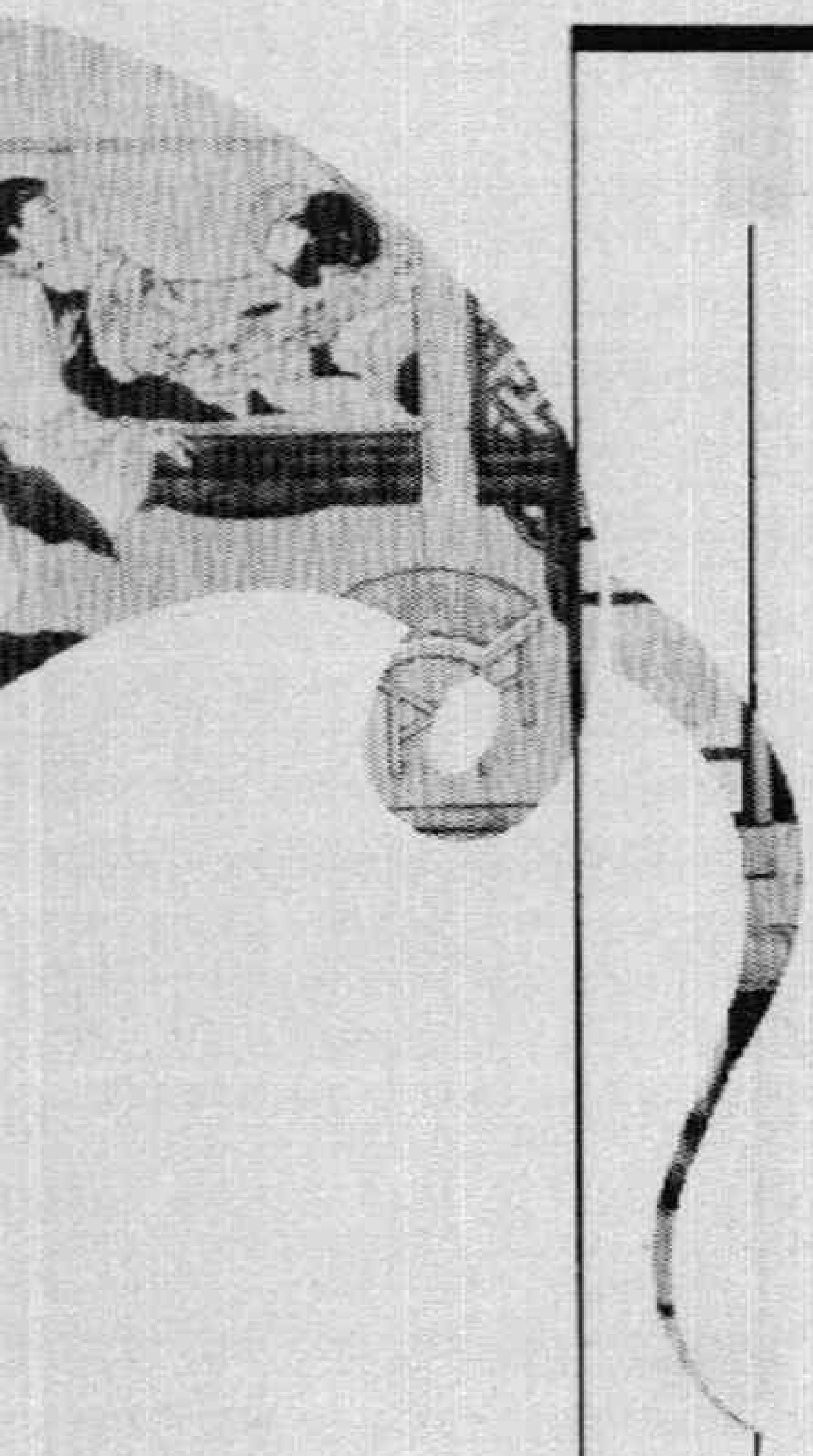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提高了聲音：「您說天堂地獄這四個字，未免有落俗套吧！不像出自高僧之口，我來向您請教禪道，也不證明我一點也不懂。參禪的道理不過是要了解自己的存生，使到自己有不生不滅的境界罷了。這世上哪有甚麼天堂，甚麼地獄？做人有些罪孽，也不過是一些俗人眼中的定義。」



「好。」孤峯說：「你我都明白所謂的天堂和地獄只是抽象的地方，但即使沒有天堂，不可以不認爲天堂是教人往善的方向；即使沒有地獄，不可以不認爲地獄是作惡的戒律。我們單單說因果循環罷，如果你淫人妻女，那你不能保證有一天有人會淫你妻女。」

未央生搖頭：「大師講的不過是用來嚇嚇凡夫俗子的道理，對我本人來說是不能信服的。」

「報應只是在人生最後才能理解，到了那個時刻，又對別人說不出了。譬如說有人嫌自己的妻子生得醜陋，晚上和她行



房時心中想着日間所遇的美女。你哪裏知道這個妻子不是在想着其他標致的男人？」孤峯滔滔不絕地：「淫人妻女，是便宜事，肯對人說，所以知道的多。妻女被淫，是羞恥的事，不敢向人講，所以知道的少。其中還有妻女瞞丈夫父親的呢，說沒有報應，其實是連自己都不知道！」

未央生隨即尖酸刻薄地：「如果說淫人妻女，報在自己身上，要是這個人終身不娶，本來就沒有老婆和女兒呢，拿甚麼東西去還債？」

孤峯給未央生搶白到啞口無言，兩書僮心中大快，看這老

和尚有甚麼話說。

未央生不留餘地：「還有，一個人的妻女有限，天下的美色無窮，要是自家只有一兩個妻妾，一兩個女兒，卻玩遍天下的女人，即使自己妻女被淫，也就利多本少，何樂不爲呢！」

書僮聽了竊笑不止。

孤峯苦笑：「頑石還能點頭，你可比頑石還要頑固。」

未央生向孤峯一拜：「大師可言重了。」

孤峯慢慢地站起來，指着坐着的蒲團：「我坐這草蒲團已有幾十年，才約略領悟出些道理來，你不如趁早回頭，跟我一

起修行吧，要是你不肯的話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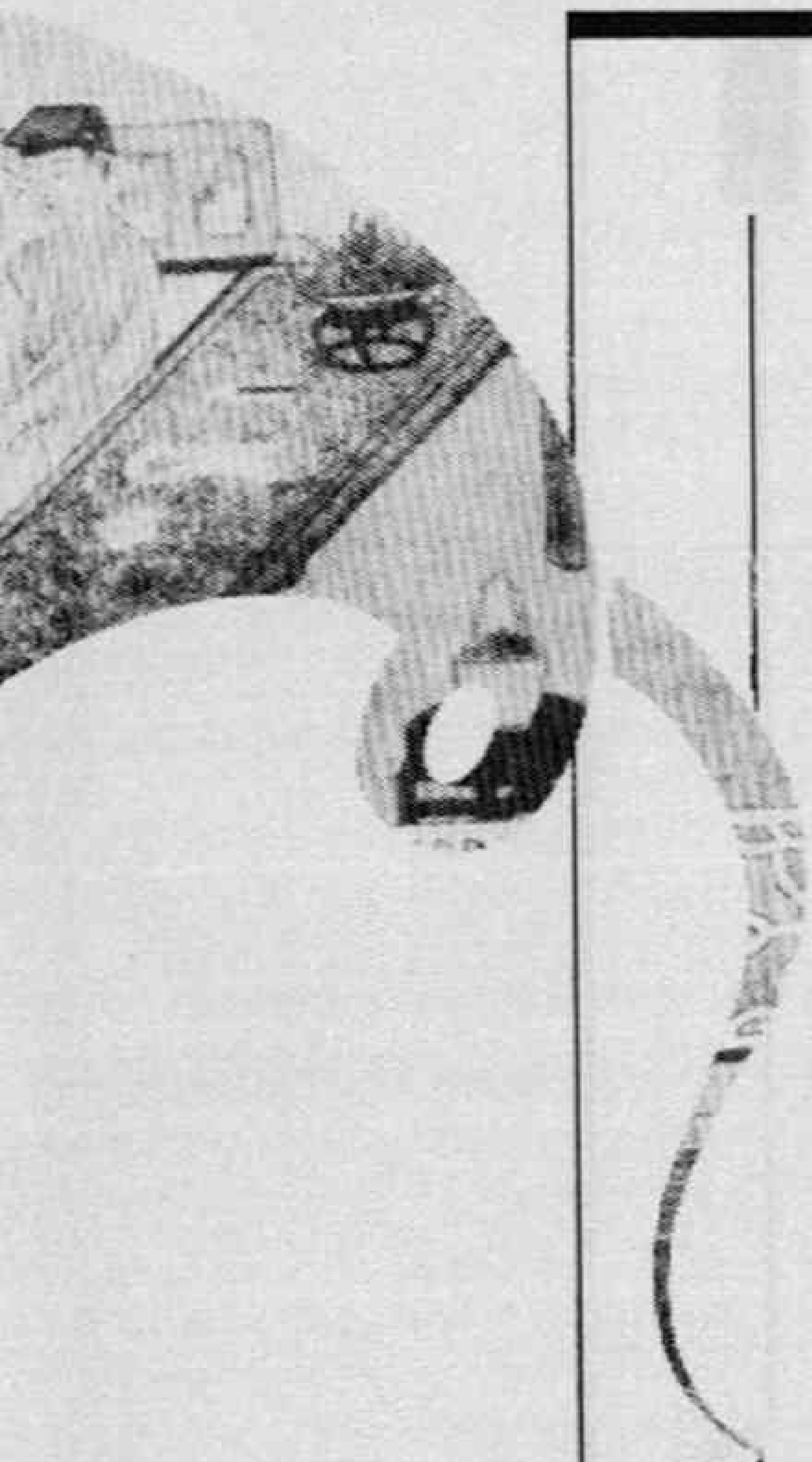
「那又怎樣？」未央生怒極。

孤峯陡然轉身，拿出筆墨，在粉牆上就着月光狂書：

請抛皮布袋
去坐肉蒲團
須及生時悔
休嗟已蓋棺

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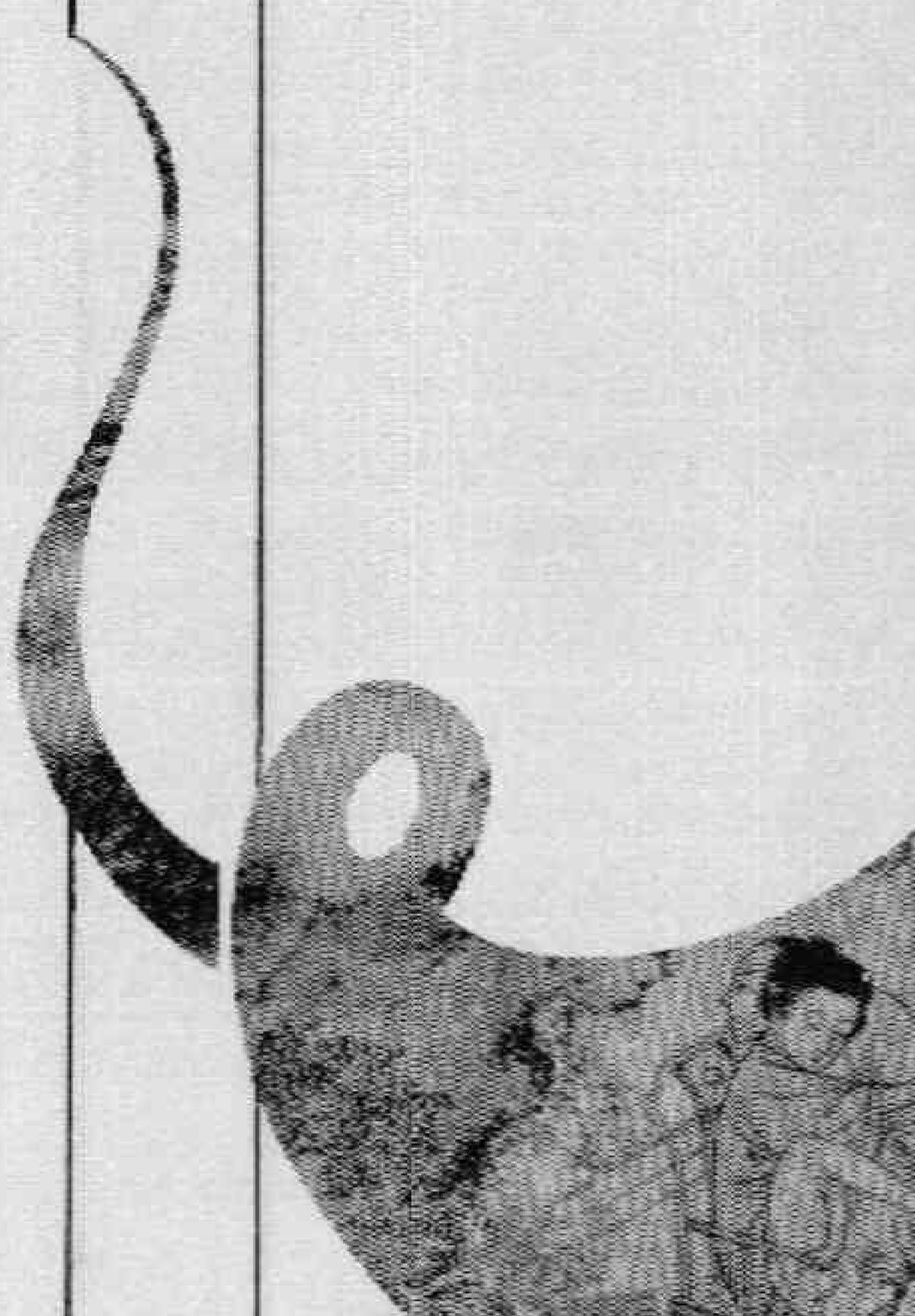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看了一怔，心想：「這禿驢在咒我死！」



十八

孤峯寫完竟然似要送客，未央生不禁神態狂妄地大笑，指着牆上的題字：「好，好，大師你坐你的草蒲團，我去坐我的肉蒲團，看看今後會怎樣！」

未央生說完轉身，帶着兩個書僮揚長而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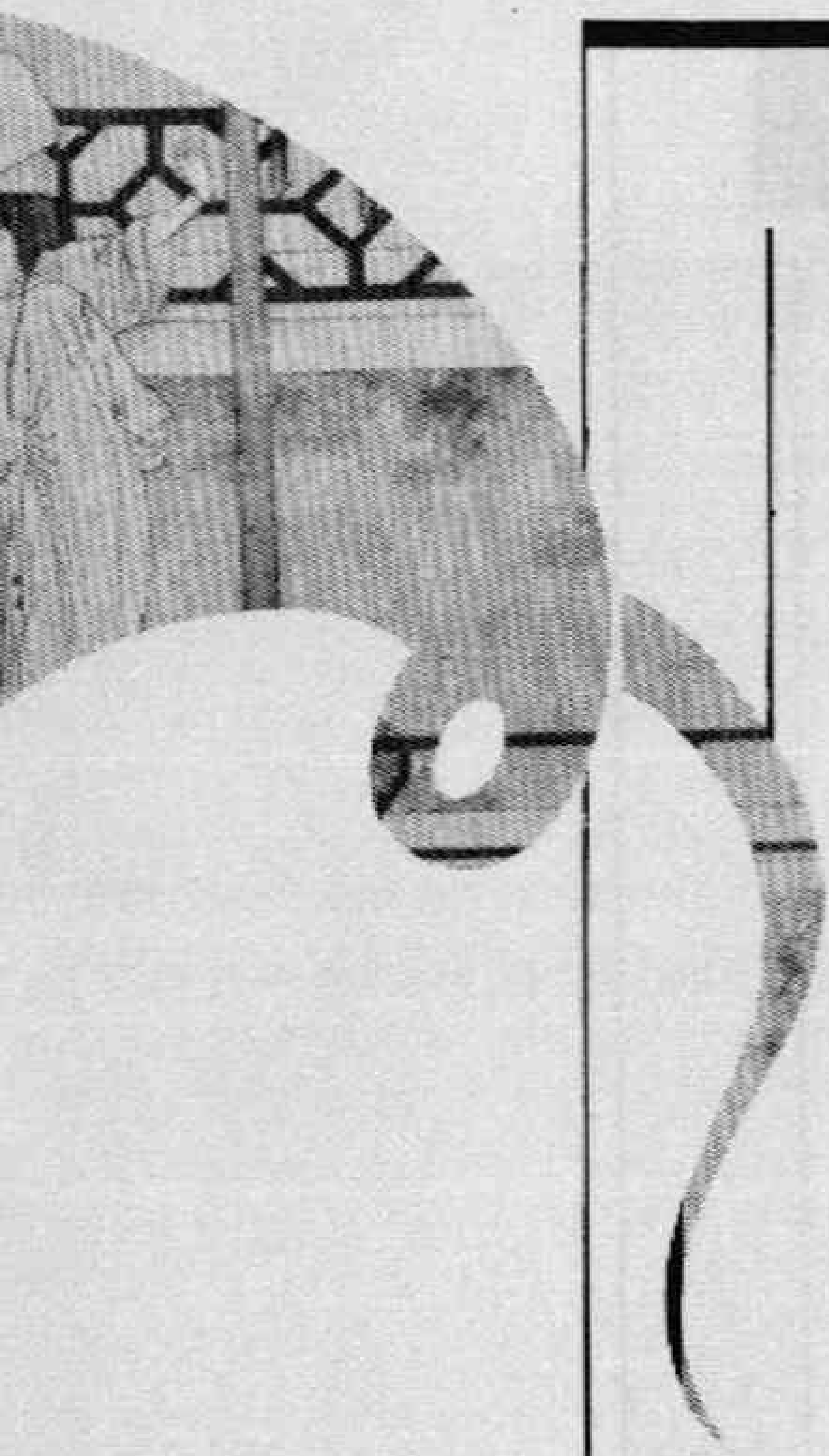


（二）

■

畫面像「清明上河圖」，由樹叢、河流起源、船隻、拉的船伕，漸近城門，哄鬧聲越來越響，市集中人羣麕集，小販、耍雜技者、店鋪、茶樓、酒肆，一條彎曲大橋，擠滿了來去匆忙的行人，喜樂聲傳來，我們看到一隊迎親的鑼鼓。

炮竹聲大作，喜堂上一對新人在拜天地。那是未央生和玉香。衆賓客圍着玉香的父親道喜：「鐵扉道人，令嫒玉香小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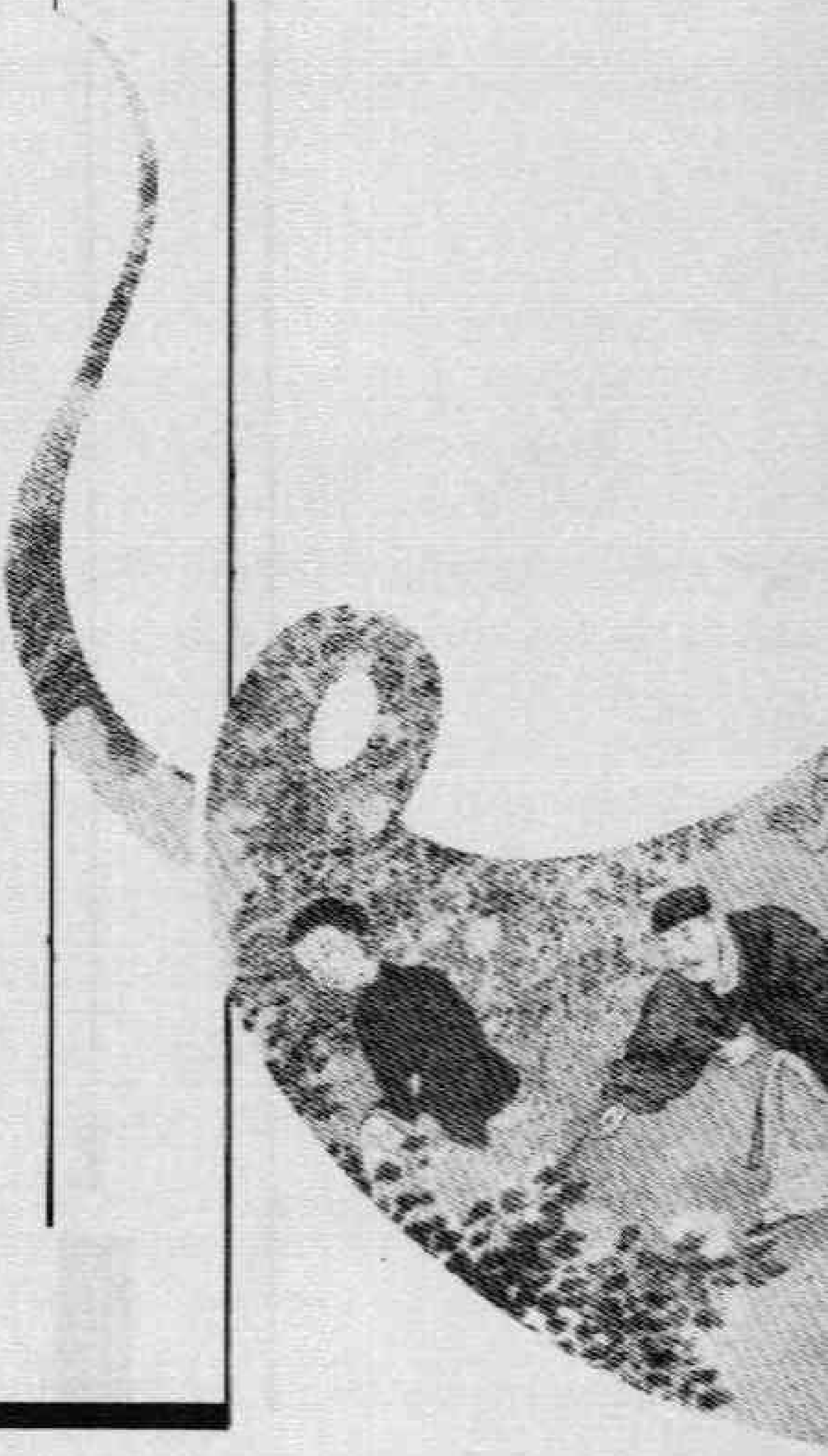
貌美如花，貴婿又才貌雙全，正是一雙佳偶！」

鐵扉道人神情得意洋洋。

「主人家的名字怎麼那麼怪，叫鐵扉道人？」未央生的一個遠房親戚在偸偸地問。

鐵扉的友人回答：「這老頭是個書呆子，家中有田有地，無求於人，生平沒有一個朋友，獨自躲在家裏讀書，隨你甚麼人去敲他的門，他只是不開。有個貴客慕他的文采去拜訪他，吃了閉門羹之後在他門上留了一首詩：

但知高士蓬爲戶



誰知先生鐵爲扉

老頭看了詩句道：鐵扉兩字講得不錯，就自號鐵扉道人。」

「那麼未央生又怎麼成爲他的女婿呢？」

「城裏的三姑六婆都知道鐵扉道人有個如花似玉的獨生女兒，紛紛來做媒，但鐵扉道人雖肯嫁女，絕對不讓人相看，又說一定要入贅才行。未央生這小子聰明，從小沒父母，所以住人家的也不要緊，又聽到鐵扉管敎森嚴，他的女兒有人拘管，出門也放心得多，所以向媒人說不必相看就要，這正是鐵扉道

人之意。一拍即合了。」

正在交拜中的未央生，至今尚未看過新娘子一眼，只是打量着玉香的身形，但服飾寬大，也看不出甚麼模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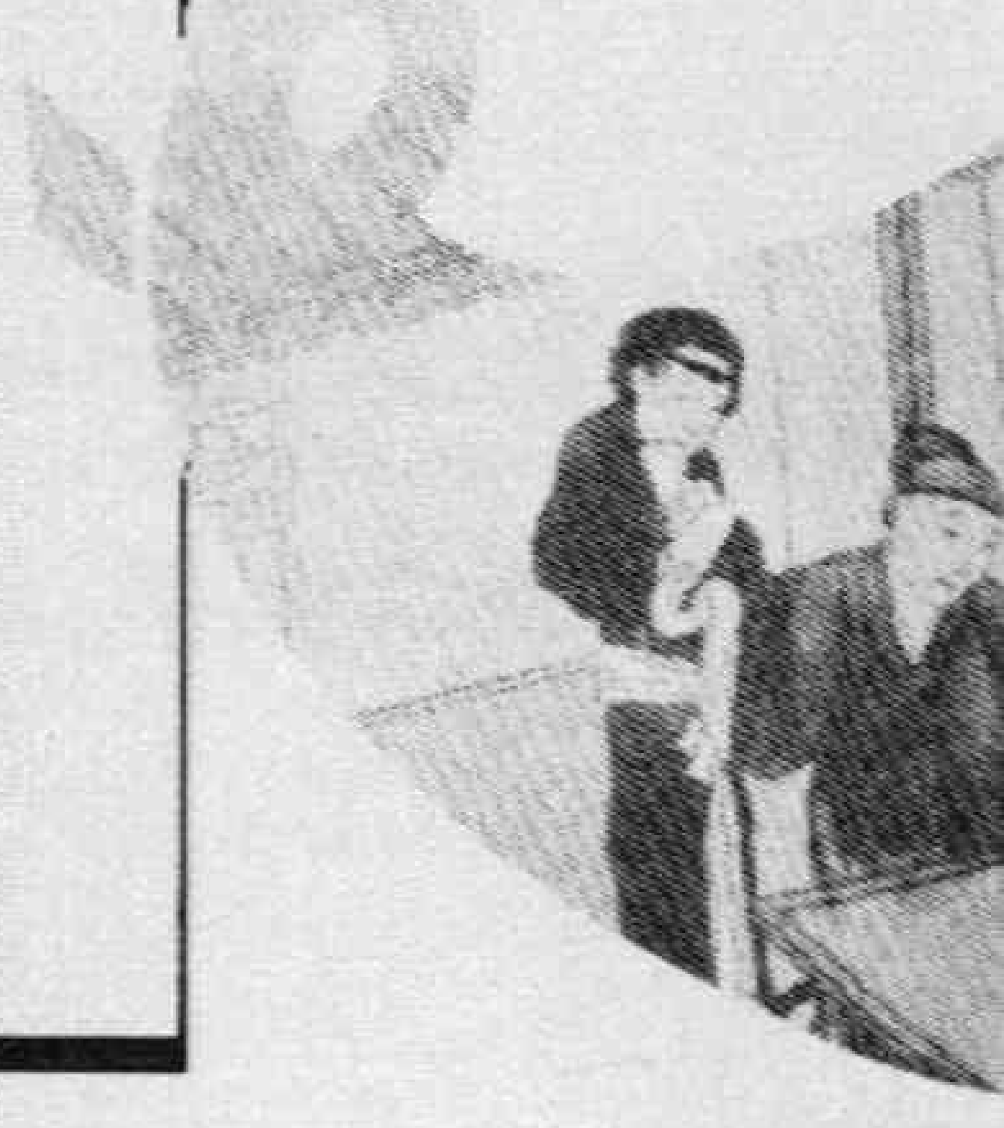
喜樂聲震耳。

■

洞房中，大紅燭燃燒着，已是半夜之前刻了。

玉香坐在床沿，一動也不動，未央生急不及待，把燭火剔亮，轉過身來，一下揭起了玉香的面幕。

玉香垂目端坐，看來極爲美麗，燭光反映在她的瞳孔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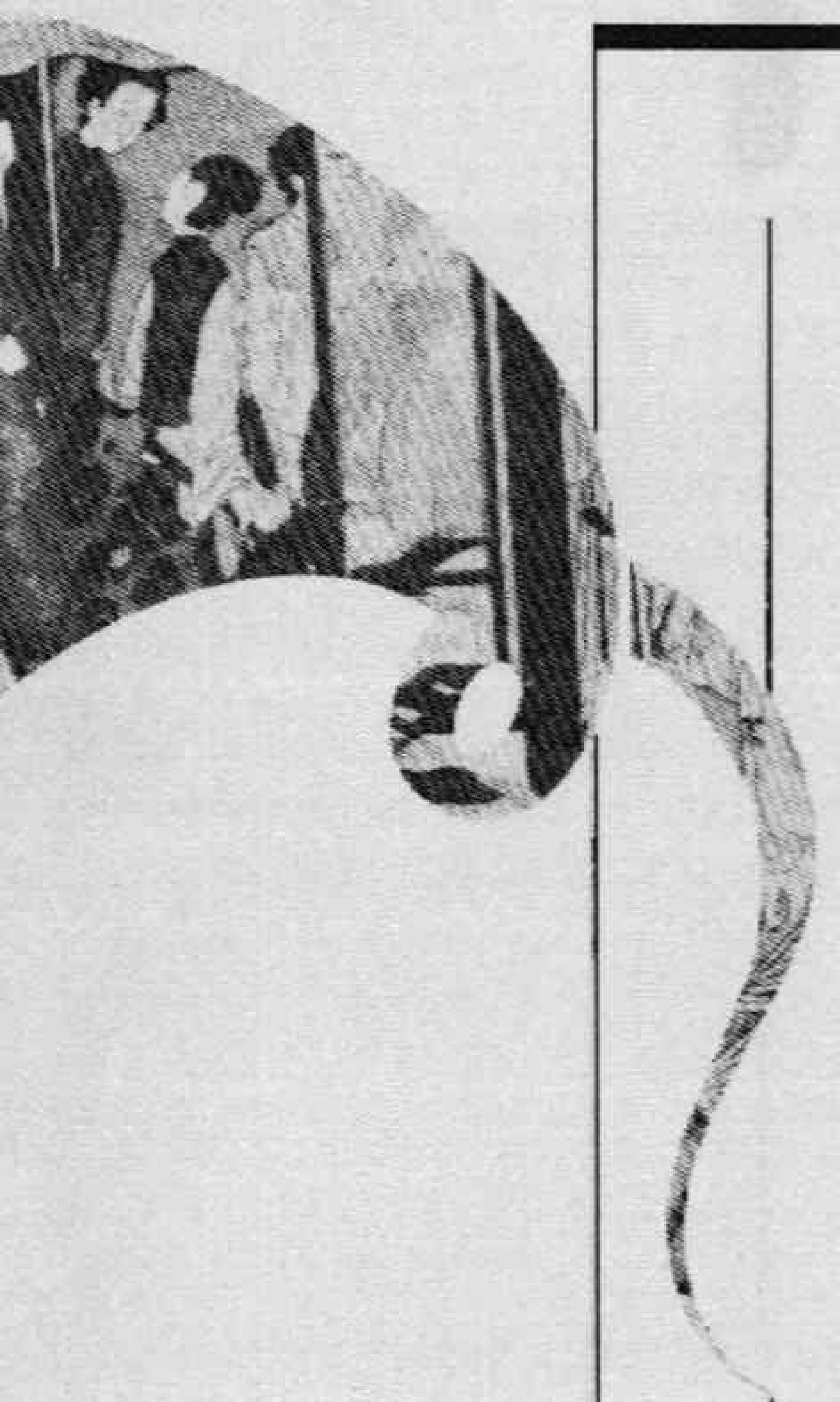
燿。

未央生不禁吸了一口氣，神情滿足，他伸出手輕輕地托起玉香的下頰。玉香緊閉着雙眼，緊張得很。未央生忍不住俯首去吻她，但她關着雙唇，毫無反應。未央生試着伸手進玉香的胸口，玉香死抓住自己的衣領，硬是不依。

「娘子，今晚是我們洞房花燭夜，妳何必……」未央生又好氣又好笑。

玉香聽了羞澀着臉，還是不出聲，未央生又上前親熱。

「你先……你先吹滅蠟燭。」玉香低沉的聲音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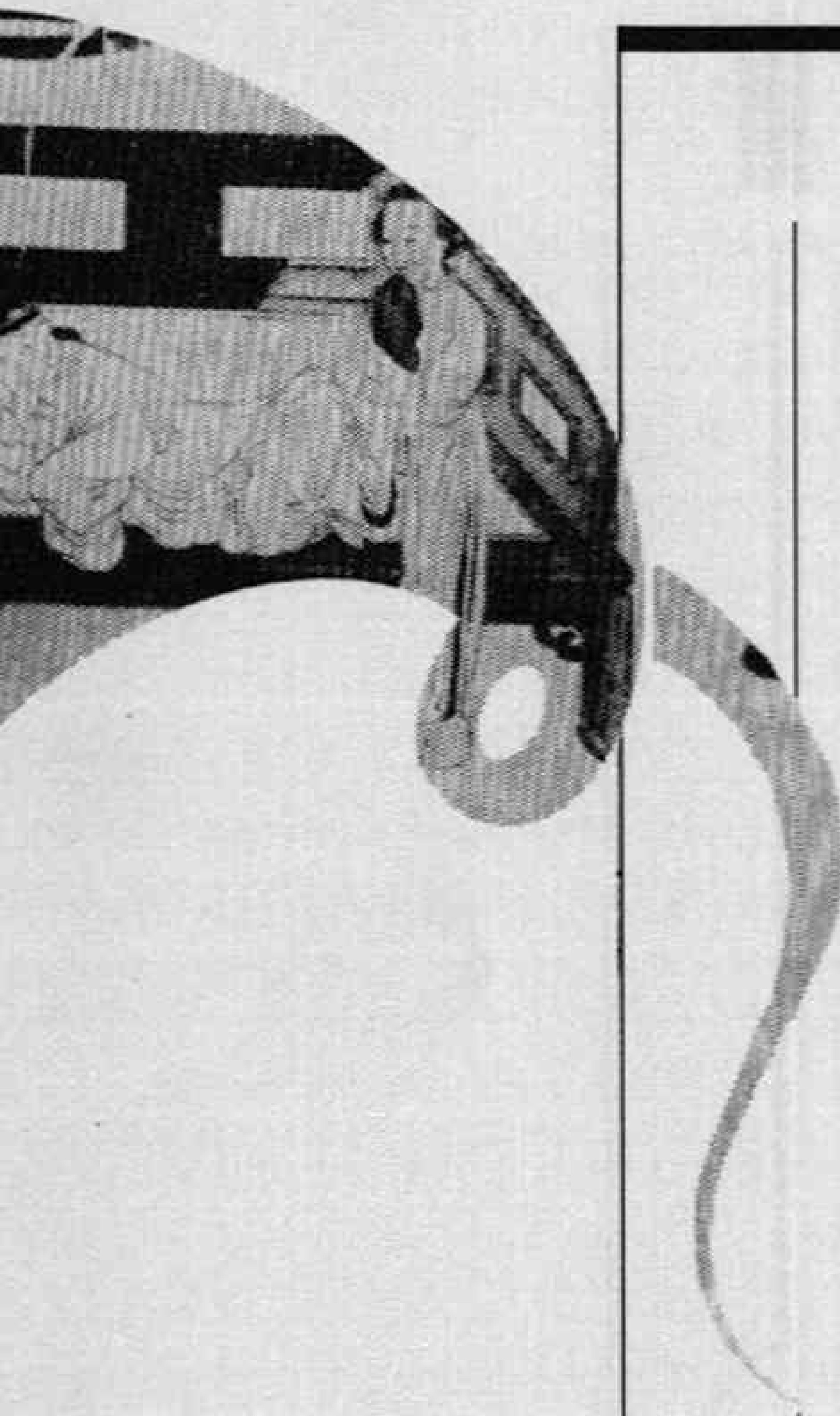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聽了一怔。

玉香終於又睜開眼睛，啊，她那一雙眼是那麼會說話，發出哀求的訊號。未央生看了又可憐又無可奈何，搖頭苦笑，走過去把蠟燭吹熄。

回到床來，未央生開始在暗中解開玉香的衣服，這時玉香停止一切抵抗任由未央生擺佈。

未央生把玉香脫得一絲不掛，玉香縮成一團；未想撫摸她，玉香趕緊躲避、閃縮，弄得未央生有點興致索然。

月光射入，照着玉香美麗的胴體，未央生又衝動起來，要



去撥開玉香的雙腿。

玉香急得叫起來：「你是讀書人，怎麼做得出這種事？」啼笑皆非，也不理那麼多了，未央生三兩下把自己的衣服脫光。

玉香看到未央生興奮的身體，馬上用手掩住眼睛，尖聲地：「醜死人了，醜死人了！」

這時未央生已再不管玉香怎麼叫，往她身上每一處敏感的地方摸去。

玉香身子不由自主地發抖，漸漸地，她抱緊未央生的背，

十指深深地抓着，刮去幾道痕跡，血，流下。

■

書房中，鐵扉道人在教訓未央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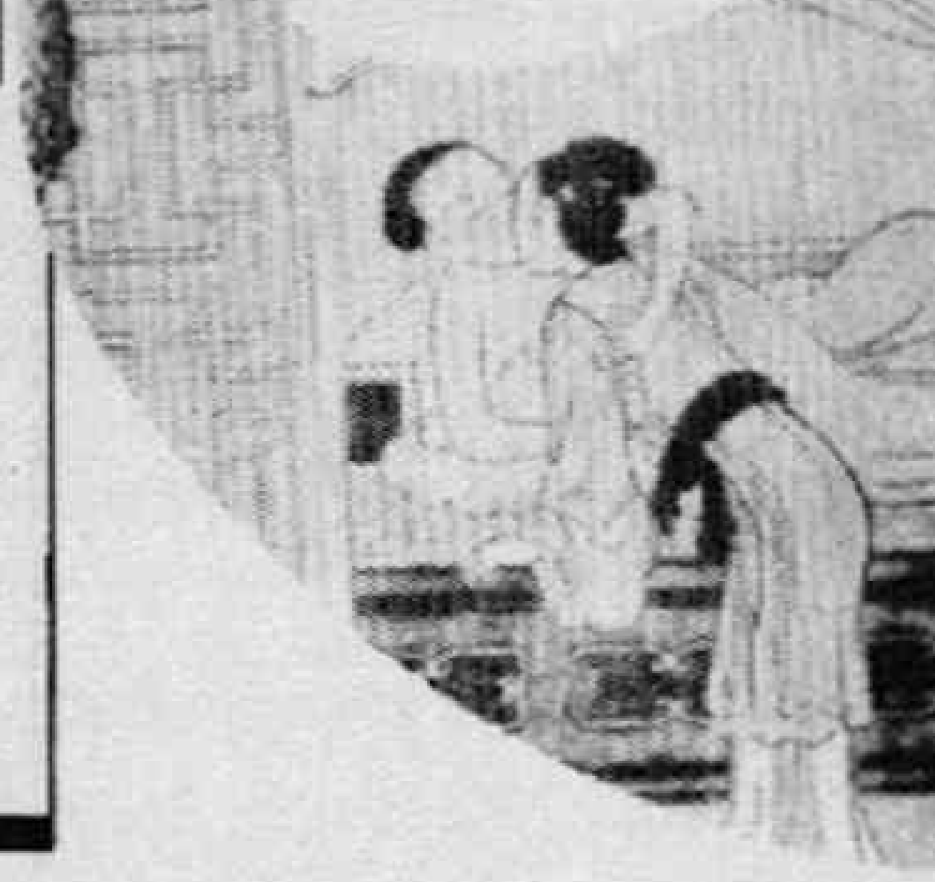
「賢婿，讀書人以功名爲重，你們已經新婚一個月了，從今天開始，要日日用功才是！」

未央生一副極不耐煩的樣子，勉强答應道：「是！」

兩書僮也伸伸舌頭。

鐵扉道人將一大堆書放在未央生的面前，離去。

兩書僮在鐵扉道人背後扮鬼臉。



未央生嘆了一口氣：「有這樣古板的父親，才有這樣古板女兒。」

書僮聽未央生訴苦，才敢開口：「主人，親主母長得像仙女一樣漂亮，主人有甚麼不滿足的？」

未央生有氣無處出：「呸！你們知道甚麼？再美貌，像木頭人一樣，有甚麼趣味？」

兩書僮竊笑起來。未央生瞪了他們一眼，但還是小鬼們的主意管用，他們悄悄地在未央生耳旁細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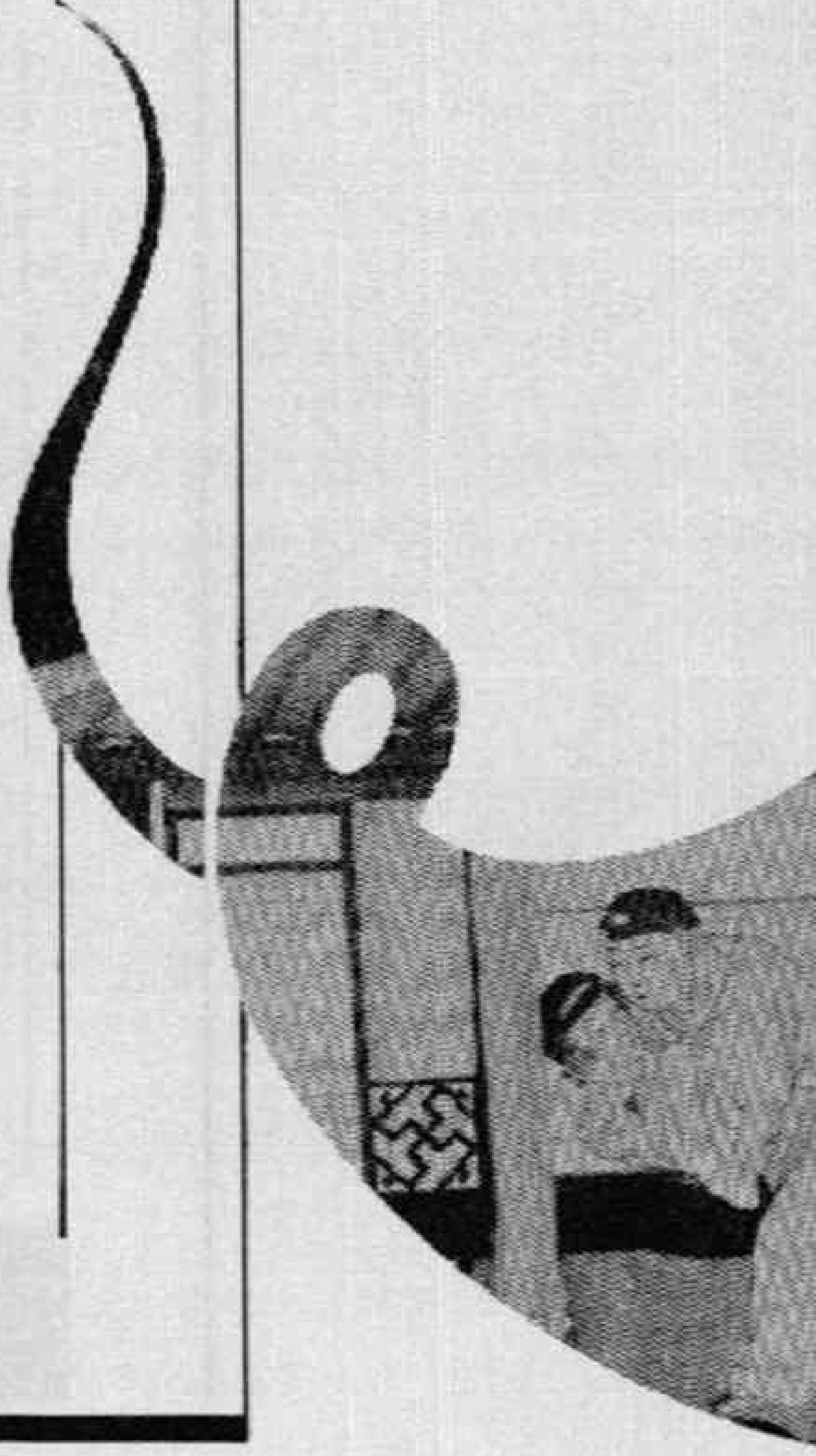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聽了拚命點頭，興致勃勃地站了起來往外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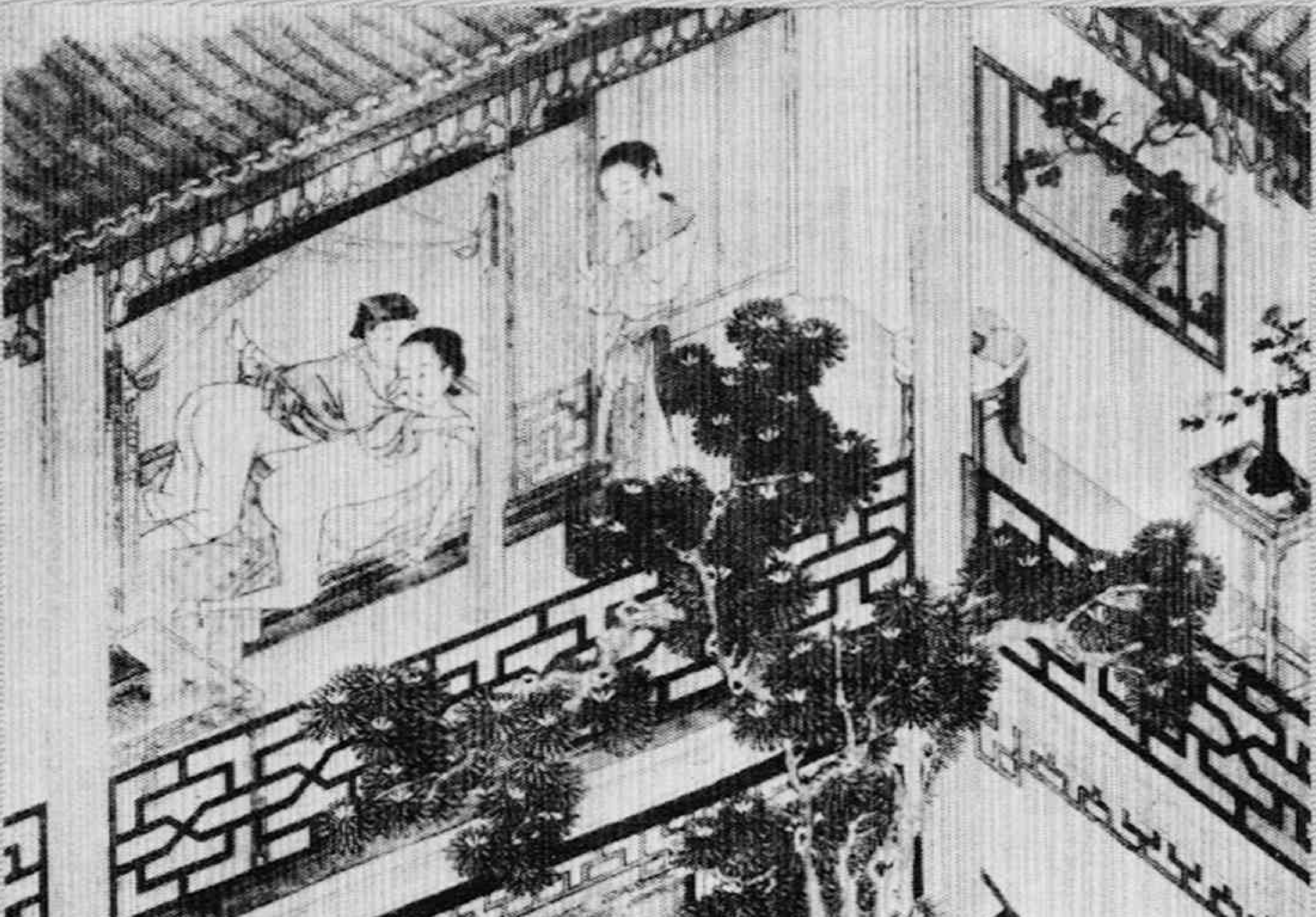
書僮們跟也跟不上。

■ 古董店內，老板捧出了數册古畫，畫是名家手筆，有些封面套上寫着趙子昂、仇十洲等名，未央生翻閱畫册，微笑。

■ 玉香正在低頭刺繡，未央生挾着一疊册子走進閨房，靜悄悄地將畫册放在桌子上。

未走近玉香，由背後抱着她，順手摸向玉香的胸脯，玉香大驚，站了起來，慌張、懊惱地：「相公，光天化日之下，這





種事也做得出來！」

未央生嬉皮笑臉：「照你說，如果是晚上就不要緊了？」

玉香低下頭：「你……你根本，根本沒有一個晚上放過我！」

未央生笑着湊近去：「可是叫你變些花樣，你總是說甚麼也不肯。」

「這些事你休想，而且，你……你還講得出口？」玉香漲紅了臉。

「好，好，你是女道學，來，來，女道學，我們來讀書

吧！」未央生苦笑，將放在桌上的畫册推給玉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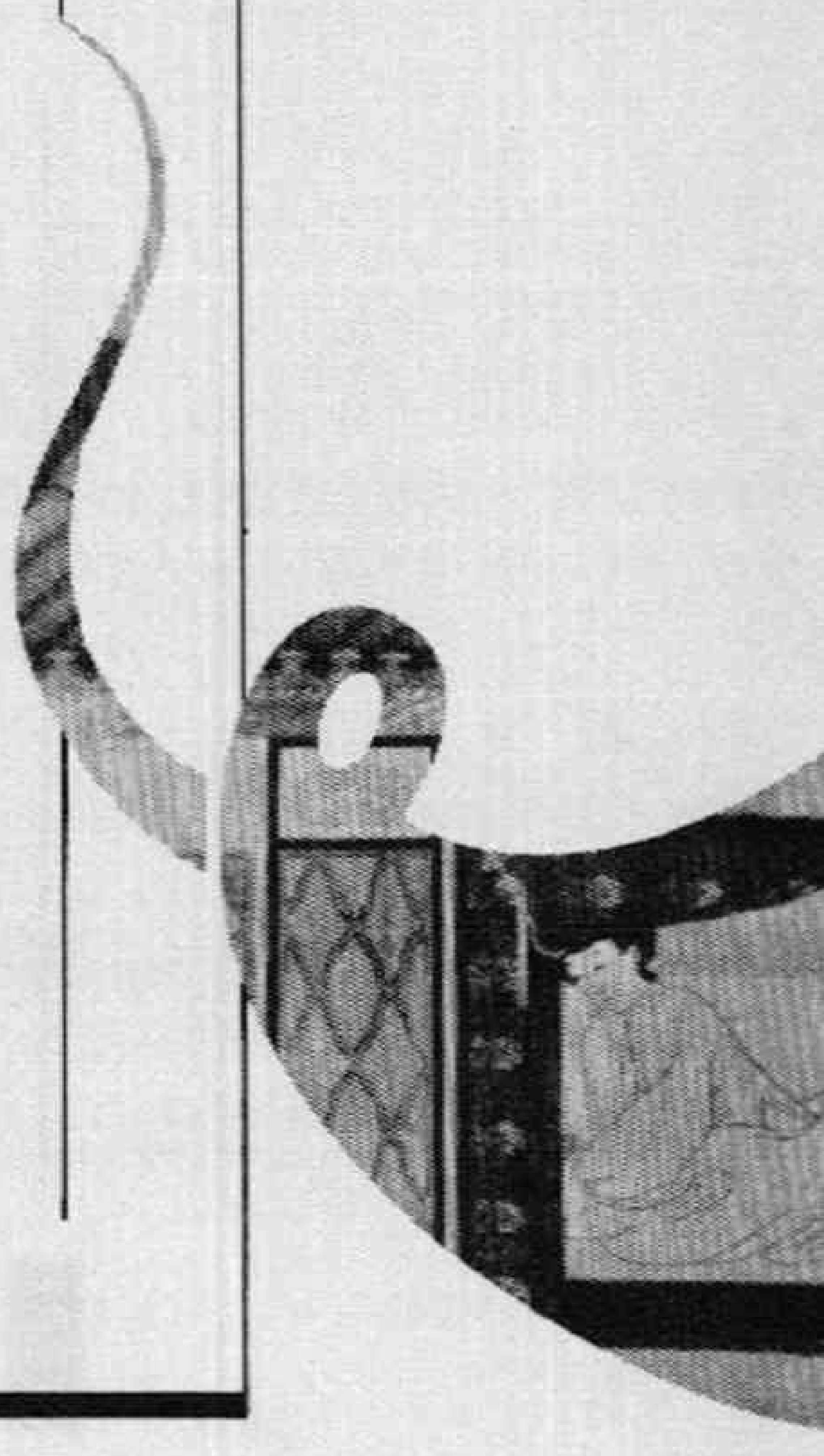
封套上寫着：「漢宮遺照」四個大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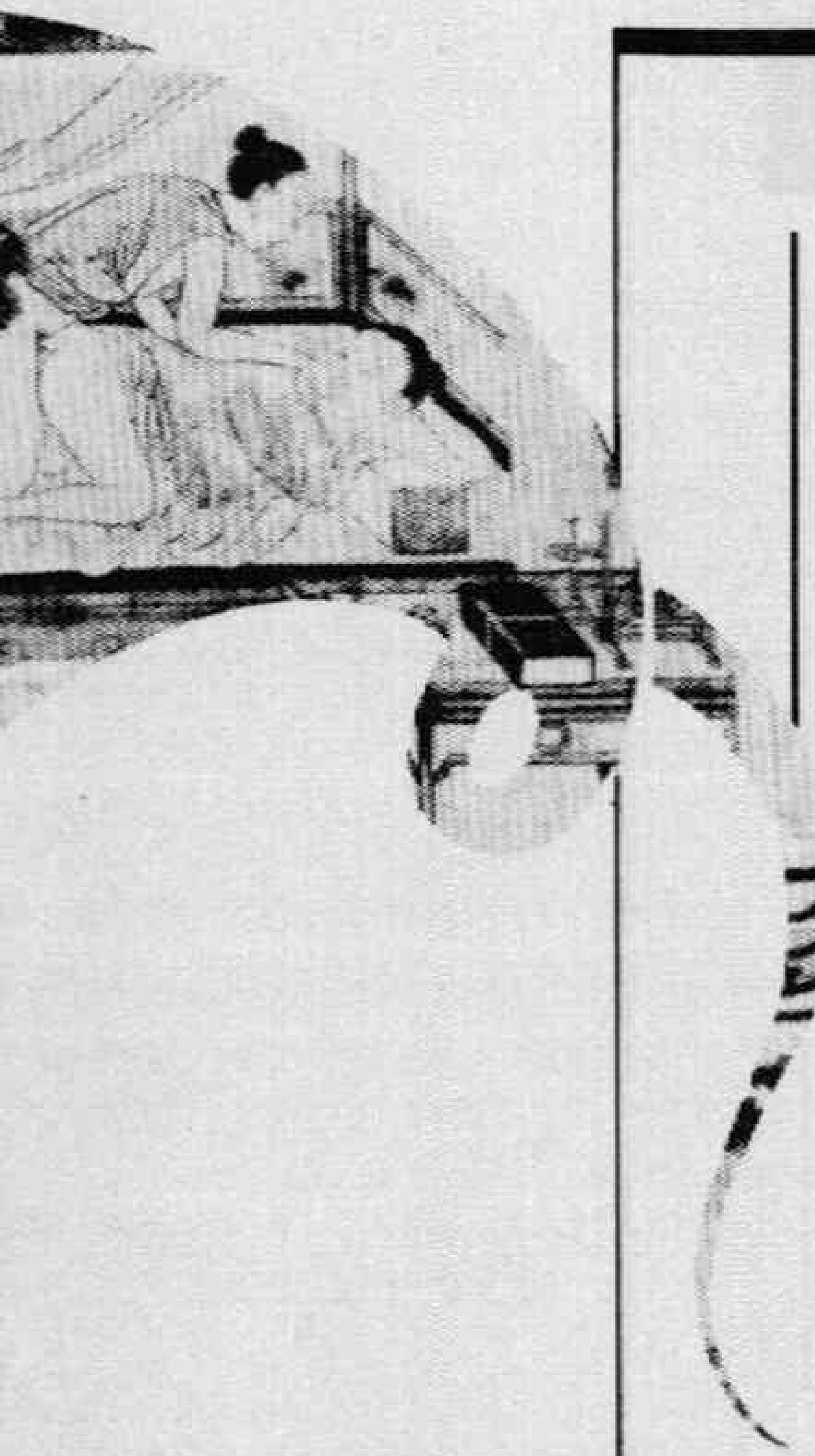
玉香揭開一頁。

畫中是個後院，柳樹的葉子被風吹動，閨房有個圓形的窗，垂着竹簾。

玉香看來不過是一張普通的工筆畫，但再仔細一瞧，乖乖不得了，原來竹簾之後隱約地看到一對男女裸着身子在床上，女的把腳蹺了起來。

雙眼睜得極大，玉香的手像是捧着燒紅了的火炭，連忙將





册子抛開，轉過身子，怒道：「這……這是甚麼骯髒的東西，快拿去燒了！」

未央生拾起册子：「萬萬不可，這是天下至寶，我向朋友借來的，價值黃金百兩！」

「那就快還人家！」玉香不由自主地喘氣：「簡直沒正經！」

「這才是天地間第一正經事，」未央生笑着：「不然名家才不會動筆去畫呢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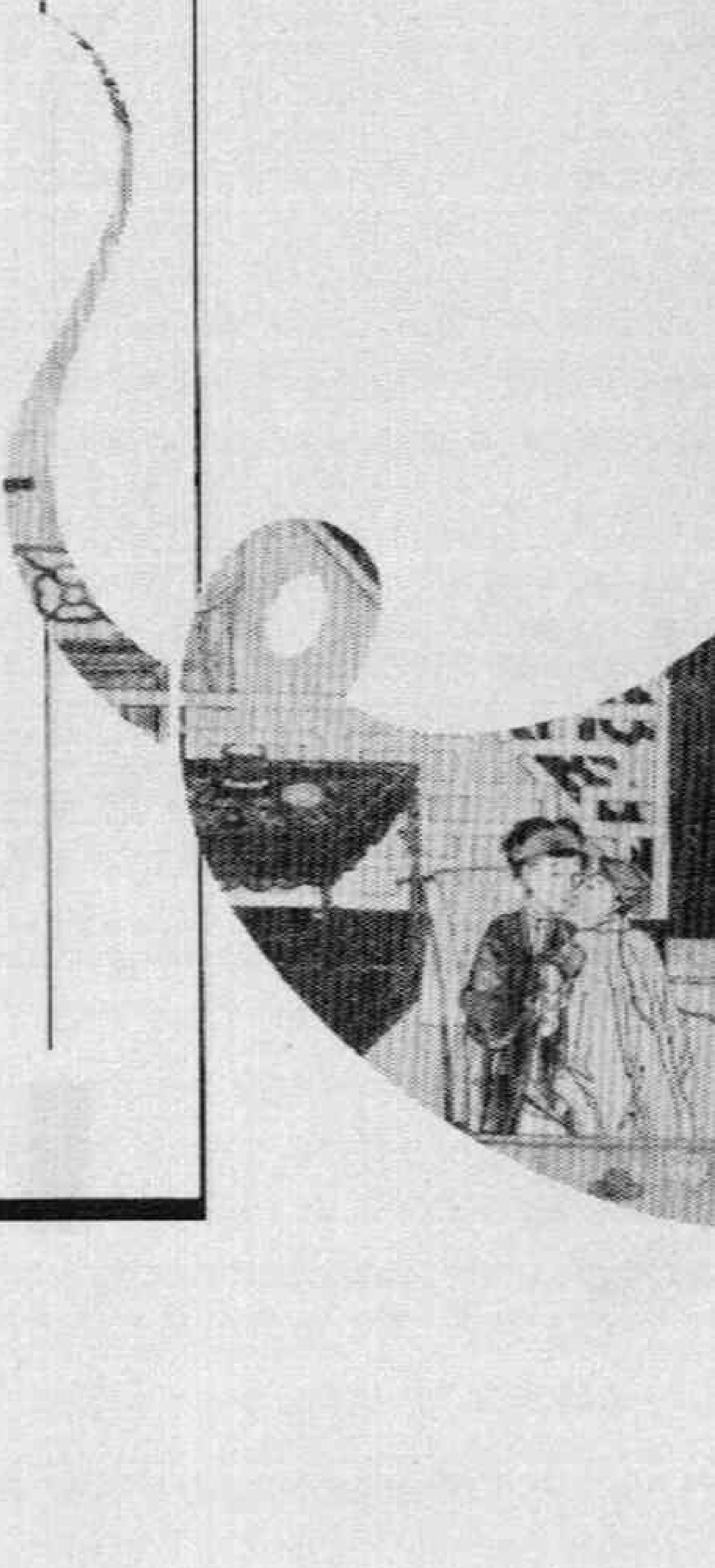
玉香鄙視，不以爲然，未央生又揭開畫册，玉香乾脆轉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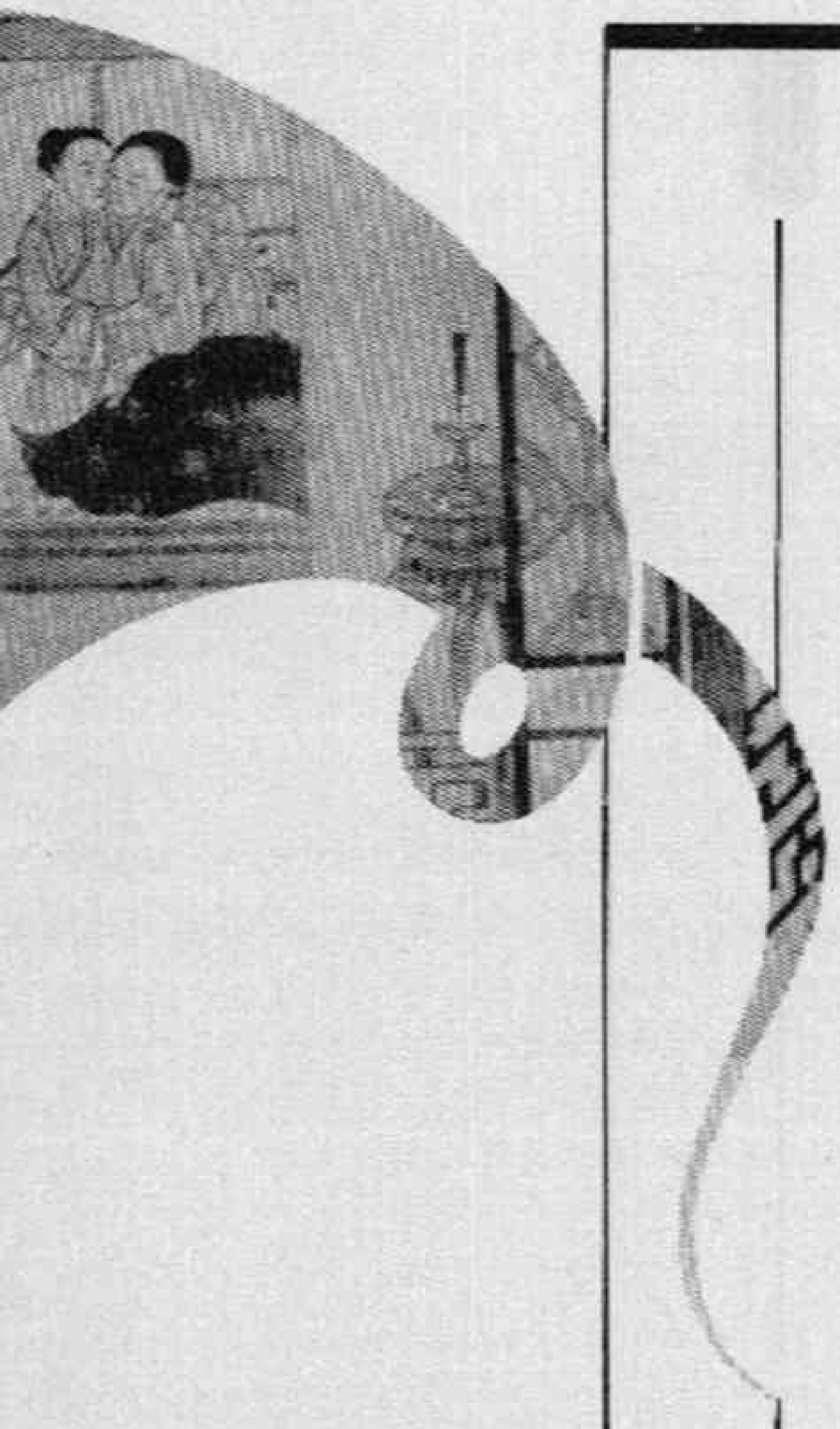
頭去。未央生一面看一面發出讚賞的聲音。

「自從開天闢地以來，非作此事怎麼能傳宗接代？你看這一幅，名叫縱蝶尋芳之勢，女子坐在假山石上，兩腳分開……」

玉香被引得忍不住轉過頭去看，未央生假作不覺，伸手指着畫上的男女，玉香又偷看，以爲未央生不知道，後來更明目張膽些，未央生又故意翻另一張圖片。

「這一頁又不同，叫教蜂釀蜜，女子神情饑渴，眞是如大旱之盼雲霓。」





畫上男女形態極媚，玉香看得不由自主吞口水，更是注意。

未央生又翻，這一幅的男女越顛狂，題作「餓馬歸林」。未偷看玉香，她已看得全神貫注，未暗笑，又翻一幅。

畫上男女媚態畢呈，題着「餓馬奔糟」。

玉香氣息急促起來，靠向未央生，他把她輕輕摟住，玉香不拒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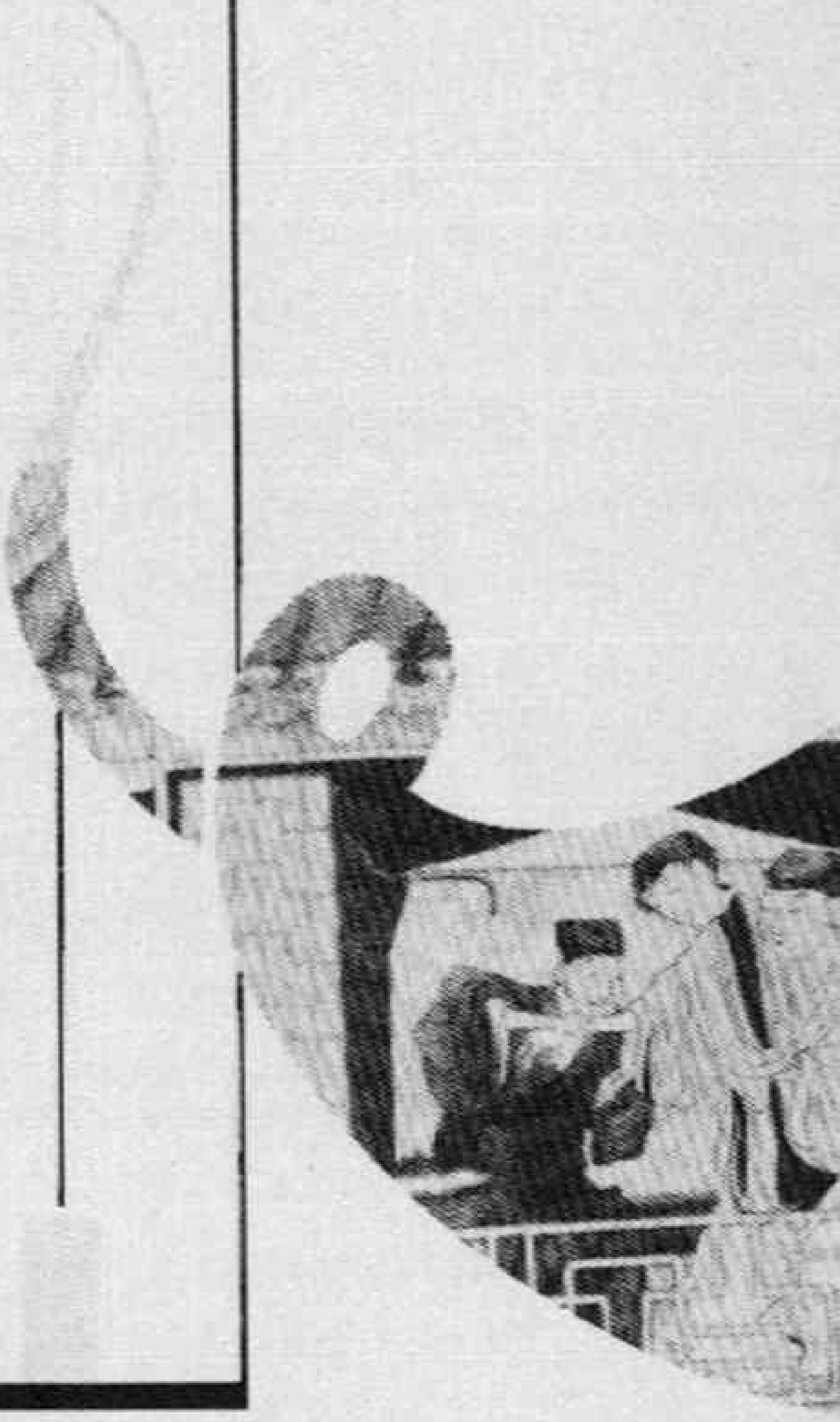
未再翻一頁，畫中數對男女，姿式各不同，玉香看得入神，未央生雙手一上一下已伸進她的衣服之中。

由玉香眼裏，畫中男女活了起來，他們由緩慢的行動逐漸增快，玉香雙頰發燒，未的雙手活動更甚。

玉香忽然一下站了起來，推開畫册：「不看了，看得人不自在。」

「正是，」未央生說：「看來作甚麼？我們豈不比畫上男女强得多，爲甚麼不自己來做？」

玉香斜睨未央生，媚眼如絲。他擁抱上去，深深吻下，玉香開始的時候雙唇緊閉，但立即被未央生遞過來的舌頭擠開，玉香發出含糊的呻吟。



未央生將玉香抱起來，放在椅上：「我們就來學一下！」

玉香喘氣：「不，這……這不是人做的事！」

「本來就不是人做的事，」未央生說「是神仙做的事！」

未央生拉脫玉香的褲帶，玉略掙扎，但又任由他來。

未央生也褪褲，靠近玉香，提起她的雙腿，玉香咬緊下唇，氣息急促，未央生不慌不忙地解開玉香的衣服。她開始仍不動，但漸漸迎合，發出歡樂的聲音。未央生大快，照着圖上的姿式，一幅一幅做下去。

玉香欲仙欲死。

未央生亦微微喘氣：「我們還是上床去吧。」

玉香媚態十足，只是搖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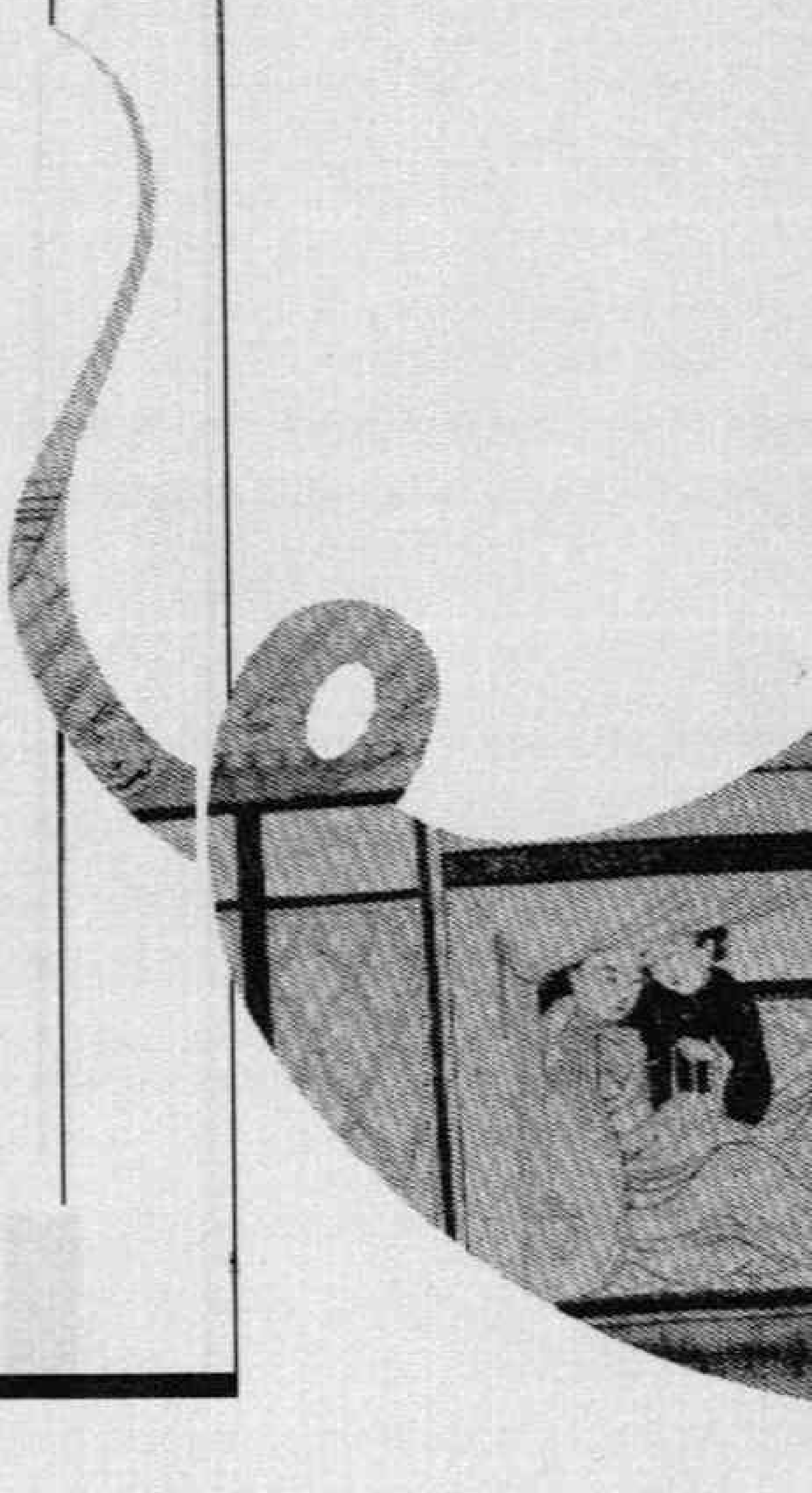
「心肝，你走不動了？」未央生在她耳邊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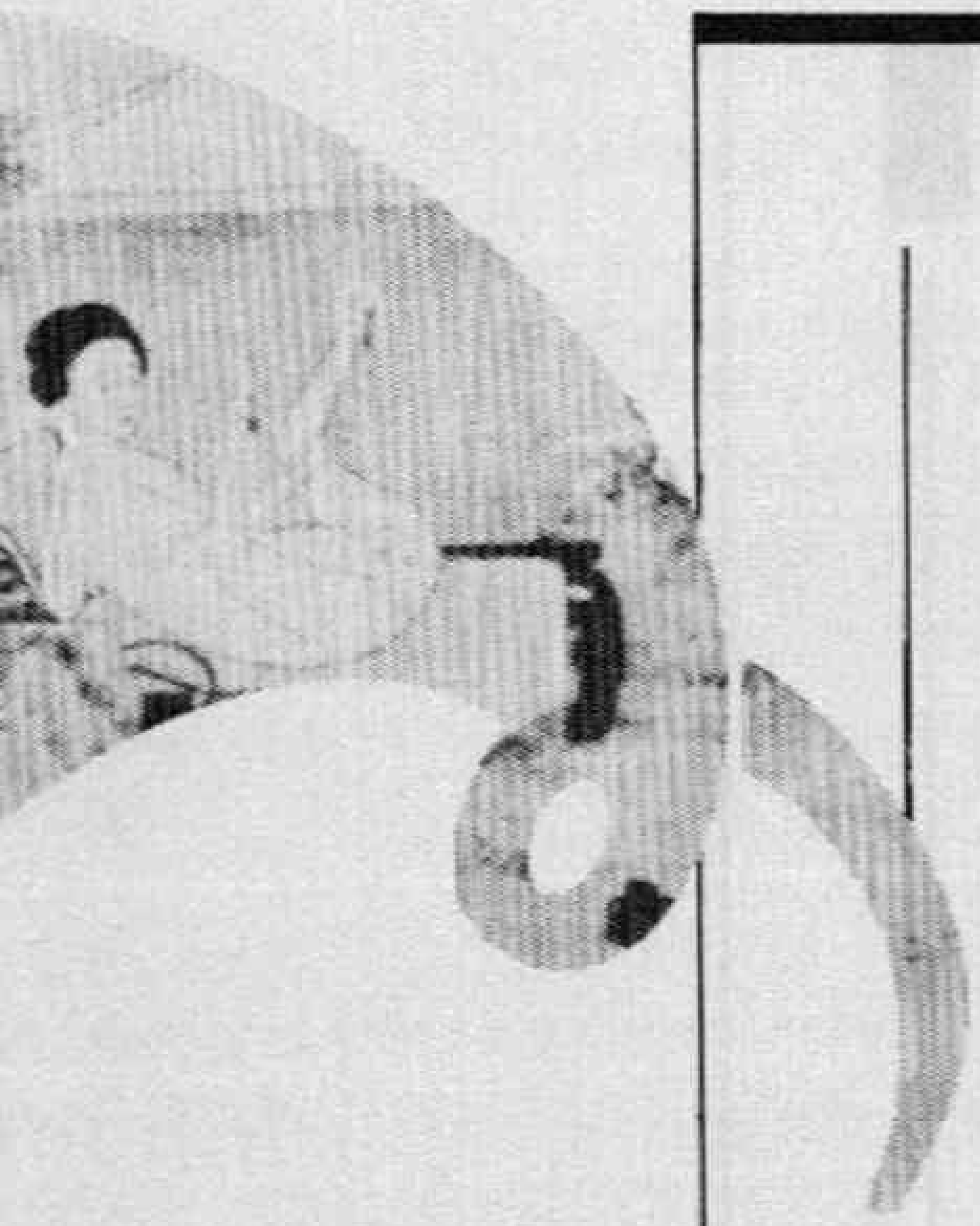
玉香直點頭。

未央生抱起她，兩人身體並不分開，抬她到床上繼續，玉香發出蕩人魂魄的叫聲來。

「你現在知道這是神仙做的事了？」未央生調皮地。

玉香已無暇答覆，只在配合未央生一時快一時慢的動作，極情享受，最後還是忍不住衝刺一陣後尖叫。





未央生也同時靜下來。

玉香緊緊地摟住他的頸項，喘着氣：「我……我日日要做神仙……夜夜要做神仙……現在再做神仙……」

說完玉香又摟住未央生，他再次盡興地享受，玉香呻吟聲越來越蕩。

窗外。

忽然傳來鐵扉道人重重的咳嗽聲。

玉香有點慌張，但未央生不理，更狂，玉香也不由自主地發出更大的浪聲。

窗外咳嗽聲更重，未央生和玉香亦作更劇烈的呻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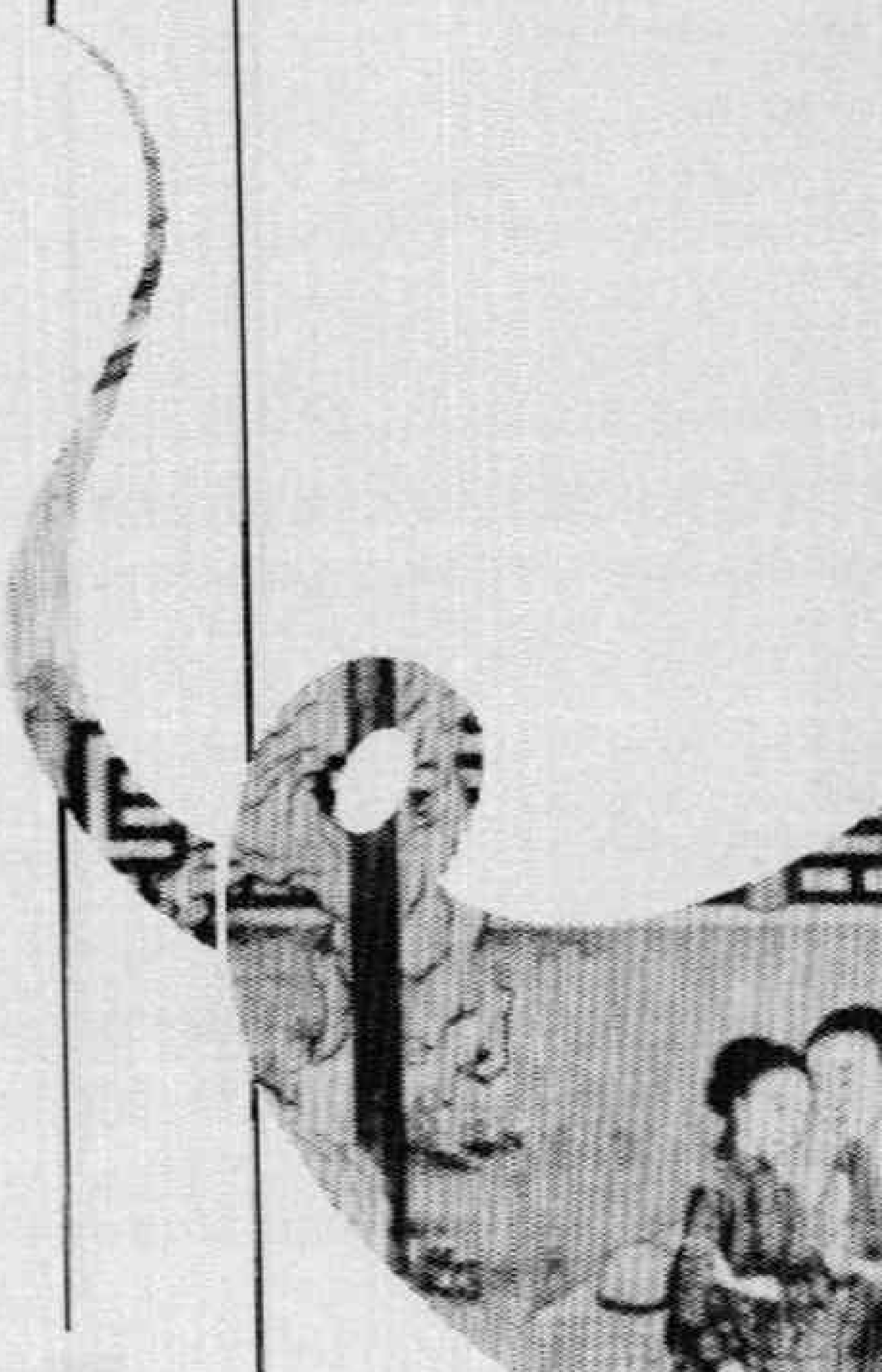
院子中。

鐵扉道人站在窗外，本來是假咳，但不斷咳着，假變成了眞咳，嗆不過氣來，更懊惱，吹鬚瞪眼，神情非常狼狽。

男女浪聲從窗內更響亮地傳來，鐵扉道人重重地頓足一下子不小心，站立不穩，幾乎跌倒。

鐵扉道人最後悻然離去。

閨房內嬉笑不絕。



（二）

一庭院的桃花，開得嬌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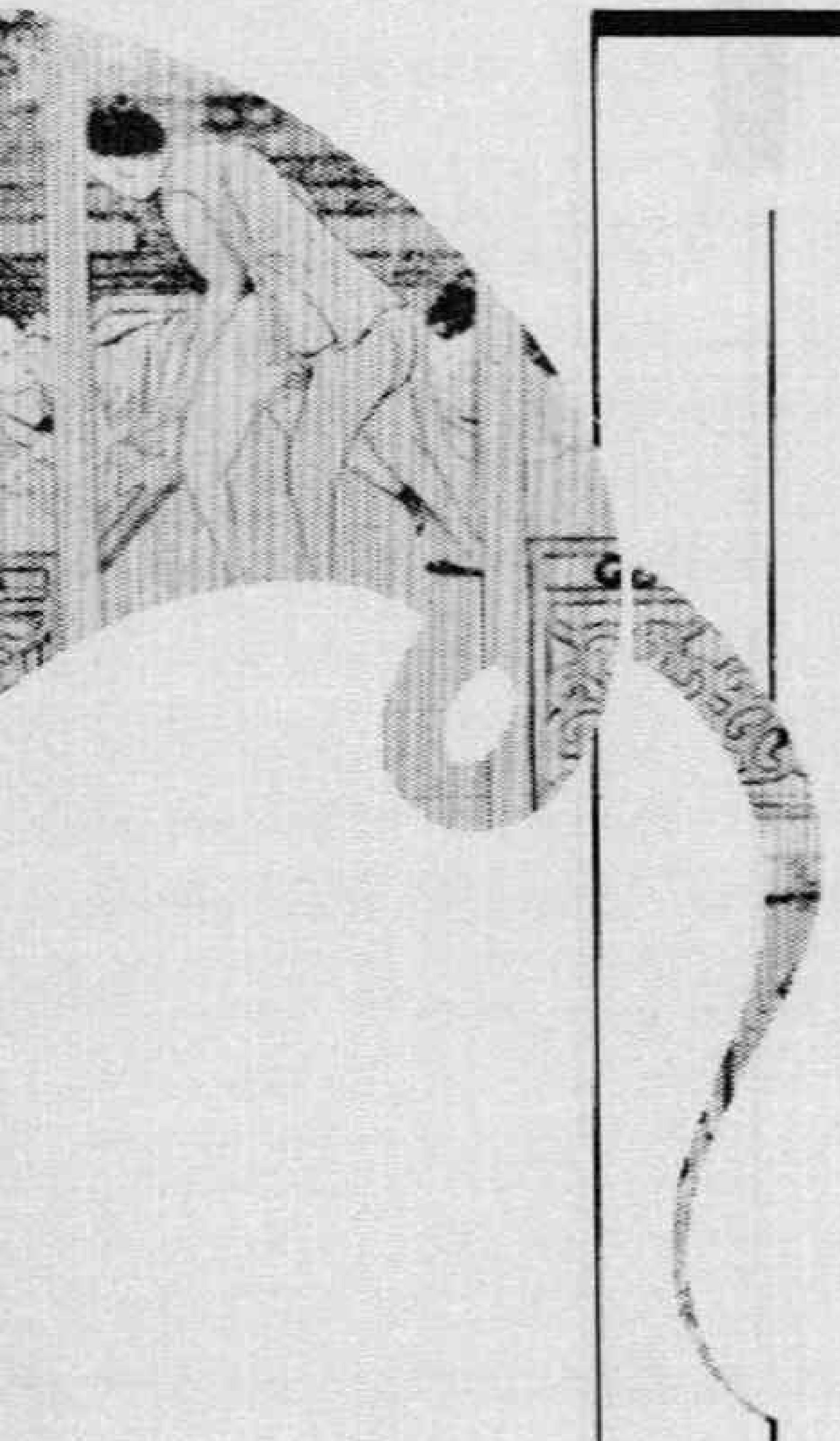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坐在花架下，兩個書僮爲主人煮茶，未央生一口口細飲，神態有點無奈。

「主人，你爲甚麼悶悶不樂？」書僮問。

未央生嘆了一口氣：「你們小孩子懂得甚麼？」

「是不是老太爺管得太緊了？」

未點點頭：「這也是其中之一，我從小父母身亡，未曾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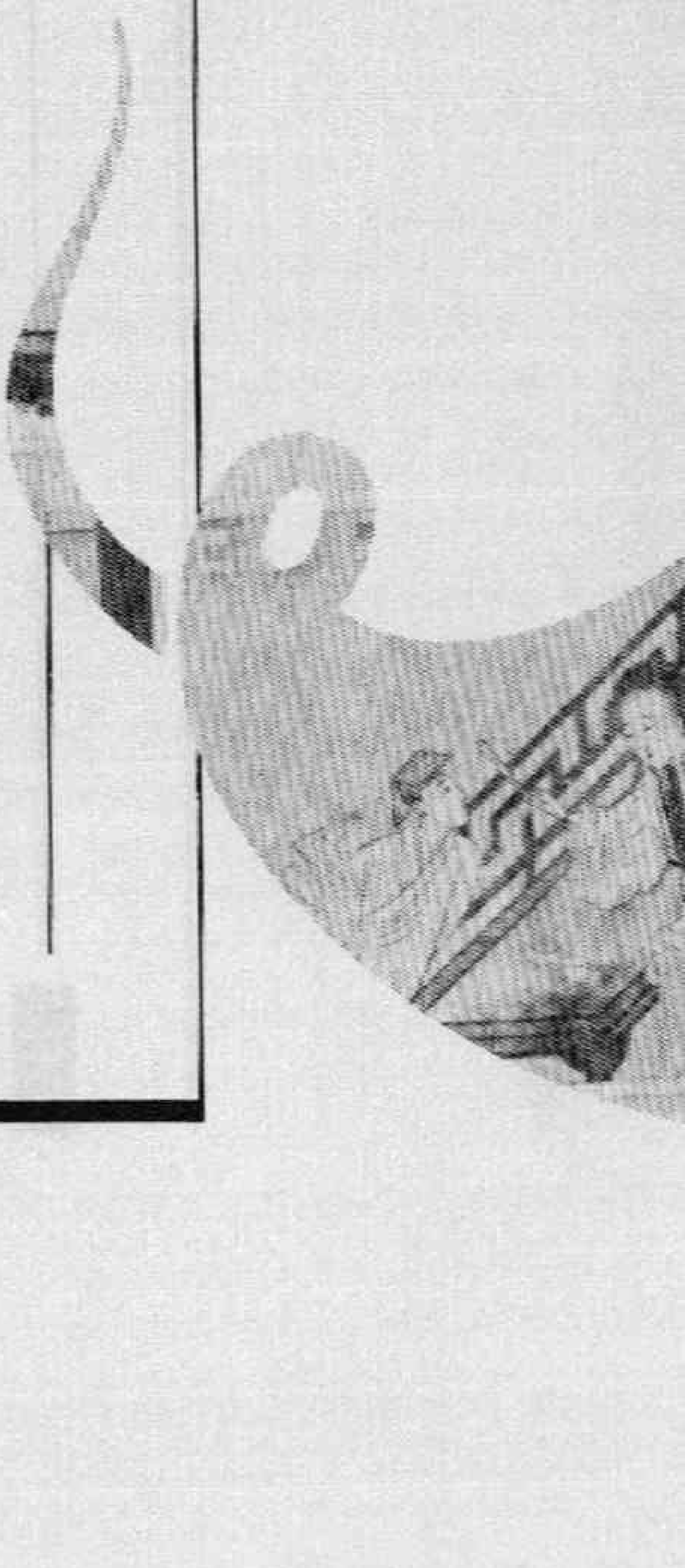
人家管束過，現在那老昏庸一步也不許我亂走，一句話也不容我多說。本來以後還想做些竊玉偷香的事，現在甚麼都完了。」

「主人，不如向主母說要出門遊學，且往別處走走。」書僮獻上鬼計。

「你主母現在已懂得人生快樂，正在貪戀枕席之歡，她豈肯放我？」

書僮向未央生的耳旁講了幾句，未聽了大力點頭。

這時候鐵扉道人氣衝衝地走進院子，見書僮們和未央生在



嘰嘰喳喳，更是動怒：「你們這兩個小鬼，快替我滾開，我有話要和未央生說！」

書僮們望了未央生一眼，未向他們做個眼色，書僮遵命退出。

鐵扉直盯未，喝道：「夫婦之禮，卜夜不卜晝，我輩讀聖賢之書，豈可不分晝夜地幹此等無恥之事？」

未央生一副不以爲然之狀，冷靜地微笑，「聖賢的書上，不知道有哪一篇哪一章，有晚輩行房，長輩在窗外偸聽的？」

鐵扉道人更怒，但是又答不上來，重重地拍桌。

未央生知道是時候讓鐵扉下台，輕聲恭敬地：「岳丈何必生氣，我與玉香不過是新婚燕爾……」

「已經半年了，還說甚麼新婚燕爾？」鐵扉漲紅着臉大叫。

未也負氣：「那麼照岳丈之見，應當如何？」

「從今天起，你留在書房，日夜攻讀！」

未央生聽了並不反駁：「是，岳丈教訓得對！」

鐵扉知道未央生生性牙尖嘴利，怎麼會一下子就屈服？

「只是……」未央生吞吞吐吐。

「只是甚麼？」鐵扉又瞪大了眼。

「只是雖然有岳丈的教導，但有時也拗不住玉香的糾纏呀。」未央生說完低下頭去。

鐵扉想想，息怒：「說得也是。」

「我想暫時拜別岳丈，遊藝四方，遇了場期，就到省中應試，或者，博得一科兩榜，也不枉岳丈招贅一場，又可爲鐵扉家門光宗耀祖，不知道岳丈肯容我去嗎？」未央生打蛇隨棍上地。

鐵扉道人沉靜片刻：「你在我家做了半年女婿，只有這一

句，才堪入耳。你肯離家讀書，是極好的事，我爲甚麼不肯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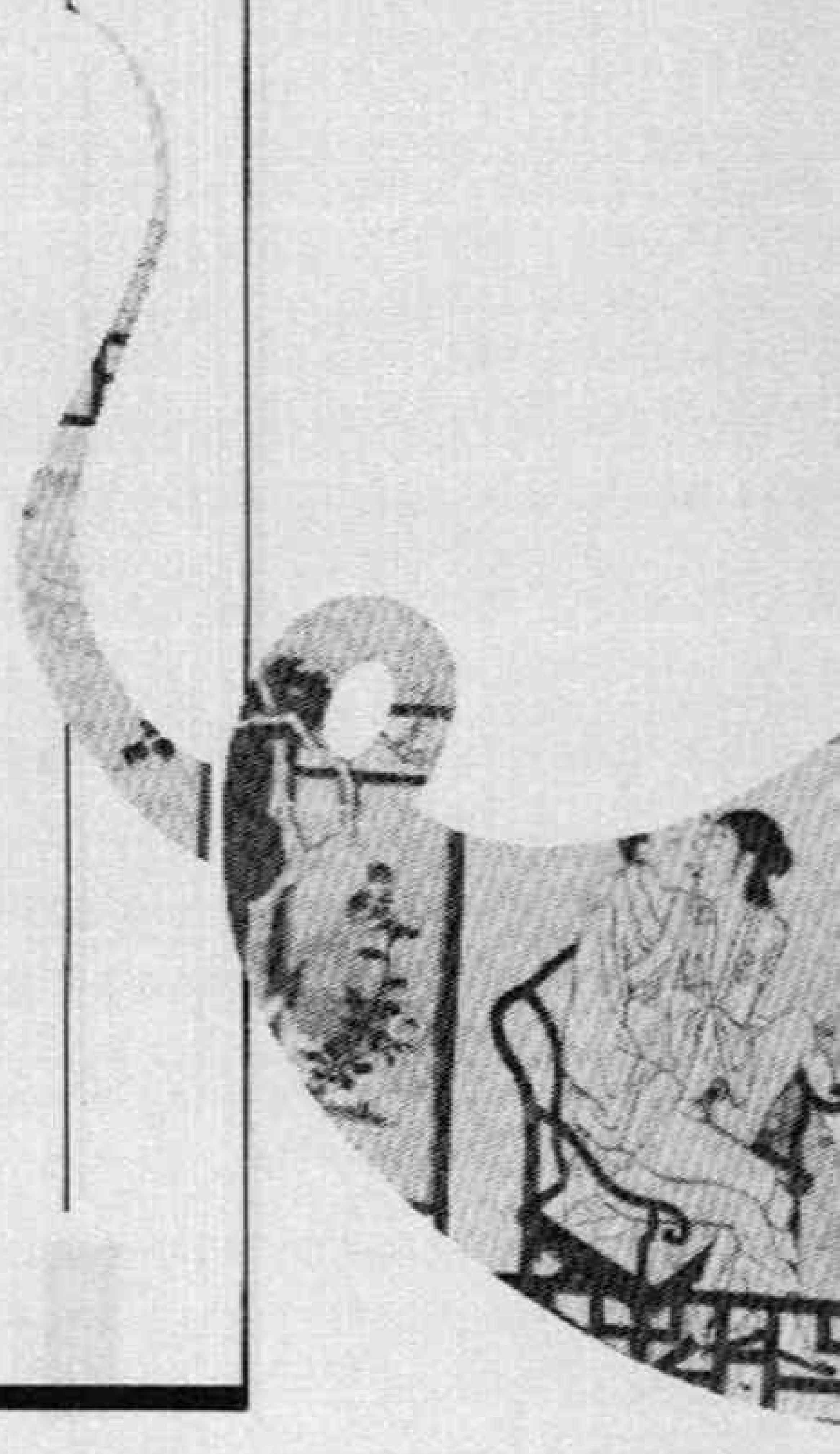
「岳丈雖然明瞭世理，但是玉香她，玉香她……」未央生難於啟口。

「玉香怎麼啦？」鐵扉問。

「這事說出來岳丈莫怪，玉香正是得趣之時，我這一出遠門，就像小孩子斷乳，哪裏捨得！」

「我女兒事我自會了斷，你儘早準備行李，上路去吧！」

「謝岳丈！」未央生彎腰深深鞠躬，俯首微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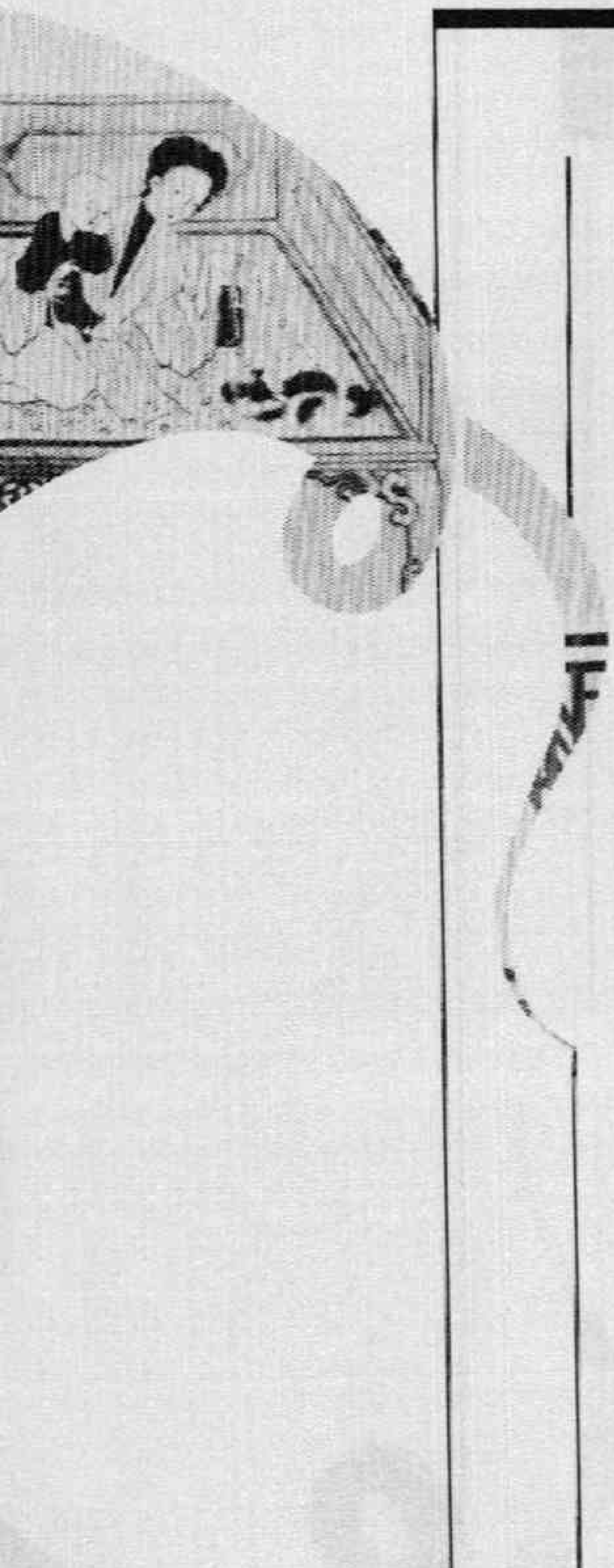
■

「不行，不行！」玉香在閨房中大吵大鬧：「說甚麼我也不肯讓你走！」

未央生長嘆一聲：「我本來想和你日夜作神仙快活，但你父親也日夜囉唣，要我去爭功名，你可怪不得我呀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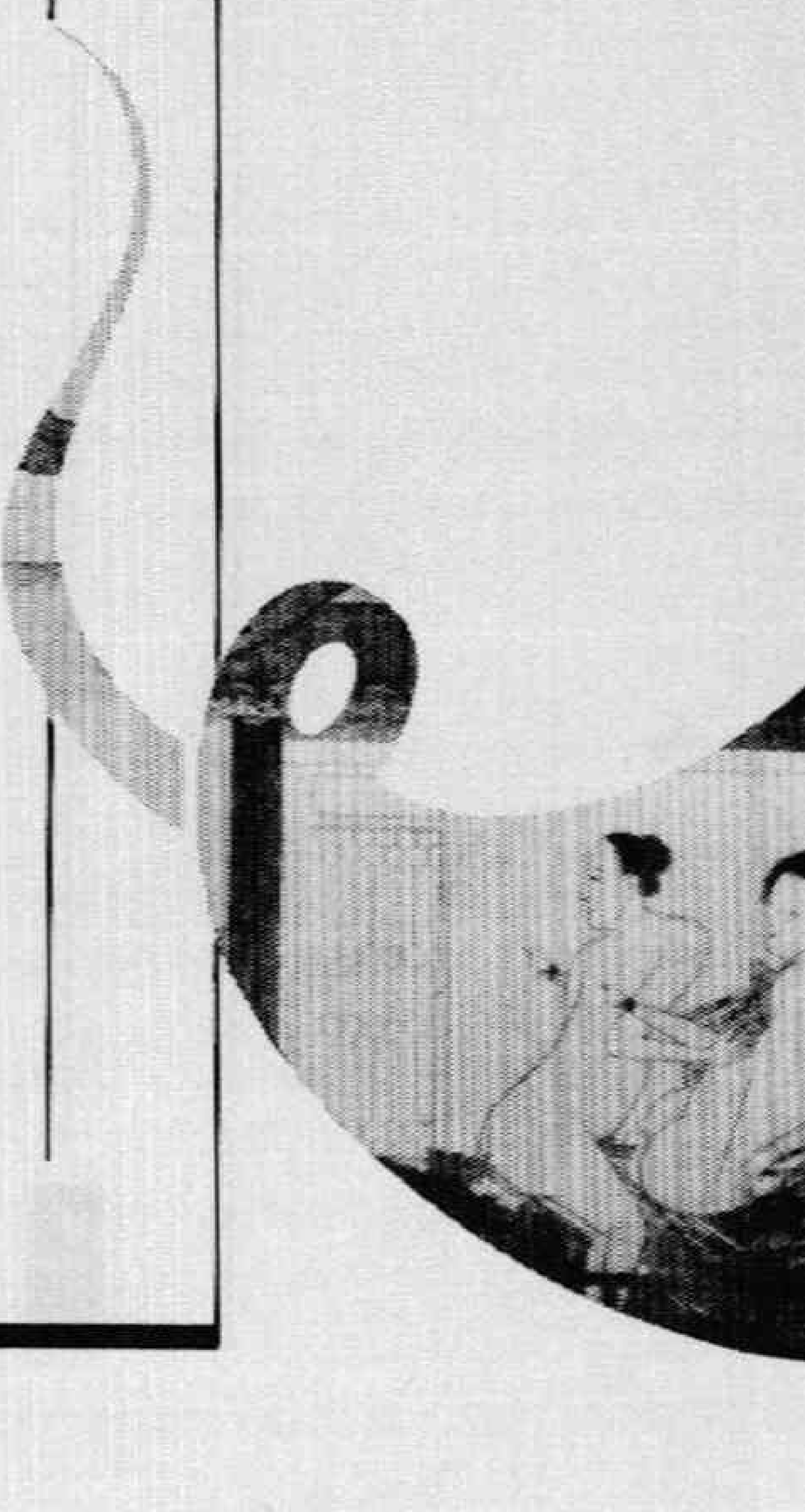
玉香握着未央生的手臂，淒然欲淚，神情依依不捨：「那……那你出門以後的欠賬，現在都要預支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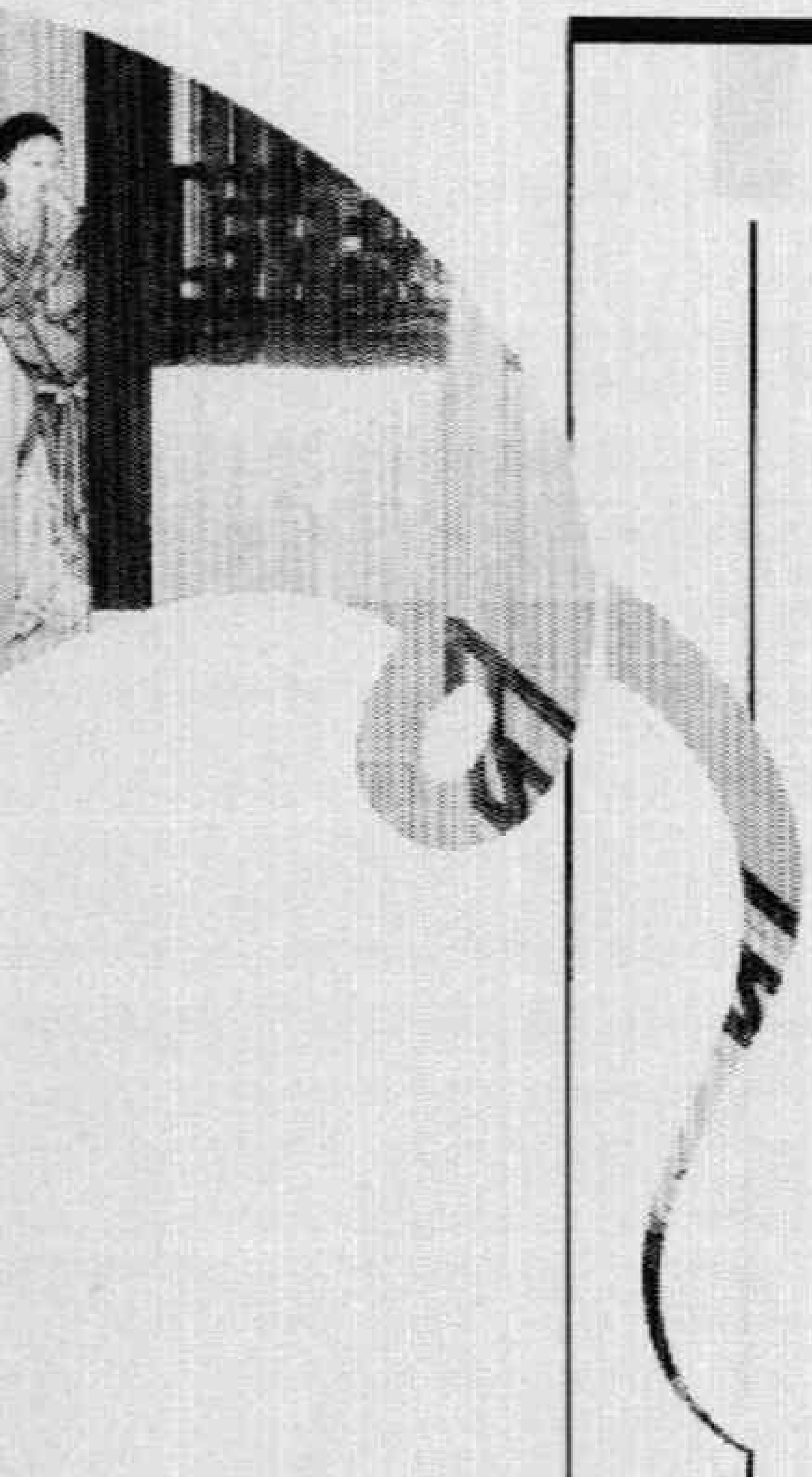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用手抬起玉香的頭，輕吻着她：「你就把我一身都擠乾了吧。」



四十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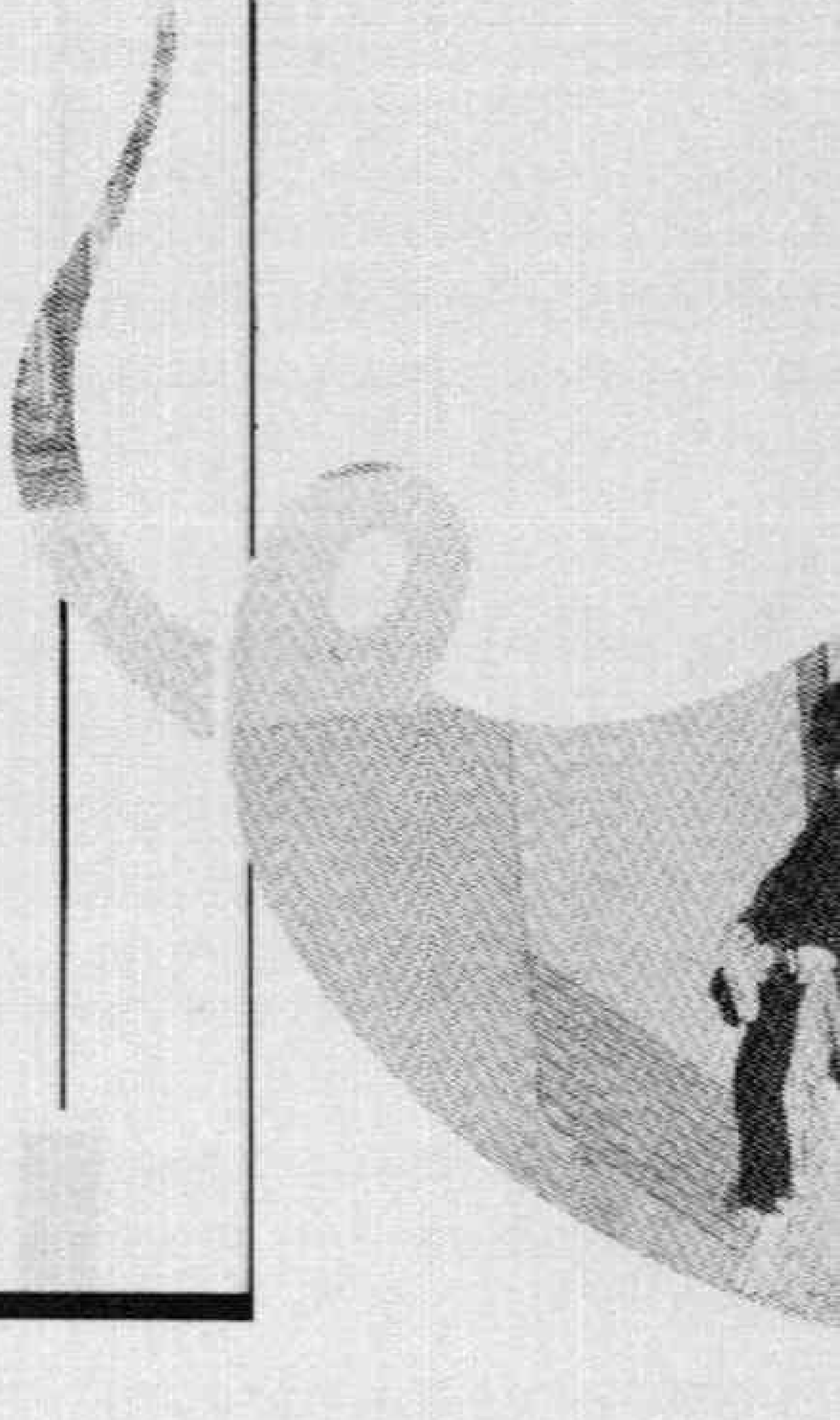
兩人强烈擁抱，翻身又翻身，一連幾夜的綢繆。兩個裸體身上星光燦爛……





（四）

是京城街道的夜景，燈籠大放光明，照得似白晝。街道上人馬喧囂，車轎穿梭，場面熱鬧，商店排檔熙熙攘攘，百貨俱陳。酒樓歡宴，猜拳灌酒之聲不絕，歌伎飛舞，琴瑟之音優美。由行人的服裝看得出仕、農、商、醫、卜、僧、道、胥吏、篙師、纜夫等等不同階層的人物，有趕集的、有買賣的、有閑逛的、有飲酒的、有聚談的、有推舟的、有乘轎的、有騎馬的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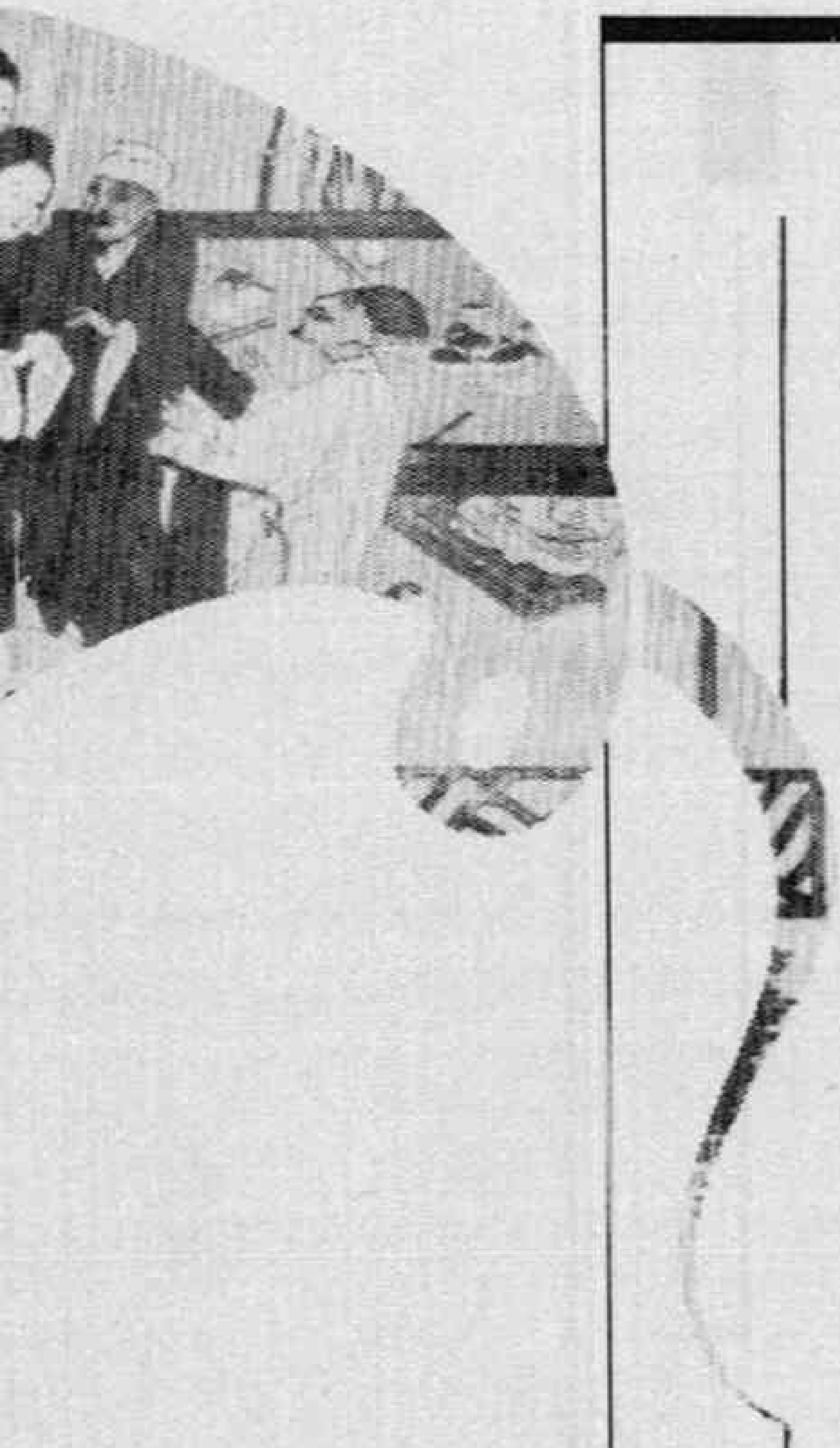
　　兩書僮看得張大着口，未央生也飢餓地將各種情景吸入腦中。

　　「主人，這才叫做天地呀！」書僮們讚不絕口。

　　此時有幾個面貌平庸的村姑走過，見未央生英俊姿式，故意高聲笑，不斷向未央生望來。未向那幾個女人望了一眼，嚇得不敢回頭。

　　遊覽了一會兒，未央生見一裁縫店，掛着各式各樣的綢緞製成的鞋帽、長袍、內衣，便走了進去挑選。

　　遠處，傳來了一陣吵鬧：「抓賊呀！抓賊呀！」



未央生探頭出來看，只見一黑衣人狂奔，後面有幾個捕快在追趕。

那黑衣漢子跑到一半，忽然停下，捕快們圍上，有一個捕快衝了過來對準黑衣人揮拳，黑衣人不閃不讓，待拳到面門數寸，突然發招，左掌直切來者右拳脈門，當臉一拳，直擊來者，捕快被打得鼻血狂流，連退三步，黑衣人也不追趕，沉着應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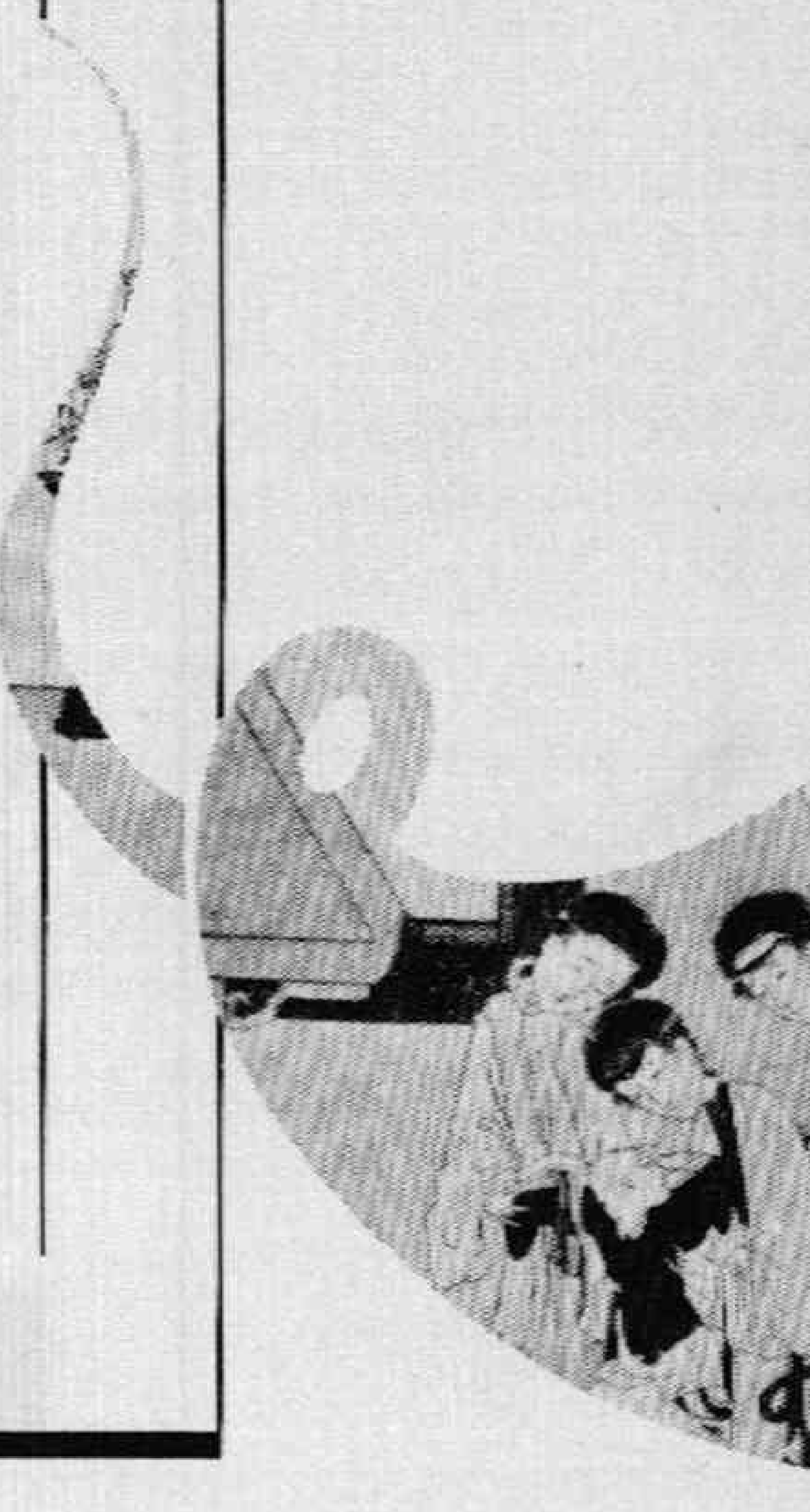
其他捕快舉棍進攻，連續不斷，但忽然不見黑衣人蹤影，原來他已繞到另一捕快後面，將他肥大的身軀一拋，橫飛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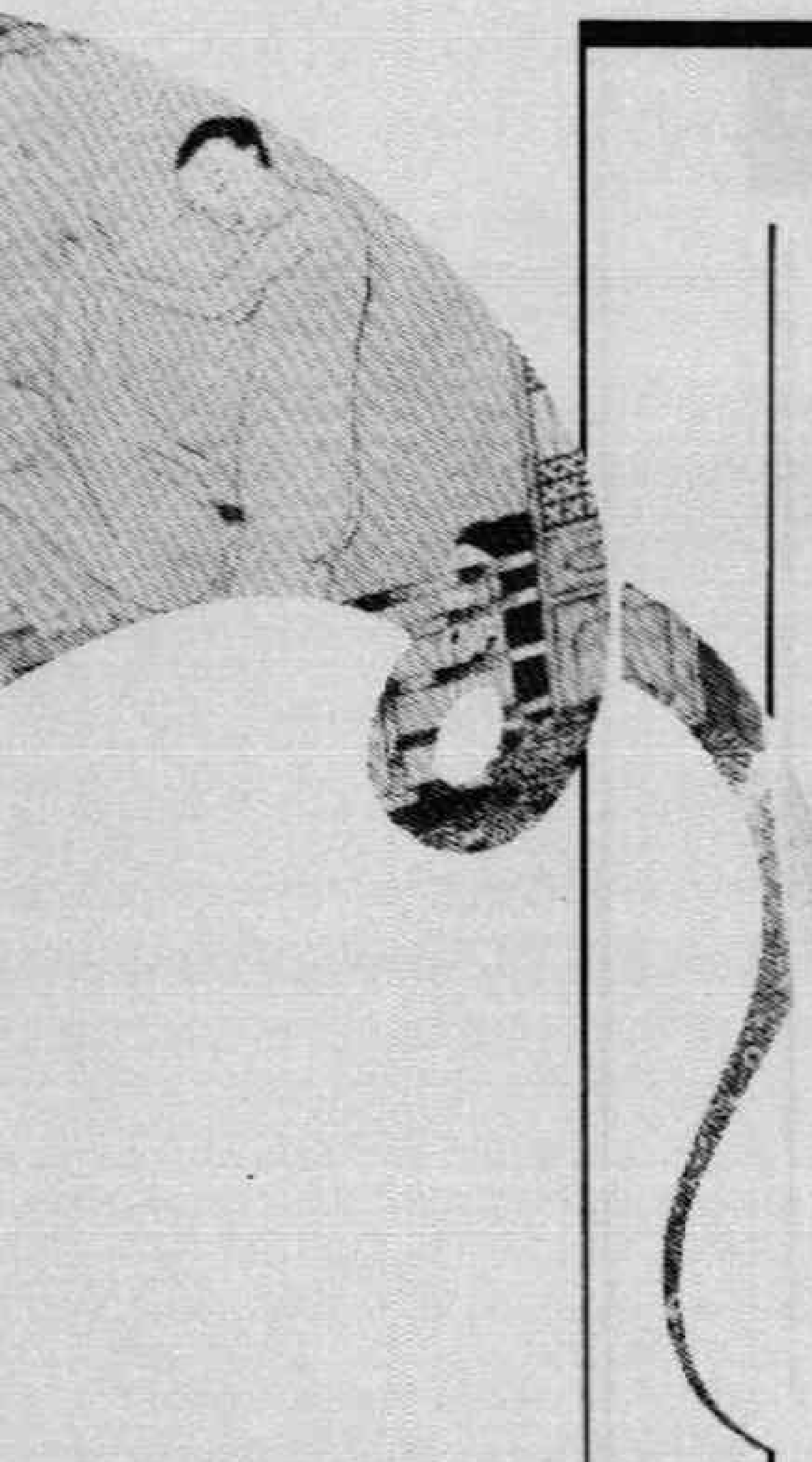
去，蓬的一聲，重重實實地摔在兩丈之外。剩下的捕快又圍前，黑衣人也不還招，只在他們身邊轉來轉去，長袖飄飄，倏來倏往，身段美妙之極。

未央生看了不禁暗暗爲那黑衣人喝采。一刹那，黑衣人又逃得無影無蹤。

捕快呼喝行人讓開，到處搜索。

浙江師傅上前迎客，請未央生選好料子，拉上帳蓬，要爲未央生度身。忽然，由店鋪後面鑽進一條人影。不是那個黑衣人是誰？





捕快之呼喝聲傳來，浙江師傅嚇得臉無人色，未央生由身上掏出一錠銀子塞在他手中，並以手指遮唇，囑師傅不要作聲。

黑衣漢子以感激眼光看着未央生，未瀟灑的微笑，把店中幾件現成的衣服披在黑衣人身上，黑衣人即刻會意，拉開面罩，把衣服穿上。

店外捕快們已經過，未央生與黑衣人走出，黑衣人見一切已平靜，向未央生一拜，逕自離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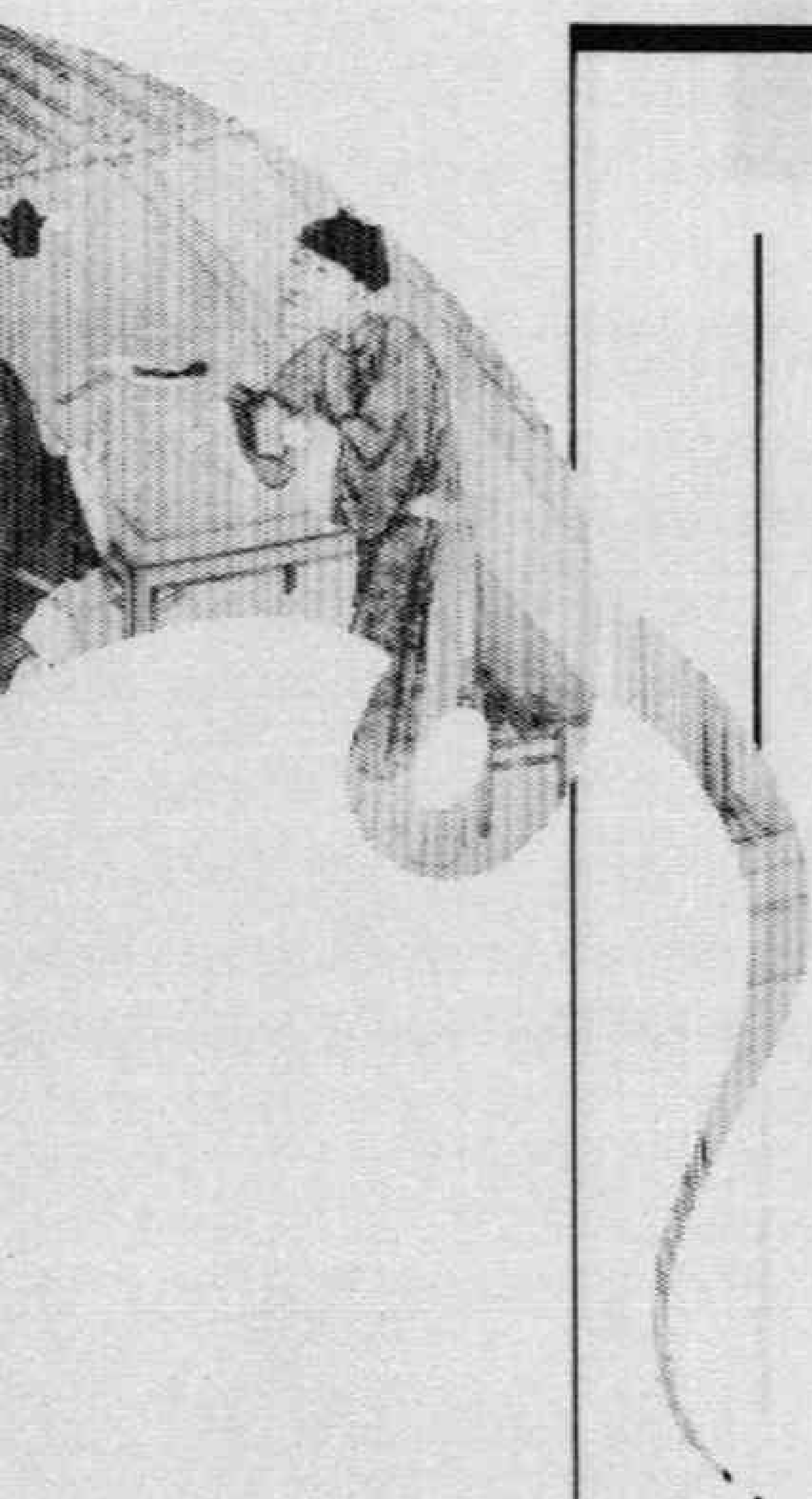
書僮們跟了出來：「主人，爲甚麼要幫助這個賊人？」

未央生搖頭微笑：「京城之中，眞是無奇不有，這漢子的功夫了得，可惜做了賊，我也只不過是舉手之勞算不了幫他，來，我們找個地方投宿。」

客棧房內，未央生在銅盆中取水洗臉，擦乾後將毛巾掛在架上。

窗外，有個黑影倒吊，推開紙窗，衝了進來，未央生嚇得一跳，但見來者進入後即刻跪在地上，才較爲安定。

「在下賽崑崙，請受我一拜。」原來此人即是剛才被追捕



的黑衣漢子。

「起身，起身。」未央生將那個叫賽崑崙的扶了起來。

賽崑崙道：「萍水相逢，相公何以拔刀相助？」

「我做事從不講理由，都是興之所至，你要是要追問，未免迂腐。」未央生笑道。

「爽快，爽快！」賽崑崙大喜，打開包裹，拿出酒菜來：「特爲公子準備些菜餸，您我在外被人看到了不方便，不如在您這裏喝上幾杯。」

「好，好。」未央生正在無聊，有人陪他談天，正中下

懷。

二人對飲，已經酒酣耳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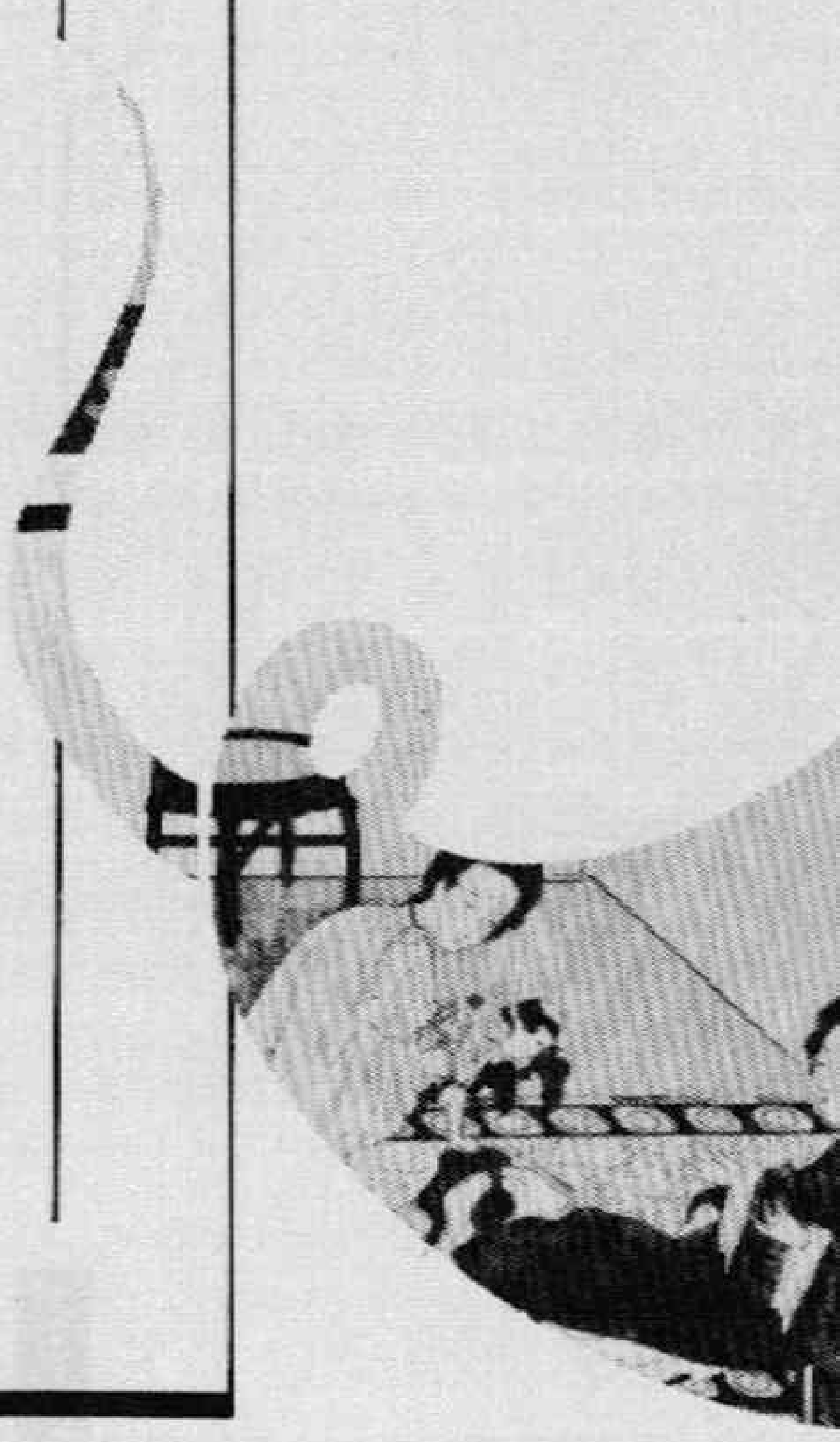
賽崑崙道：「公子，你是讀書人，居然不嫌我賽崑崙是個飛簷走壁的賊，眞是難得。」

未央生回答：「豪傑之士，每多奇行，何足爲怪！」

「好！」賽崑崙興奮：「今後公子有用到我的地方，只管吩咐，就是死也肯替的。」

兩個互拜了一下，談了一會兒，未央生不覺露出慣相：

「怎麼這樣好的地方，沒有一個看得上的婦人？」



賽崑崙會意地笑起來：「自然，以公子的人才，非有佳人匹配不可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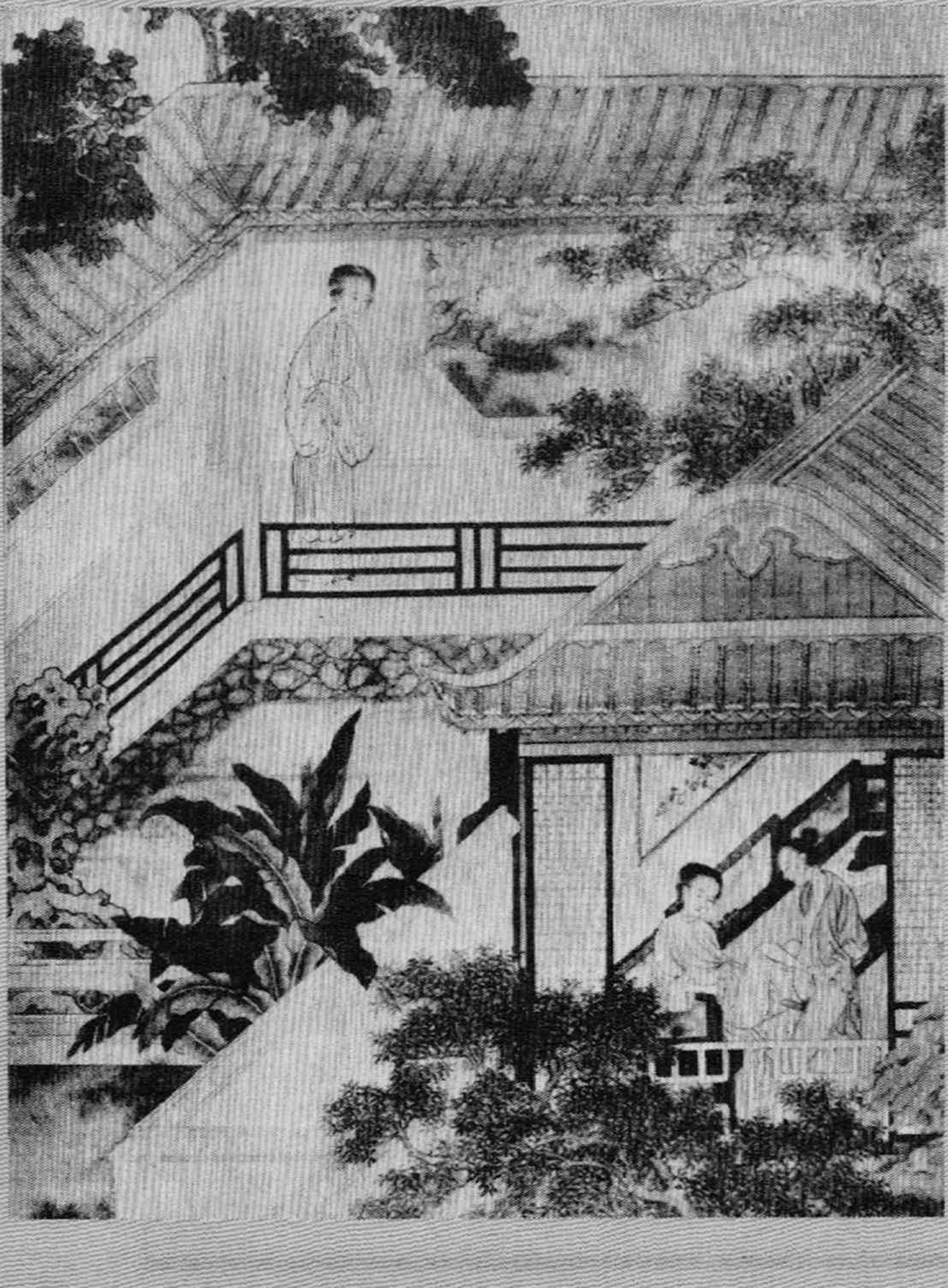
「不瞞你說，我生性風流，家中妻室也是一位佳人，不過男子在世，一個婦人怎麼夠？所以遊歷四方，尋訪女色……」

未央生說着，不禁搖頭：「只是穿州過縣，竟然還沒有遇到一個稱得上滿意的！」

賽崑崙聽了呵呵大笑起來。

未央生聽了大有同感，點頭嘆息。

「絕色女子，怎能叫人隨便見面？都是躲在深閨之中。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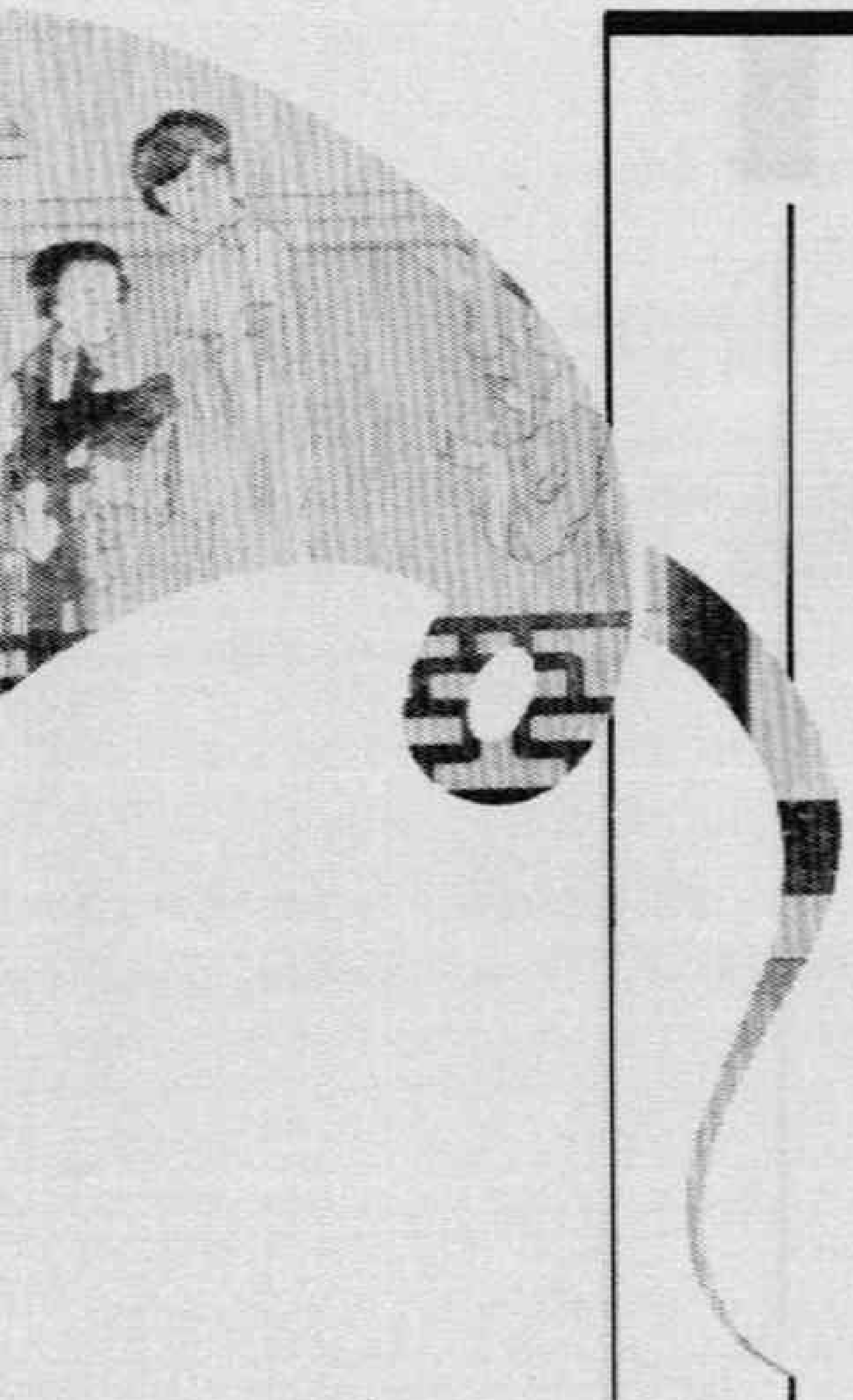
算是娼妓，只要是好的，也必然等人去找她，不會拋頭露臉。」賽崑崙解釋。

未央生問：「你笑些甚麼？」

賽崑崙重重地拍未央生的肩頭：「不是我自誇，要找漂亮的女人，除非是問我！」

未央生又是高興又是驚訝地望着賽崑崙，神態疑惑。

「我是大盜。」賽崑崙笑着：「甚麼大富人家，沒有攔得住我的，深閨庭院，我出入自如，你想想，我有甚麼女人不曾見過？」



未央生大喜，手舞足蹈：「大哥別怪我這麼說，你見了美麗婦人，難道不會動心？」

賽崑崙笑道：「年輕的時候，自然難免，只是盜亦有道，要是給人套上個採花賊的惡名，就要給江湖不齒了，解決的方法是有的，請公子聽我細訴。」

未央生洗耳恭聽，賽崑崙的描述精彩，做過的事似乎發生在眼前……

美少女垂下牀簾，正要入睡，窗子閃開，賽崑崙疾翻進來，立刻閃進黑暗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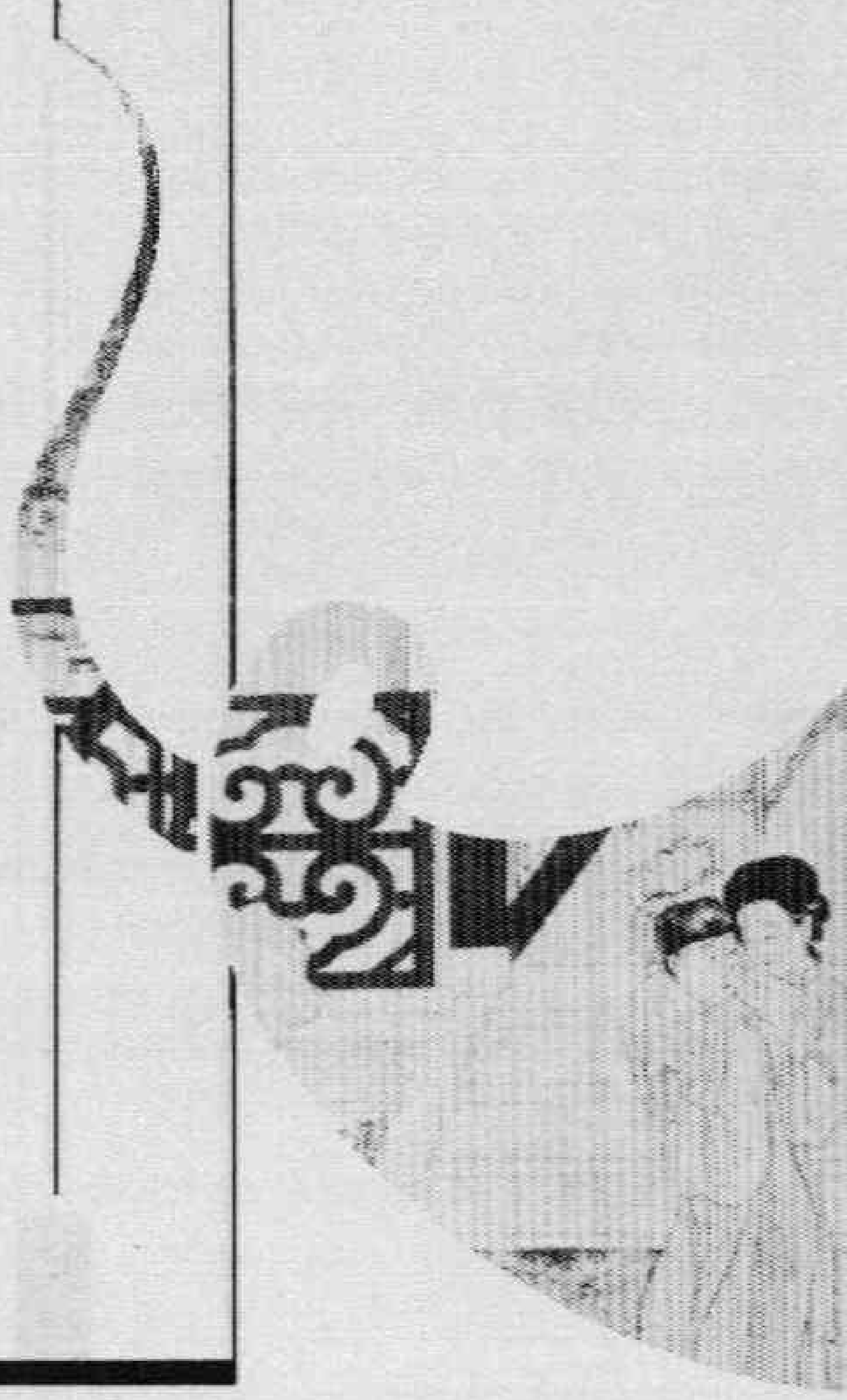
少女略有所覺，轉過身來起牀，但只當窗子爲風吹開，要走過去把窗關上之前，身披輕紗。走近窗口，微風將紗吹起，露出半個雪白的臀部。

賽崑崙在暗處，看得雙眼凸出，大吞口水。

窗前，少女的輕紗被風吹得貼緊在身上，她關上窗後，略扯衣服，長嘆一聲：「風呀，風呀，你又不是如意郎君，只管向我身上挨來幹甚麼？」

說完無限哀愁地自己摸自己。賽崑崙更是雙眼圓睜。

接着少女乾脆把輕紗脫去，手從臀部往上撫摸，淚聲在喉



嚨裏面，咿咿呀呀似說話非說話，似嘆氣非嘆氣。最後躺在牀上，雙腿高擧，正對着賽崑崙。

賽崑崙幾次想衝出去，但卻忍住，雙手伸向胯下。

少女思春和賽崑崙的自決動作配合，越來越劇烈，少女終於靜了下來，賽崑崙也靜了下來。

■

哈哈哈，未央生大笑：「未免委屈了大哥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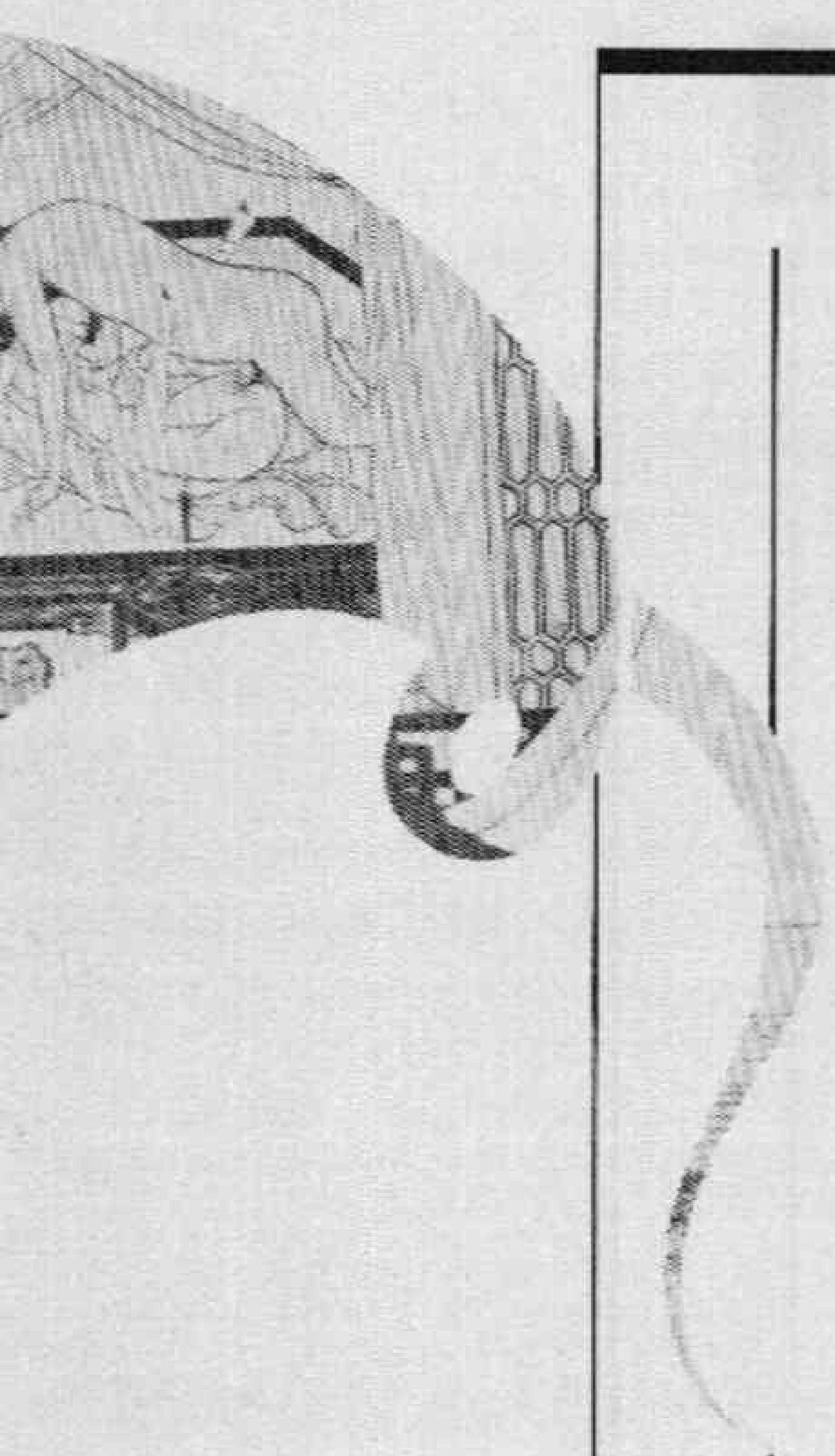
賽崑崙略爲尷尬，轉話題地：「女人的事，你只要問我，我沒有不知道的！」

「好呀。」未央生好奇：「女人是喜歡做的多，還是不喜歡做的多？」

賽崑崙笑了起來：「哪有女人不喜歡的，除非是那個男人她討厭：男女之事，是天地的造化，陰陽相配，乃萬物之源。這件事，沒有婦人不喜歡，沒有男人不想幹的！」

未央生深以爲然，連連點頭，讚嘆地：「大哥明察世理，眞是深得我心。一年之前，我曾訪問過一個和尚，他也算是望重的高僧，卻勸我放棄肉蒲團去坐草蒲團。」

「幸虧公子沒有去聽那野和尚胡言亂語！」賽崑崙道：



「只是女人也有兩種，一種是心口如一，想做就說要做；另一種，是心中想做，而故意說不要。」

未不明白地望着賽，賽舉杯喝酒：「這種女人，我曾經看到多次……

賽崑崙躲在屋樑上。

底下少婦和丈夫同房，丈夫要求歡，少婦扭着身拒絕。

賽又伸出頭來望下。

丈夫不甘心，壓上少婦身上去，少婦仍將他推下來。

無可奈何，丈夫轉過身去，不一會鼾聲大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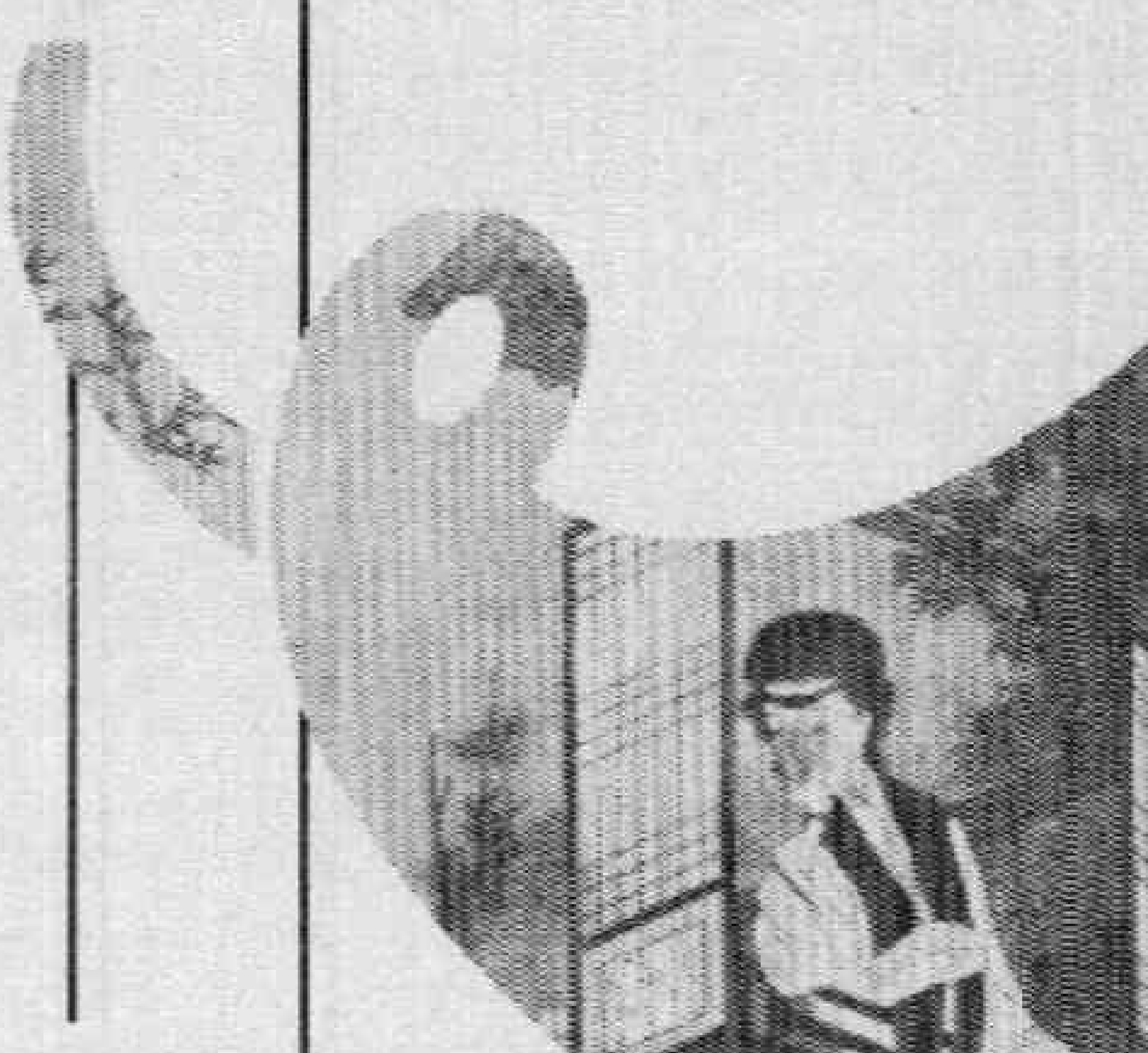
少婦睡不着，翻來覆去。

賽崑崙等得極不耐煩。

少婦推丈夫，丈夫不醒，她焦急起來，坐起身，拉丈夫的手撫摸胸口，但一鬆手，丈夫的手又落下來，又熟睡，少婦的神情越來越難耐。

「有賊！」少婦大聲尖叫，樑上的賽崑崙大嚇一跳，差點抖了下來，把頭縮了進去。

少婦一面叫一面搖丈夫，丈夫被驚醒，也坐起。少婦立刻



摟緊丈夫。

「賊在哪裏？」丈夫問。

賽崑崙萬分緊張，不知所措。

「是我叫錯了，只是一雙貓兒！」少婦膩音說完，緊貼丈夫身體扭動。

賽崑崙大大地鬆了一口氣，直瞪着少婦，心中咒罵。

丈夫打了個呵欠：「那麼再睡吧！」

「已經醒了，不如——」少婦說完把衣服褪下，挨挨擦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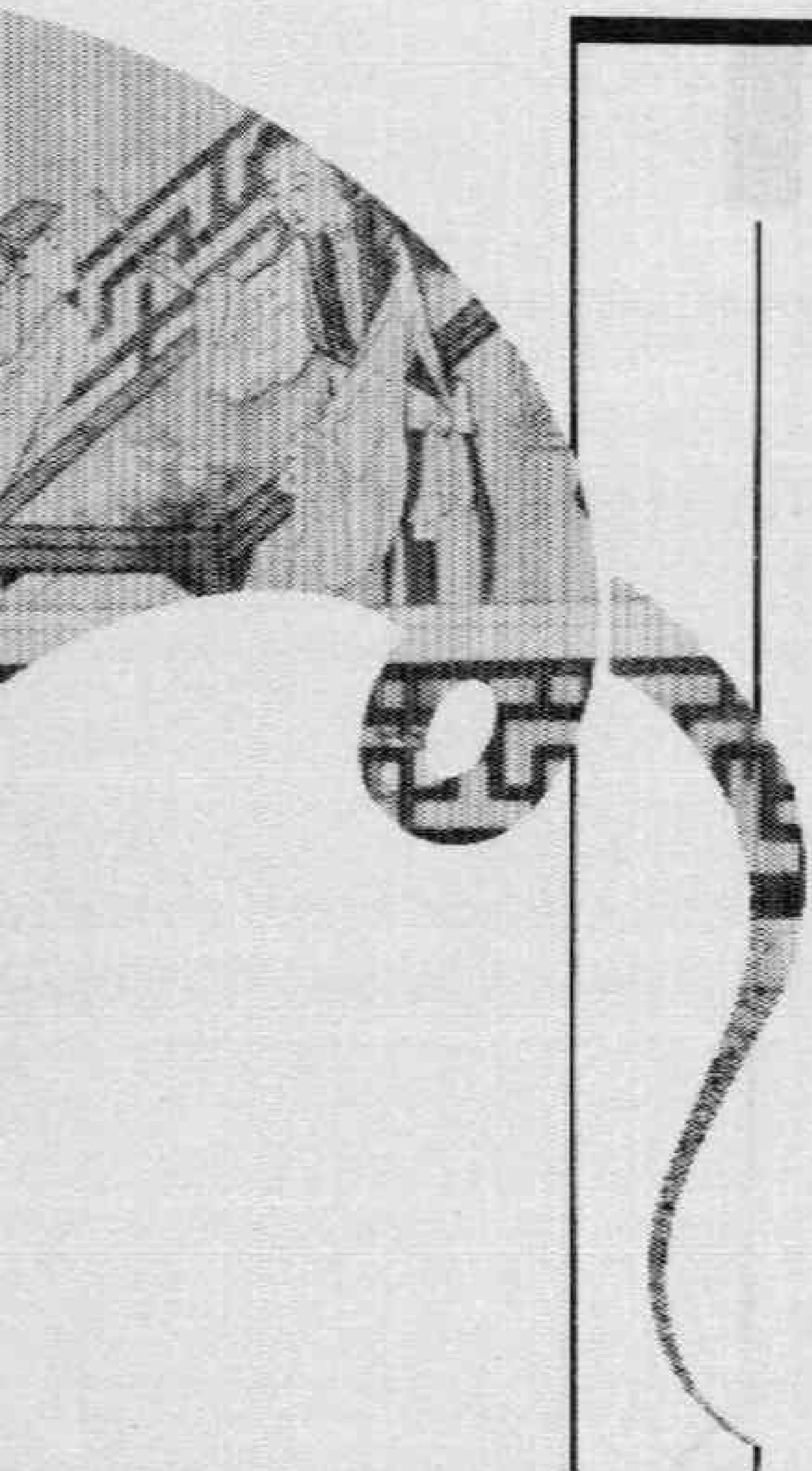
丈夫終於興起，翻身把她壓在下面，少婦神情大樂。

抽遂了幾下，漸漸哼哈起來，一下子事畢，丈夫喘氣。

少婦騷興正發，又不好叫丈夫起來再幹，只有連連嘆氣，像是病了。

「喂，喂，人家胃痛，你起來替我揉揉！」少婦不容丈夫休息。

丈夫睡眼矇朧，只得又爬上從頭做起，少婦十分享受。事完，女的仍不滿足，再挑逗，男的如在夢遊。少婦乾脆翻身壓着，縱情放蕩，丈夫幾乎陷入昏迷狀態之中。



鷄叫聲傳來，天已發白，賽崑崙叫嘆一聲，收拾盜竊工具進包袱，潛身逃走。

「也虧了那做丈夫的。」未央生亦大笑起來。

賽崑崙笑說：「敢誇生平見過女人最多的，我說第二，沒有敢說第一。」

「那婦人才上牀時說不要，結果直幹到天亮，累我白等了一夜。」賽崑崙又好氣又好笑地說。

未央生聽了欲語還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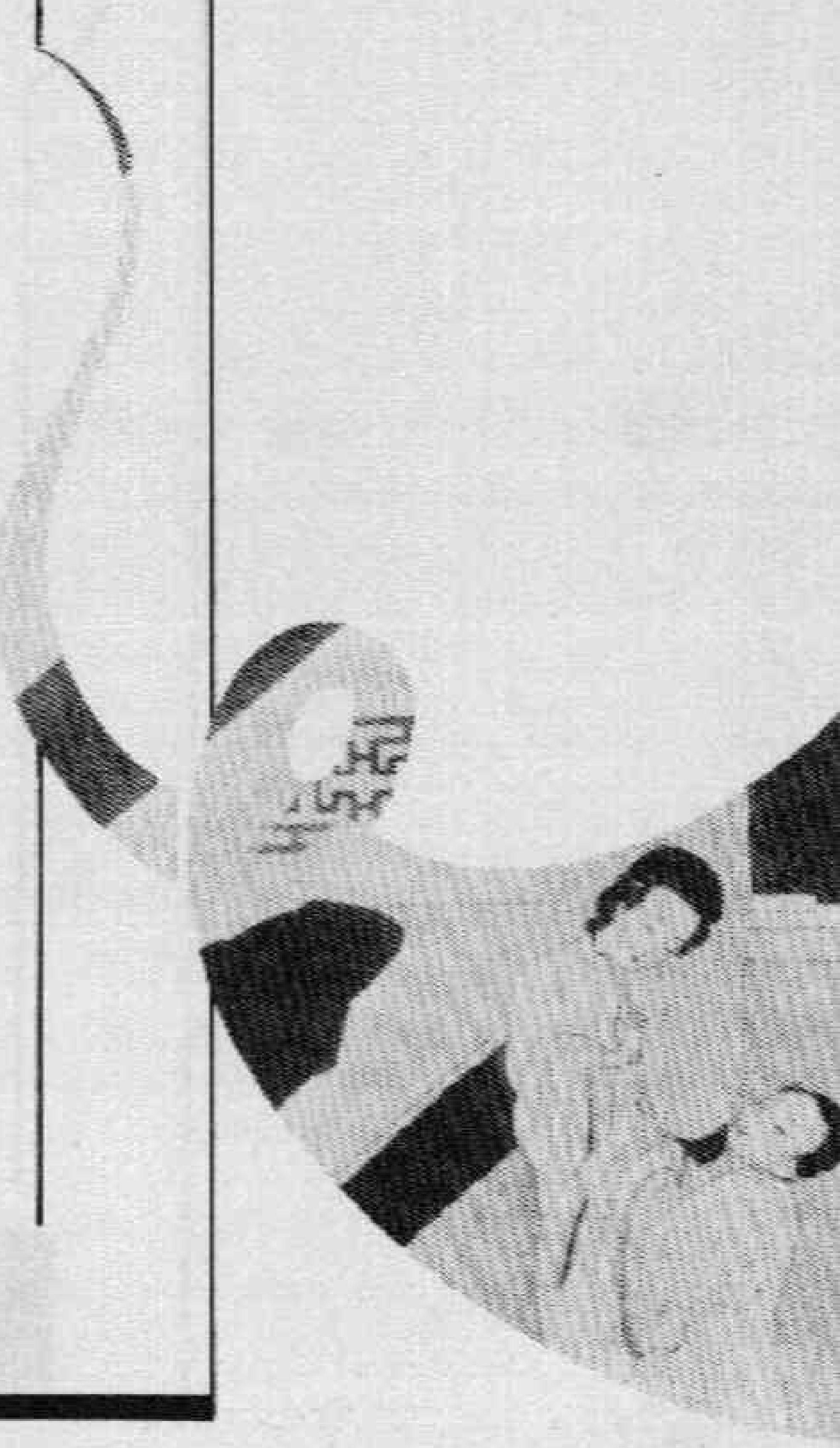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我已無所不談了，」賽崑崙見狀：「有甚麼難事，儘管說出來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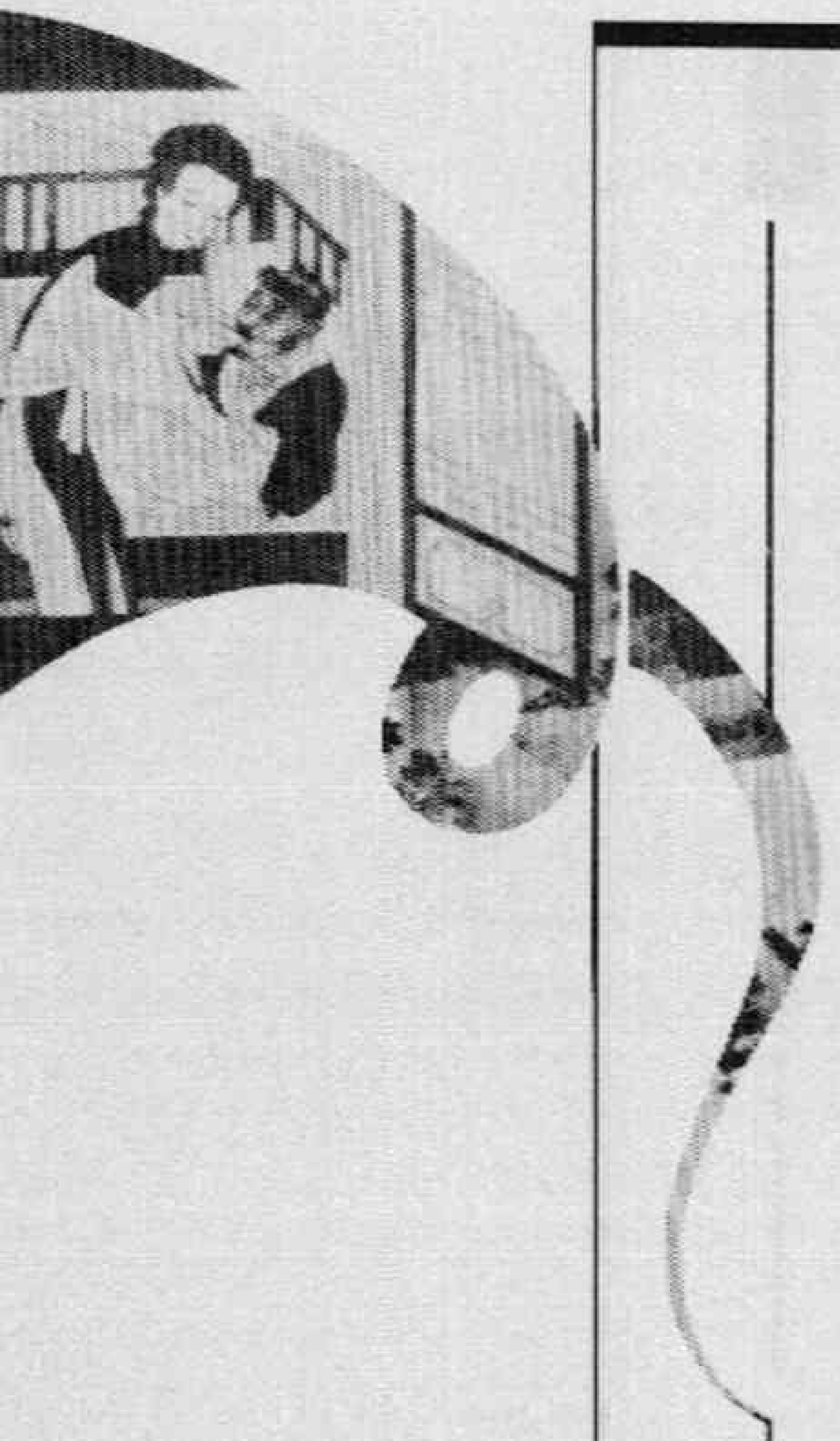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起身向賽崑崙一拜：「不瞞大哥，小弟生平以女色爲性命，遇得到大哥，眞是三生有幸。」

賽崑崙得意。

未央生繼續說：「我只想求求大哥，把見過的婦人，揀一個絕色的介紹我認識一下，我也不是自誇，沒有婦人是我勾不上手的！」

賽崑崙猶豫了一下，但未央生連連向他打躬作揖。





「這樣吧，這件事急不得，你在京城中先租一間房子住下，也不要靠我一個，你如果看到的就自己去做事，我要是選中了也來告訴你，兩頭進行，決不落空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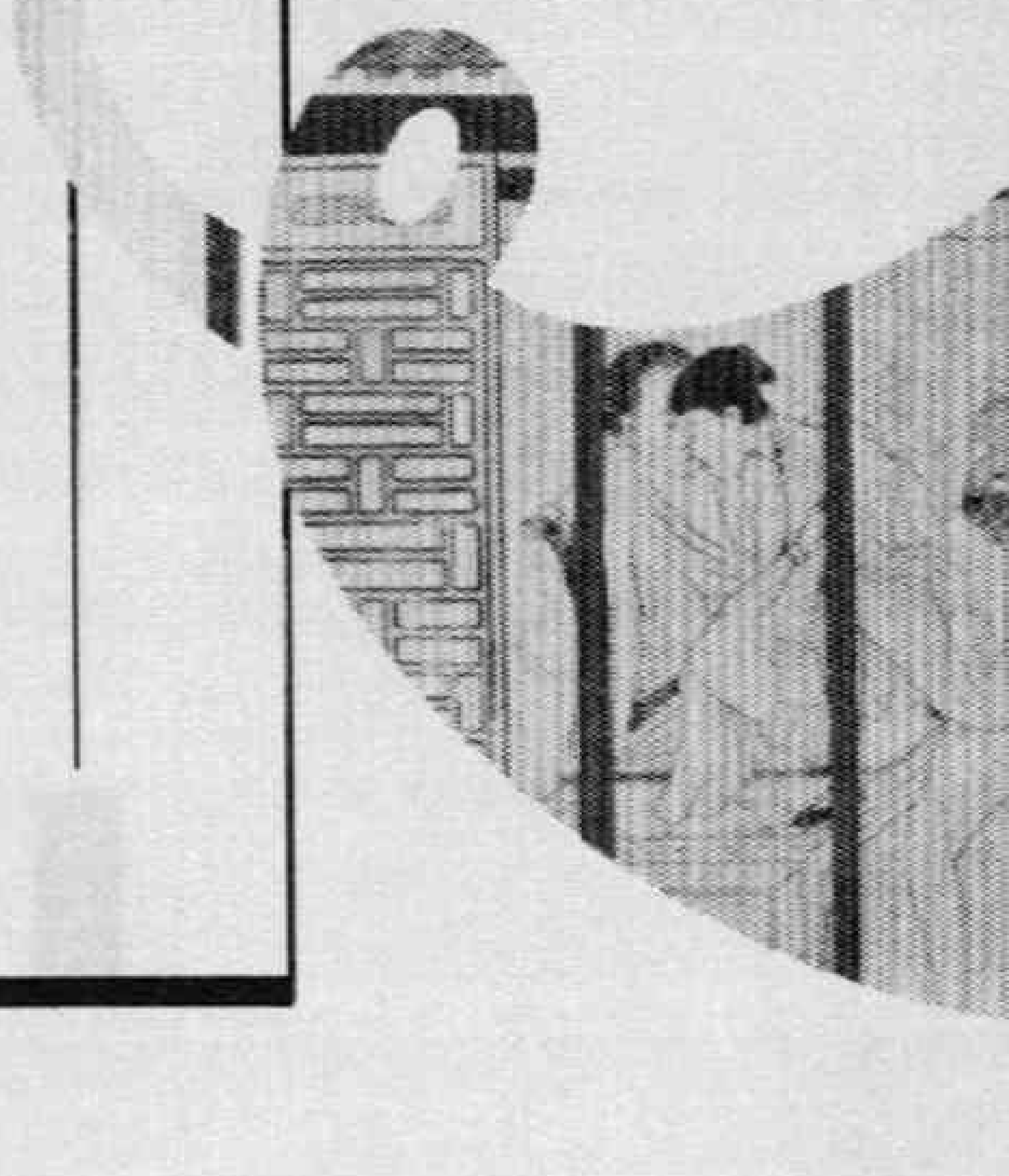
「好極了，」未央生說：「但要從哪裏着手呢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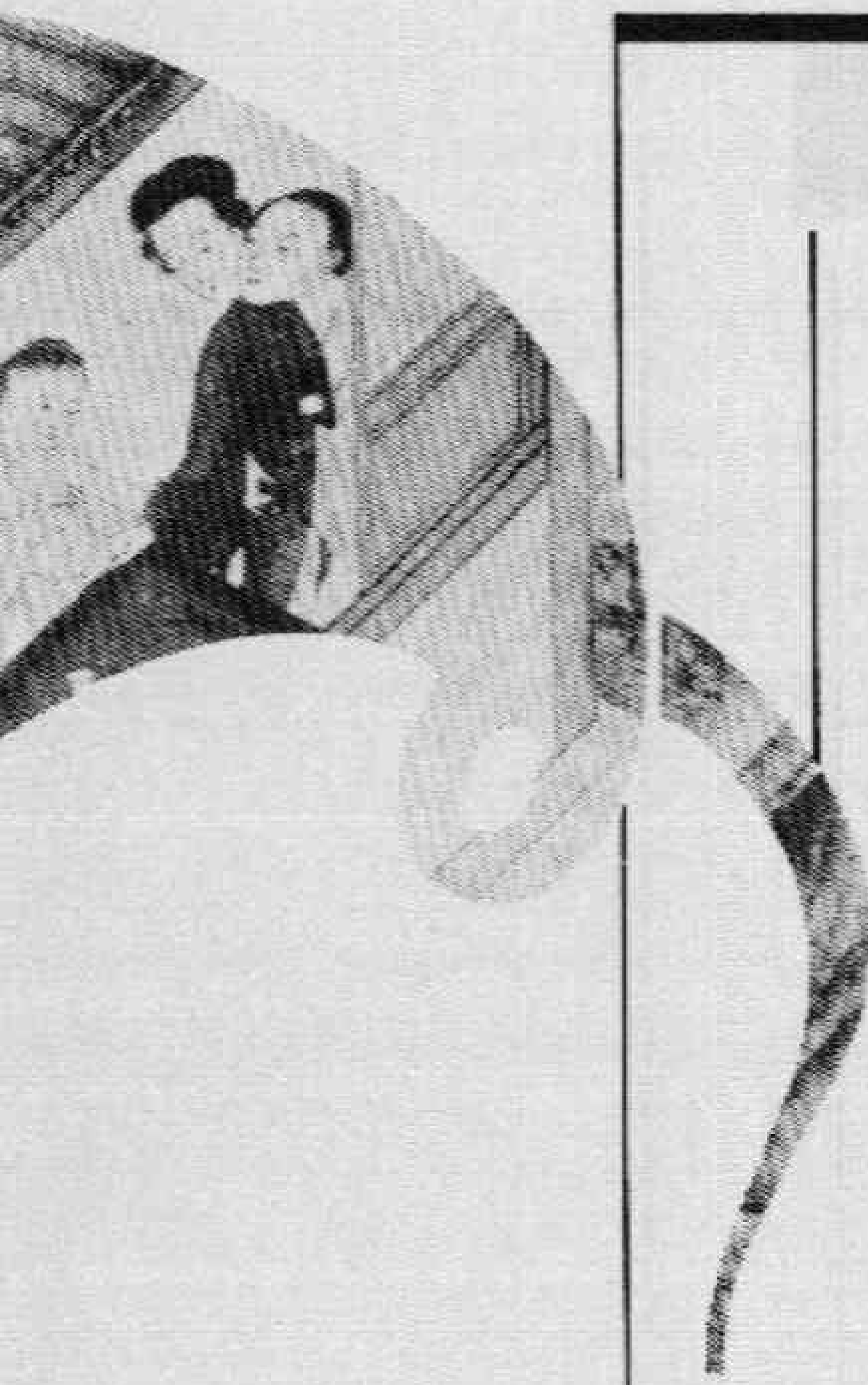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如果要看美人，倒有一個好去處，這裏有間送子張仙廟，香火頗盛。去求子嗣的，大都是婚後一、兩年的婦人，你大可去廟中碰碰運氣。」

「多謝大哥提點。」未央生一副心癢難熬的樣子：「不知

張仙廟靠近哪裏？」

賽崑崙回答：「就在拱橋邊。」





（五）

■一座巨大的拱橋橫跨兩岸，它結構新穎，形式優美，以巨木虛架，用丹艧裝飾，像條飛虹。

陸上車馬喧鬧，河中舳艫相接，人聲鼎沸，熱鬧非凡。

拱橋的南端，新柳吐絮，屋宇錯落，小巷盡頭，就是張仙廟。

許多少婦都在燒香，繚繞中，是張仙的塑像，爲一個美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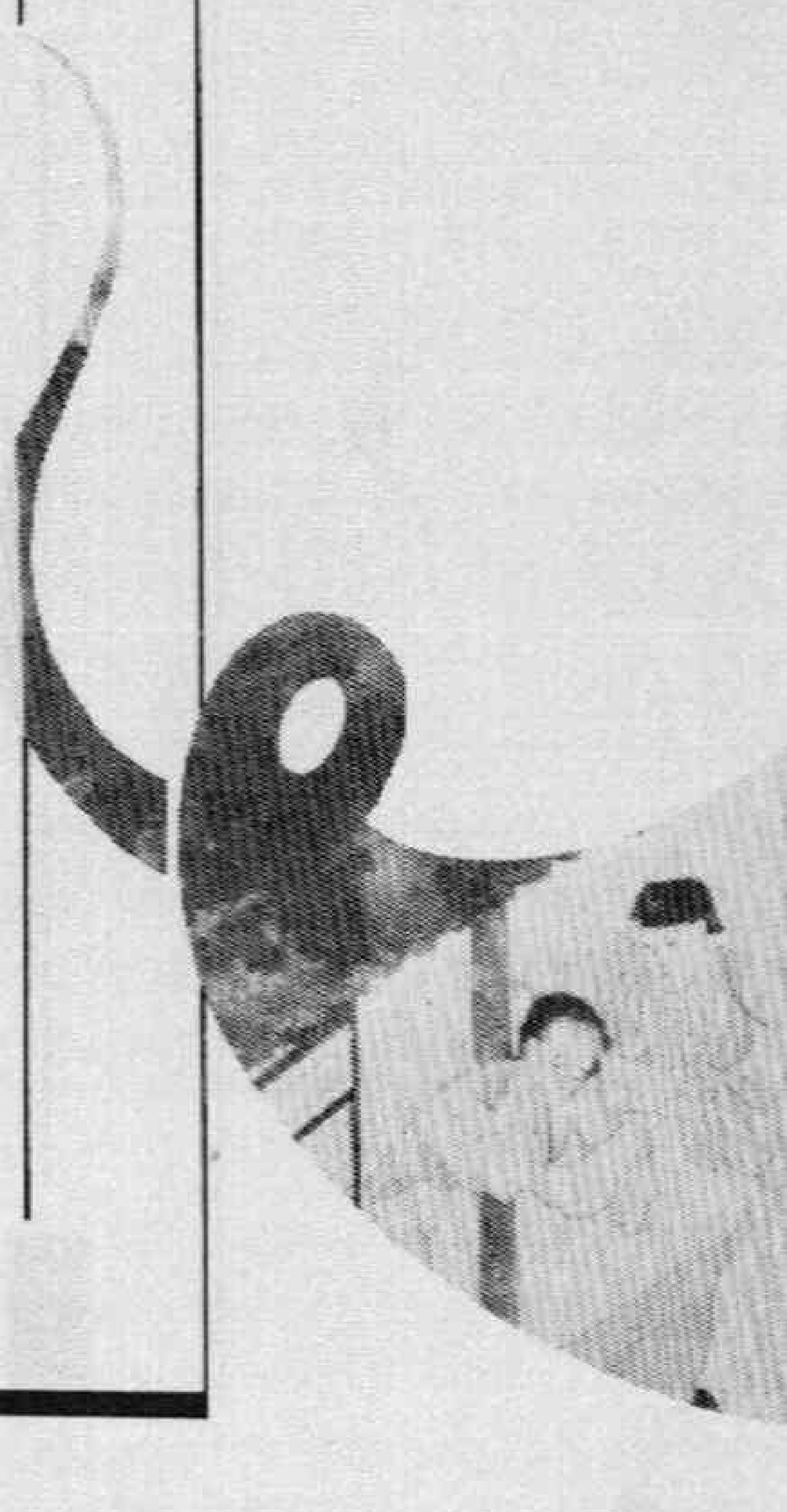
男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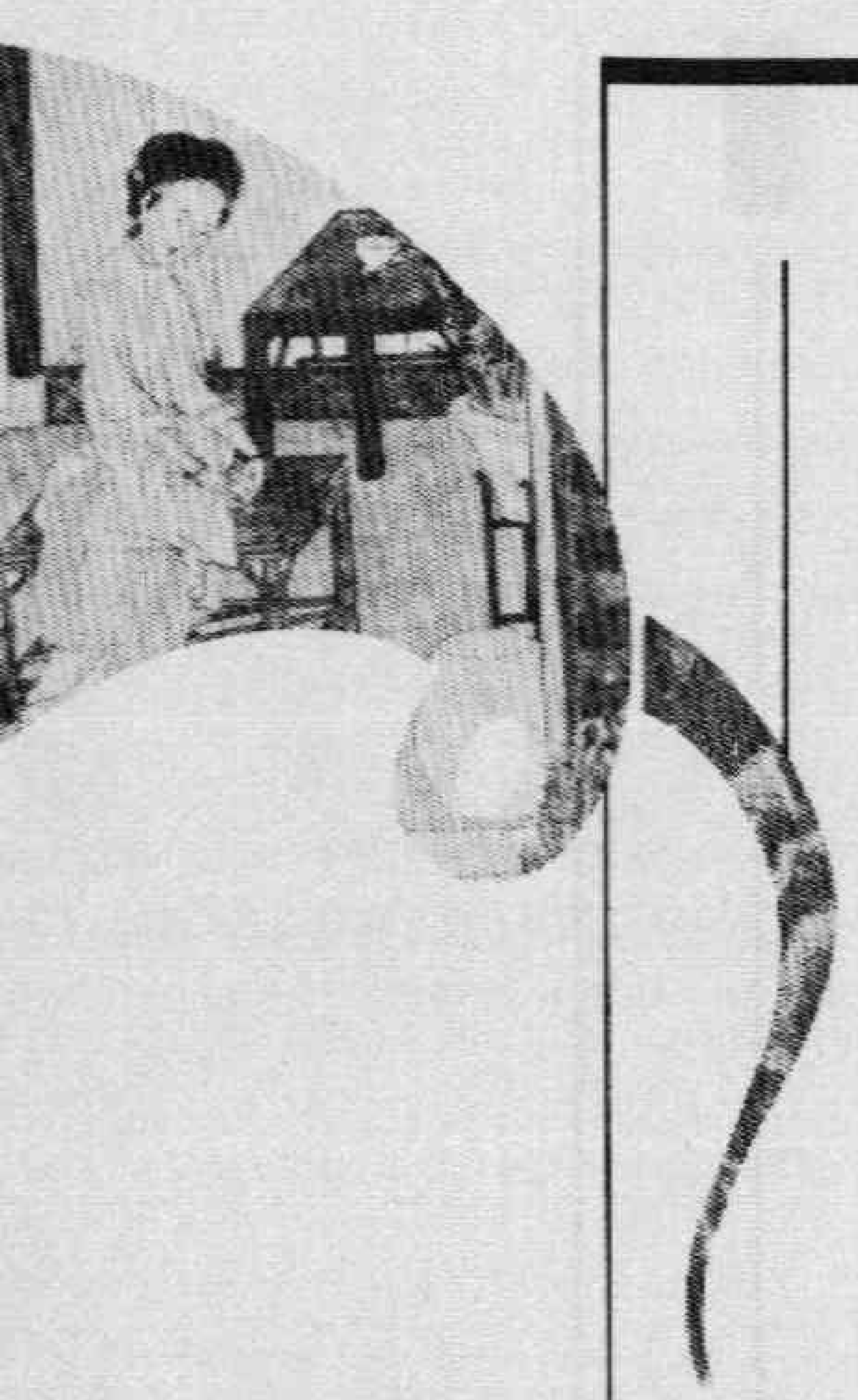
門外兩個略有姿色的少婦邊走邊談，其中一個說：「我丈夫日夜要我到廟裏來求送子張仙保佑，早生貴子，唉，都不想想他自己那麼不出力……」

另一個少婦聽了咕咕地嬌笑，兩人一齊走進廟中。

未央生也隨着走進，他打扮得齊齊整整，帶着兩個書僮。廟中的少婦們轉過頭來看，見他姿容絕世，都吃了一驚，以爲是泥塑的張仙給拜活了，走下來送子。

但是那麼衆多的女子，未央生看來看去還是不滿足，正想





走出廟門時，忽然，眼前一亮，即刻閃避在一旁，讓剛進門的那個少婦走到張仙像前膜拜。

未央生自己卻走到廟口，低頭跪在地上，不停地磕頭，那個少婦拜完欲走出，見未央生擋住去路，以爲他也是求嗣的，就等他拜完。這時未央生一舉頭，和下望的少婦打一個正臉看，四目傳神，只見她的手腴白豐滿，再見她的頸，白膩動人，眞是個巫山仙女。

少婦轉身過去，自袖際露出一把扇子，扇子緩慢掉落，未央生一個箭步俯身拾起，趁機在少婦的小腿上碰了一下，那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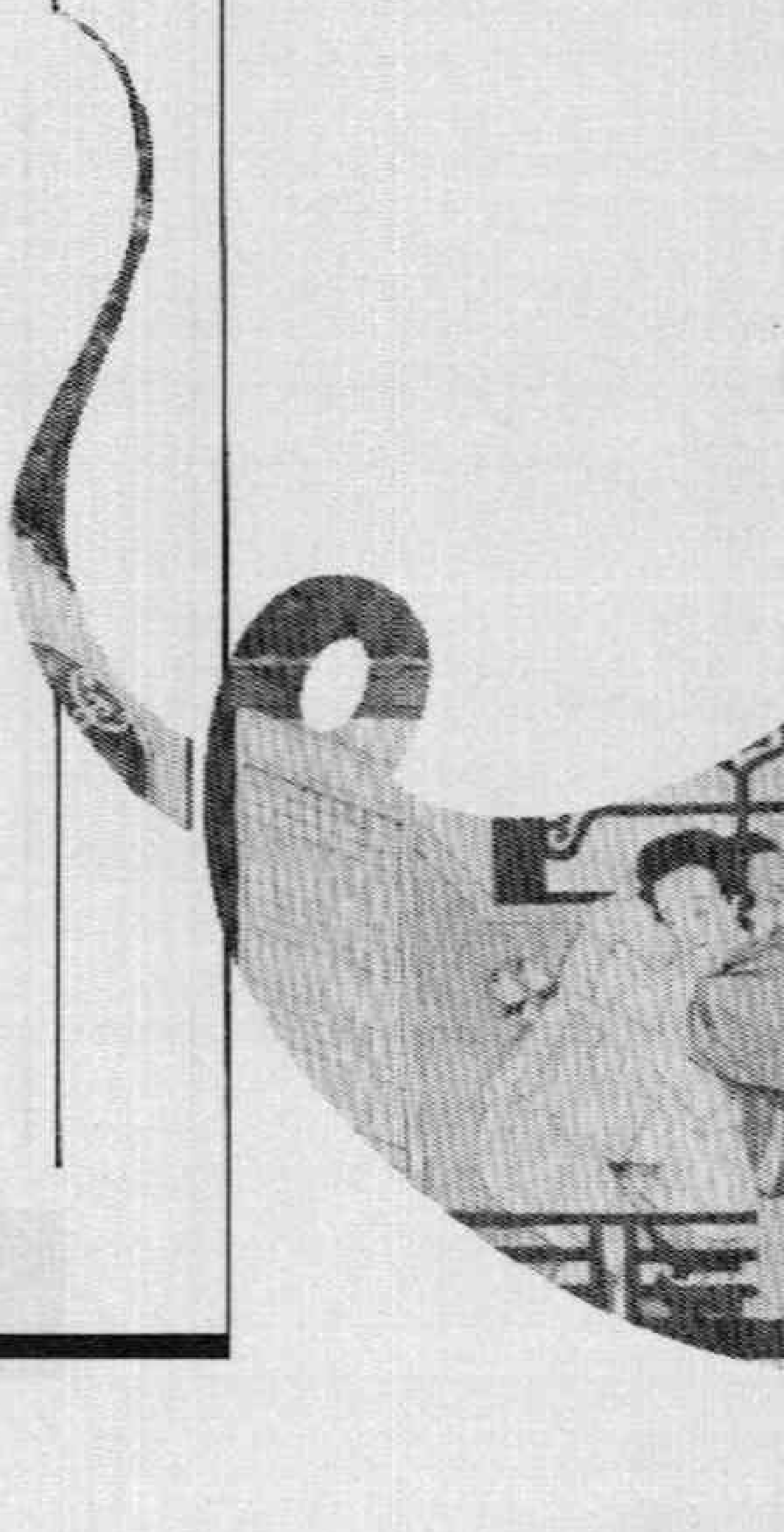
婦被接觸，一陣昏眩，幾乎站立不穩，但廟中人多，强自鎮定，向外走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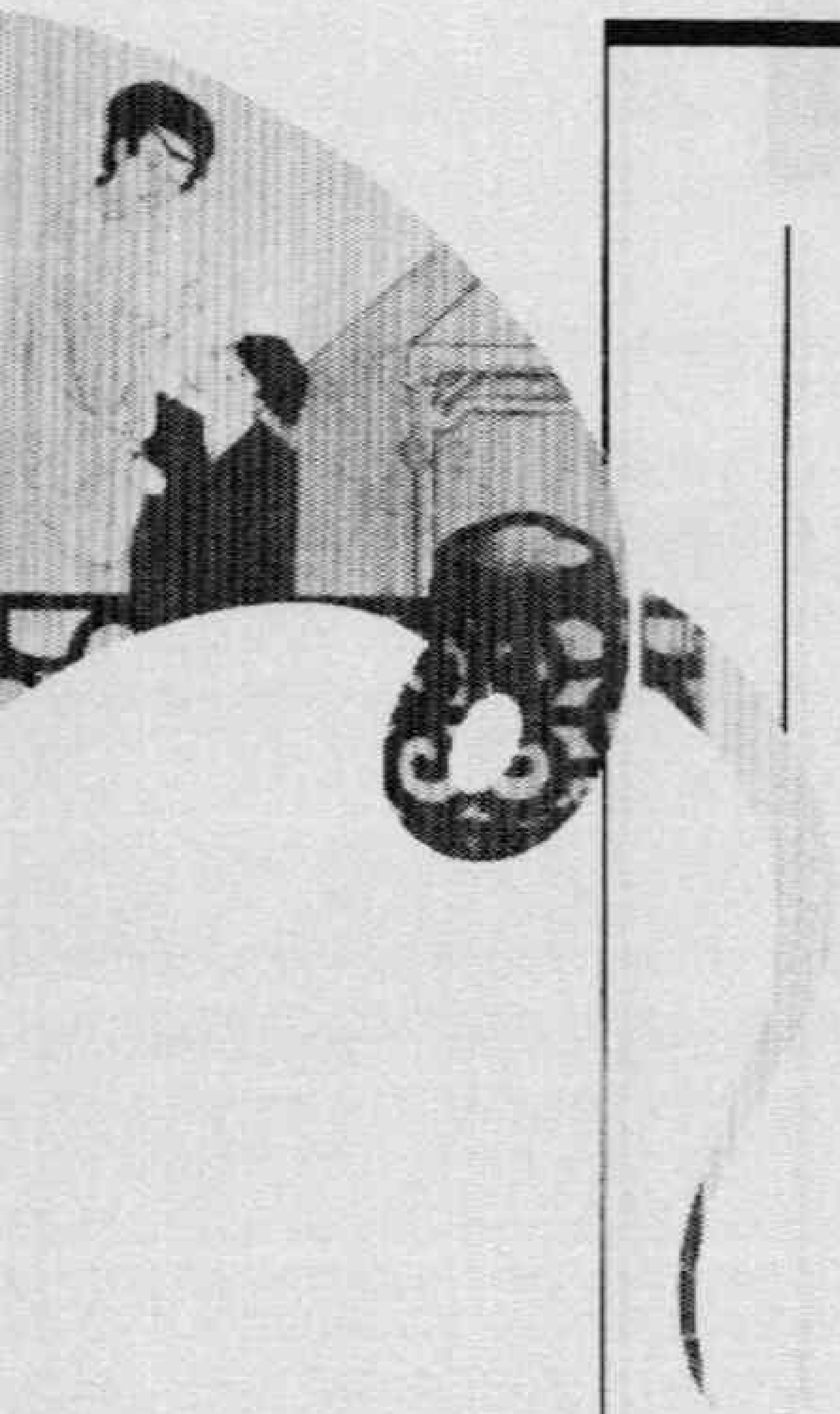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目送，想入非非。

未央生倚窗坐着，望向遠處，一副愁寂、無聊之神情。想起廟中所遇的美女，忽然臉上又浮笑意。

兩個書僮看到主人乍憂乍喜，也替他擔心起來，悄悄地走出去。

剛好賽崑崙走了進來，未央生即刻起身相迎。





「賢弟這一陣子，可有甚麼奇遇？」賽開門見山地問。

未央生唉的一聲長嘆：「看中了，只可惜不知她叫甚麼名字，住在哪裏。」

「你沒有試過跟蹤？」

「當時像被雷電打中，昏昏迷迷了一陣子，趕了出去，已不見她的影子。」

賽崑崙笑了起來：「我倒替你找到了一個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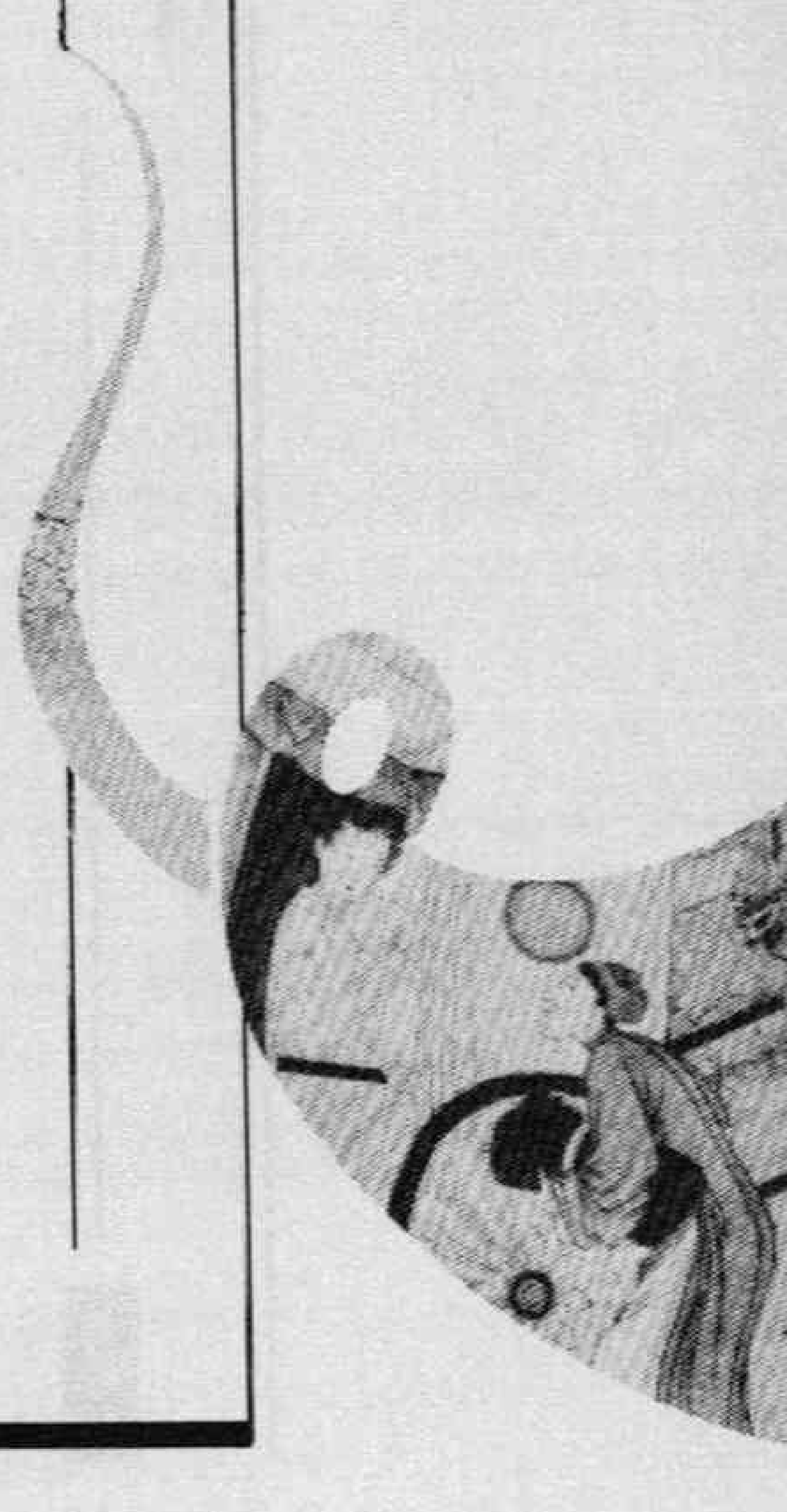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雙眼發亮：「憑大哥的眼光，絕對不會錯的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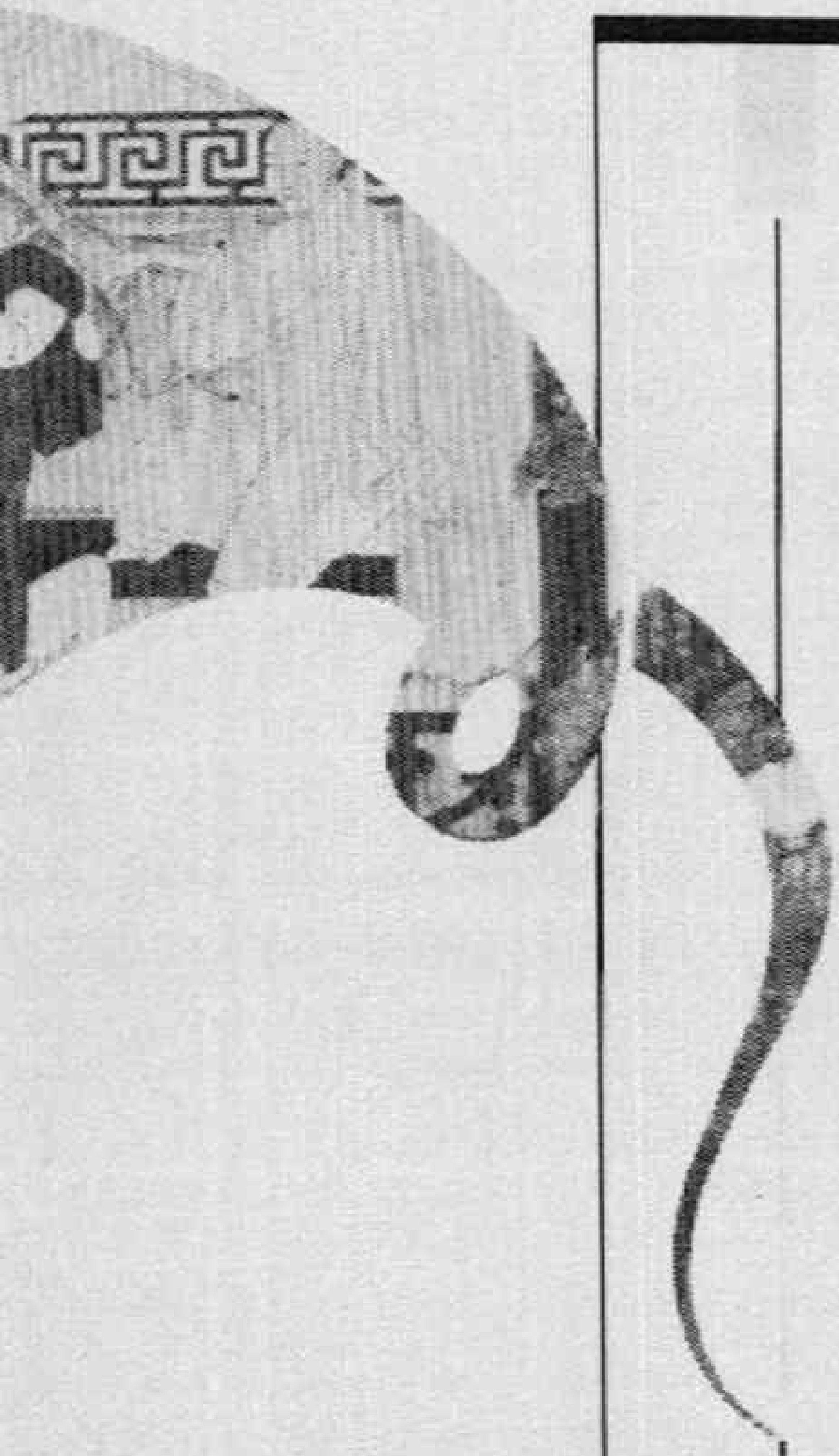
「可不是，我當天經過她的店鋪，也被吸引得停步。」

「店鋪？」未央生問：「她是幹甚麼的？」

「賣絲綢。」賽崑崙沉入了回憶……

我一生人，也沒有想到會遇見這麼一位絕色佳人，情不自禁地走進她的店裏，說要來買絲，那婦人轉身取出絲來，我注意到她的十指指頭又尖又長，但可惜見不到她身上的肌膚，不知是黑是白。我看到架子上有一綑絲，想了一個辦法，叫她拿下來看看。她點點頭，擎起手臂去拿。現在天熱，她身上穿的是單紗衫子，舉起手時那兩雙大袖子直褪到肩膀上，胸前的兩





乳，也隱隱約約，露出些影子來，眞是雪一般白，鏡一般光……

在店子裏老半天，我也不好意思起來，害我硬着頭皮，掏出銀子來買了幾綑絲，這一切都是爲了你。

走出來後，我到附近去打聽，隔鄰的婦人告訴我這個賣絲的婦人有個丈夫，叫權老實，長得粗粗笨笨。我又問說這樣漂亮的女人，嫁了那粗蠢的丈夫，不知日子怎麼過？鄰居答道丈夫雖然不配她，但還虧得有一副爭氣的本錢，所以兩人不十分吵鬧。

我聽了開玩笑地問說：爭氣的本錢？那有多大，你量過啦？

鄰居婦人也笑了出來，說量是沒量過，只見他夏天脫了上衣，單薄的褲子裏那東西蕩來蕩去，簡直像一根棒槌那麼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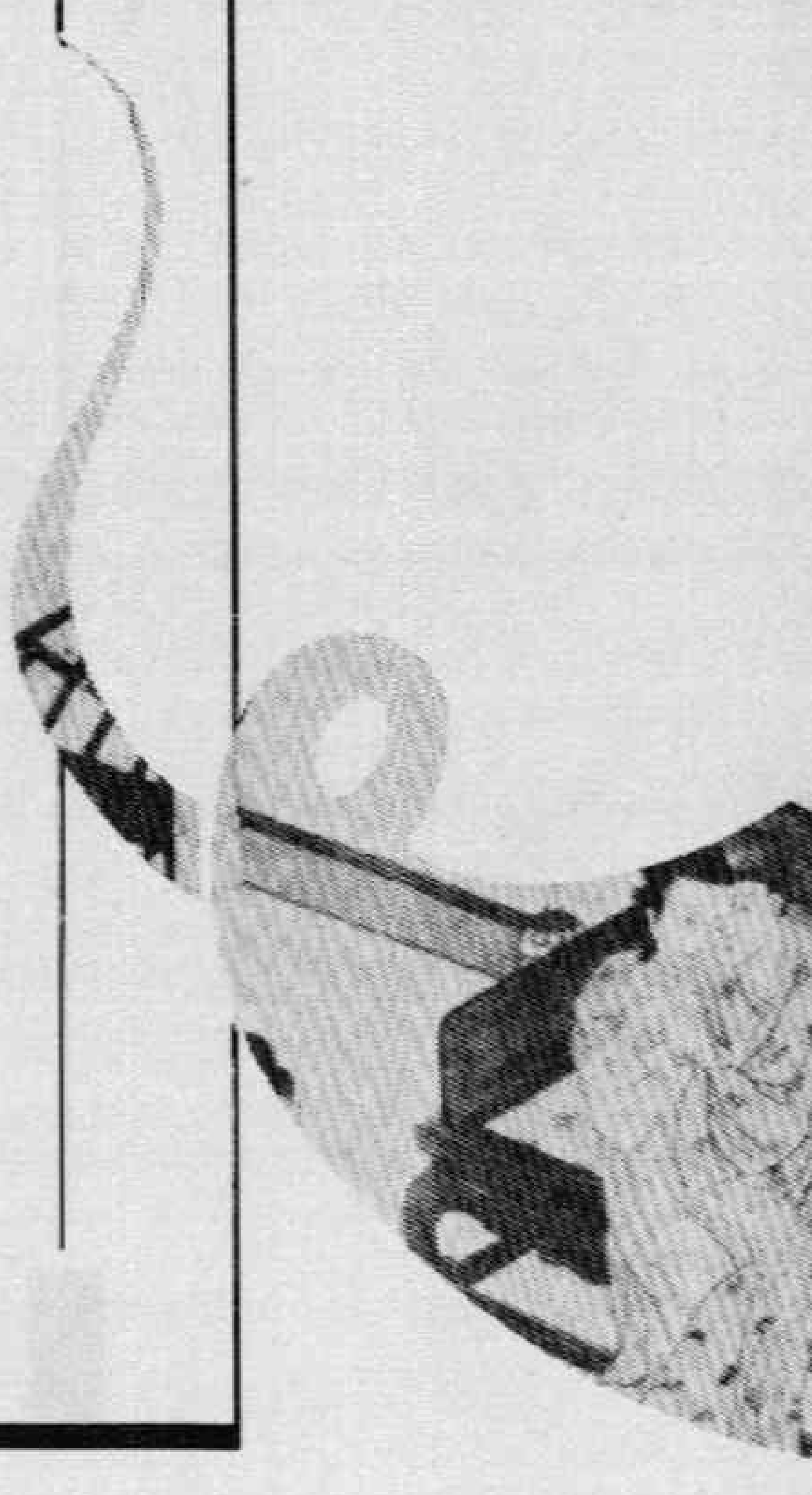
■

「眞的？」未央生問。

「是眞是假不知道，但是……」賽崙崑猶豫。

「但是甚麼？」未央生急了。

「但是萬一是有這回事，你就沒有機會了。」



「這話怎麼說？」未詫異。

「我們這麼熟了。」賽崑崙道：「也不用客氣，我是說你自己心知肚明，你的本錢有多大，精力有多長？」

未央生一聽，立刻現出自負的神情：「這一點請大哥放心，隨便來甚麼大量女人，我也會給她們吃個酒醉飯飽！」

賽崑崙說：「要是這樣就好了，那你每次能來多久？」

未支吾了一會兒：「最，最少也足足可以維持一更。」

「這樣說起來，也不過是普通精力。」賽崑崙道：「要是夫妻之間，還算足夠。但是，如果要去偷營劫寨，恐怕不是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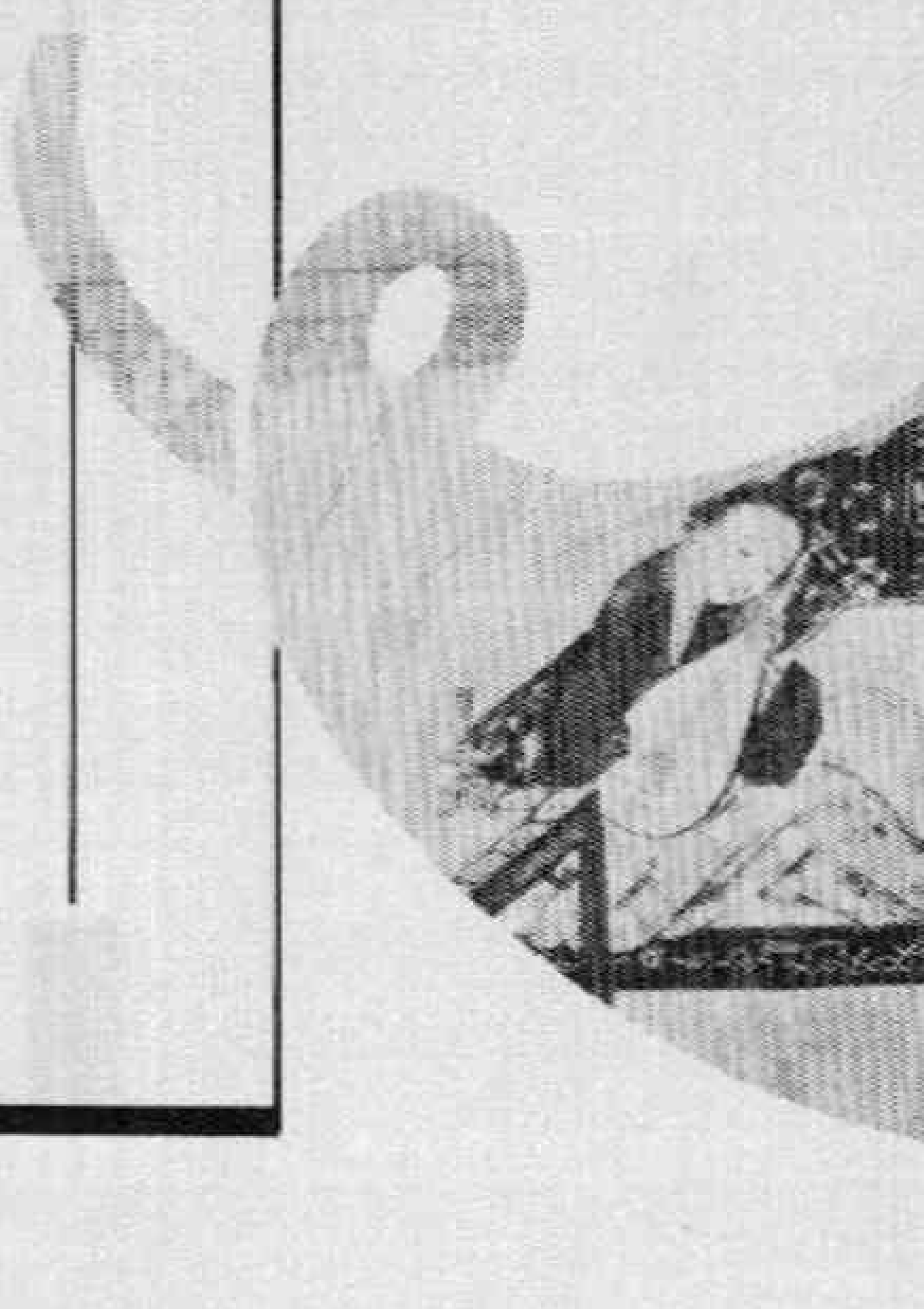
常的力量可以應付得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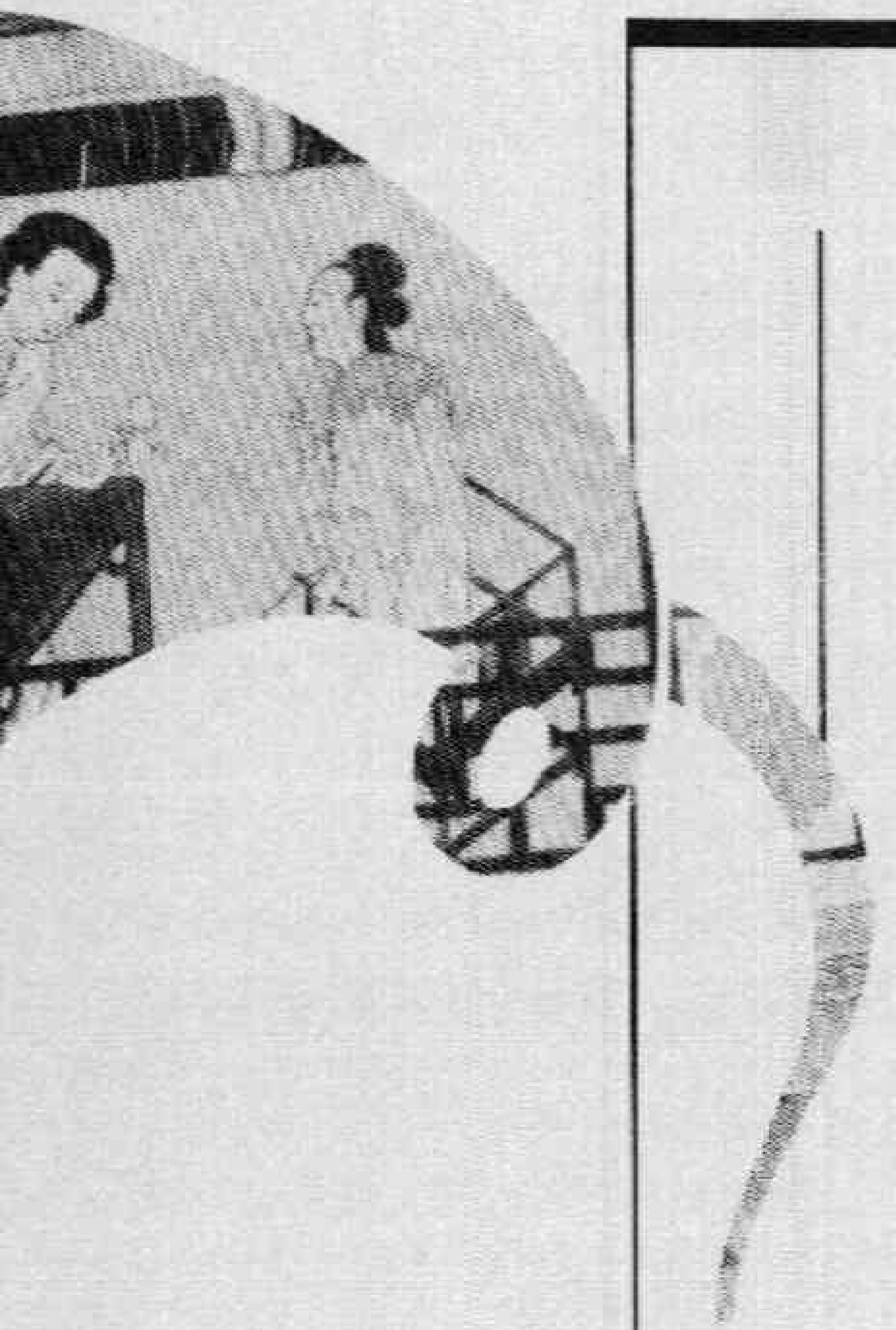
「大哥說得對，我前日也買了些春藥，但是還沒用得上。」未央生笑着說。

賽崑崙也笑：「可是春藥即使能持久，也不會將那東西變大呀！」

這一下說得未央生啞口無言。賽崑崙繼續：「要是你偷吃的女人不能滿足，叫喊起來，說你強姦，那不是壞了事？變成我害了你了。」

「我想未必吧？」未央生還是不服。





「你既然那麼有自信，不妨給我看一看！」賽崑崙忽然說。

未央生一怔，神情猶豫尷尬。

「同樣是個大男人，給人家看看又有甚麼關係？」賽崑崙不耐煩地。

未央生嚅嚅：「青天白日，在你老兄面前拿出來，未免不雅吧！」

「你如果那麼不大方，也就算了，當我是說說笑吧。」賽崑崙懶洋洋地說道。

未央生聽出賽崑崙言語中之輕佻，心中有點懊惱。

「大哥要看，我只好獻醜了！」說完剎那間將褲子脫了。

陽光照耀之下，未央生十分自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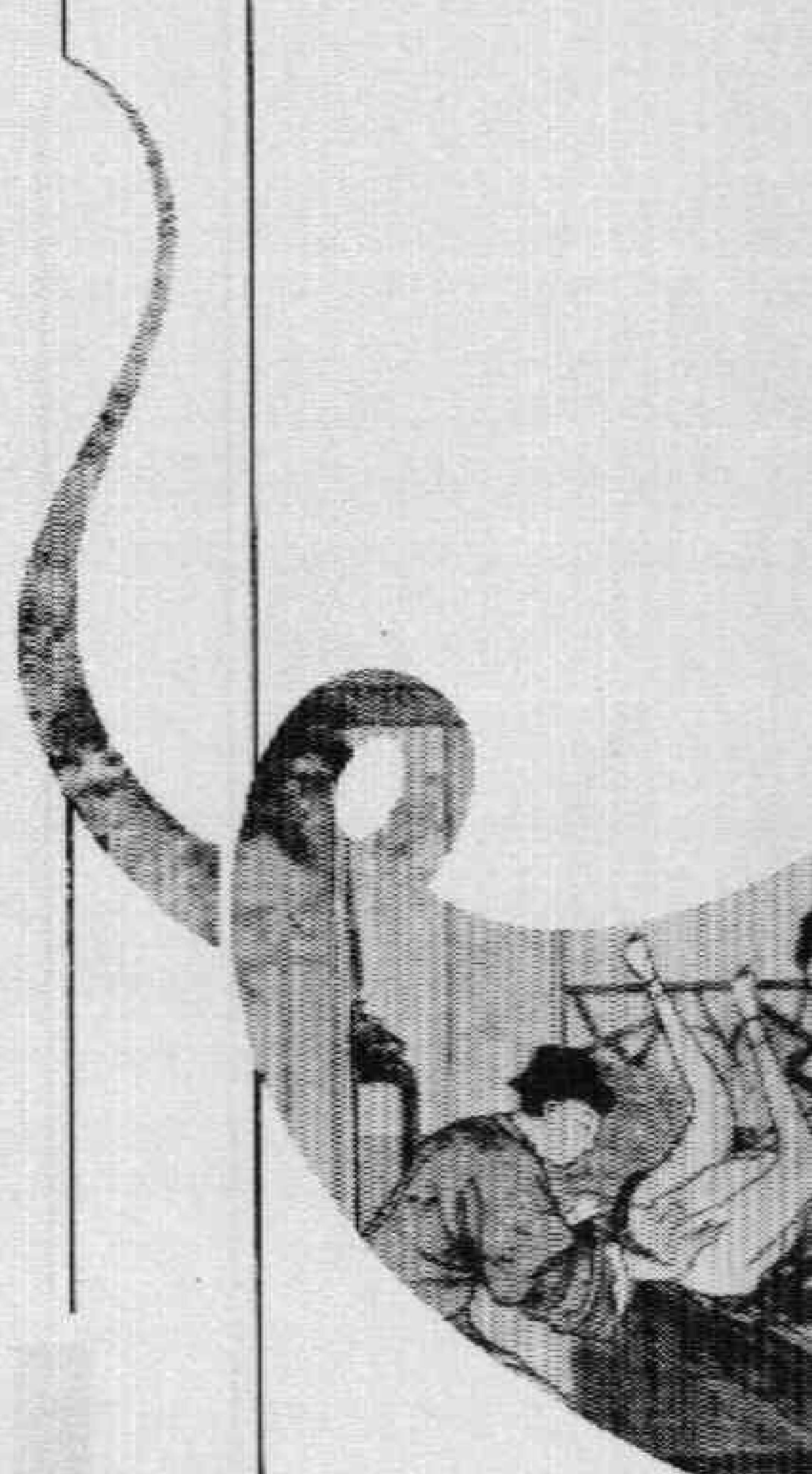
賽崑崙眼光光盯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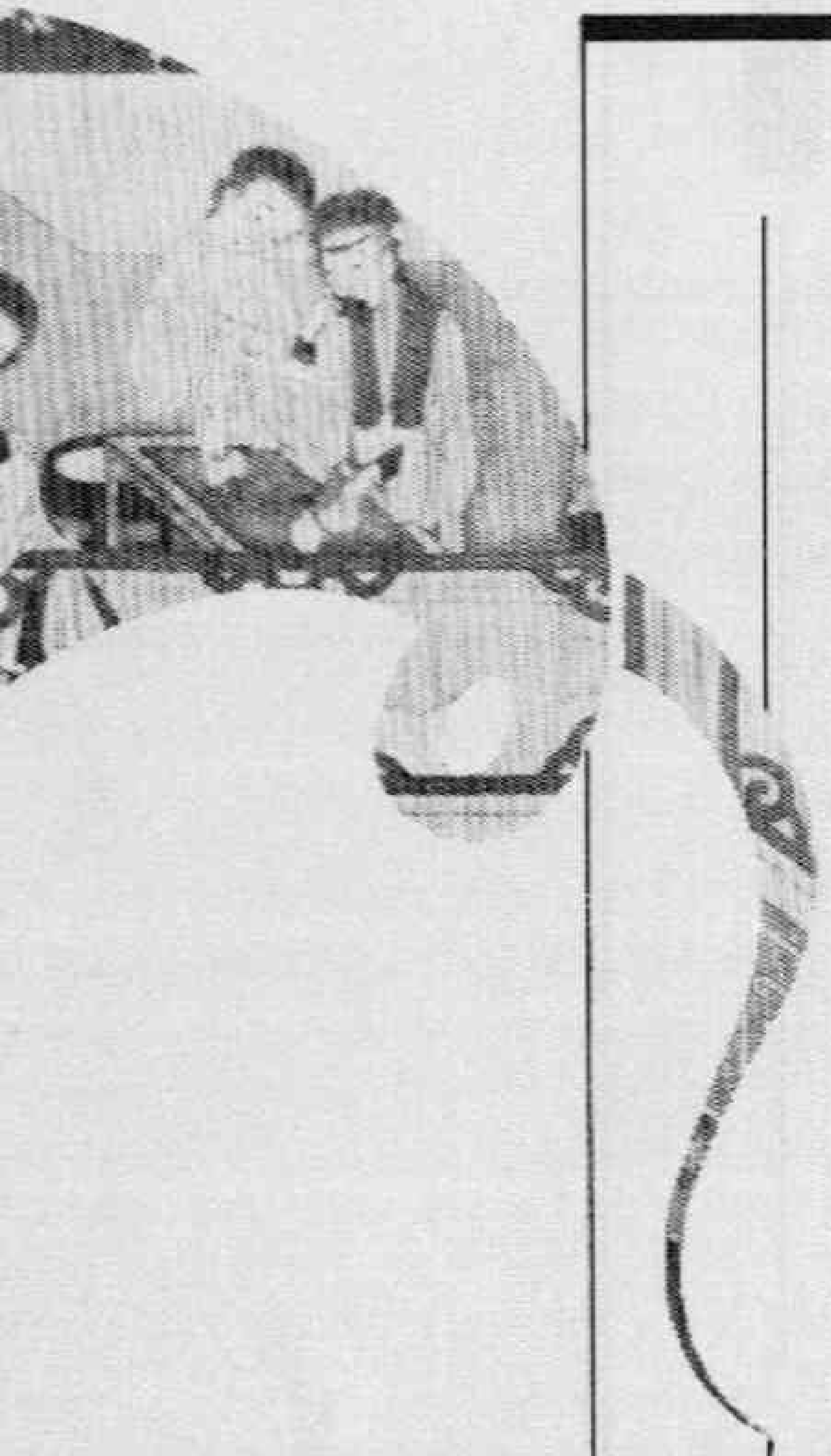
「如何？」未央生道。

未央生抬起頭，看到賽崑崙張着口呆在那裏，更是洋洋得意。

賽崑崙的表情，從吃驚轉爲好笑。

哈，哈，哈，賽崑崙忍不住笑起來。





未央生愕然。

哈，哈，哈，哈，賽崑崙更是大聲地笑個不停。

「大……大哥，你，你笑些甚麼？」未央生急着問。

賽崑崙一面捧腹一面說：「你這個人怎麼這麼不自量力！本錢這樣單薄，還想去偷人家的老婆？能保得住自己的妻子，已經是很不容易了！哈哈哈。」

「雖然不算雄偉，但是也從沒有被睡過的女人嘲笑！」未央生極爲不滿。

賽崑崙擦着眼淚：「自然，經你破瓜的處女，懂得甚麼大

小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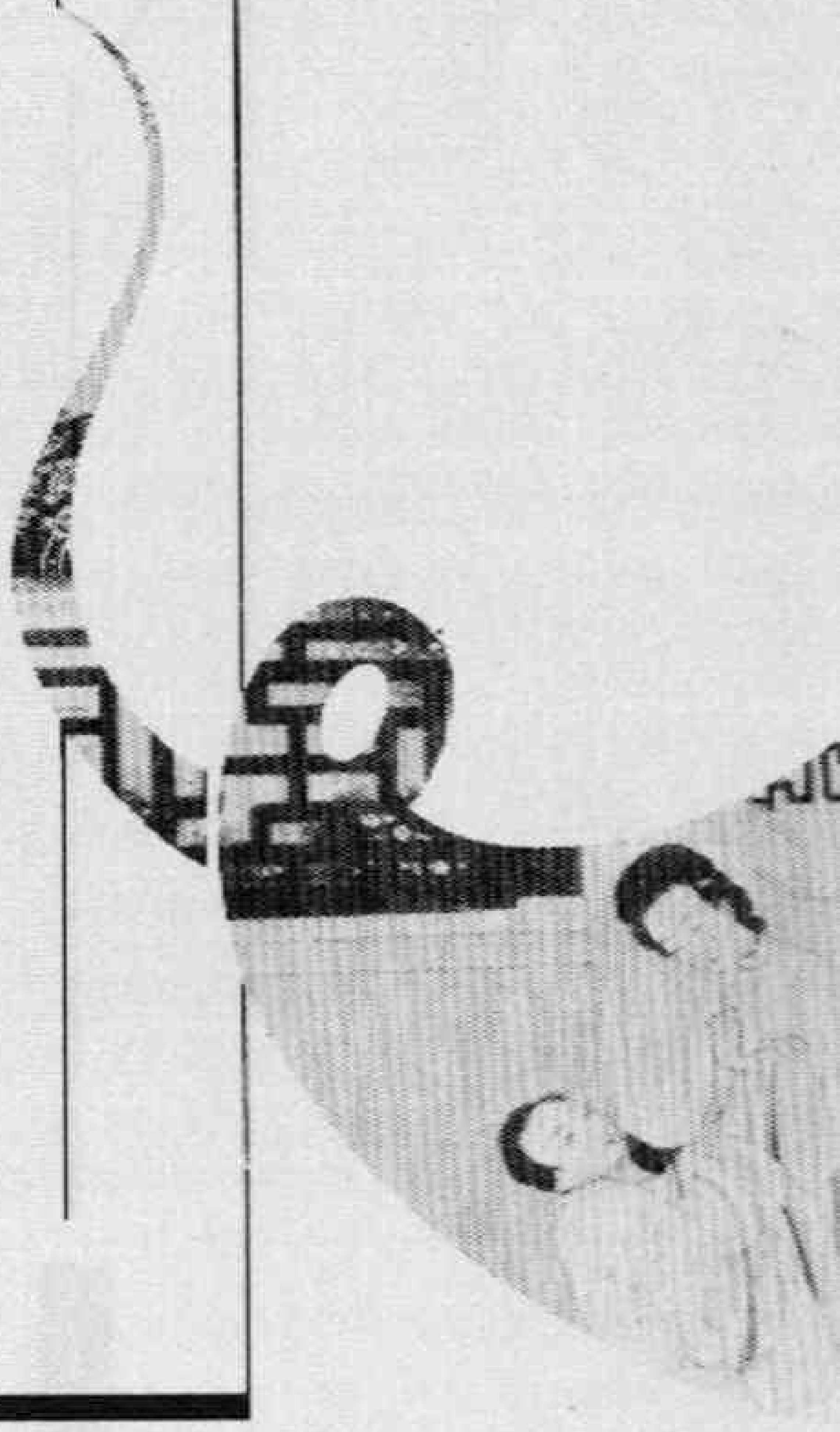
「但是玩過的丫環，青樓的美女，也曾經被喝采，不至於那麼沒用吧？」未央生高傲地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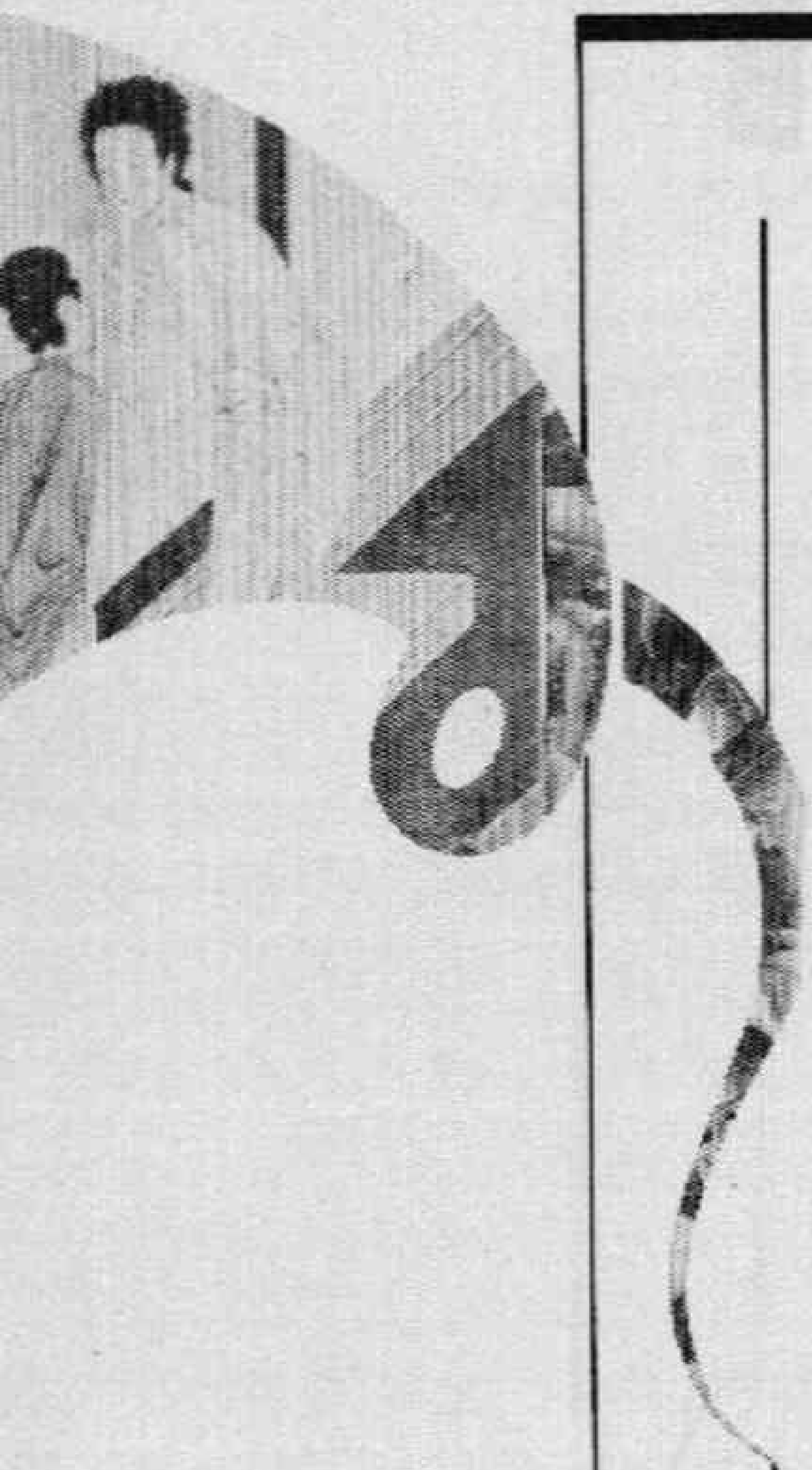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花錢、用勢力去找的女人，當然也會奉承你幾句，實不相瞞，我見過男人的東西很多，從來沒有，沒有這般……這般……」賽崑崙找尋字眼：「這般……雅緻的！」

哈哈哈哈，賽崑崙笑得差點由椅子上跌下來。

未央生氣得臉都發青。

賽崑崙走前，拍着他的肩膀：「別生氣，本錢是天生的，





怨也怨不得，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話，日後只管多留意別人的那話兒，就可以知道自己的份量了！」

未央生還是懊惱，但沉住氣，轉變話題：「大哥，剛才講的那個賣絲綢的女人……」

賽崑崙連忙撒手搖頭：「別再提了，只當我沒說過！」

「好，好，算了，算了！」未央生無奈到極點。

賽崑崙用手指着未央生，再次忍不住：哈，哈，哈。

未央生悻然說不出話來。

賽崑崙知道已傷了他的自尊心，神情誠懇地抱着未央生的

肩膀：「你的才貌是第一流的了，但是外表不過是偷女人的引子，入門之後，靠的是眞本事，在牀上總不能只是吟詩作對，豈可學蘇東坡在女人肚子上寫字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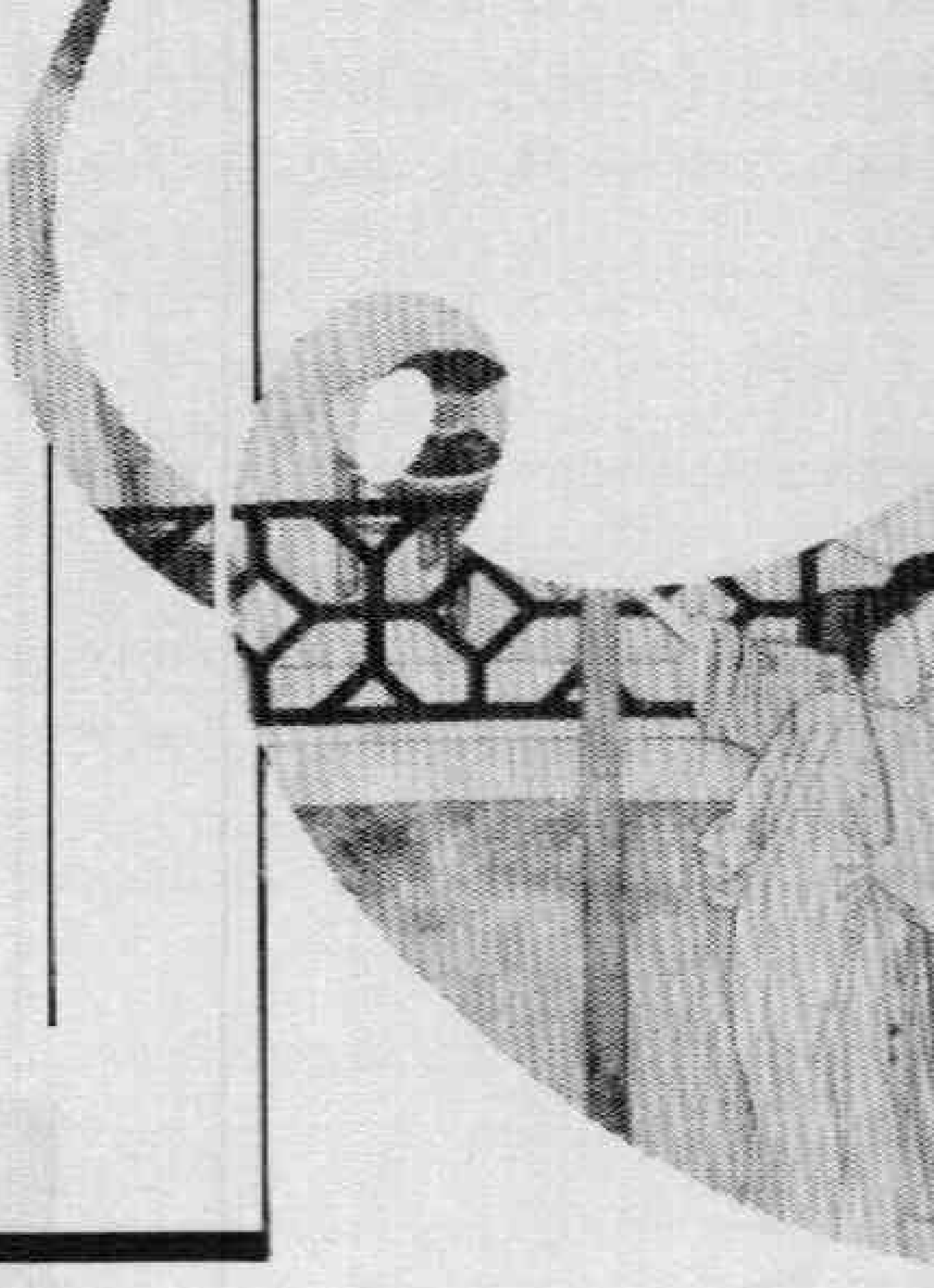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冷靜下來，垂頭：「這個道理我自然知道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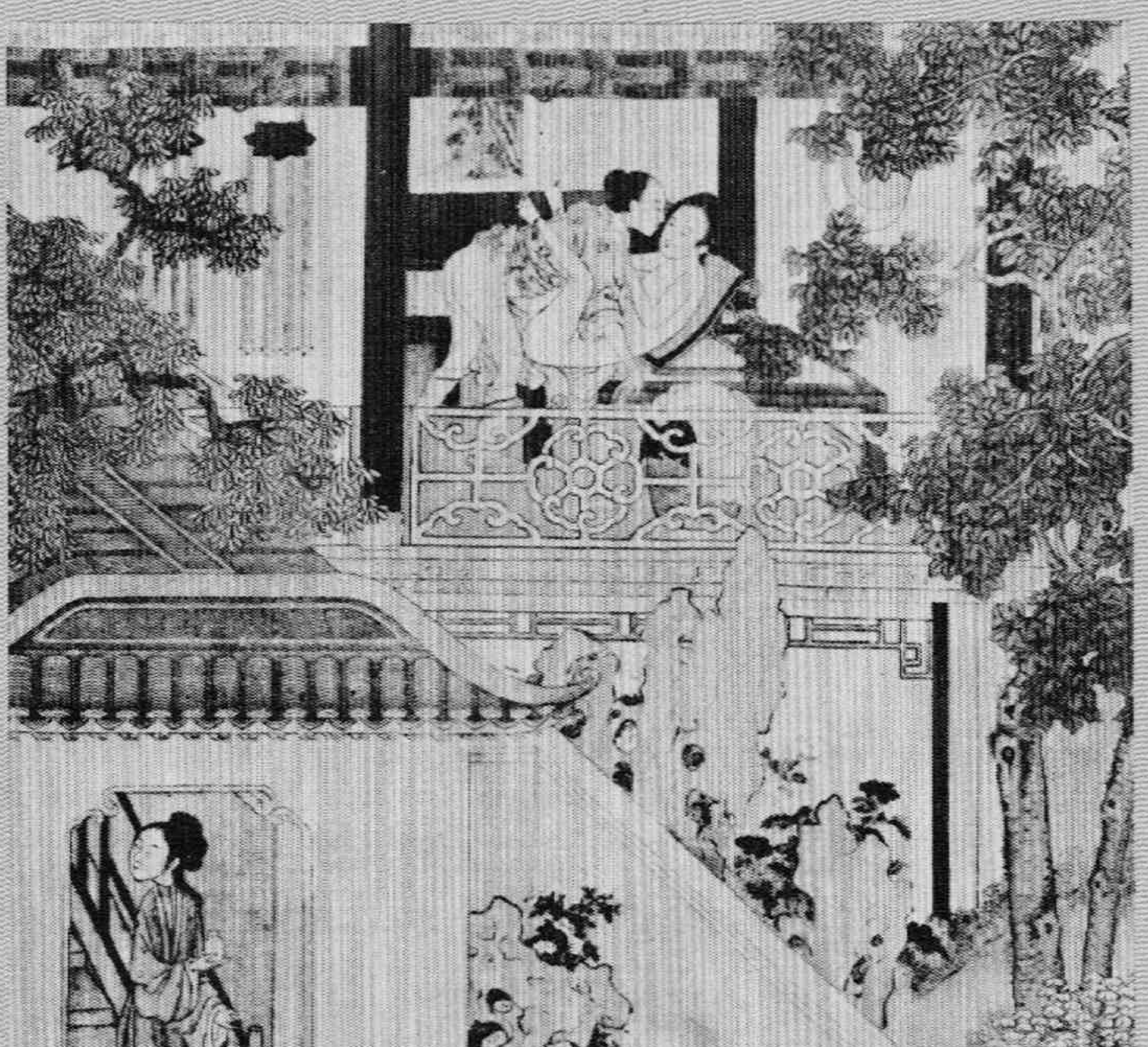
賽崑崙向未央生拜別，走到門口，再次掩嘴。

■

公厠中，未央生故意看別的男人，他們打了一個震後走出，沒有發覺未央生在看。

未央生愕然，低頭，神情懊喪。





■ 浴池中，水氣瀰漫，未央生浸在池裏，露出一個頭。唰的一聲，旁邊的大漢站起，對正了他，未看得目定口呆。正要爬出浴池，門打開，一羣赤裸的男人走進來，搖搖晃晃，未趕快把頭轉向一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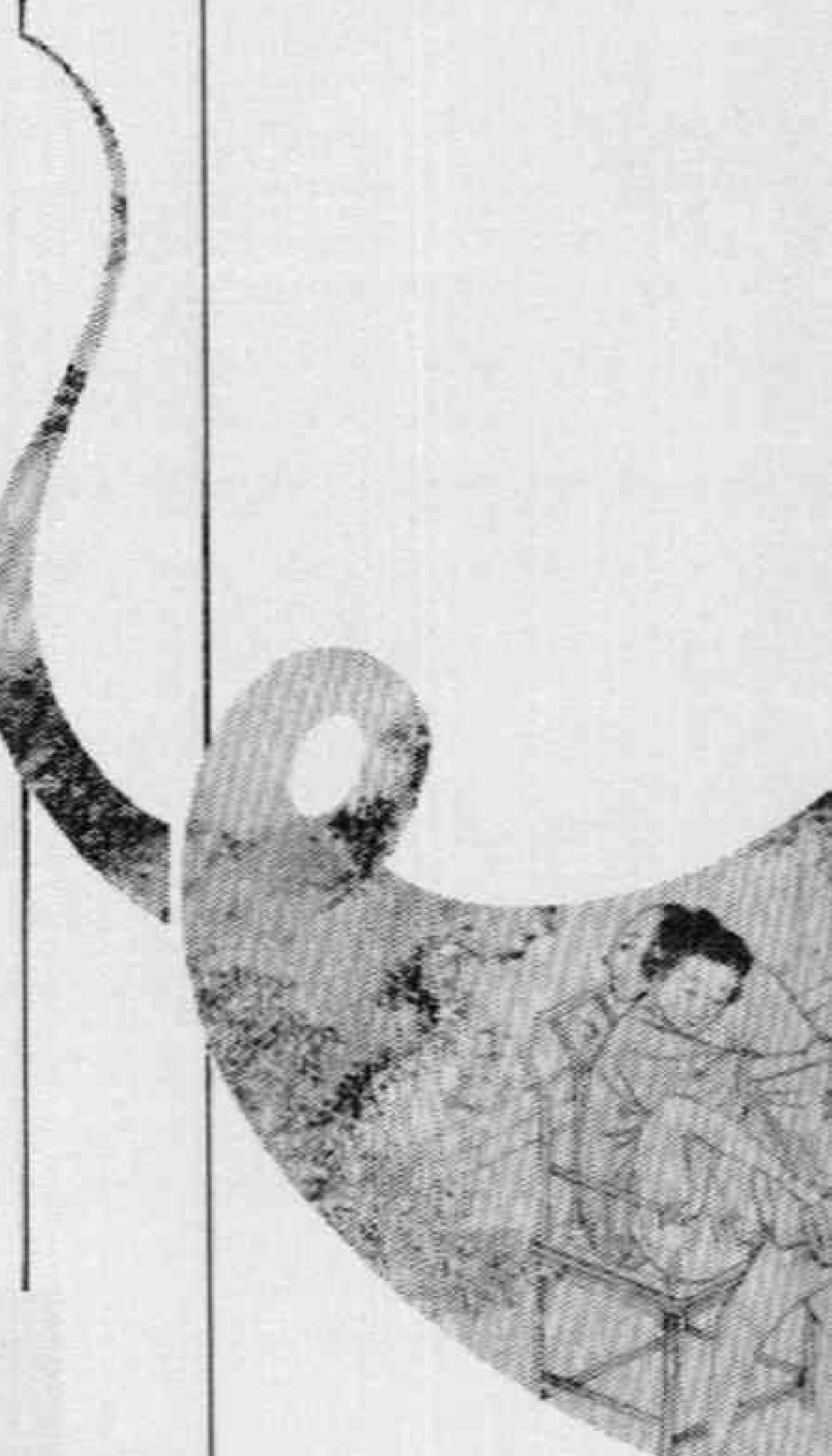
■ 街道，未央生整理衣領，由浴室走出，無精打采地上路。幾個婦女走過，被未央生吸引，向他打眼色。未央生連看也不敢看，匆匆走前。

「客官慢走，要好絲綢，請過來看看。」一陣嬌柔的聲音傳來，極爲動聽。

未央生即刻停步，轉頭，走回剛才經過的店鋪。門外掛着一條竹簾，隔着簾子看不清楚，只見門裏坐着一個女人。

隨風吹動，竹簾慢慢地掀開一角，坐在櫃台後的女子面部紅光灼灼，白焰騰騰，像珍珠寶貝，有一道光芒從裏面射出來一樣。

未央生看得怔呆，不由自主吸氣。



櫃台後的女子轉頭，走進店後。

忽然有人拍了未央生的肩膀一下，未央生還盯着那女人的背影，目定口呆。

「哼咳！」

未央生轉頭。

啊，是個奇醜無比，整身像一塊肉的女人，向他擠眉弄眼。

未央生嚇得手足無措。

醜婦向未央生咧嘴笑。

未連連後退。

「你盯着權老實的家，是不是想買絲綢？」醜婦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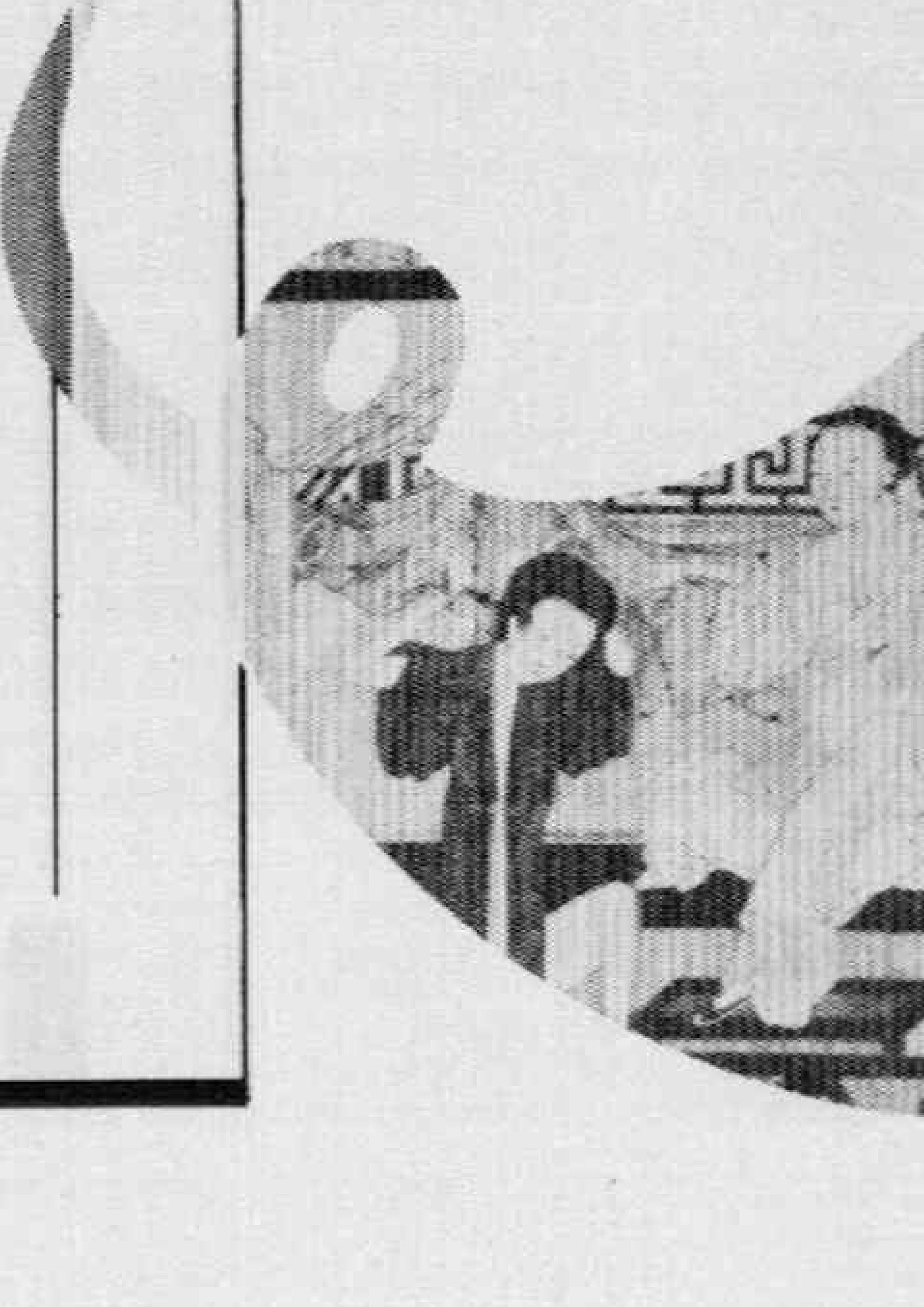
未震驚之下，點點頭，指着對面：「剛才……剛才在那裏的是權老實的妻子？」

「可不是？」醜婦答腔。

未央生失聲地自言自語：「大哥沒有騙我，的確是天下難得的美人。」

「你說甚麼？」醜婦挨過來。

未央生即刻轉身，像見到鬼一樣連走帶跑地溜得遠遠。



醜婦一副想把未央生吞下肚子去的貪婪模樣。

■

炎炎烈日。

未央生額上汗珠滴滴，有點頭昏，轉入一條小巷，靠着牆喘氣。

汪汪的叫聲，一雙狗衝過未央生身邊，把他又嚇得一跳，正要定下神，又有一個奇裝異服的人手舉利刀追着狗，擦過未央生遠去。

未央生閉上眼睛，拉開衣領，顯得很辛苦，又想起懊惱

事，用頭撞牆，垂首看着自己的胯下。

「天性風流？樣貌俊俏？又有甚麼用？又有甚麼用？」未央生雙拳打擊着牆：「不如一刀割掉算了！」

「千萬不可，你又不是想去當太監！」

高牆上，賽崑崙金鈎倒掛下來，看着未央生。

未見是賽，神情較爲鎮定，賽崑崙自牆上翻身跳下，瞪着未，同情地搖頭。

「那賣絲的女人果然絕色，可惜我，可惜我，可惜我……」未央生苦澀，難過地說。

賽崑崙見狀，也心酸。

未央生含着眼淚，捉住賽崑崙的手：「大哥，你見識多，可有甚麼法子讓我再想活下去？」

賽崑崙眼角也有淚，神情爲難，但不堅決拒絕。

撲的一聲，未央生跪了下來。

賽崑崙連忙將未央生扶起，嘆了一口氣：「你要是眞的有決心，我認識一個人，也許他有辦法。」

「那人是誰？他在哪裏？」未央生急急忙忙地問。

賽崑崙望道遠方：「就是剛才追着狗跑過的那個術士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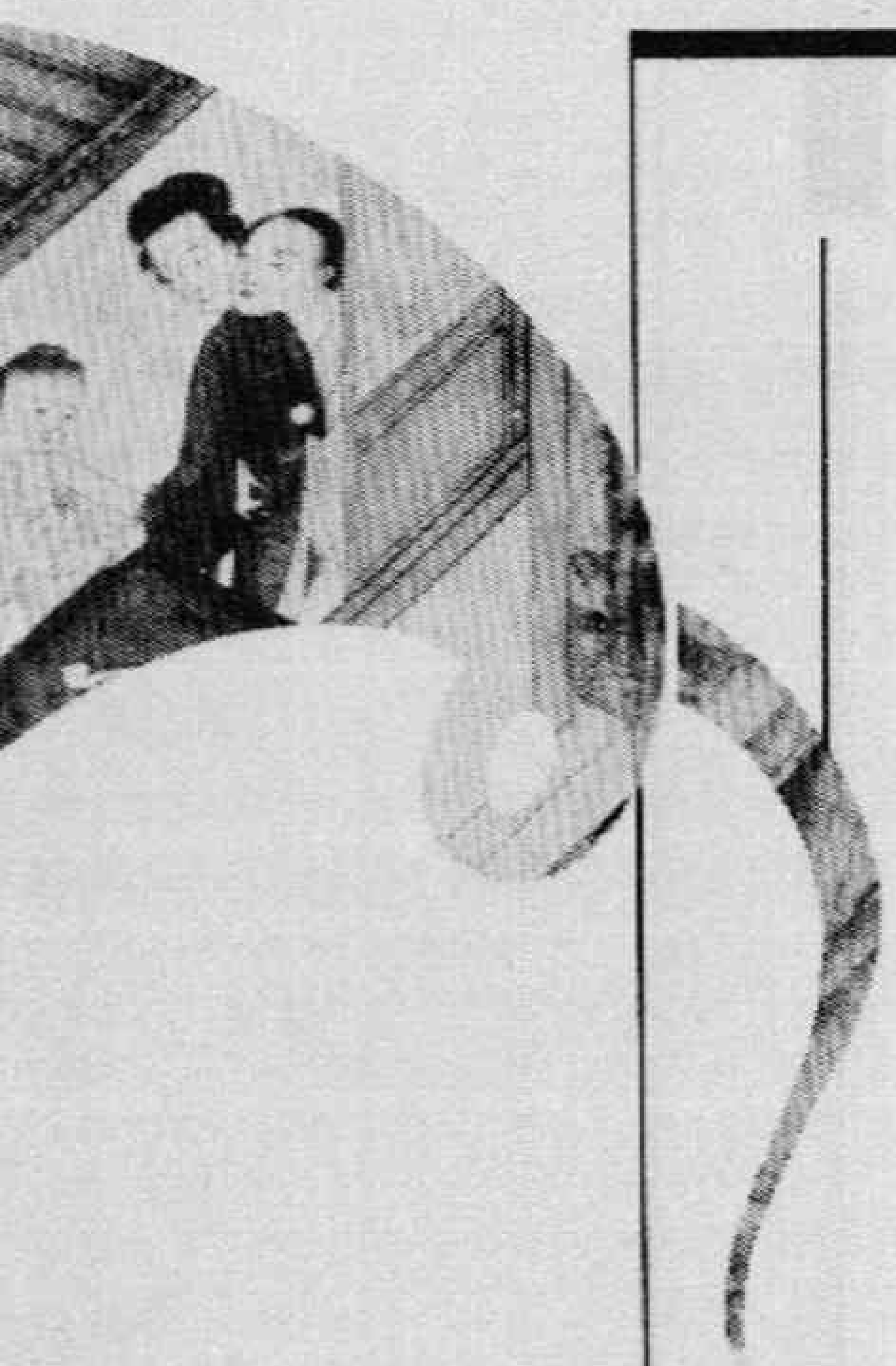
（六）

■夜。

咔嚓，咔嚓。房中，術士用火石敲擊，點着燈芯。

油燈照着未央生的臉，充滿希望地看着術士。術士相貌奇偉，是個童顏鶴髮的老人。

術士家裏牆上掛滿了星座圖和人體解剖圖。他在銅盆中用水洗手，擦毛巾。



「你的東西，確是短小了點。」

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可有甚麼法子……」未央生急得說不出話。

術士沉吟：「法子不是沒有，可是不知道你熬不熬得住，拚得不拚得命！」

「我現在這個樣子，恨不得一頭撞死，一刀割掉，還有甚麼拚不得，熬不住？」未央生咬牙切齒地說。

術士望着未，未神情極堅決。

「好吧。」術士由藥籃中取出一條黃瓜，一根紅蘿蔔來。

未央生看得莫名其妙。

「有一個仙方，可以改造。用一隻雄狗，一隻雌狗，先使到牠們交配，等到雄狗正在興奮的時候——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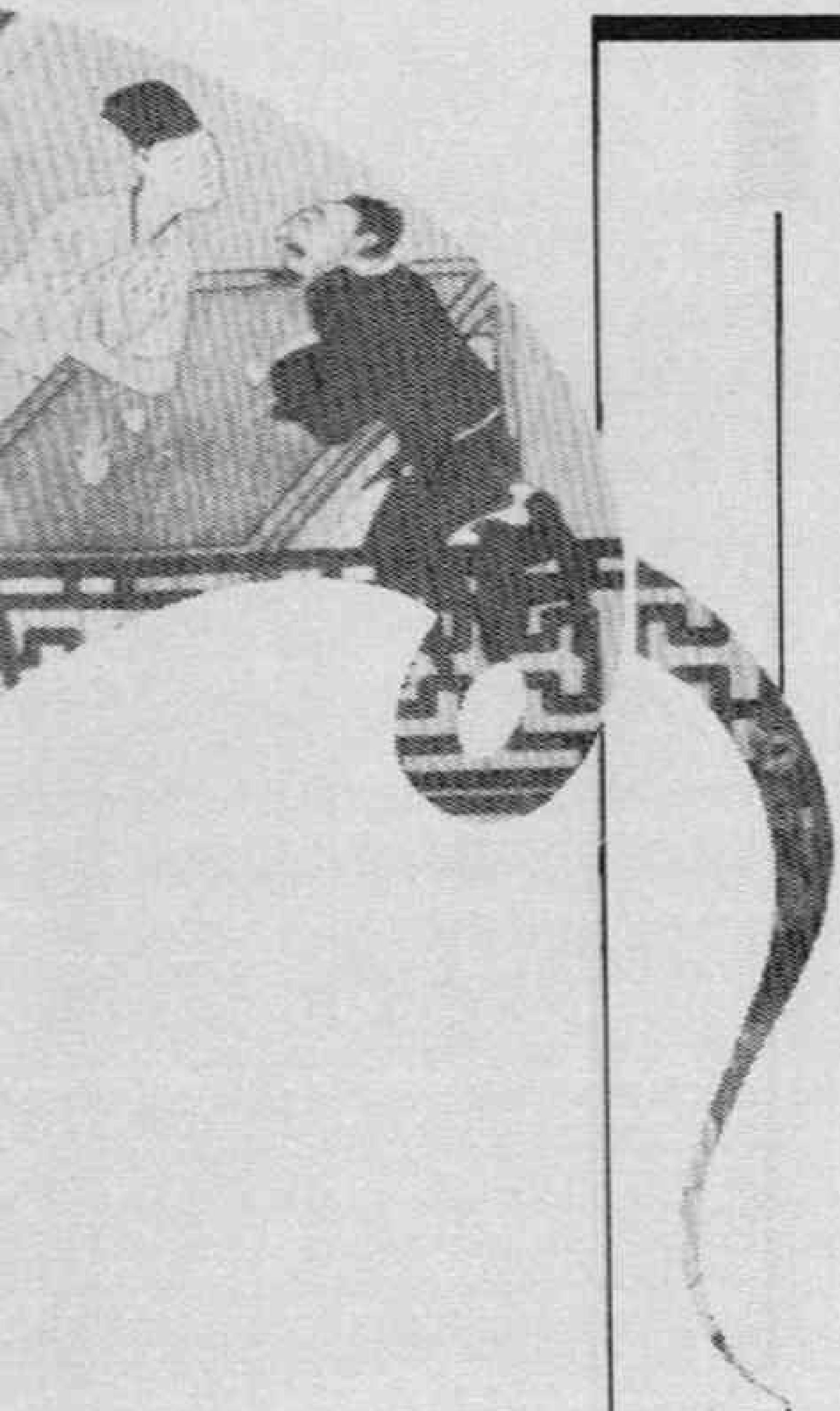
術士說到這裏，陡然取出一柄利刀，嗖的一聲，將紅蘿蔔切斷示範。

未嚇得一跳。

「狗的東西是極熱的，漲大之後，可達數倍！」

未央生駭然：「將我的換上？」

「不是！」術士說完取起黃瓜，迅速地剖開四個縫，又將



紅蘿蔔切開四瓣，把紅蘿蔔塞入黃瓜縫中。

未央生看得目定口呆。

「使狗鞭和你的聯爲一體，完成之後，不但粗大過人，而且能漲大到令人難以置信，敢說是世間第一男子！」

未聽了即刻下拜，但被術士攔住，未又焦急又失望。

「我只要風流，不顧生命，只管替我做去！」未央生喊着。

術士吸一口氣：「你還得忍，做完後三個月不近女色！」

未央生滿口答應：「一定！」

術士見他堅決，終於點頭。未央生狂喜，連連叩頭。

「想請教師父，這個方法是由哪一位傳授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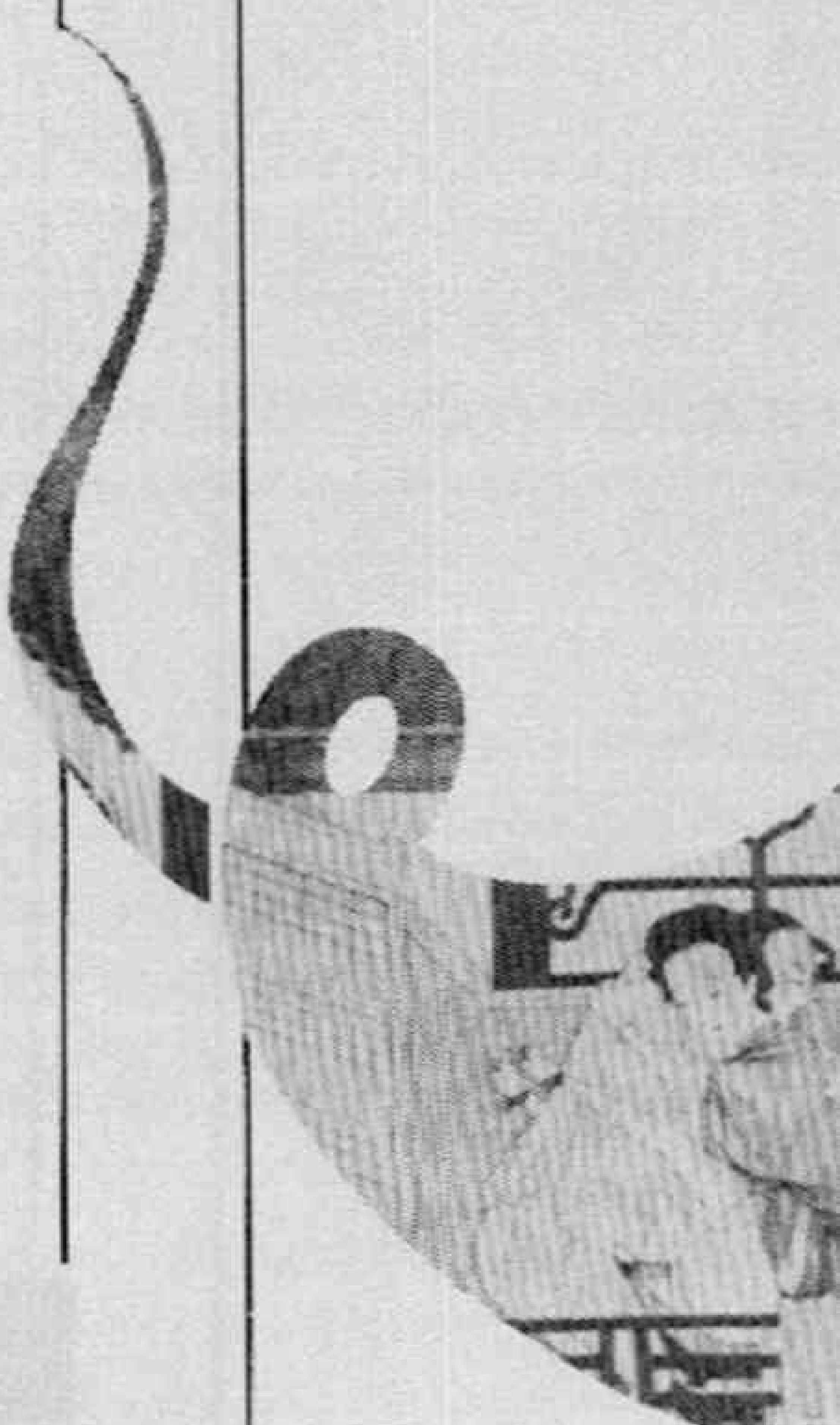
術士懶洋洋地說：「書上來的，我也是第一次試試罷了。」

未央生瞪大了眼。

■

日。

院子中。



兩個書僮用力想拉開雄狗，牠痛得狂吠，聲音驚天動地。

術士手執利刀，站在一邊。

利刀閃閃生光。

兩書僮終於把雄狗拉開，術士揮刀，血濺在他臉上，拿了東西，術士飛奔入房。

■

房中，未央生全身赤裸地躺在牀上，身上插着許多金針。

術士急促走近，向站在牀邊的賽崑崙做一眼色，賽即刻按住未。

「雖然有金針刺着鎮痛，但是還是要强忍一會兒。」術士解釋。

未央生堅決地點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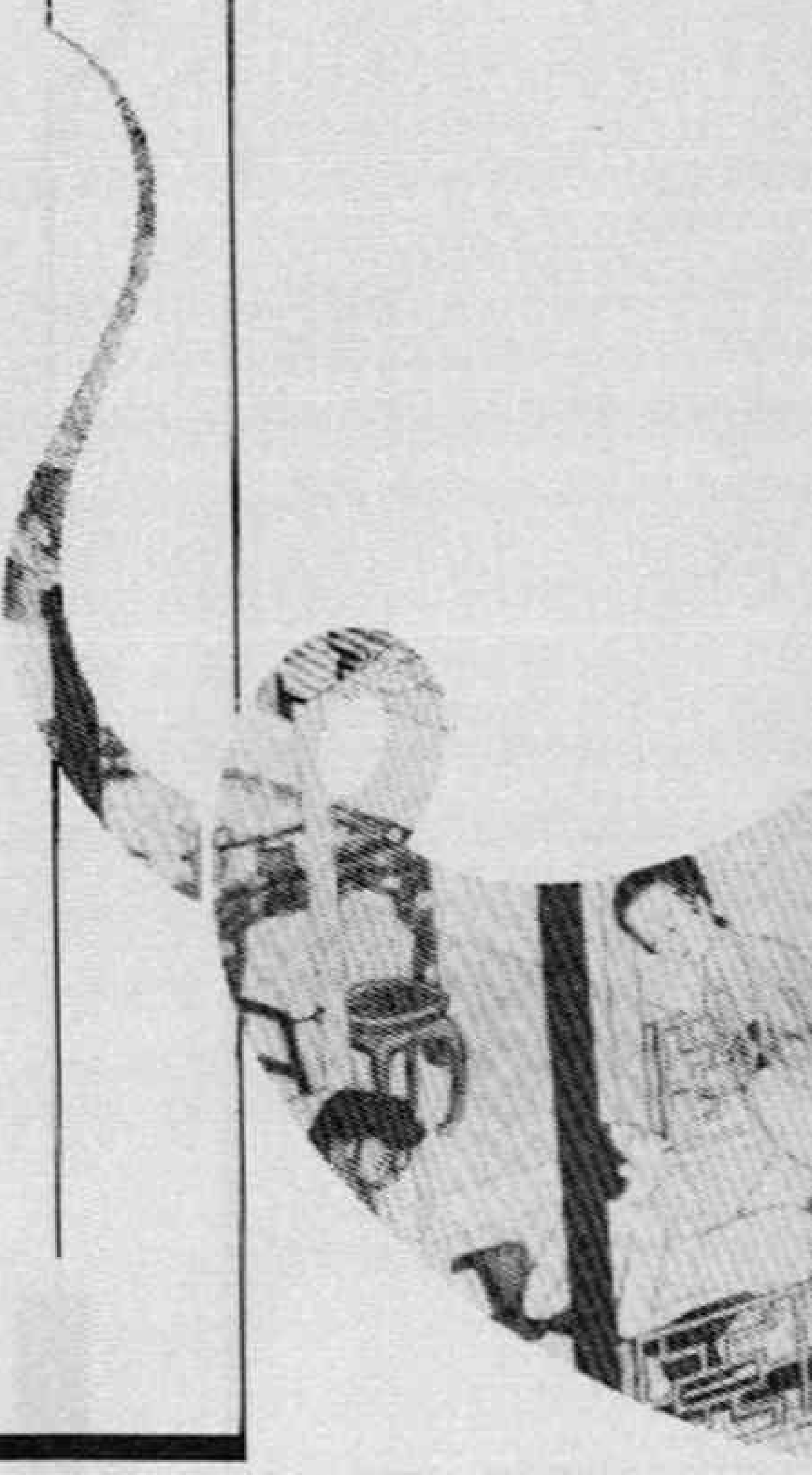
「啊！」的哀鳴，未央生終於忍不住地叫出，術士滿頭大汗，用汗巾將未央生的傷口包紮起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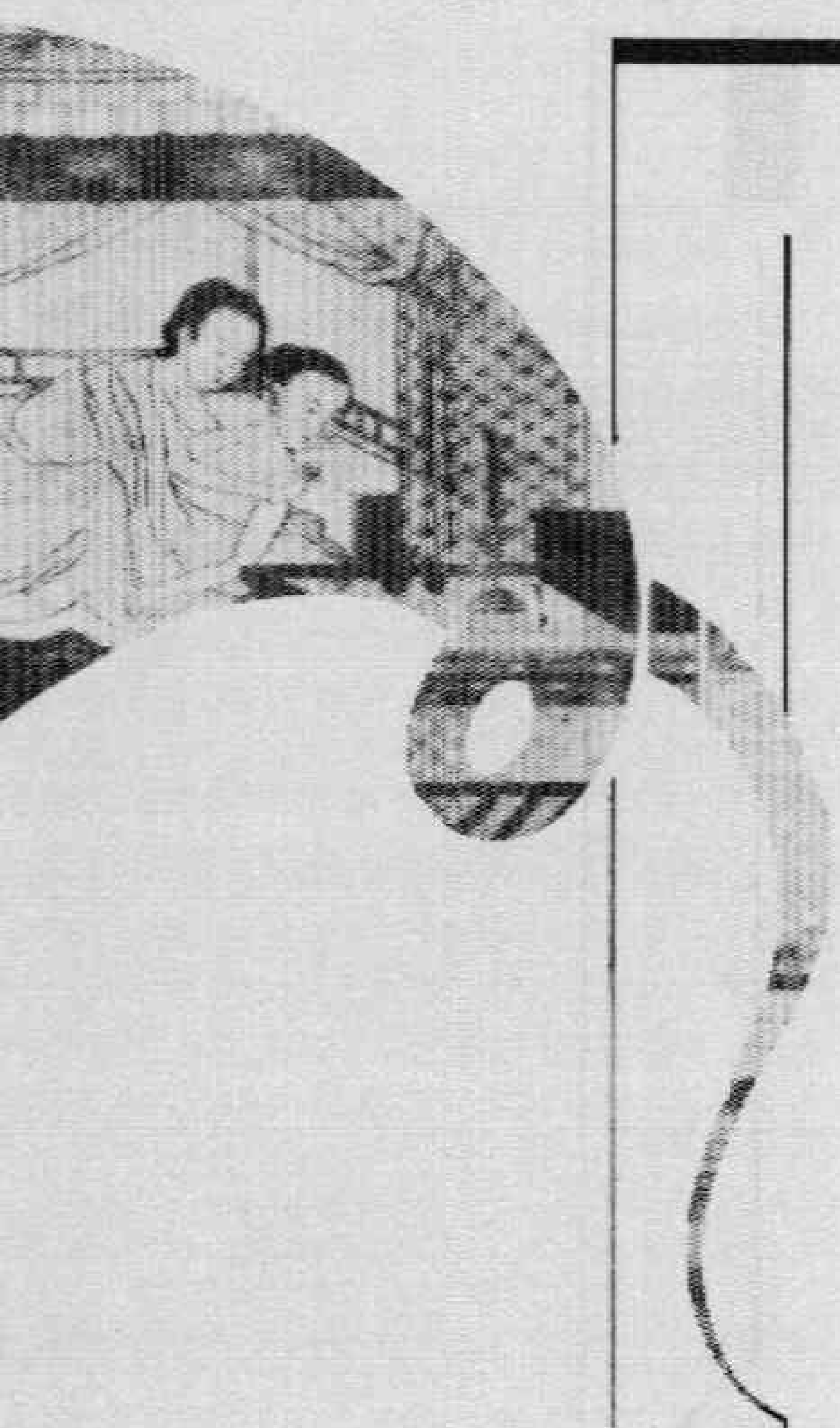
■

楓葉飄零。

雖然有點寒意，但陽光普照，今日，是個回陽天。

未央生在房內緩慢行，他的腰間綁着兩枝筷子，褲穿在





外，用筷尖頂着，避免磨擦到傷口。

「施術之後，已經九十天，可以看看情形如何了。」賽崑崙關心地向未央生說。

未點點頭，神情有點緊張，但故作輕鬆地：「上次給大哥看了，恥笑一番，這次還是我先看看再說。」

說完轉身將白布簾一拉，遮住身體，褪下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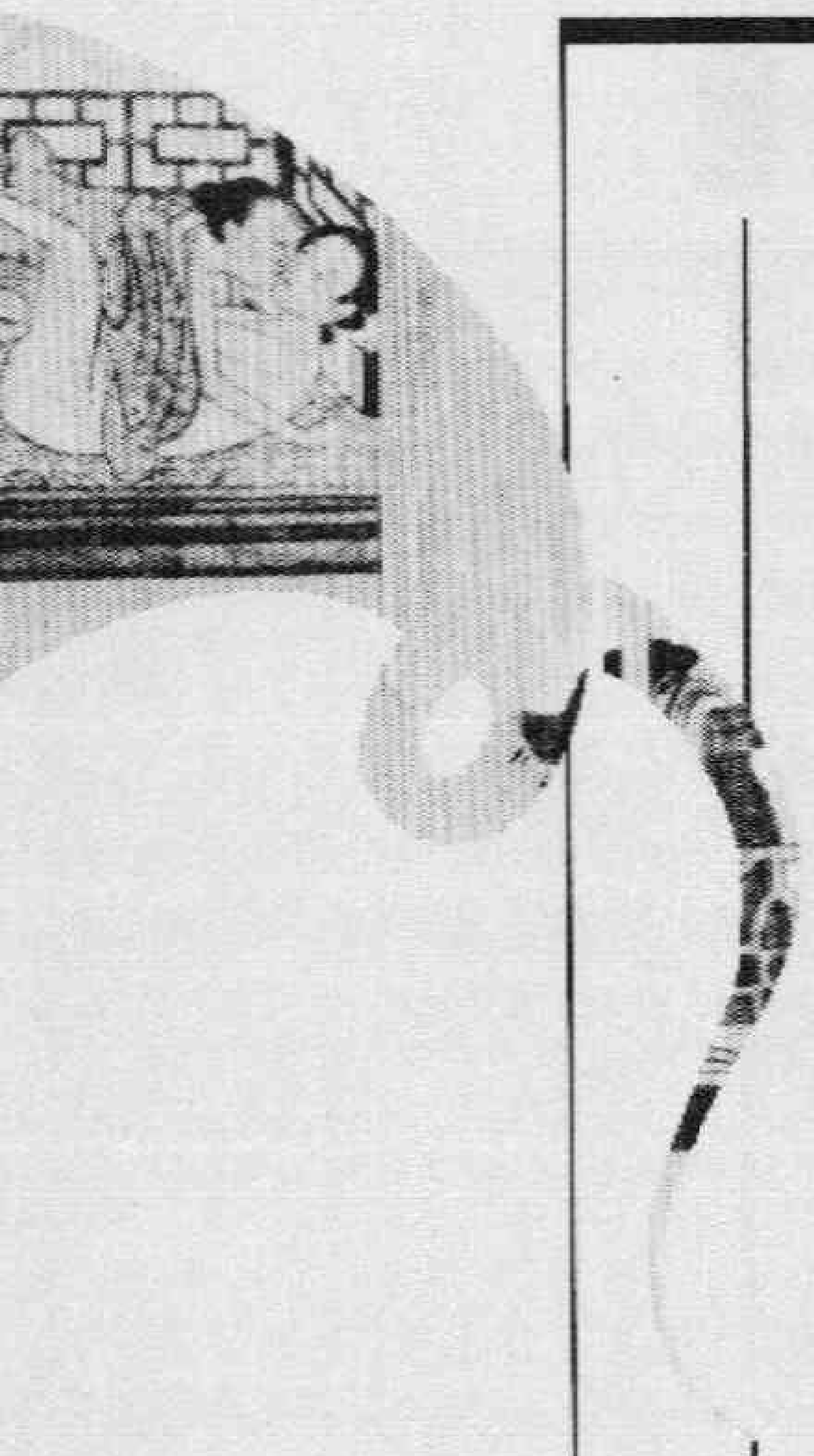
陽光的照耀下，投出未央生的剪影。

未央生自己低頭看，吃驚的表情。

外面賽崑崙也看得張大了口。

白布簾中映着未央生巨大的影子，仙樂似天上傳來。

（七）



■

街道，兩人直奔權老實的絲綢店。

「兩位要買絲，請稍坐。」權老實的妻子作冷淡的招呼。

未央生和賽崑崙坐下，未央生已有點神魂顛倒，乘她拿絲綢到眼前時，伸手摸絲，不經意地與她的手接觸了一下，但對方一副全不在意的樣子。

「好，好！這絲本來已經夠白了，可是和老闆娘的手一

比，卻又焦黃了一點。」未央生露骨地讚美，但語氣並不輕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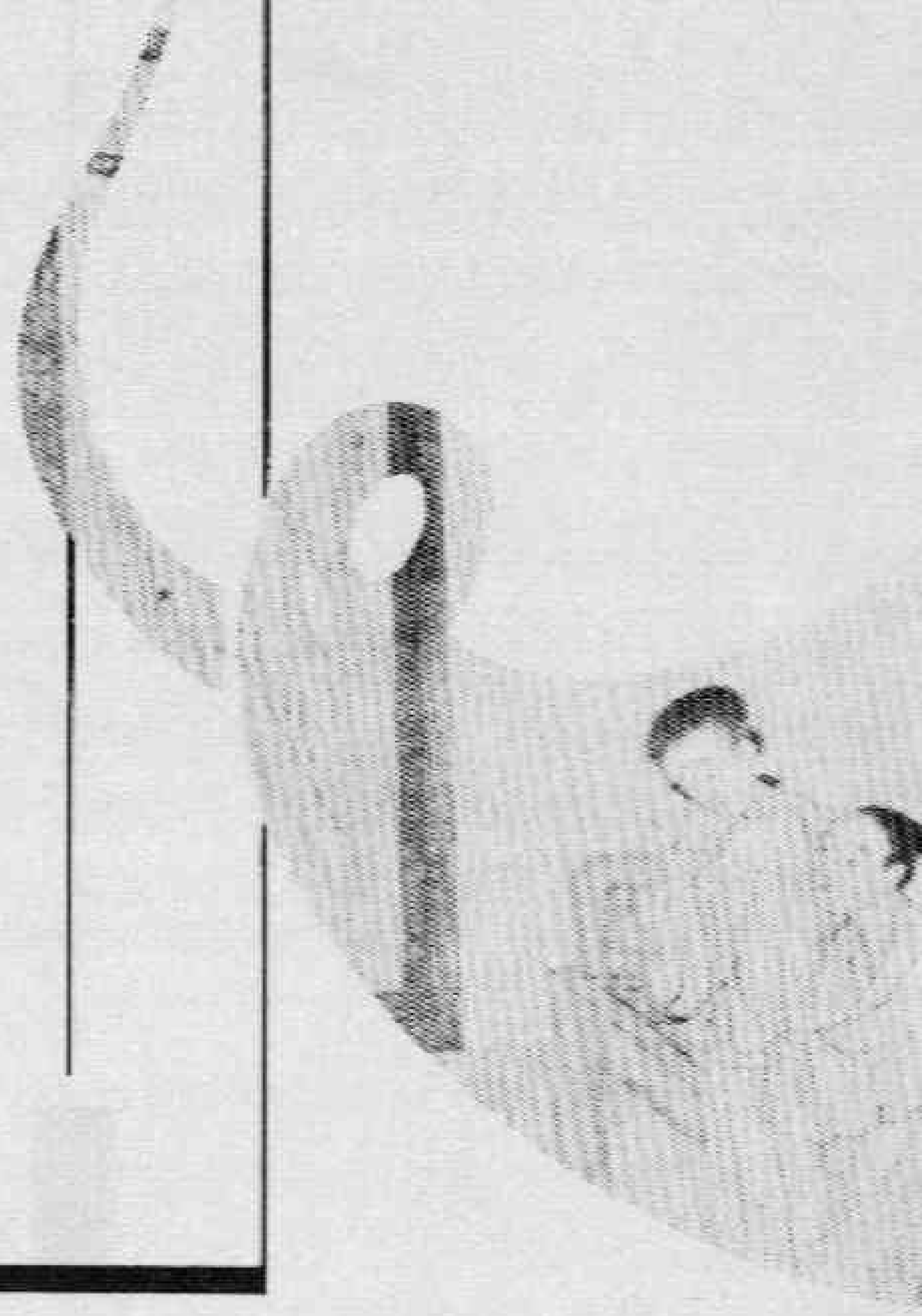
「相公說笑了。」對方還是十分端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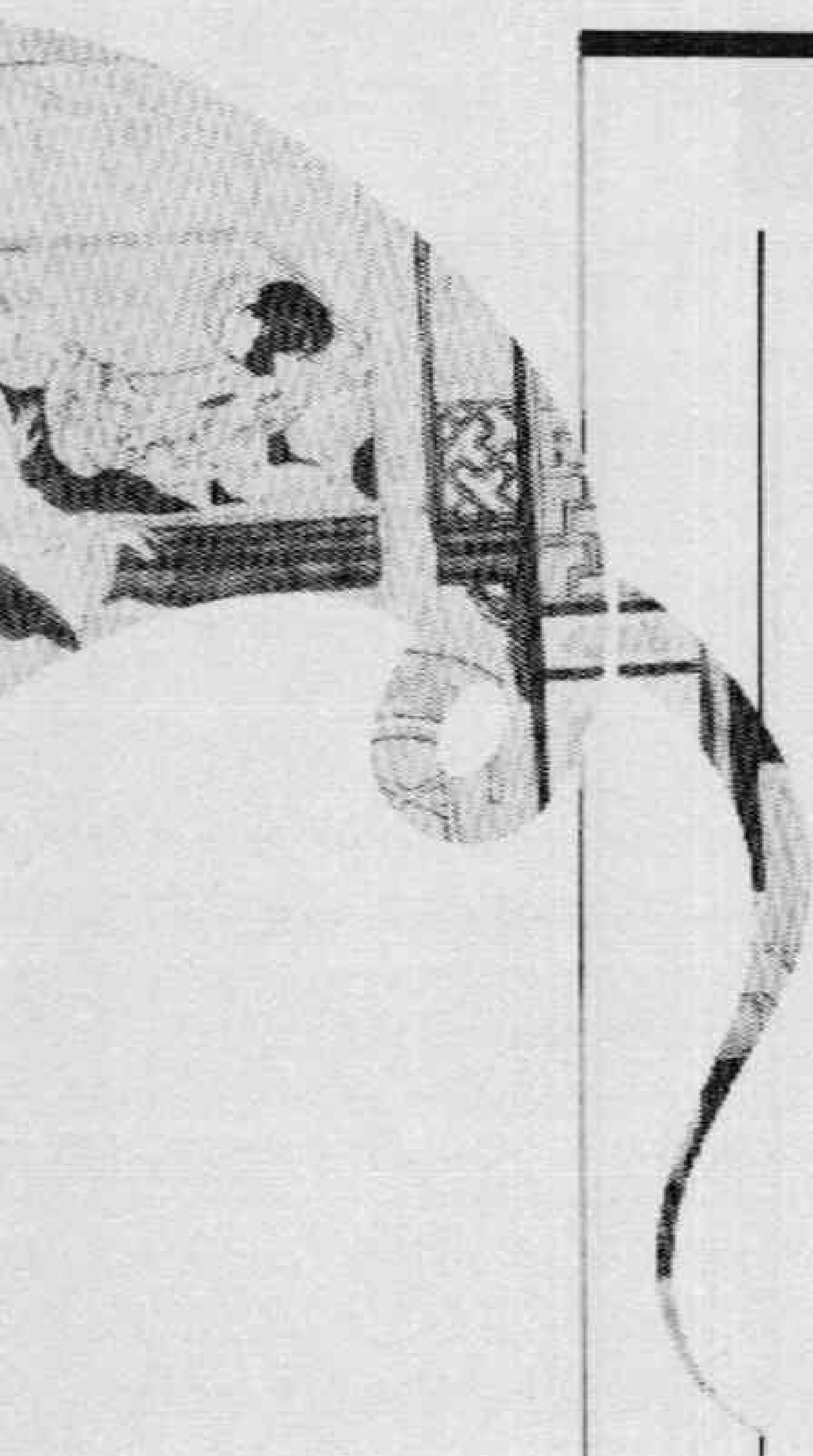
賽崑崙又重施舊技：「老闆娘，上面的幾綑，一起拿下來看看。」

「別老闆娘來，老闆娘去的。叫我豔芳好了。」豔芳說完搬櫈子爬上，體態動人。

未央生看得出神。

突然，豔芳一個站不穩，要跌下來，未即刻衝上，抱住豔





芳，兩人眉來眼去。

稍定，未央生取出銀子：「這裏十兩，請過目。」

艷芳正經地：「這錠銀子，怕是中看不中用，我也找不開。」

「請您放心，我將銀子和絲布都放下，您找開碎銀之後，我今晚再來拿，這錠銀子，不是誇口，必定是表裏如一！」

艷芳瞟了未一眼：「如果是眞的，下次還可交易，不然，只此一次！」

未自信地笑着，艷芳伸出兩隻手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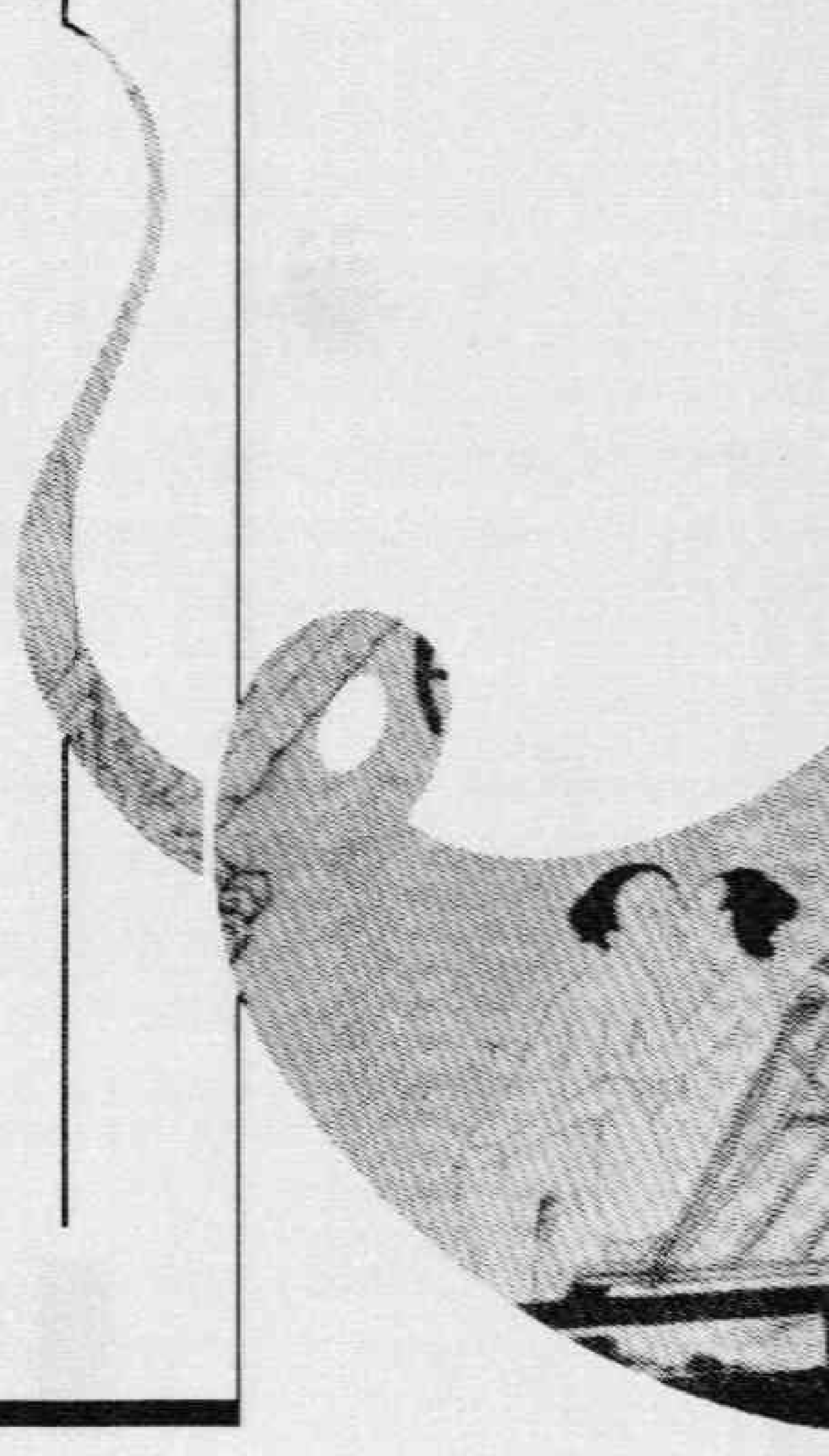
啄啄、空空！二更之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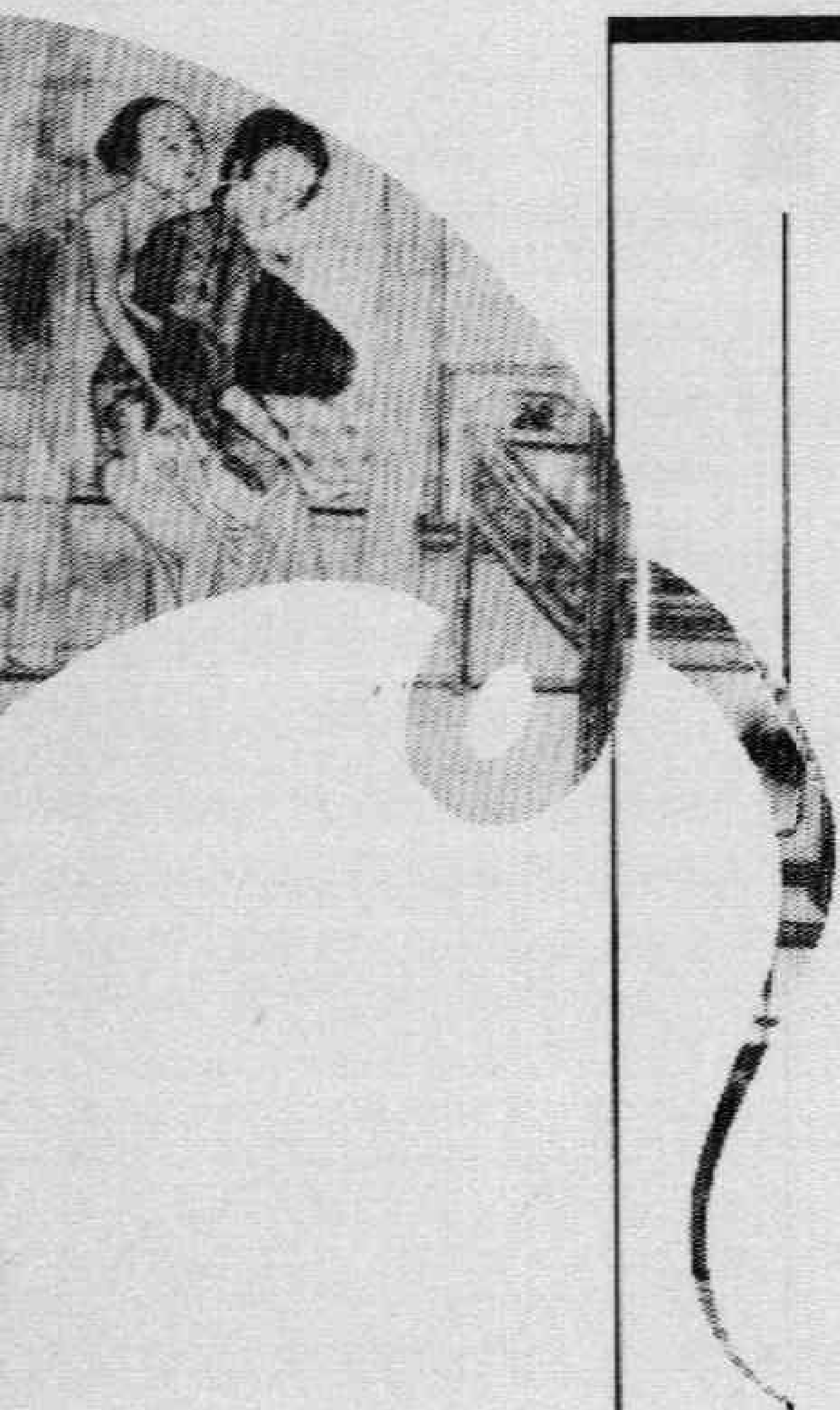
窗推開，未央生跳進來，月色映進房中。

牀上，躺着一個裸女，看不清臉容，但身體曲線極爲誘人。

未央生吸氣，急不及待，一面寬衣一面上牀。牀上婦人把他一抱，雙腿高舉。

動作越來越劇烈，女的呻吟聲也越厲害。啊的一聲，女的已達高潮。





房門突然打開，有人持燭進來，未抬頭一看，是美麗的豔芳，未央生大吃一驚，那睡在牀上的是誰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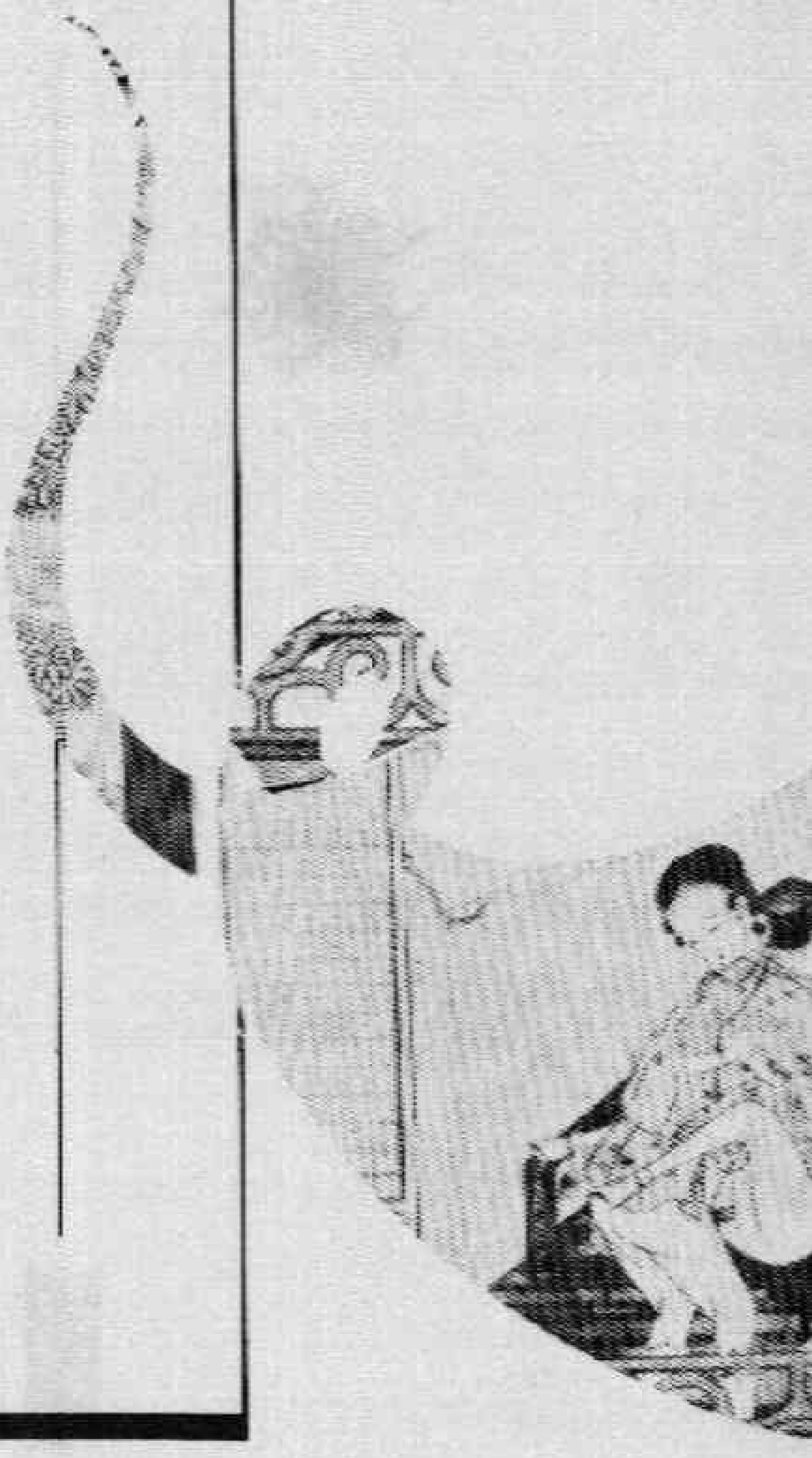
原來是那奇醜無比的鄰居。

「你……你是誰？」未央生驚問。

「我呀，我是她的替身。」醜婦一面指着豔芳，一面整理頭髮，臉上表情滿足，直望着未央生笑。

未給她笑得毛骨悚然，鷄皮疙瘩都豎了起來。

豔芳打着燭站在牀邊，看未央生那付窘狀，掩嘴嬌笑，彎腰不直。



未央生慌忙着急地逃下牀，那知給醜婦一把抱着，向豔芳說道：「你叫他再和我來一下。」

豔芳只是笑：「你先問他肯不肯，我倒無所謂。」說完直望着未。未大力搖頭。

醜婦喘着氣：「你叫我打頭陣，試試他的本錢夠不夠……他，他……眞是一等一的好貨色！」

未用力掙脫醜婦的擁抱，跳起來。

豔芳向未央生的下身一看，神情又驚又喜。

醜婦見狀，長嘆一聲，扭着身體下牀，她面容雖醜，但身

裁極好，背影也動人。

臨出門，醜婦轉身向未央生叮嚀：「我今晚能和你睡一次，一來是艷芳的好意，二來也是前世的姻緣，請你不要太寡情，以後有工夫，還得多多照顧！」

說完又對艷芳拜了拜，再道謝未央生，方才走出去。

未央生如醉初醒，如夢初覺，望着艷芳雪白的頸部，正想上前擁抱。

「你等一下。」艷芳在他的身邊細語：「我們先得做件重要的事！」

「還有甚麼事比這個更重要？」未央生嬉皮笑臉地，但豔芳已轉身走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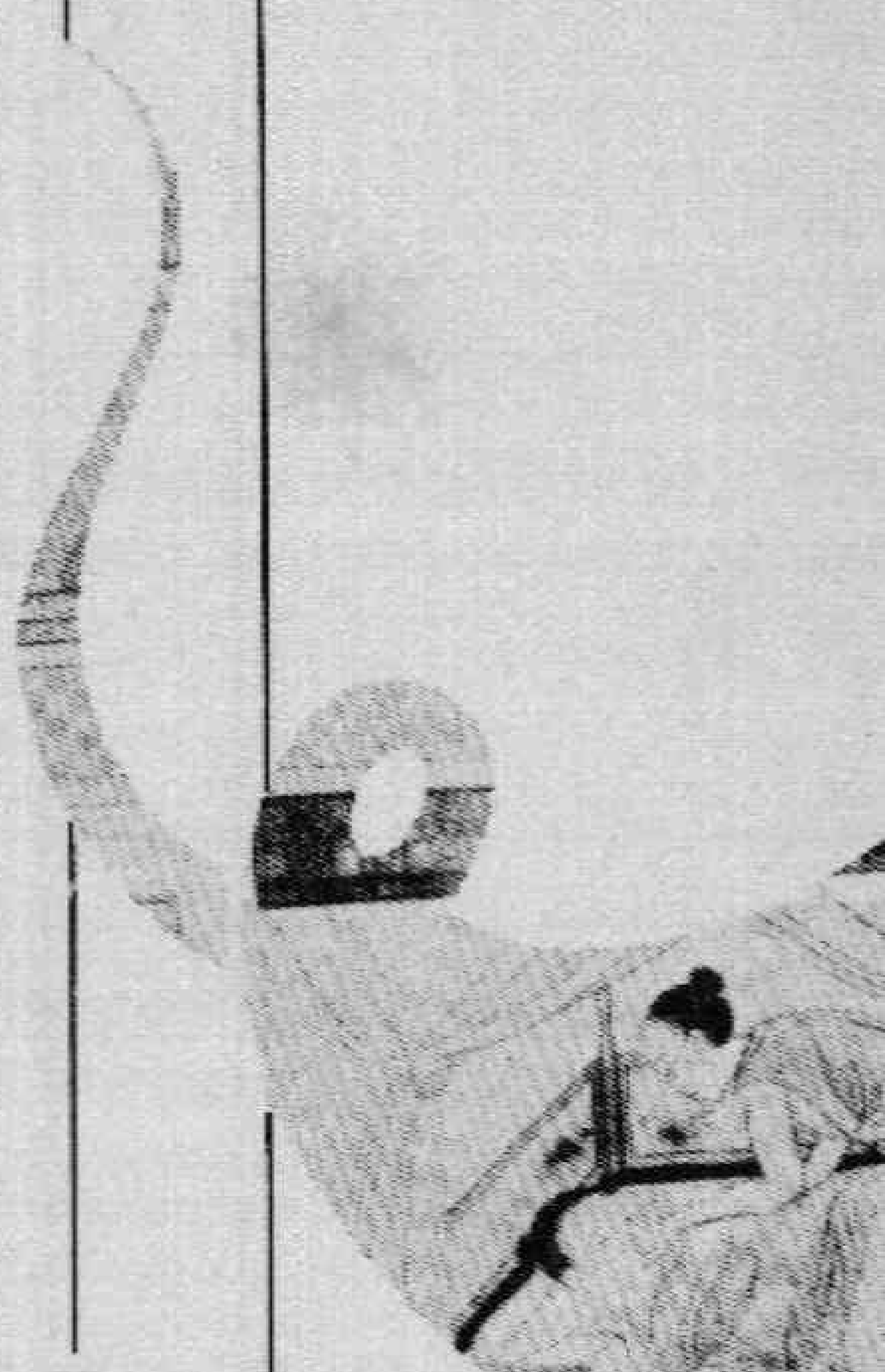
不消片刻，豔芳再進來，捧着水桶到牀前，向未央生說：「快起來洗洗，不要把別人身上齷齪的東西弄到我身上。」

豔芳先將毛巾放在枕邊，這是她的習慣。

未央生閉上眼睛，感覺到一對朱唇迎了上前，豔芳將一口清水遞到未的口中。

「別吞下，別吞。」豔芳低聲吩咐。未漱了口吐出。

豔芳用乾淨毛巾，仔細地替未央生洗濯，自己不禁看得呆



了。

未央生用手輕輕的將她的頭抬高，再扶她起身，褪下她的衣裙。

背着燭光，艷芳成熟到極點的身體清楚地映着。

未央生把枕頭拉近，讓艷芳坐下。

艷芳後仰的頭，左右擺動，神情欲仙欲死。兩人動作更狂。艷媚蕩絕倫，正要叫出，未央生用手掩住她的嘴：「鄰舍聽到，不太好吧？」

「隔壁……隔壁是廚房，外面一邊是空地，不……不要

緊。」艷芳喘着氣說完，狂呼一聲，綿綿不絕。

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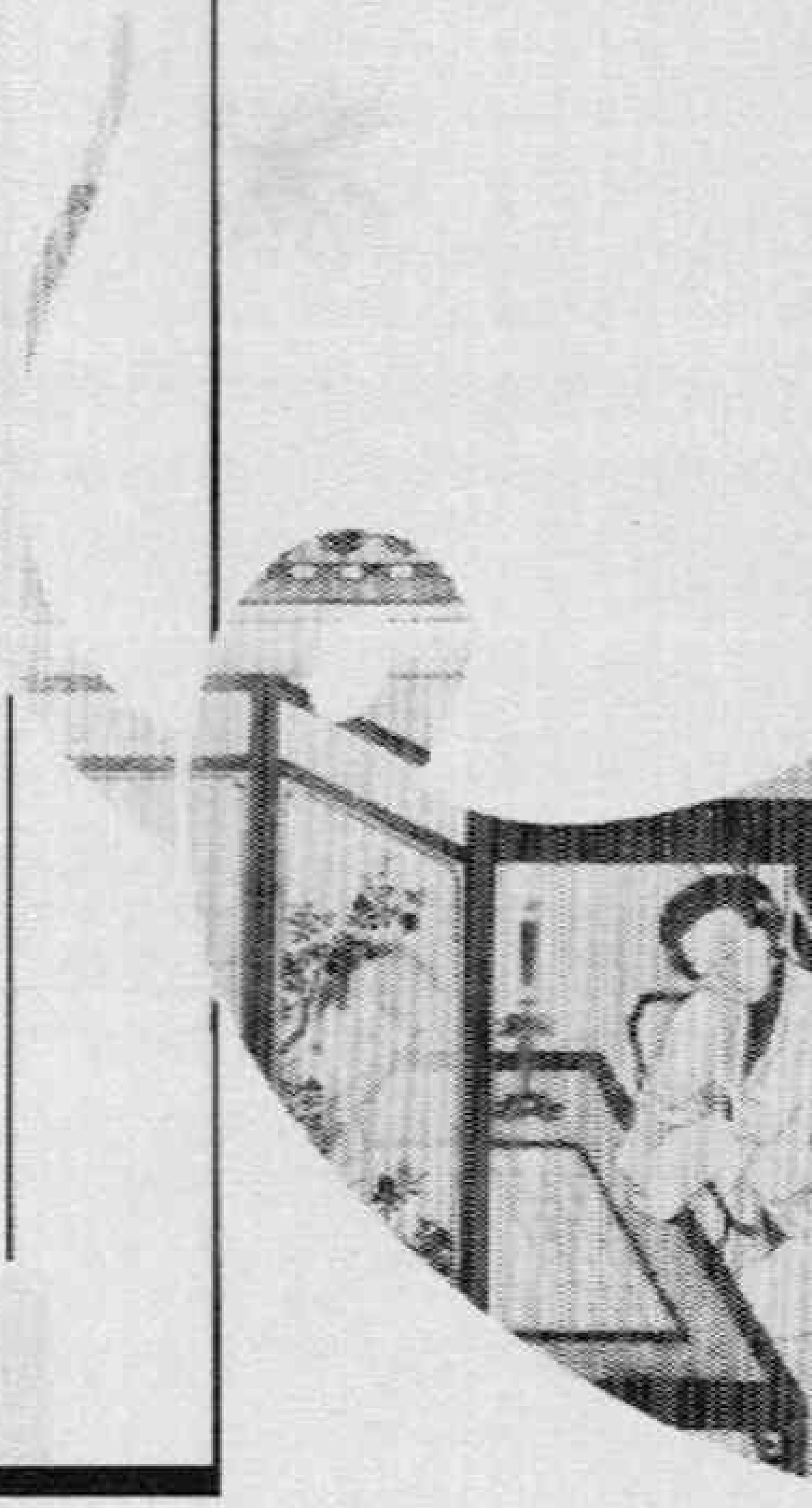
黎明前的街道，晨曦初露。

賽崑崙倚着牆打瞌睡。

未央生整理衣冠走出來，掩不住嘴邊的微笑，看到賽，向他深深地作揖：「活到今天，才知道人生的美妙，要不是大哥指點改造，怎能得到美人的歡心？」

兩人相對，大笑後走遠。

■



白天。

鄰居、客人走過絲綢店，見大門關住。

「艷芳今天又病了。」有人說。

■

房內艷芳的呻吟。

未央生低頭把她抱着，兩人全身是汗，靜了一會兒。

「打頭陣的來了！」門外傳來醜婦的聲音。

未央生現出厭惡的臉色。艷芳向未做手勢，示意不可得罪。

艷起身把門打開，醜婦閃了進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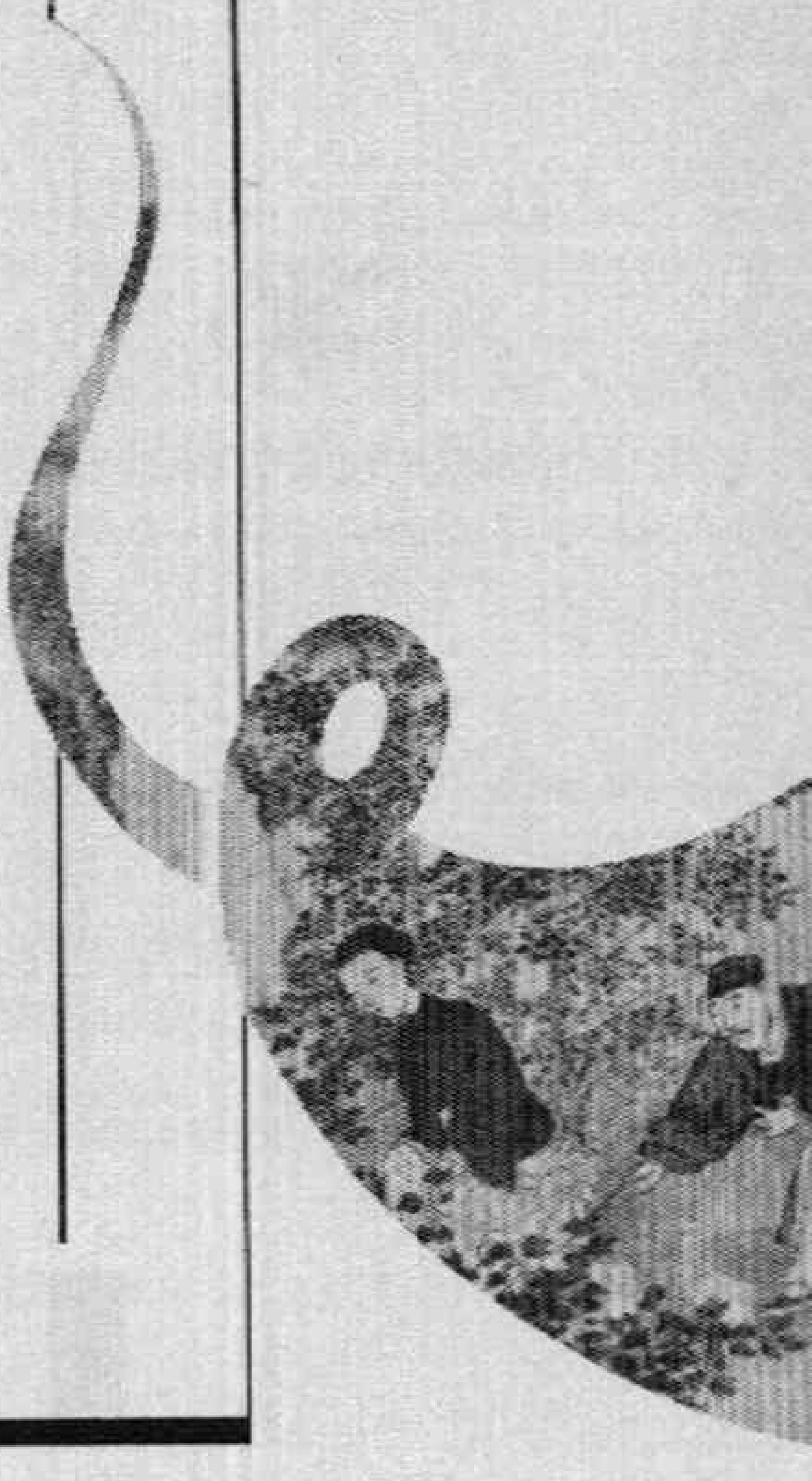
「好啊！青天白日地也幹起來，你的丈夫權老實辦貨就快回來，看你們好到甚麼時候！」醜婦尖聲地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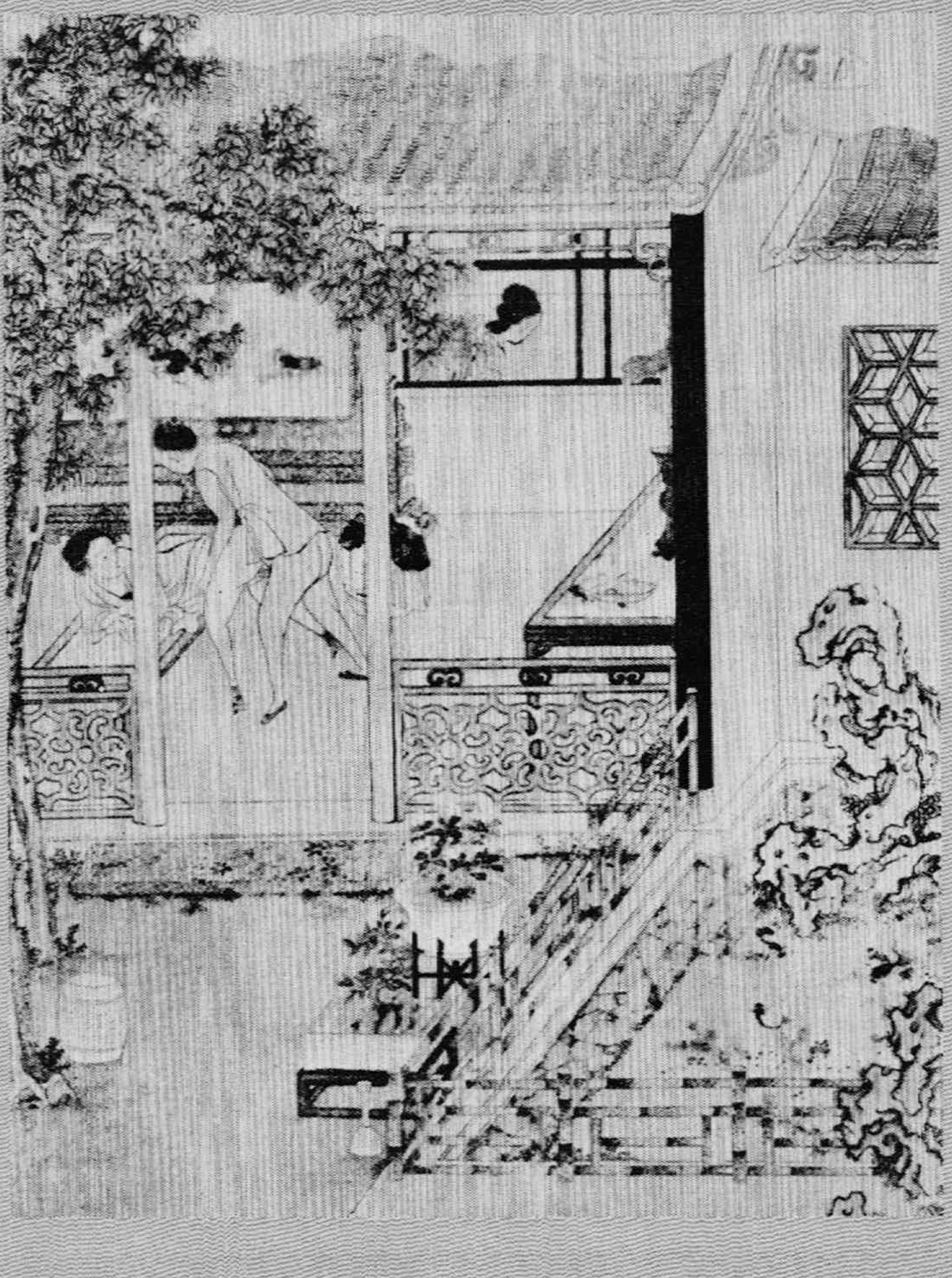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倒有甚麼妙法？」艷芳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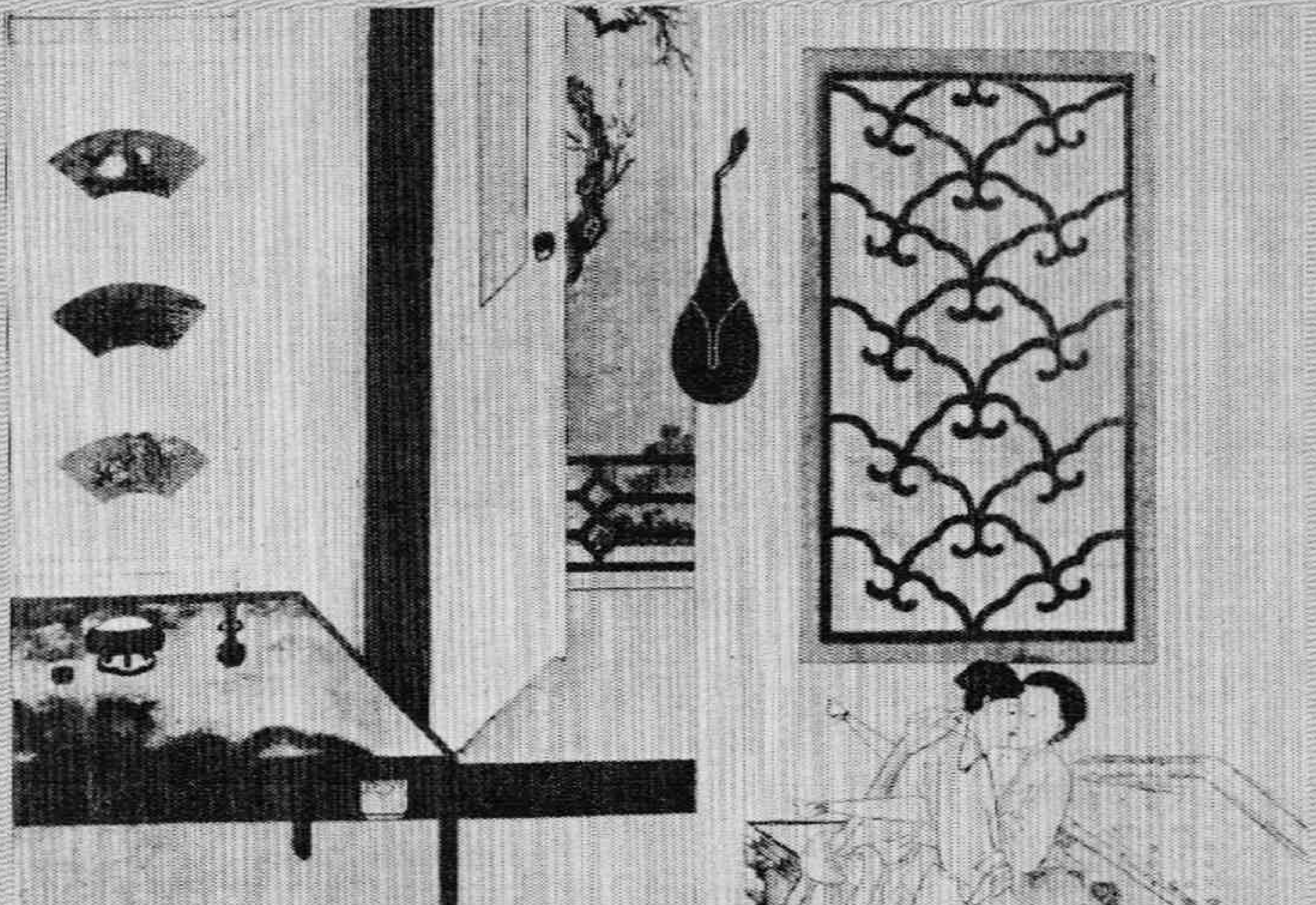
醜婦向未拋媚眼，樣子古怪到極點，未不忍卒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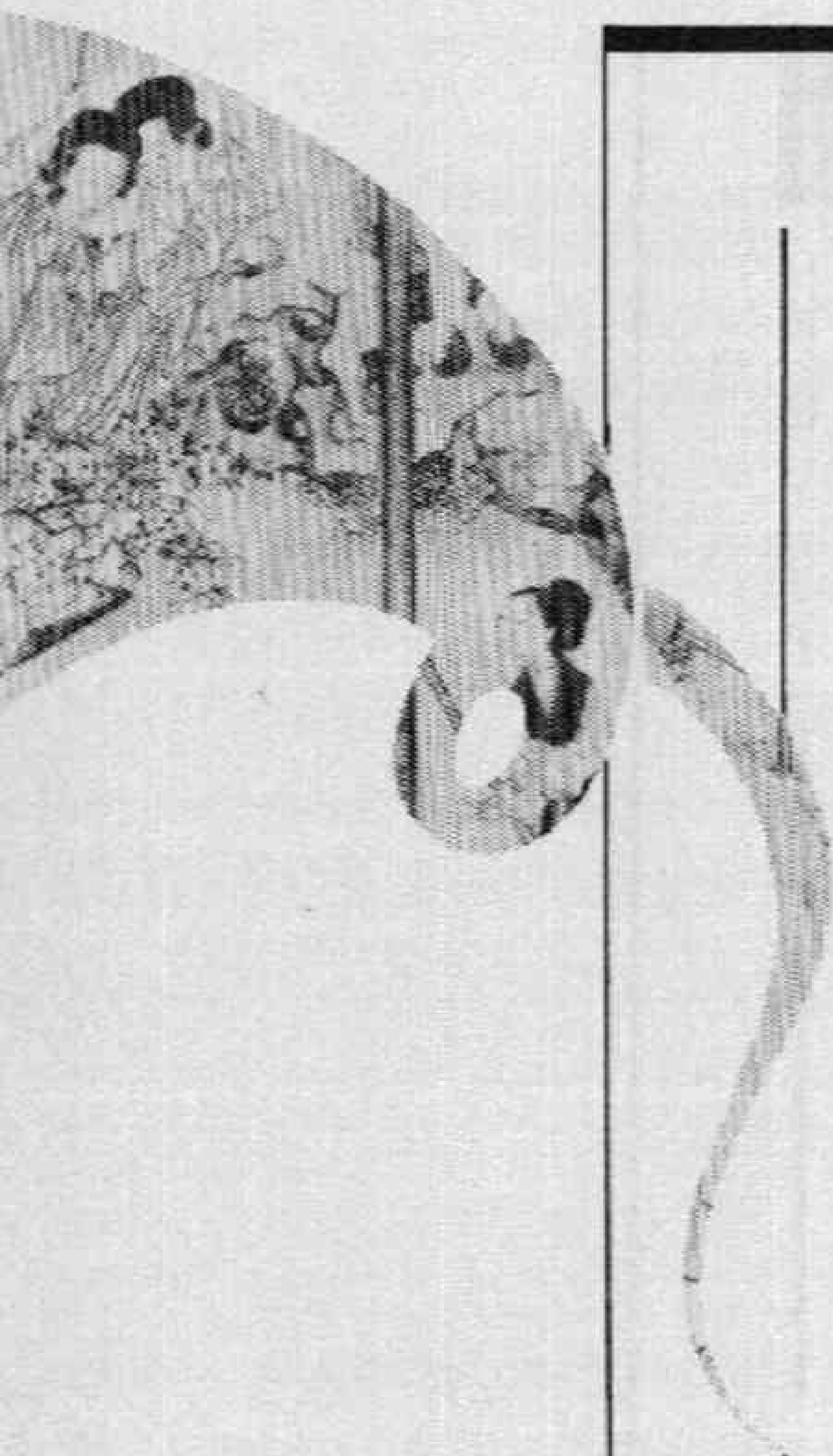
「除非他再讓我快活快活，不然不告訴你們。」醜婦指着未的鼻子說。

艷芳望着未，未直搖頭，艷芳笑了出來‥「就先聽聽看！」









「不行，等會兒不收貨怎麼辦？」醜婦更賣關子。

艷芳又向未施眼色，未無可奈何，一看，是條艷芳常置於枕邊的毛巾。

醜婦已等不及寬衣解帶，未乘這個時刻將毛巾蓋在醜婦的臉上。醜婦想要把毛巾揭開，但未用手按住不讓她那麼做。裸着身的醜婦，身材極爲美好，未央生一面望着艷芳，一面上前將醜婦擁抱。

艷芳看到未和醜婦的動作，一副春情難熬的模樣，自己撫摸自己的身體，又把未的手拉了過來。

雙臂、腿彎、豐臀、三人的喘息聲、呻吟聲，交織成一片……

三人完事，仍赤身，醜婦轉身過來，被未推回去，醜婦只得背着未說話：「寃家，你那朋友賽崑崙，是一方之霸，誰敢得罪？權老實回來，只說是他看中了艷方，硬逼權老實把艷芳賣了給他，那你們不是可以長久快活了嗎？」

艷和未互望，高興，點頭。

醜婦又要轉頭過來，給未在她的屁股上大力一拍，醜婦像

豬一樣尖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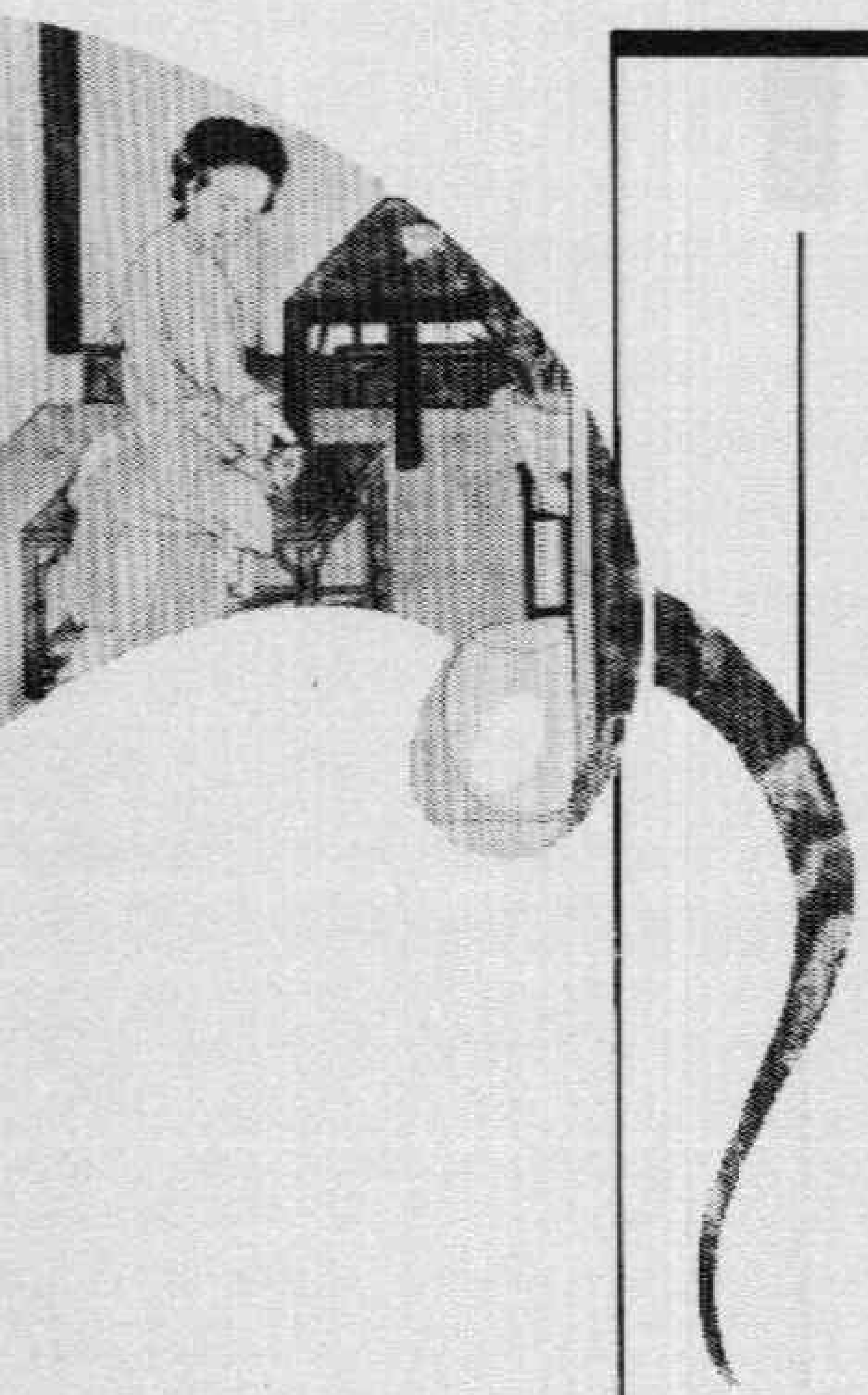
■ 賣妻書。 ■

權老實是個東北漢子相，顴骨極高，眼很小，神情極爲憤懣。

「你逼我賣妻……這……這」

賽崑崙坐在權的對面，大喝：「快蓋指模！」

「不……不……死了我……我也……不肯。」權憤慨。



嘡嘡，二聲巨響。

賽雙手齊揚，一錠大銀和一柄利刀扔插在桌上。

刀鋒冷冷地微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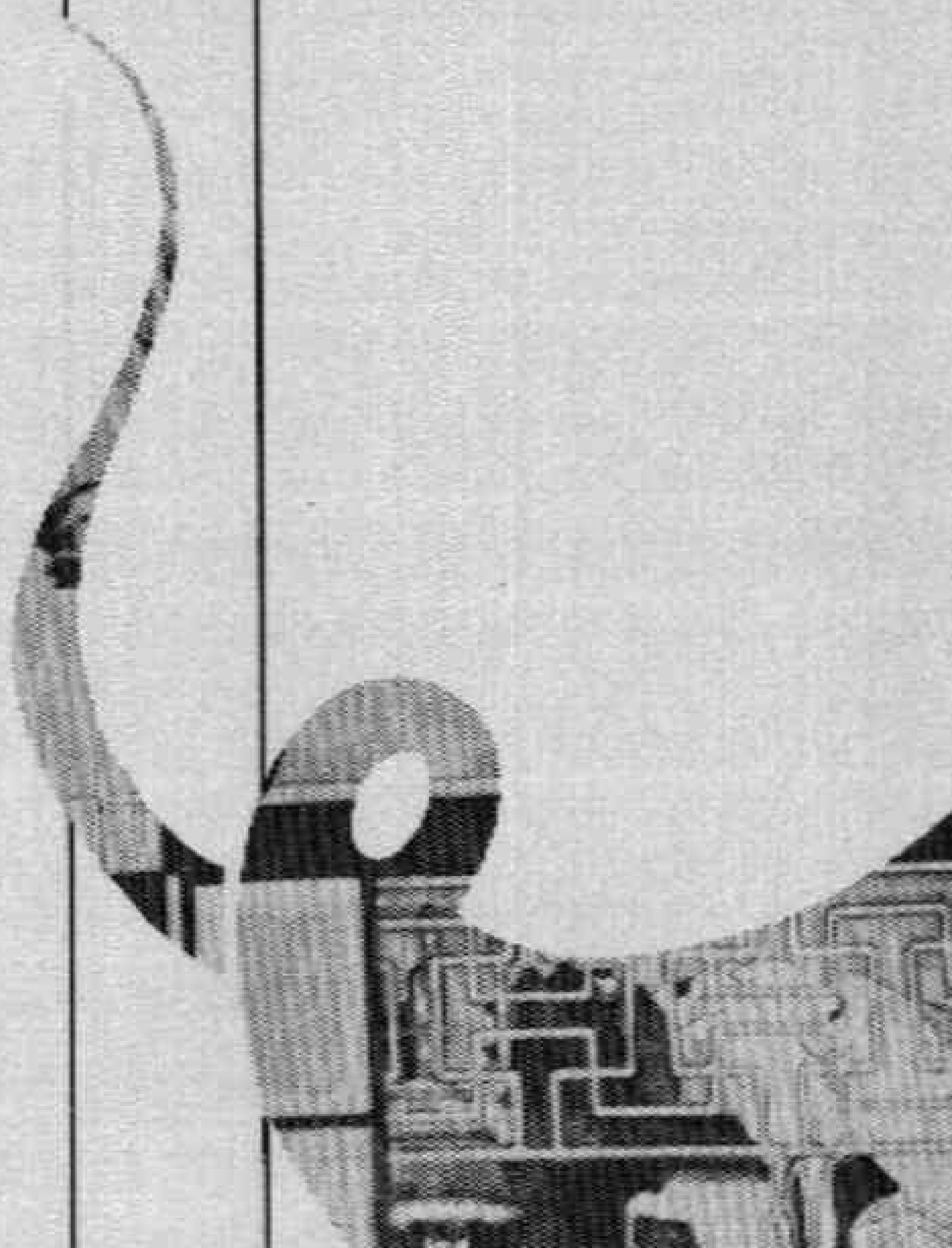
白銀發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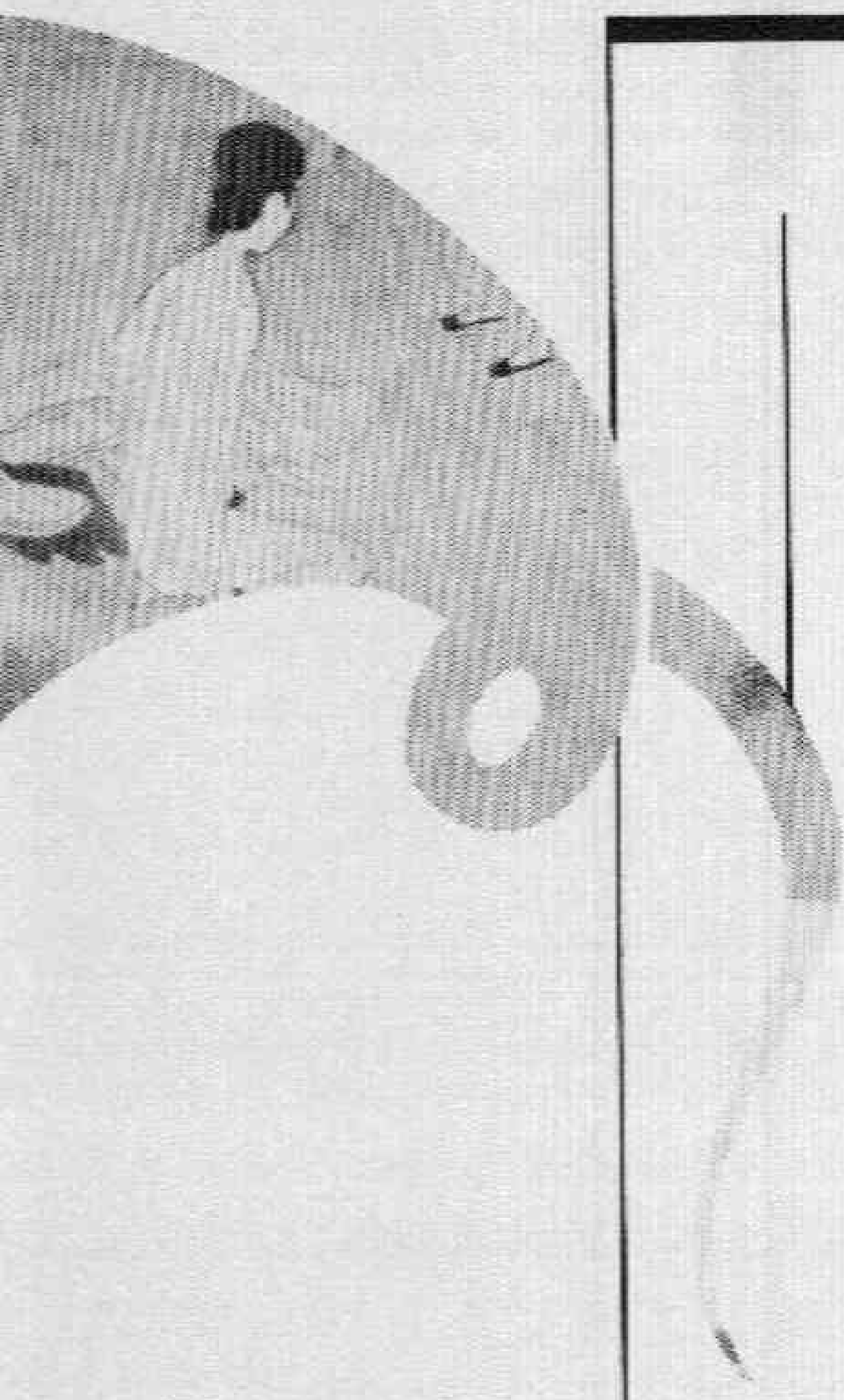
權大驚。

「是你妻子自願。」賽又叱喝：「你要銀子，還是要吃一刀！」

權老實身子不由自主地發抖。

艷芳自內走出，權乞憐地望向艷，艷一副不屑的神色，看





也不看權。

權老實又驚又恨，掙扎地望着賽和艷：「你們……你們做得出這種事，來世必有報應！」

賽和艷揚長走出，留下尾音：「身後的事，誰去理會……」

（八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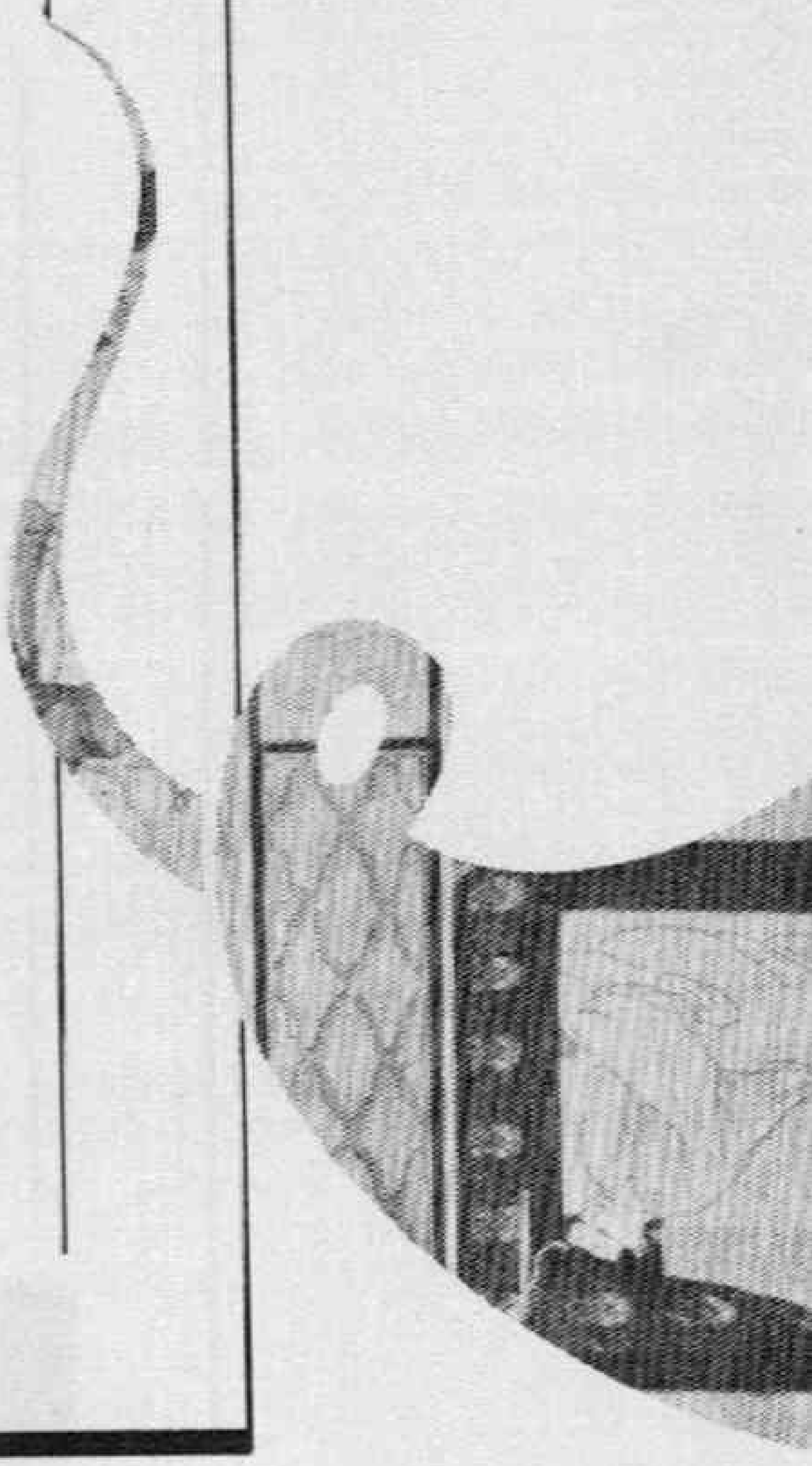
■ 艷芳和未央生的新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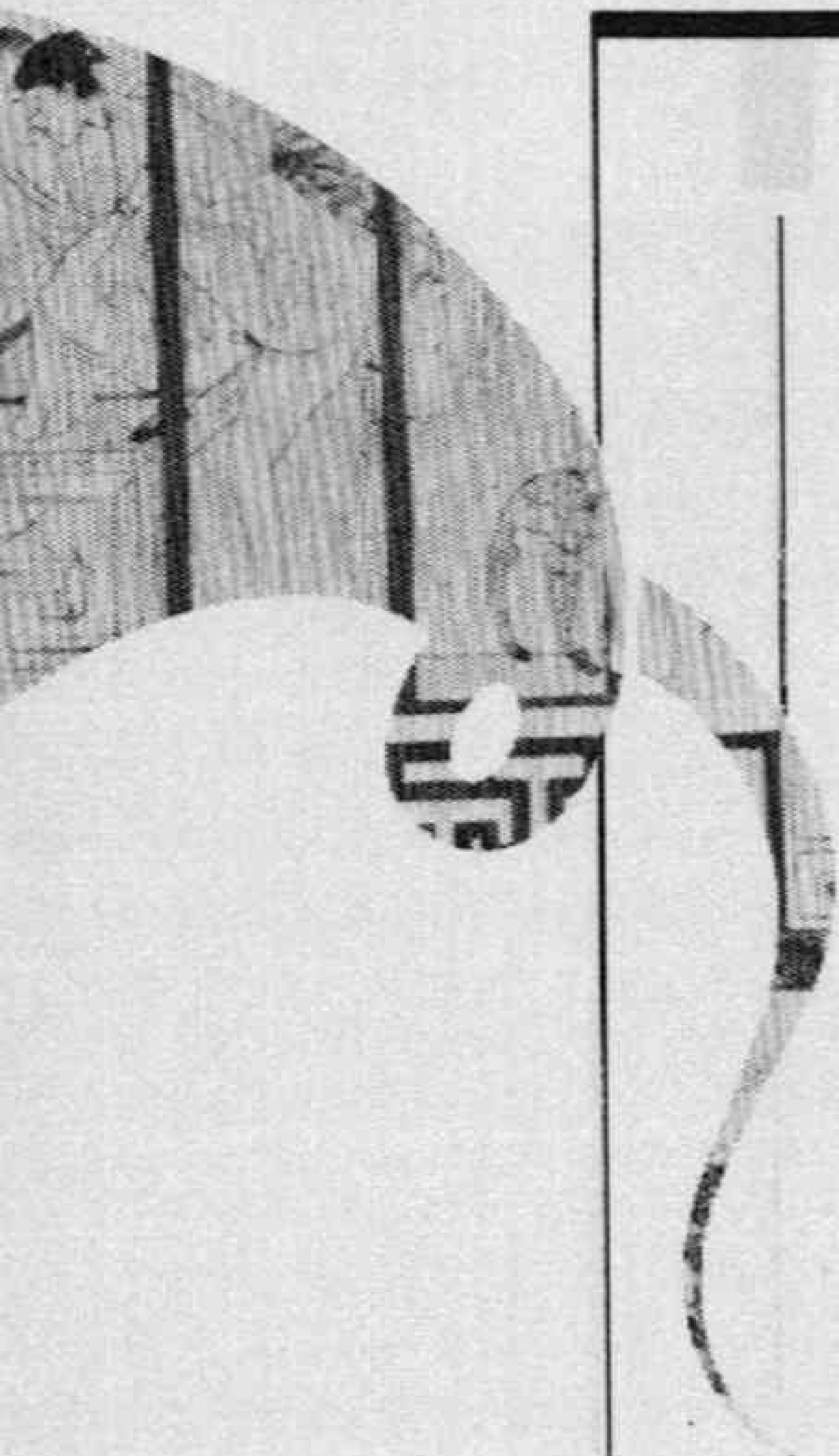
院中一片紅葉。

艷芳腹大便便。

未央生伸手在艷的衣服內撫摸。

■ 夜。





古刹中。

孤峯和尚忽然張開眼睛。

由他的瞳孔中，反映出未央生的面孔。

未央生從前的純情少年樣子已盡失，雖然還是很英俊，但嘴唇看來比從前薄得多，表情冷峻，對一切已無關心。

孤峯長嘆一聲，現出十分悲憫的神色來，慢慢搖頭。

■

艷推開未的手。

「依日子算，好像，好像是從第一次起，已經……已

經……」艷芳含羞低頭。

未又伸手進艷的胸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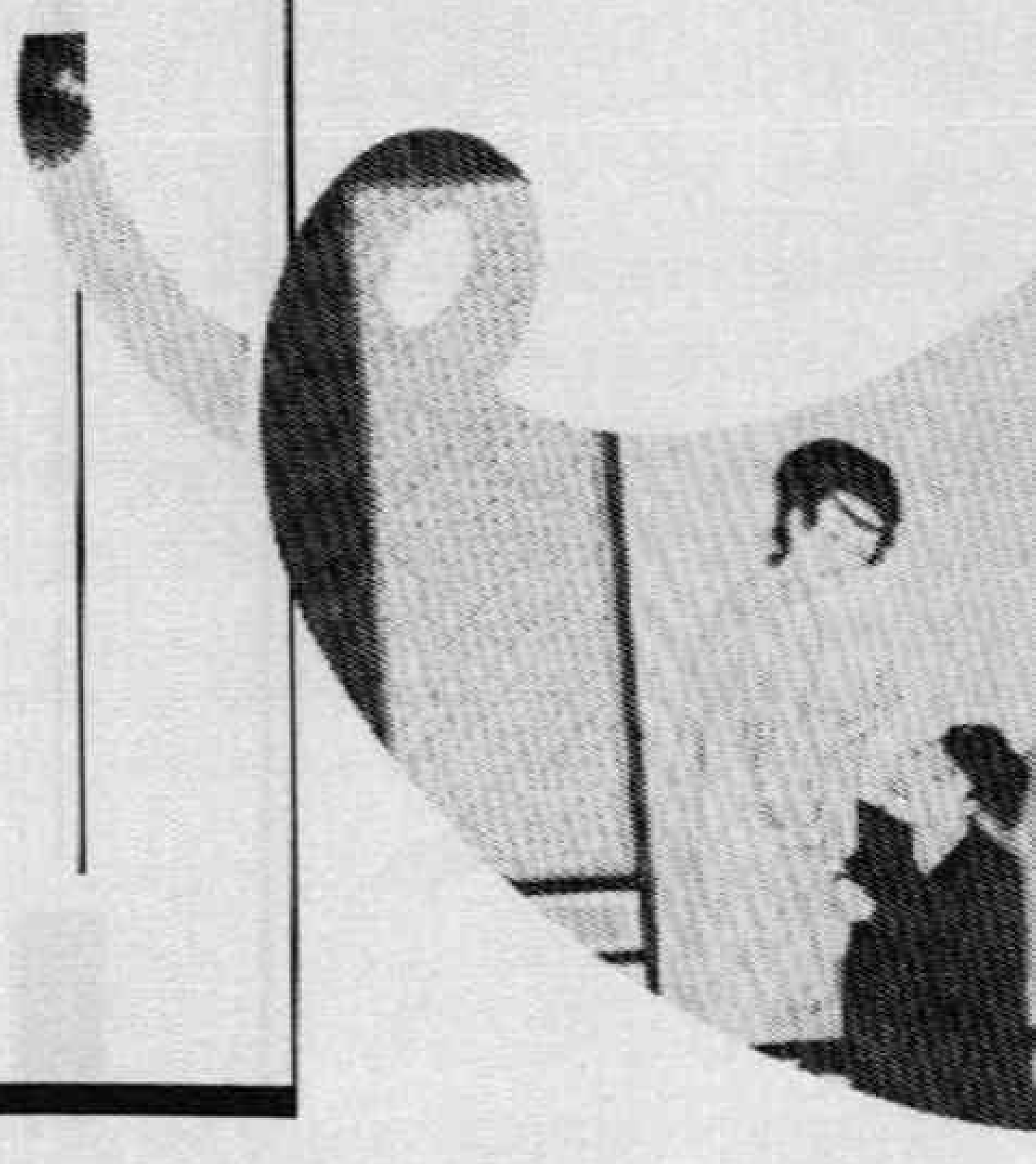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放過我幾個月吧，」艷哀求地：「等生下之後才讓你，怎麼樣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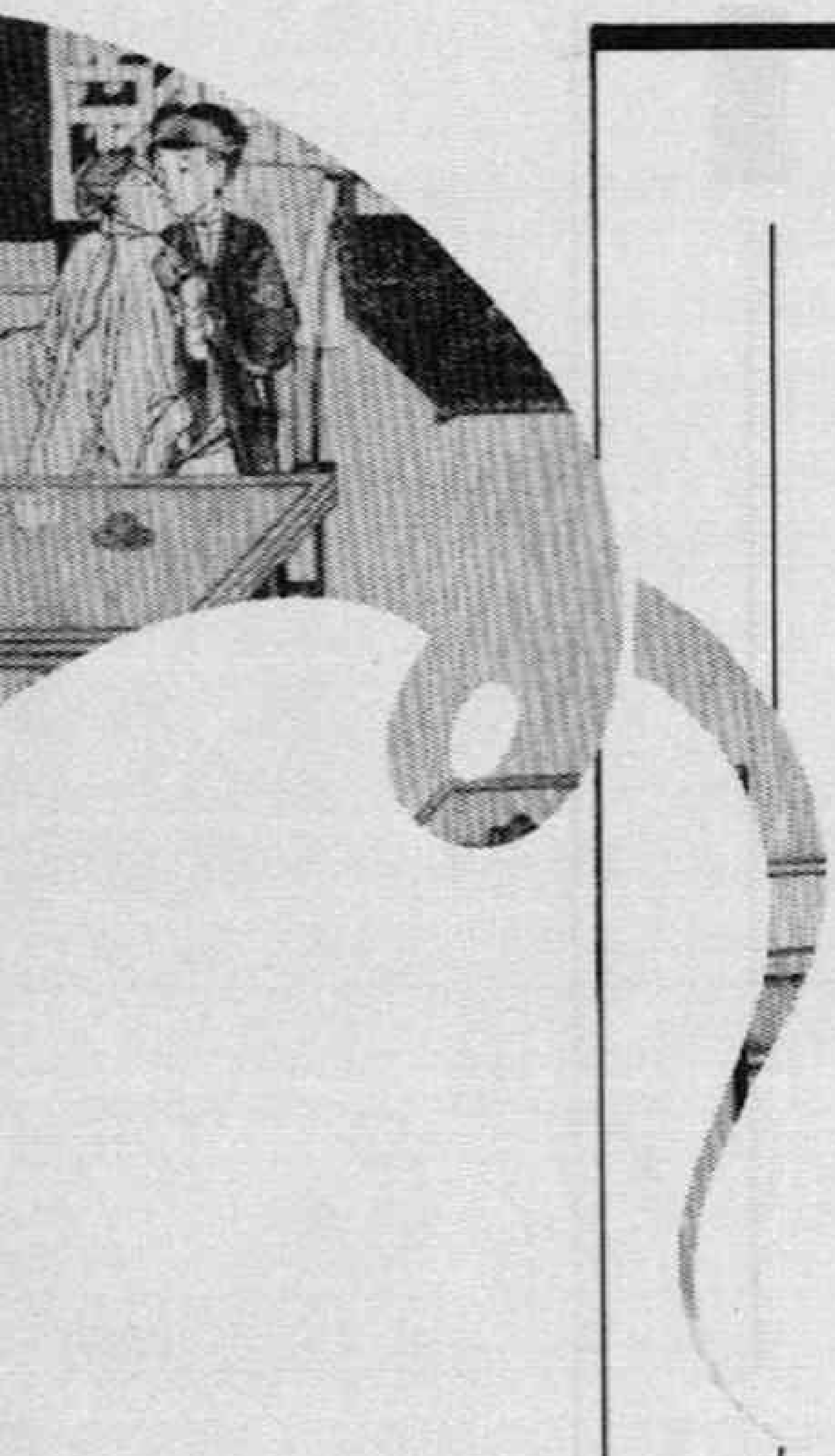
「唉，」未長嘆一聲：「除非我們分房睡，要不然，怎麼熬得住？」

艷芳無可奈何地點頭。

■

斜陽。





遍地落葉，整個院子映爲金黃。

未央生落寞地飲酒，看書。

遠處，傳來嬌笑聲，又有幾下的啪啪作響。未央生轉頭，

是由隔鄰的牆發出。

搖搖頭，未以爲是自己的幻想，繼續讀書。

笑聲又傳來。

未放下酒杯，到院中找了木梯，依住牆，爬了上去。

隔壁的院子中。

毽子飛揚，緩緩地，又高，又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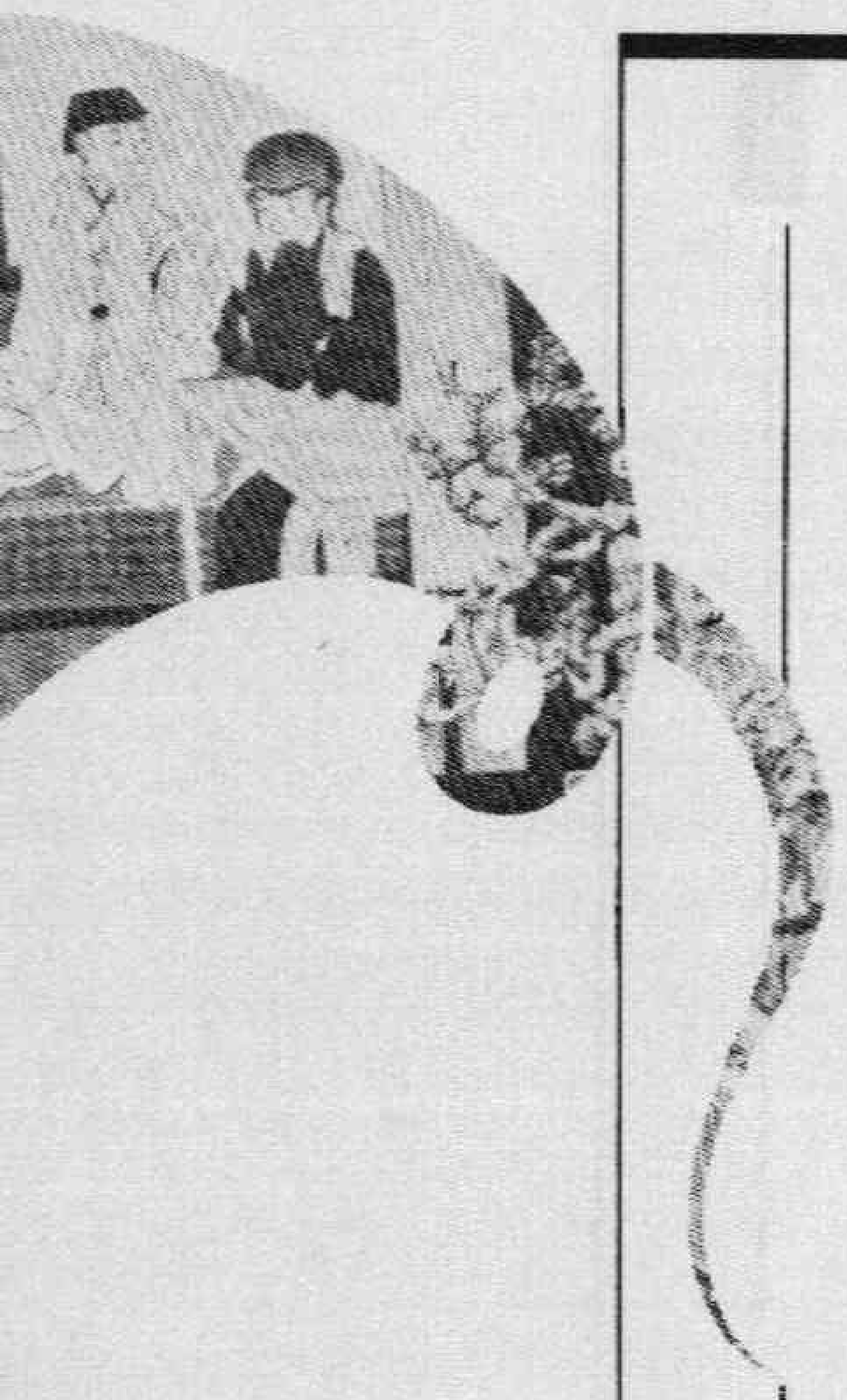
一個美麗的女子拉高了裙子舉腿踢着，陽光照着她的小腿的每一寸肌膚。

未央生看得呆住。

忽然，那女子大力一踢，毽子朝着他的臉上飛來。說時遲那時快，未央生反應靈敏地低頭，毽子慢慢地在他的額角擦過，跌在地上。

「不要臉，偷看些甚麼？」女子氣洶洶地上到前，呼喝：「還不快點替我拾回來？」

這時才看清楚這女子的面貌，未央生說不出話來：「我……



我發誓，我們一定見過，不是，不是前世吧！」

「去你的甚麼前世！」女的笑罵之後，由牆邊的假山石爬了上來，動作靈敏，像隻貓兒。

「我早知道是你。」那女子天眞爛漫地說。

「早知道？」未央生摸不着頭腦。

「你這種人沒有良心的。」

「良心？甚麼良心？你是說我們見過？」未央生追問。

「你還捏過我的腳呢！」

「在，在甚麼地方？」未央生記不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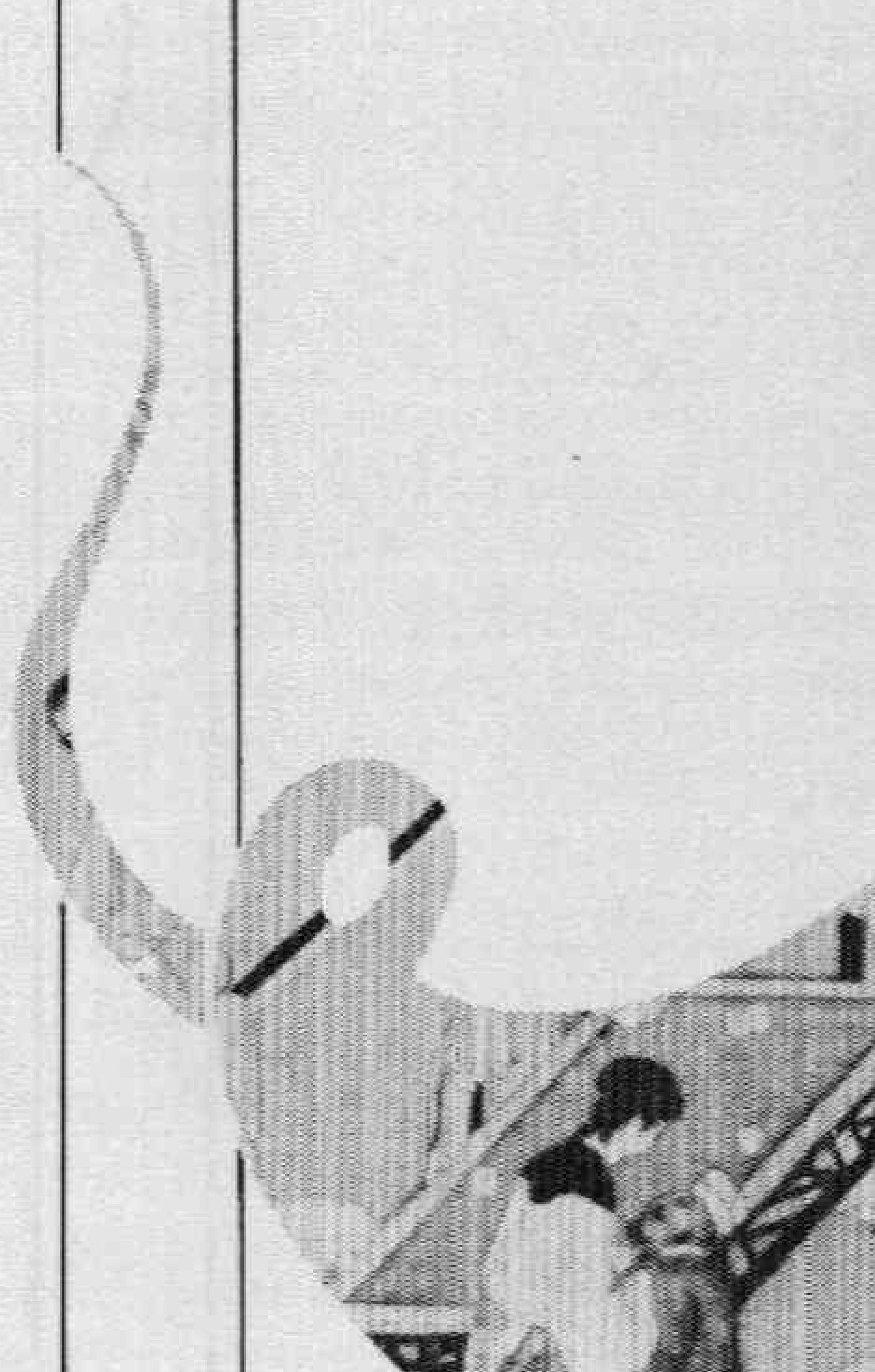
「張仙廟裏呀！」女的嘻嘻地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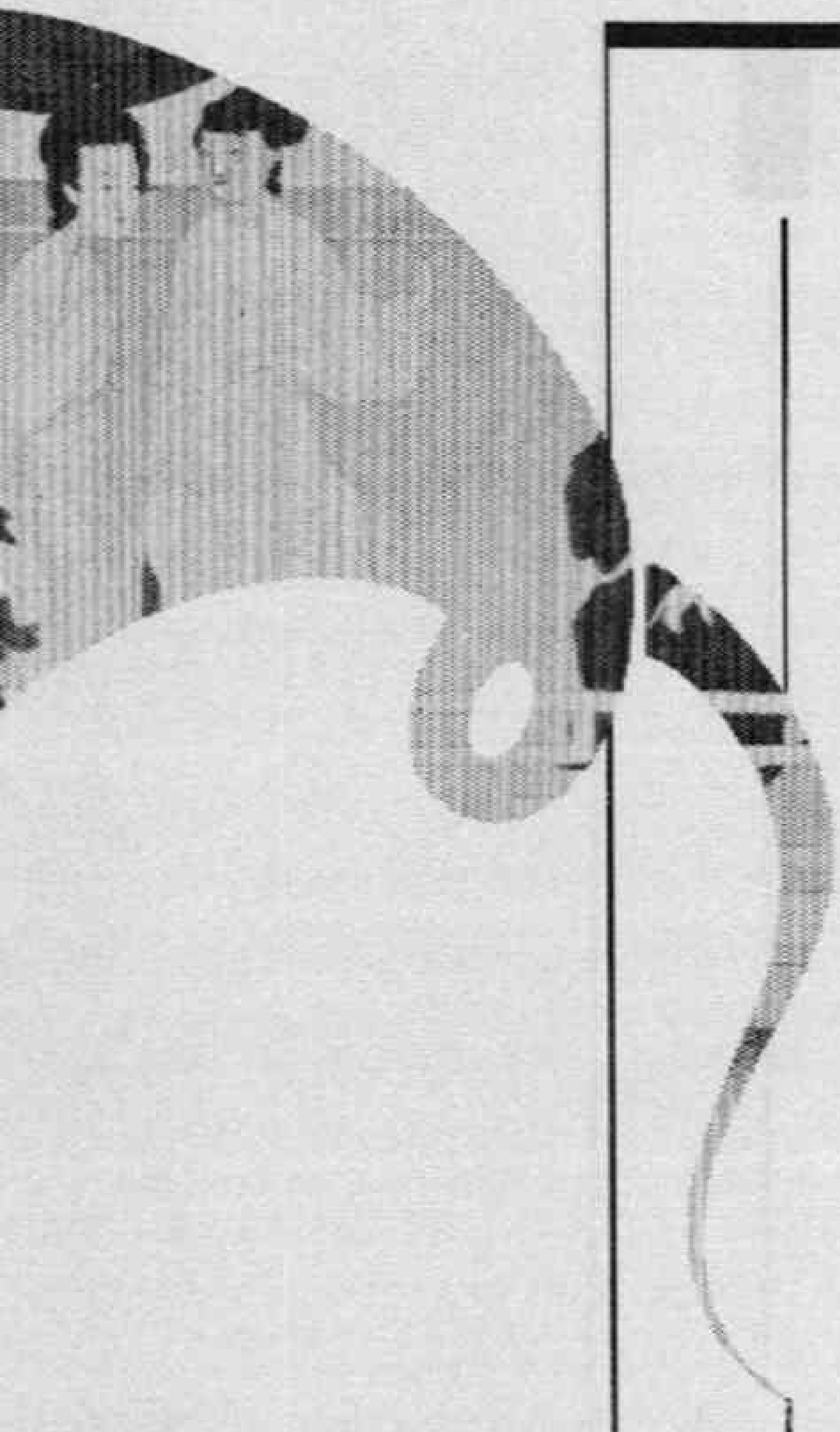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恍然大悟：「但是，但是我的印象中，你是個端裝的婦人，眞想不到……」

「想不到我那麼調皮搗蛋是不是？」

「不，想不到會那麼巧。」

「天下事，巧合的事可多着呢，」那女子道：「書上的也巧，戲中的也巧，不那麼巧，故事和戲曲都變成纏腳布，又臭又長，有甚麼看頭的？再去花那麼多的唇舌解釋，悶都悶死人啦！」





「說得也是，說得也是。」未央生連忙地贊同。

這時未央生和女子面對面，未情不自禁地想把臉湊過去。

女子一下子把他擋開。

未遂轉話題：「天可要憐憫我，我在這裏住得快半年，今天才能和你見面！」

女子神情嬌媚，表示不信，嬌嗔之間，更見動人。

未急不及待，又攀上一級，伸手過去，緊緊地抓住那女子的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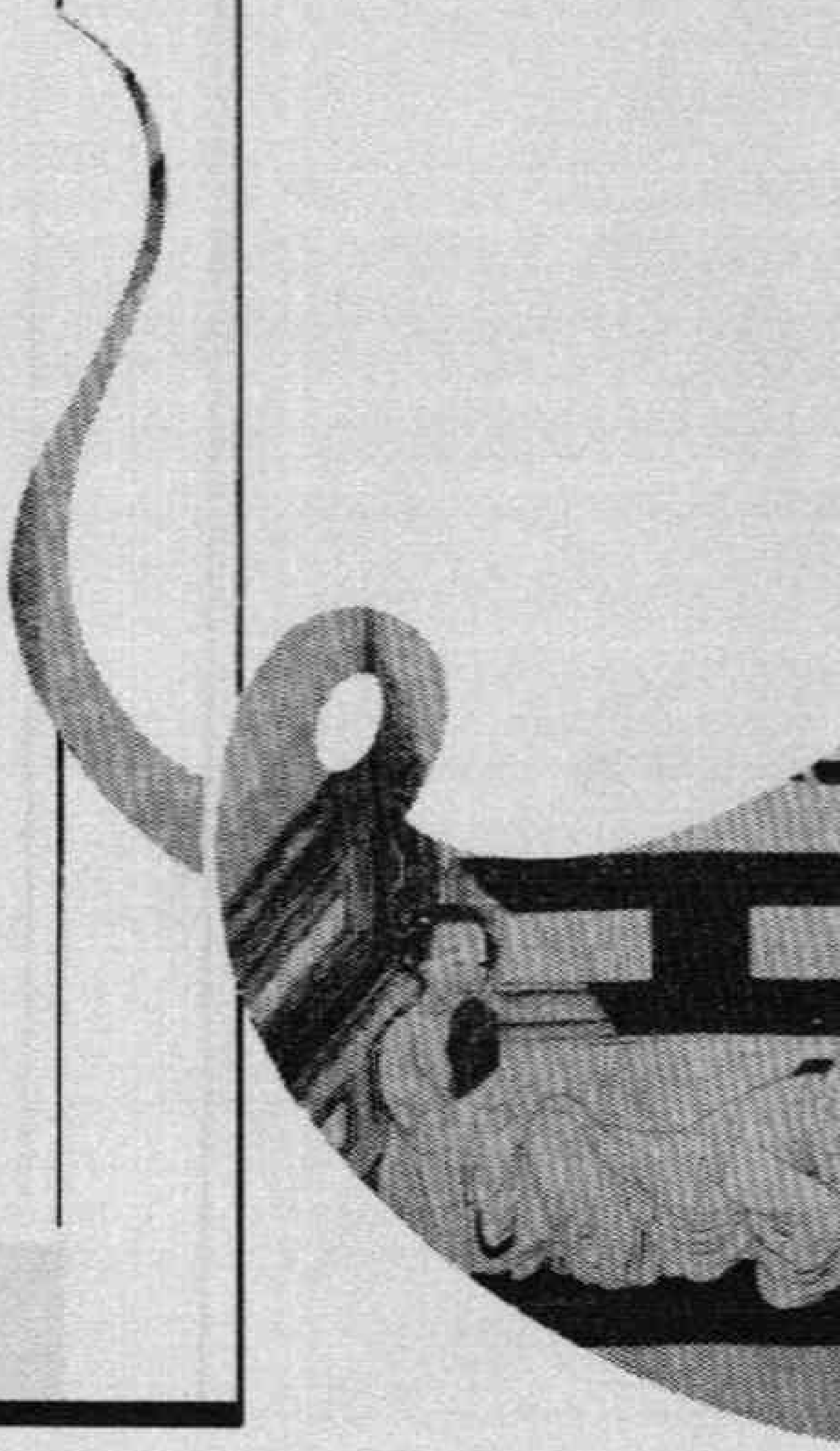
「難道你一個人住在這裏？」那女子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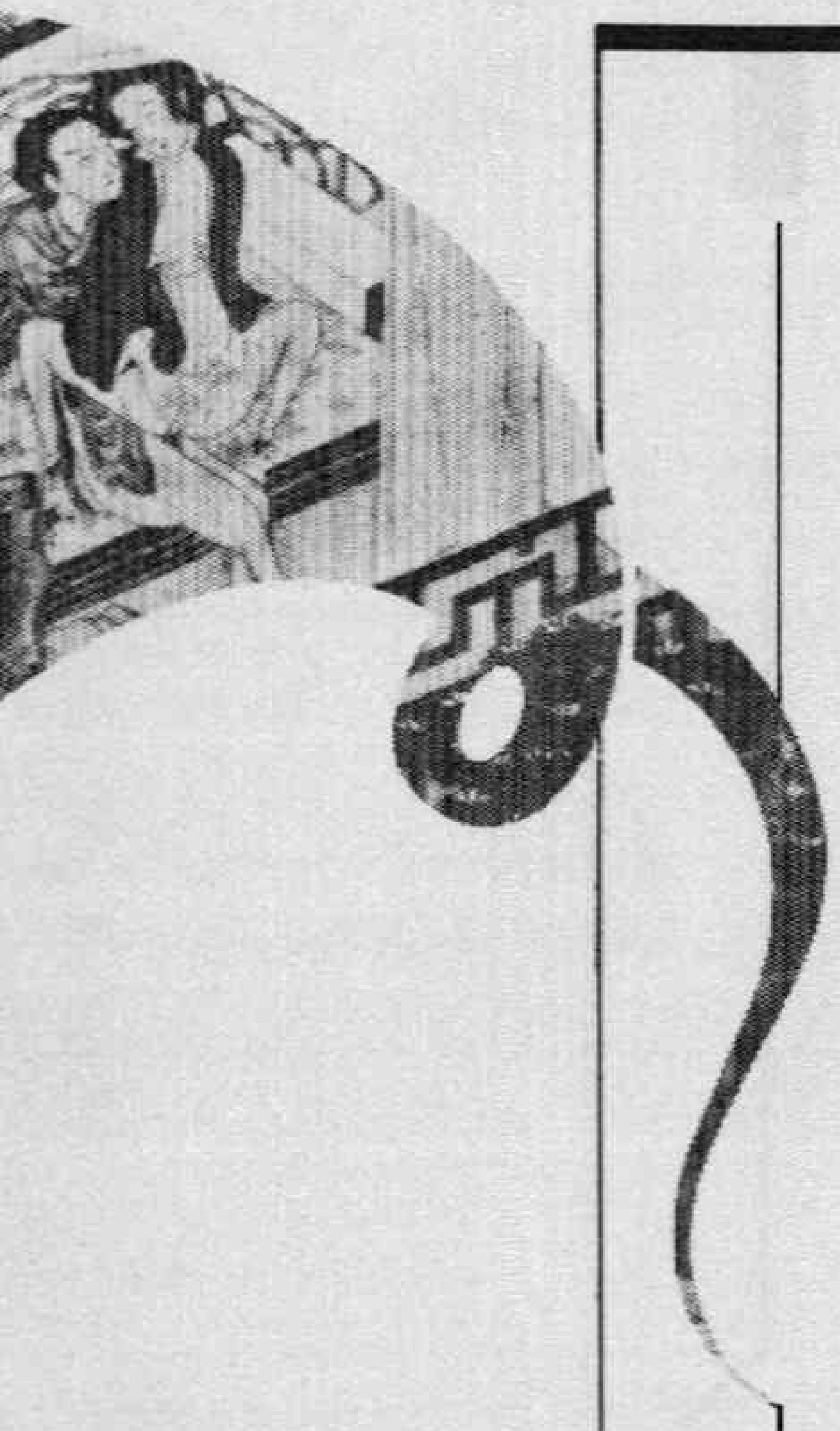
「不瞞你說，我有個妻妾，但已經懷孕五個月，所以……」

「哦！」那女子抿嘴笑：「不是她有孕，你再也想不起有我這個人了！」

「我為你害了多少相思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未央生作十分誠懇狀，又要伸手過來。

「喂，喂，你幹甚麼？」未央生覺得身子浮離，慌忙地伸手想攀住牆，但他的木梯已被那女子用一枝丫叉頂住，變成不上不下，十分尷尬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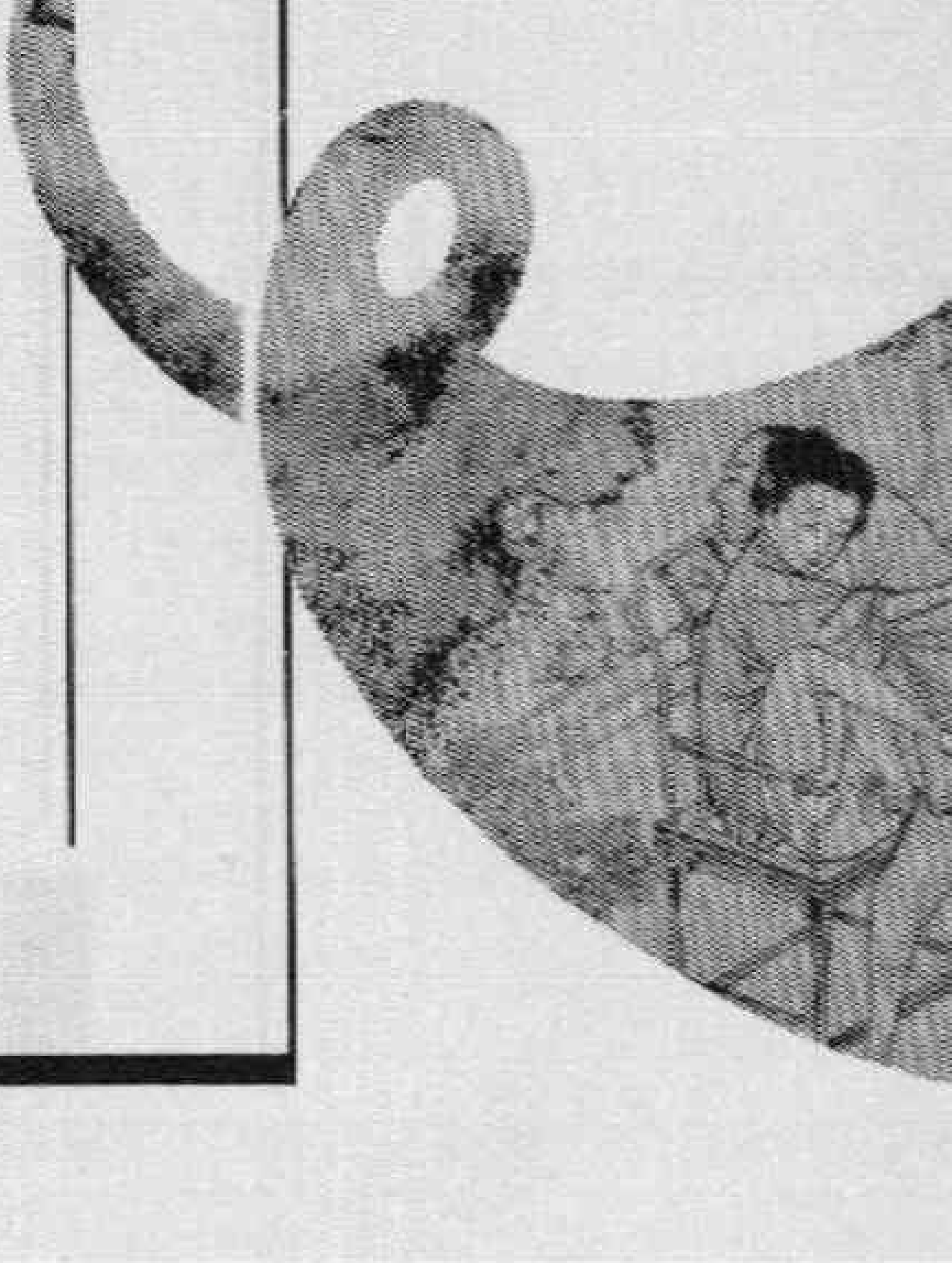
「好娘子，別讓我跌下去，跌傷了小弟弟大家不好。」未央生急着叫喊。

「你還饞嘴！」那女子說完大力一推，未央生給重重地摔在地上，狼狽不堪。

哈哈哈哈，那女子由隔牆露出個頭，拍掌大笑。

未央生摸着腰，雪雪叫痛：「至少，至少，告訴我你叫甚麼名字！」

「我叫香雲！」女的說完走得無影無蹤。未央生忍痛爬上來，望着高牆，似乎聞到一陣陣的香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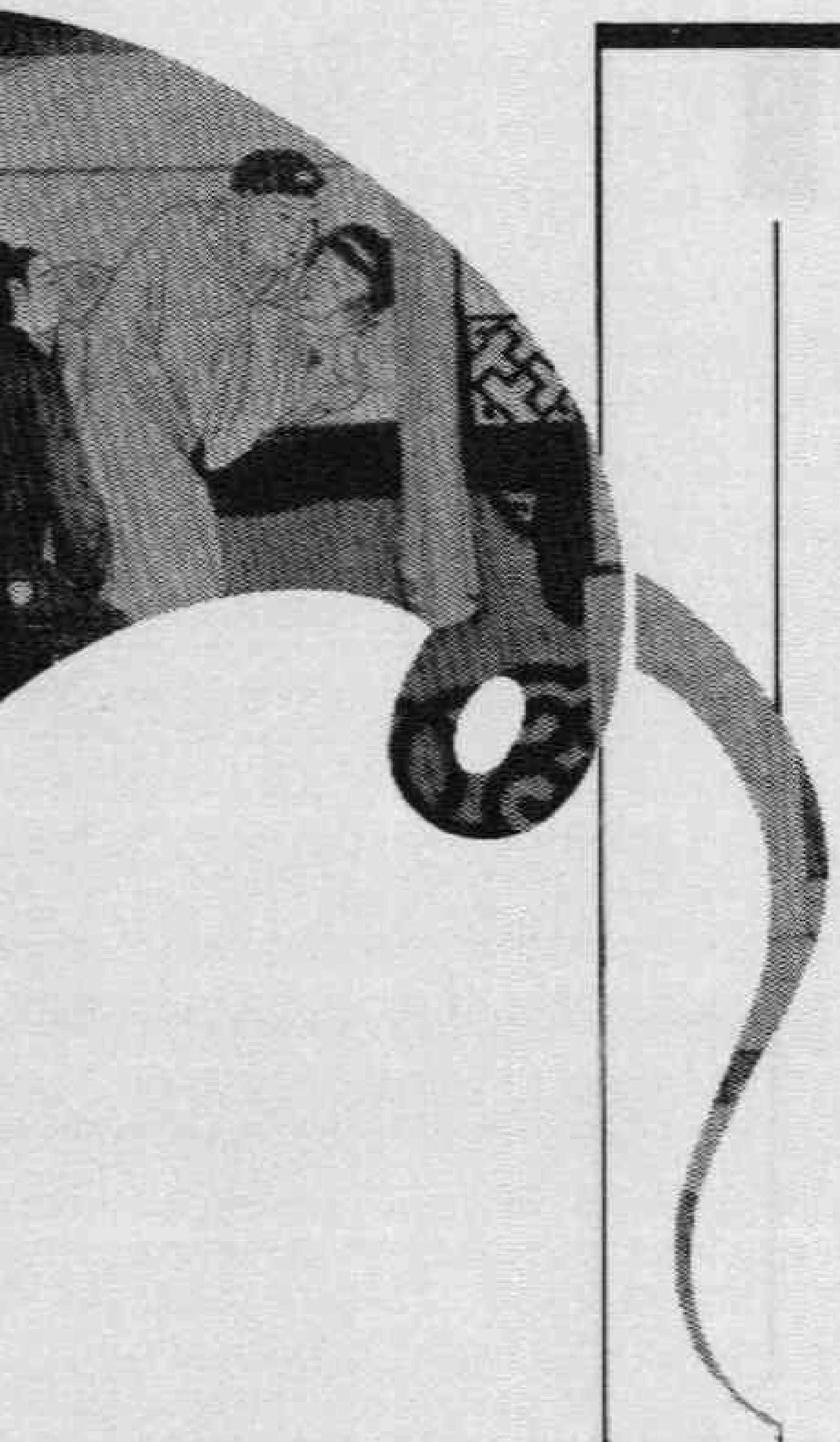
■ 月圓。

未央生客廳。

「香雲？」賽崑崙說：「我當然聽過！他是張大戶家的獨生女，他一生下來就被寵壞，可刁蠻得很吶。」

未央生把酒杯放下：「看她的打扮，可是嫁了人的。」

「唔，」賽點頭：「是嫁了一個叫軒軒子的秀才，年紀已有五十，前妻已經死了，香雲起初看他有學問，死都要跟他，說甚麼做繼室也不要緊，你看這女孩任性不任性！」



噓，未央生做眼色，艷芳親自蒸了蟹，熱着酒，捧出來宴客，等到她返回厨房，未央生又問：「怎麼不見她丈夫？」

「軒軒子到底年紀大了，抵不住年輕的老婆天天要，搬到同鄉會館去住了。」賽解釋。

「對付這些任性女子，有甚麼法子？」

賽崑崙大笑：「賢弟可眞是的，這一回我可不能老幫你忙，你想想，孩子們太調皮的話，做父母的兇一點不就是了嗎？」

未聽了沉思，點頭。

半夜前刻，未央生慾望最旺盛，他一身黑服，走入院子，架上木梯，模仿賽昆崙翻牆進去香雲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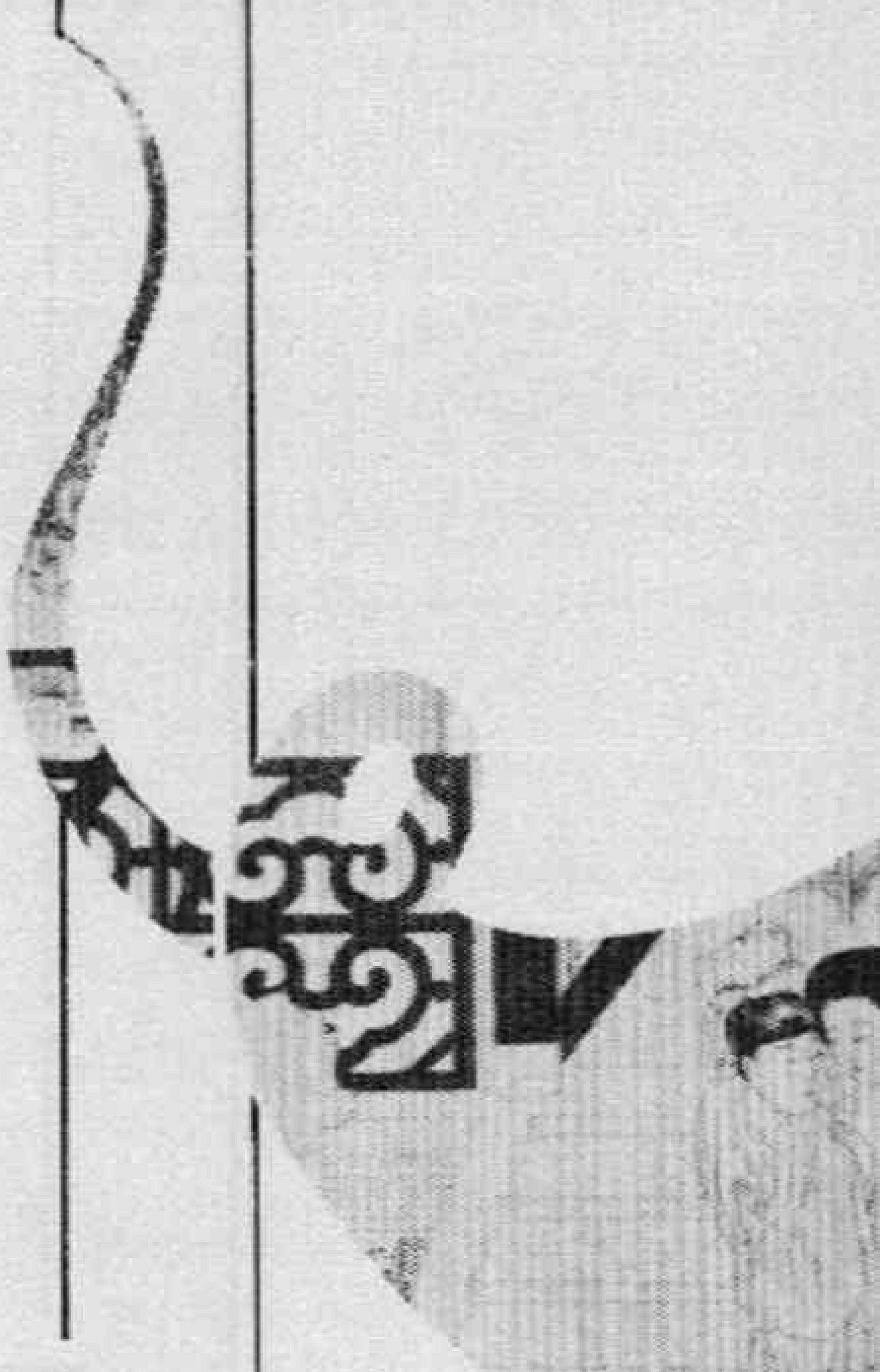
見臥房的油燈亮着，未央生大辣辣地用力推開房門進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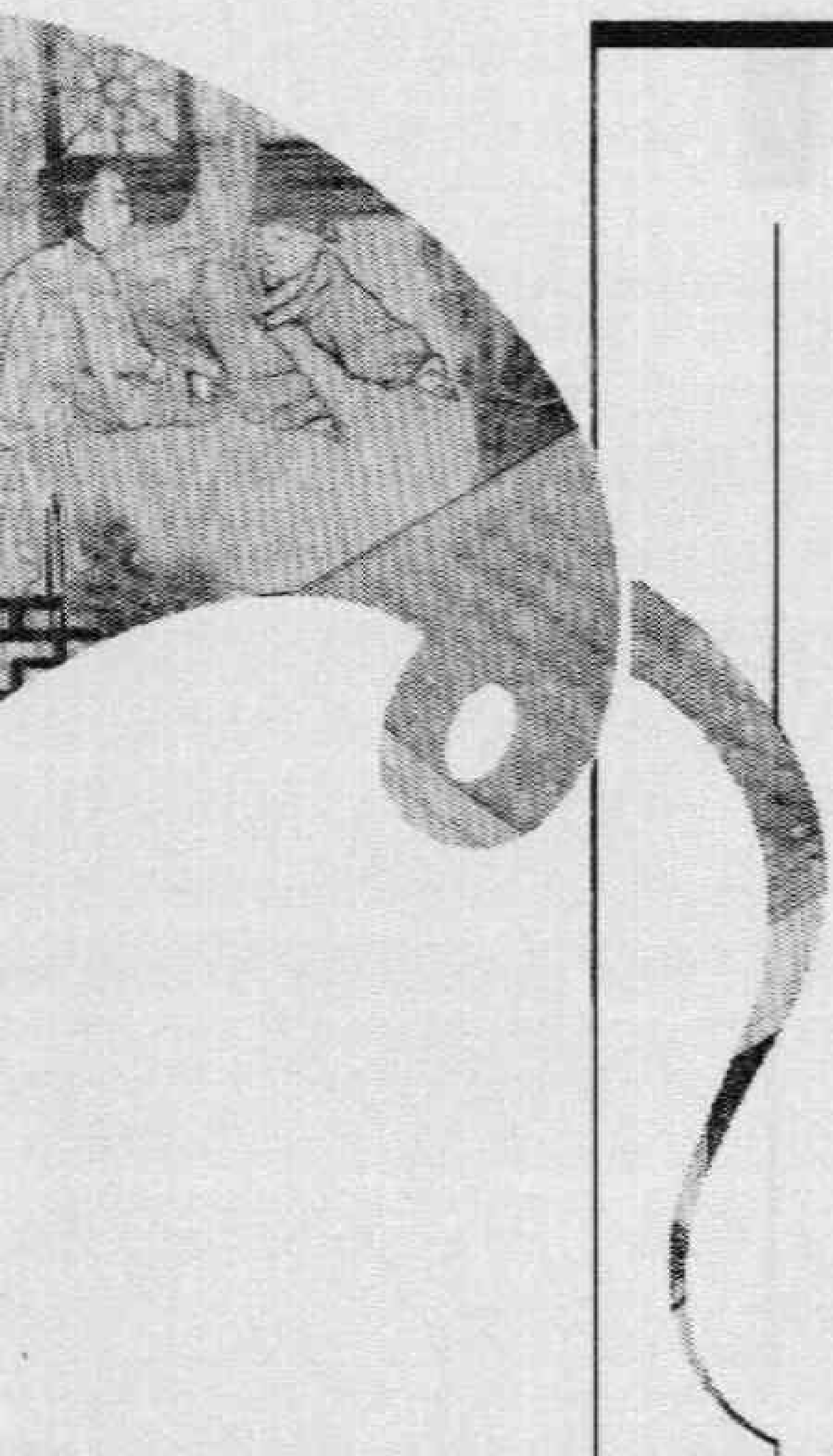
撲擦的巨響，門上一大木桶的水當頭淋下，弄得未央生整身濕透，還被木桶打個正着。

原來是香雲設的陷阱。

香雲哈哈大笑，又蹦又跳地拍手。

未央生狼狽至極。





香雲更是狂笑。

未央生目露兇光，往前撲去，又不防香雲一下子跳開。香雲一邊逃避一邊把衣架、書桌翻倒，未沾不到她的衣邊。

「甚麼女人，對你來說都是太容易了，是不是?·是不是?·」香雲嘲笑。

忽然，香雲的笑凝止了。

未央生由懷中拿出一樣東西。

是那把扇。

「雲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風拂檻露華濃……」未央生唸着寫

在扇上的李白詩句。

香怔住，仔細地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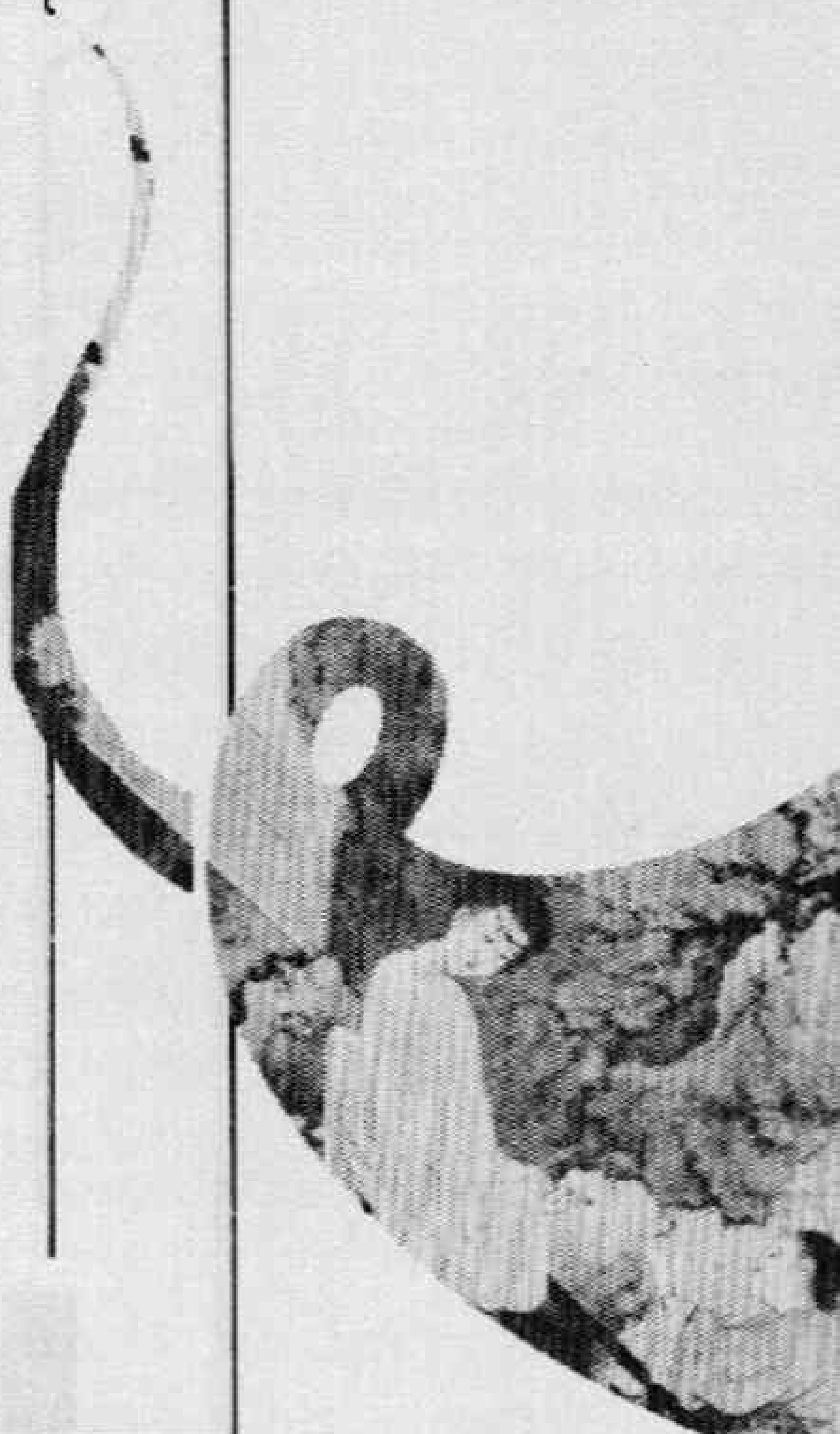
未繼續：「若非羣玉山頭見，會向瑤台月下逢……」

張仙廟中，當天香見未，落扇，未拾扇時撫捏香的小腿，香幾乎站不穩的情景，重現在香的眼前。

香雲呆住。

未央生乘這個時機，一下子撲上，像獅子一樣地咬着香雲的粉頸。

啊，香雲失去了抵抗，未粗暴地撕開她的衣服，翻起她的



裙子，噼噼拍拍地大力打香雲的雪白的屁股。

香雲又痛又肉緊，呼吸漸快，身體瘋狂地扭動。

未央生將香雲的身子翻過來，兩人擁抱接吻。

這時未央生覺得一陣異香。

「你平日薰衣服，用的是甚麼香？」未央生問。

香雲喘着氣，嬌羞地：「這是我……與生俱來的體香，所以我父母替我取了這個名字。」

未在香雲的身上亂嗅，香扭動着身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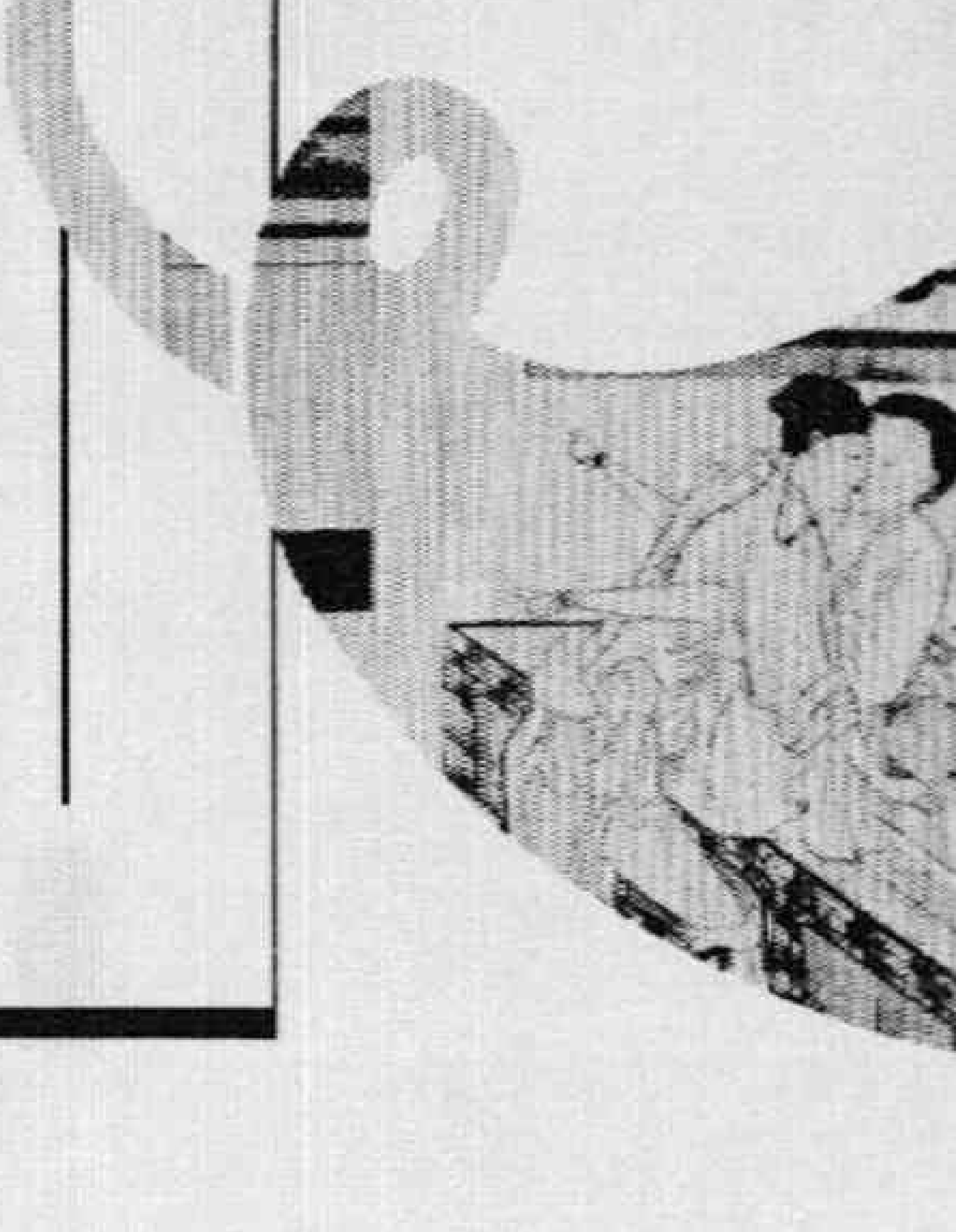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身上的香氣，都給你聞到了。」香雲騷媚地：「還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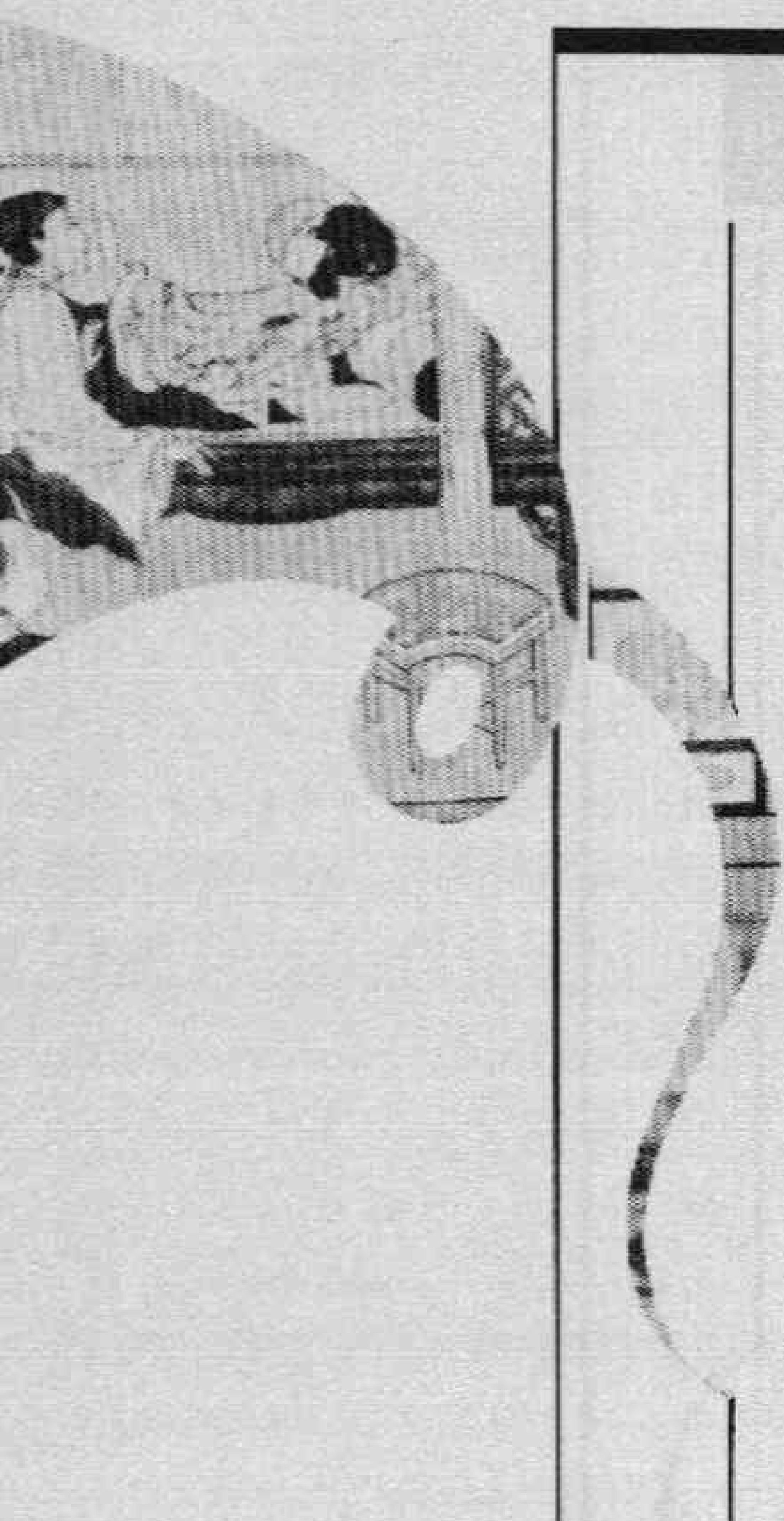
一個地方，比身上的更是不同。」

未央生顛浪地由她腰下吻去。

香雲閉上眼睛緊緊抱住未：「我的心肝，你怎麼這樣愛我，我沒得說了，死在你身上罷了……」

■





（九）

街道薄雲已開始在屋簷上化粧。

權老實抱着酒瓶，在荒廢了的舊家徘徊。推開大門，權走入院子，唏噓不已。

醜婦扭着身子走進來。

權不理睬她。

醜婦向權拋媚眼，權看得打冷震，轉過頭去。

「怎麼?·你也來嫌我?·你的老婆跟了白臉書生走!·活

該！」醜婦惱羞成怒。

權老實一怔：「你說甚麼？賽崑崙是甚麼白臉書生！」

「你做夢啦，賽崑崙只是强上頭罷了，艷芳跟的是一個叫未央生的讀書人，由浙中來的！」

權雙眼瞪得老大。

醜婦向權挨近去：「你老婆走得那麼久，熬得下去嗎？」

權老實老實地：「是有點熬不下去了！」

醜婦又拋媚眼。

忽然，權老實抓起醜婦的裙子，遮住醜婦的頭臉。

醜婦大叫。

權老實把醜婦的身體扭轉過來，按下醜婦的上身，由後背粗魯地抱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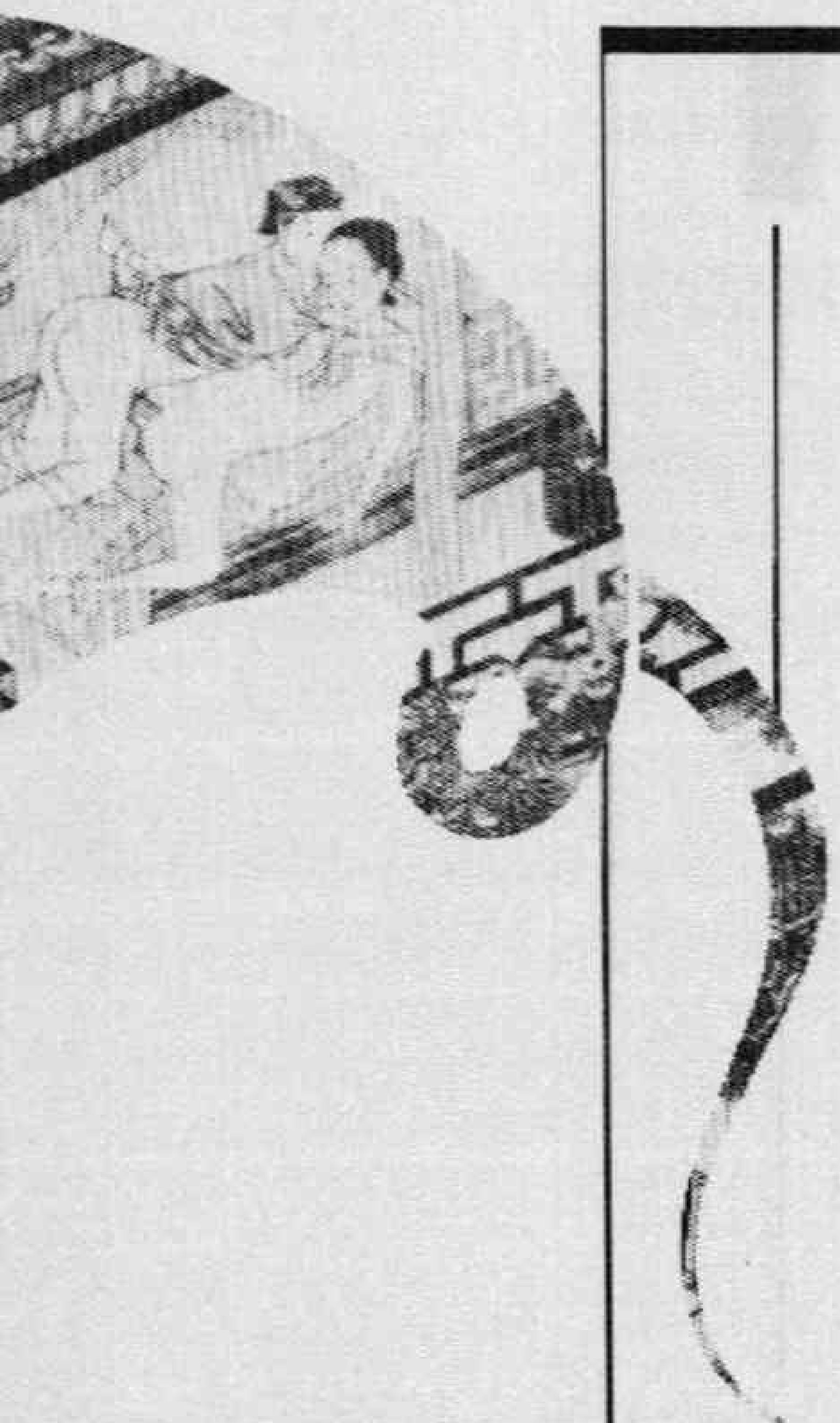
「天殺的！連你這種醜男人，也這樣對待我！」醜婦尖叫。

權不理，死命按着醜婦。

醜婦掙扎沒用。

權大力地拉下醜婦袴子。

醜婦豐臀左右扭動，搖擺。



權的手指抓進醜的臀部，神情充滿恨意，咬牙切齒。

醜婦的屁股出現手印，痛得大叫。

權充滿復仇的快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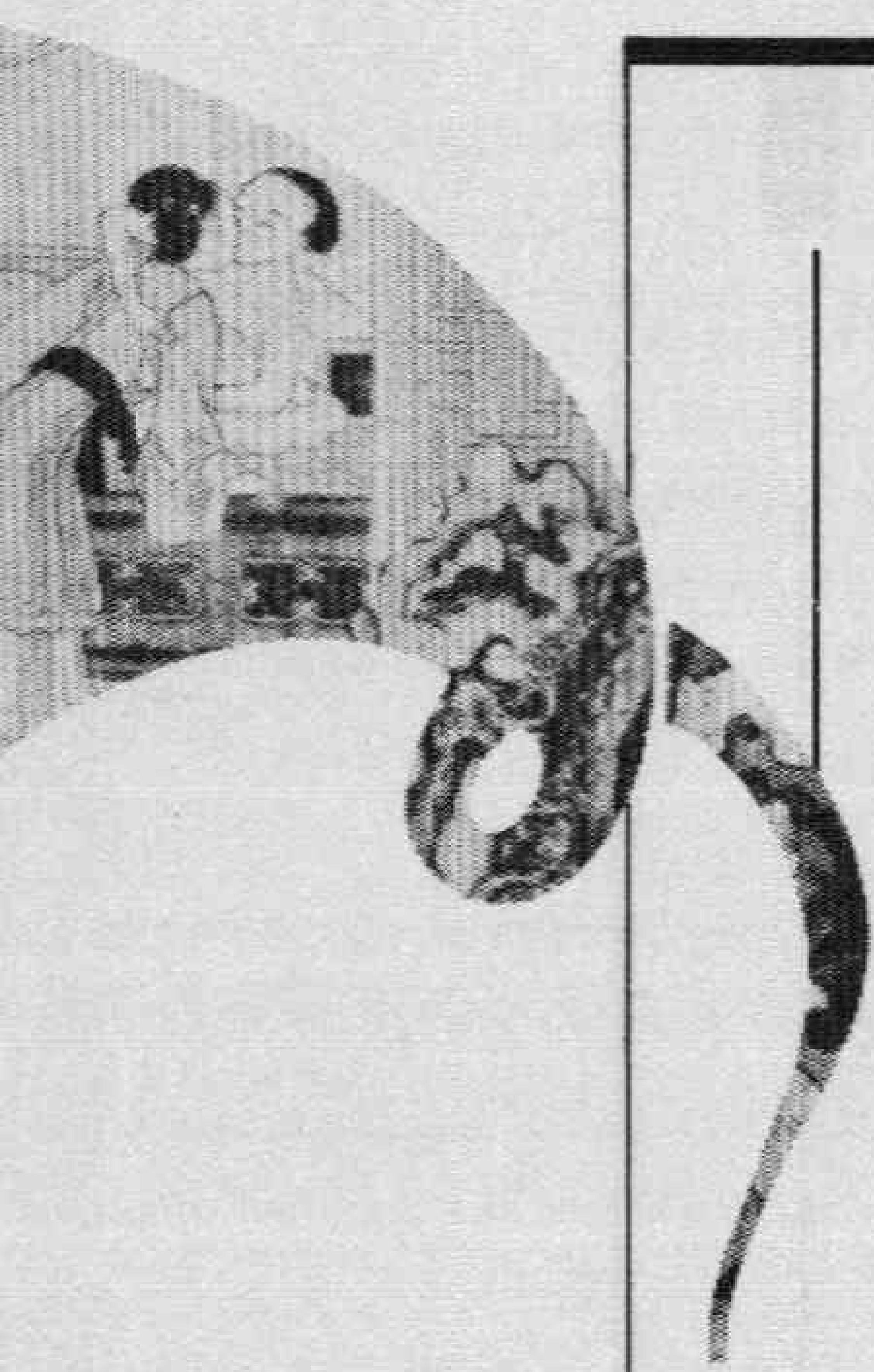
院中大雪。

房內燒着火爐。

木炭噼噼啪啪地爆裂。

未央生抱着赤裸的香雲。香雲雙腿勾住未的腹，剛才聽到的木炭裂聲，原來是兩人身體互碰時發出來的。

從窗外看到的是他們的影子，站立着。二人在房中一面走



動一面做愛。

未央生終於把香雲放在牀上，盡興玩樂，一起靜下來，只聞喘息之聲。

香雲抓着未的肩，媚眼如絲。

未央生一個翻身，看着由天花板上掛下的帳幕，凝神休息。

「你在想些甚麼？」香雲摟着未問道。

「不想甚麼。」未央生搖頭，但嘴角泛出笑意。

香雲一下子坐了起來，乳波微動，未央生不禁又伸手接觸

她那嬌小的粉紅部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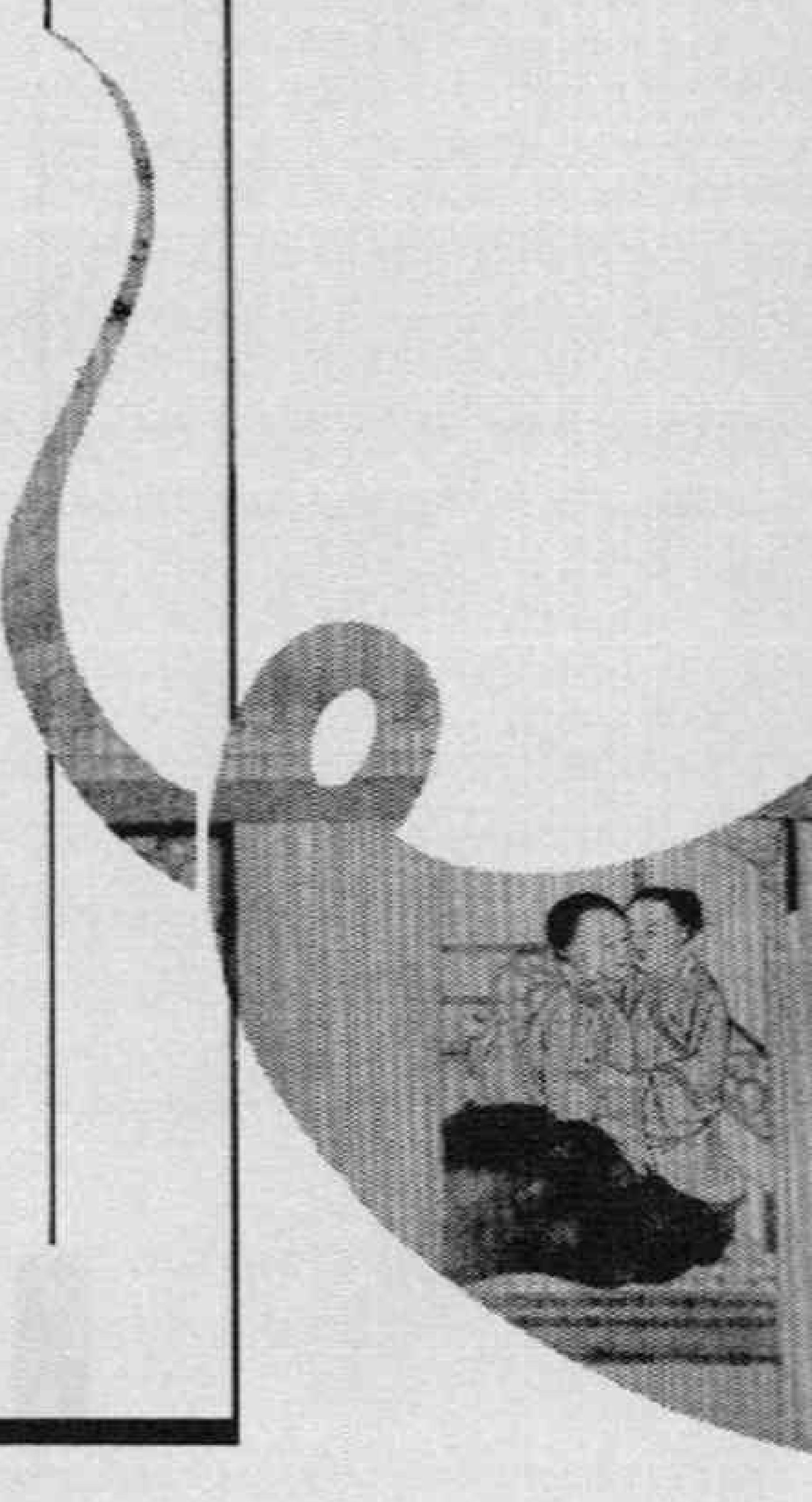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知道，」香雲乍嗔：「你還在想張仙廟裏其他的女人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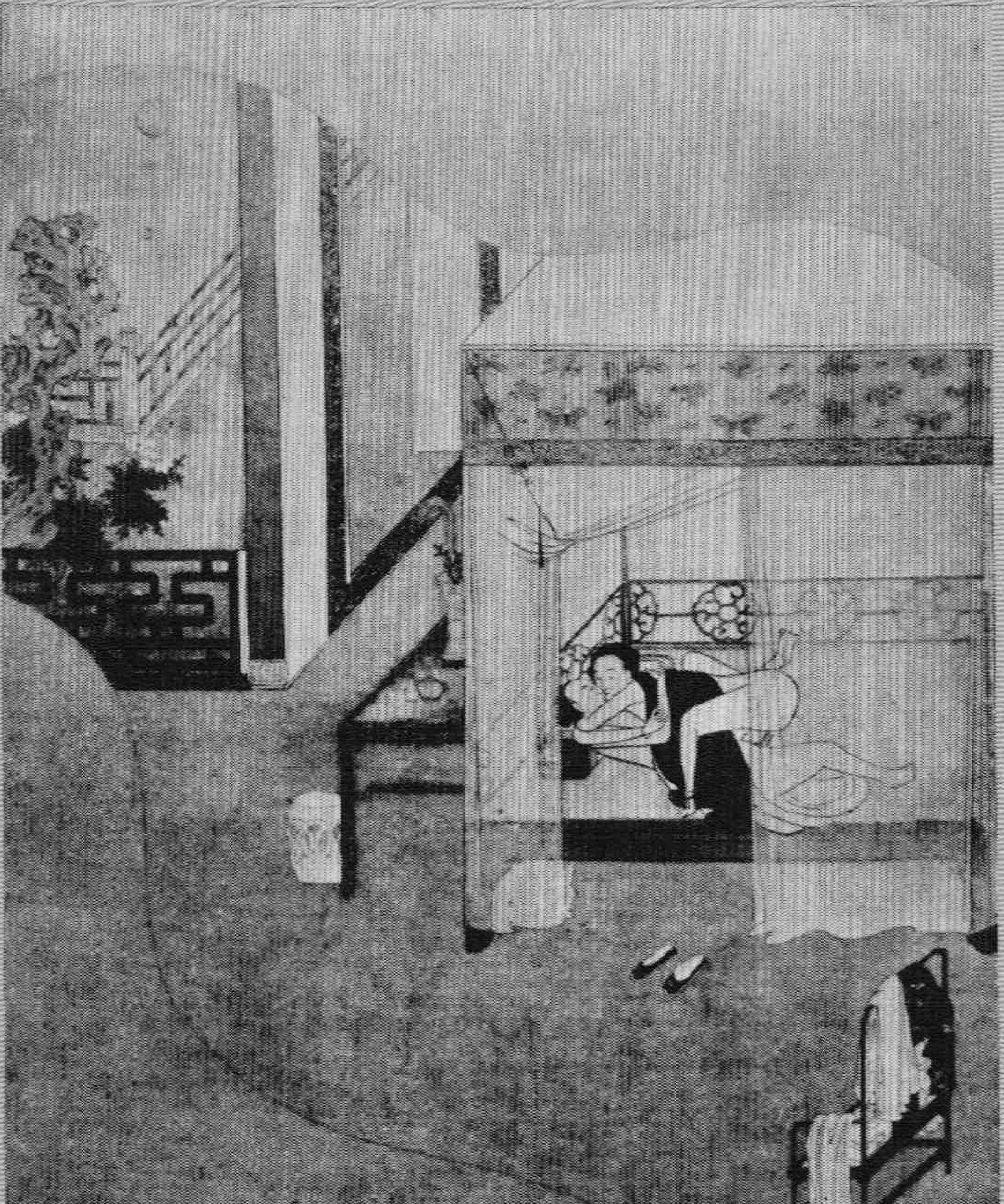
「在廟裏，我除了你，還看到甚麼其他的女人？」未央生差點沒發誓。

「你在我身上，卻去想那三個人？」

香雲陡然睜大眼睛，用力一推，未央生不提防，被推得直跌下牀……

■





瞬間的回憶。

門打開，兩個書僮爭先恐後奔進來，齊聲：「相公快去看美人！」

未央生初睡，被驚醒，懊惱，一聽說有美人可看，才息怒：「已經看過了！」

兩書僮說：「不是昨天那個，現在來的，一共有三個。」

「甚麼？三個？」未問。

書僮說：「是，我們見到時，已經上完了香，這時候只怕已離開廟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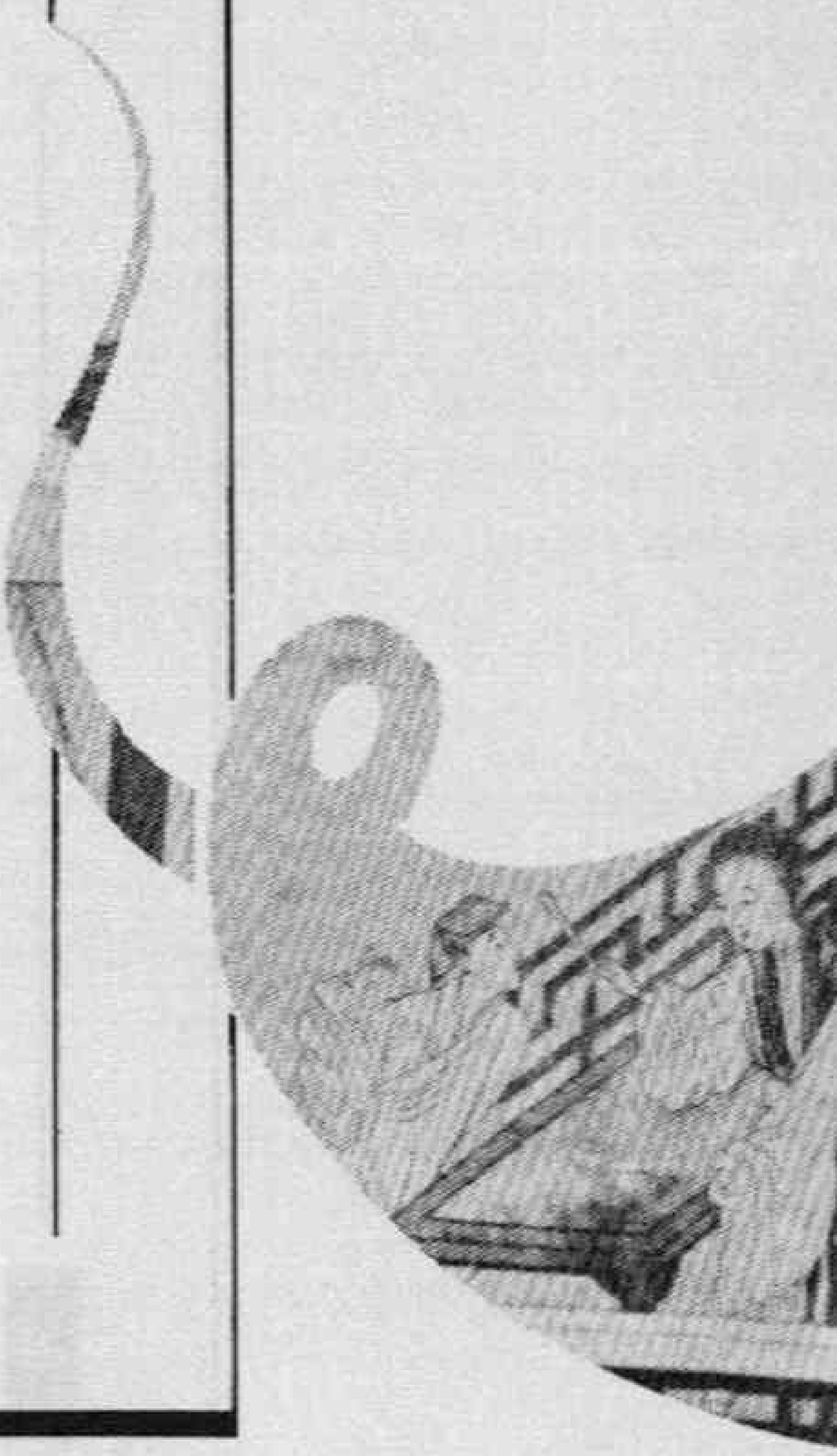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立刻向外奔去。

張仙廟外，未央生看到三個婦人的背影，己覺得她們婀娜過人。

未央生吸氣，奔向前，轉入小路。

三個絕色女人向前走着，未央生已從另一條街兜回來，與三人碰一正面。

只見一個身穿銀紅，一個身穿藕色，嬌柔之極，另一名年紀較大的整身紫綢，隨風飄動，都是絕色美人。他們看到未，略有羞意，不敢正視。



未央生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樣，被路旁的石塊絆倒，跌了開去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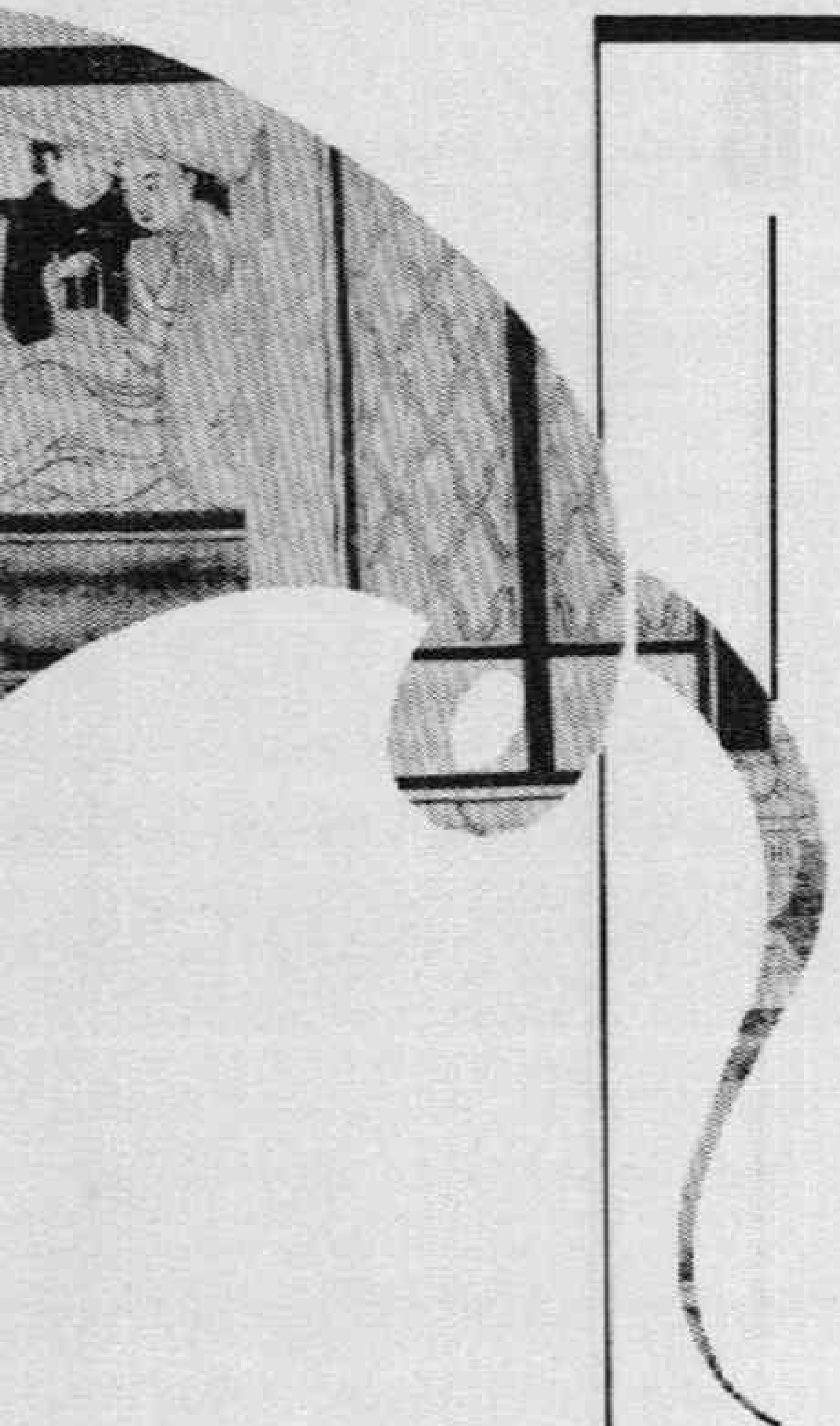
三人一陣嬌笑……

■

笑聲是香雲發出：「看你那副死相！要是想那三個人，何不問我？」

「你……你認識她們？」未央生喜出望外。

香雲調皮地：「我老實對你說，那三個女人是我的親戚。我有心事一定告訴她們。那天在廟裏見到你之後，一直想你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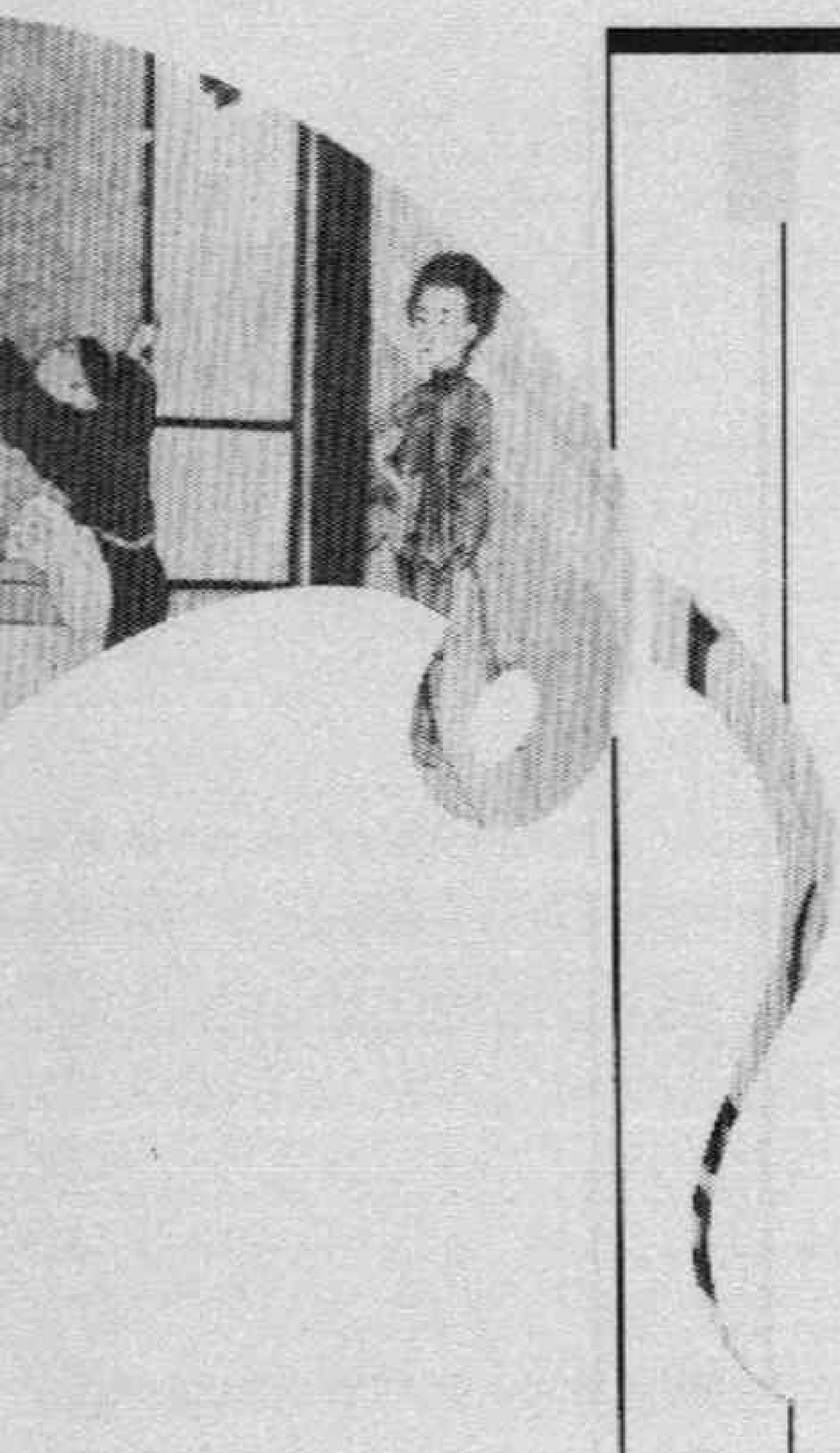
以爲你會找上門來，哪知道一天過一天，都看不到你的影子，我把這件事和她們說了，她們問道是不是在張仙廟遇見的男子，而且說看到一個神魂顛倒的，那不是你，是誰？」

未央生賴皮地膝行上前：「我們男子，好色也是人之常情呀！」

香雲仍嗔，但未央生另一隻手抓住她的足踝，抬起香雲的腿來，香雲仰跌，未央生湊上口去，用力吮吸。

香雲立時浪聲又起。

未央生越舐越有力。



香雲神情滿足之極，反手在牀褥上亂抓，喘着氣：「好心肝……你既然這樣愛我……我就成全你……只是有了她們，不可以忘記我！」

未央生含糊不清地答應，往下吻去。

香雲勉强彎起身，把未拉上來，但是未在她胸前吻了一會兒，又向下。香雲發出浪叫聲。

喘着氣，香雲說：「只是要讓我一個……先多嚐嚐一些日子……」

未央生一面大動，一面點頭。

院子中大雪狂吹。

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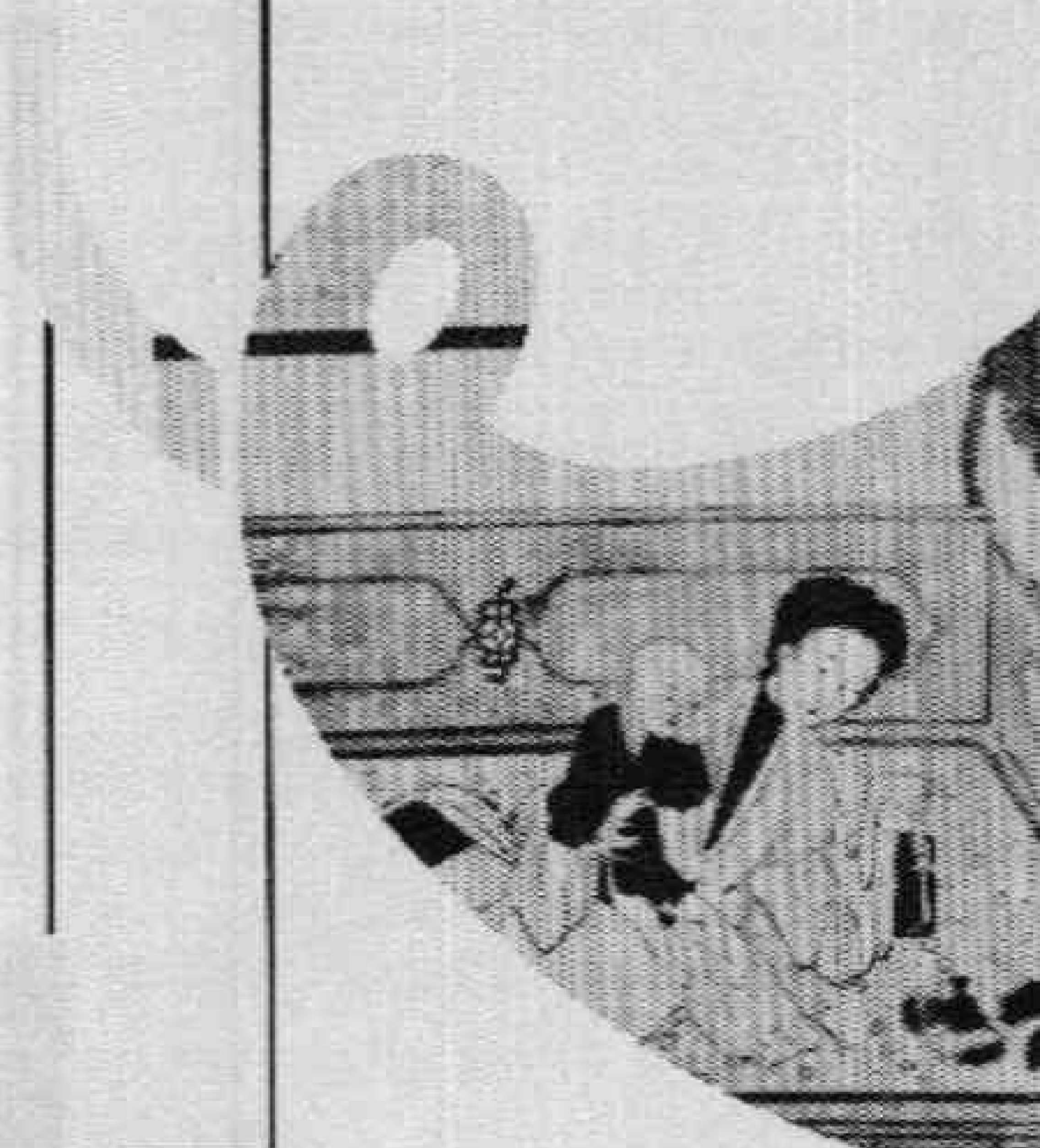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快活的表情溶入權老實的憤怒。

一片茫茫的白雪，權老實帶着簡單的行囊，站在鐵扉道人的門外。

門口樹上，釘着一塊牌子，寫着：「荒園召墾，初種免租」八個字。

權老實看到了歪歪嘴微笑。

大門呀的一聲打開，鐵扉道人披着斗篷，出來。



從遠處，看到權老實指着牌子，和鐵交談，鐵指着屋旁的荒地和一間草屋。

權老實連連點頭。

■

風雪已停，一片靜止。

未央生的妻子玉香拈着針，對着縫了一半的刺繡，神態懨懨，沒精打采。

鐵扉道人走進院子來，經過玉香的閨房。窗內，玉香只是懶洋洋地抬頭望了她父親一眼。

「那外鄉人很勤快，兩個月工夫，已將荒地墾好。」鐵扉高興地說。

玉香似應非應，自言自語地：「他離家遊學，已經快一年了！」

鐵扉聽到了，大不以爲然，板起臉來：「男兒志在四方，也應該有點傲氣，考不到一兩功名，怎麼回來？」

玉香低頭不語。

鐵扉揮袖而去。

■

噹！

深山中的廟宇，孤峯拉着巨型的橫木，照大鐘敲去，鐘聲綿綿不絕。

「來了……來了……」孤峯微微搖頭，嘆息：「報應來了。」

■

夜。

牆外。

權老實望着高牆，咬牙切齒，深深吸氣，走近牆，翻身進

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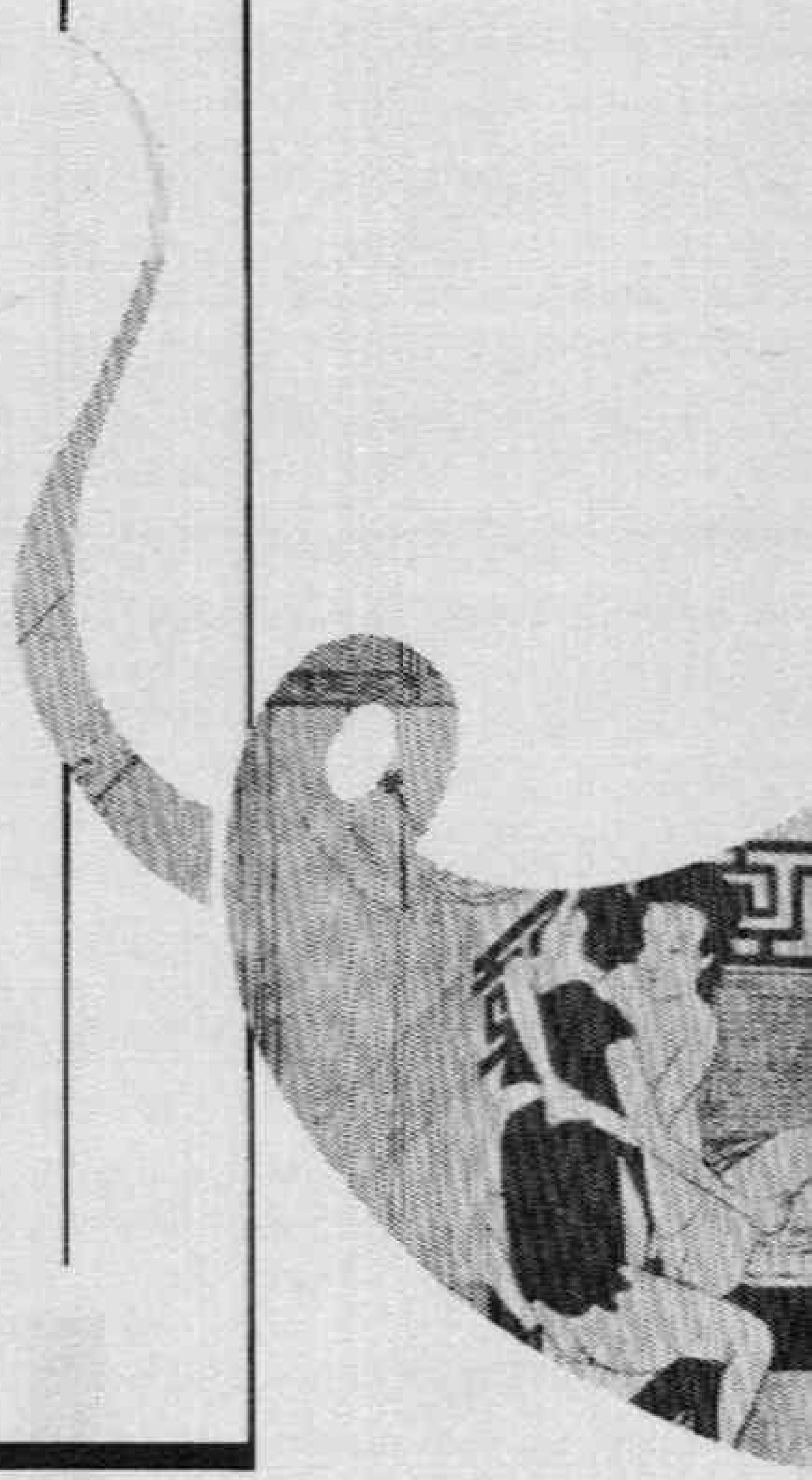
院子中，看到玉香的閨房亮着油燈，有個若隱若現的影子，是玉香在澡盆中洗身。

權老實已偷偷進來，輕步接近玉香。

玉的裸身發着光，權看到獸性大發，將自己的衣服脫了。

權走近玉。

玉略有所覺，忽然轉頭，看到權，大驚，張口待叫，已被權撲向前去，一手掩住玉的嘴，衝了上去將玉撞倒，玉的身子變得仰躺在澡盆中，竭力掙扎，水花四濺。



權大力抱着玉，用自己的雙腿撐開玉的雙腿，一下就得手。

進入之後，權鬆開掩住玉口的手。

玉口仍張得極大，但叫不出聲來，神情痛楚莫名。

權身子聳動，水花又激起。

玉由驚恐痛苦，變成享受，緊咬下唇，不發出聲來。

權在玉身上肆意凌辱，咬緊牙關，神情極恨但又極樂。

玉漸漸將雙手抱緊權結實的背，指頭掐進他的肌肉。

權更用力抽送。

玉的身體劇烈扭動，浴盆中的水大量的盪溢流出，玉閉着眼想呼叫，但又得忍着，格格聲由牙縫傳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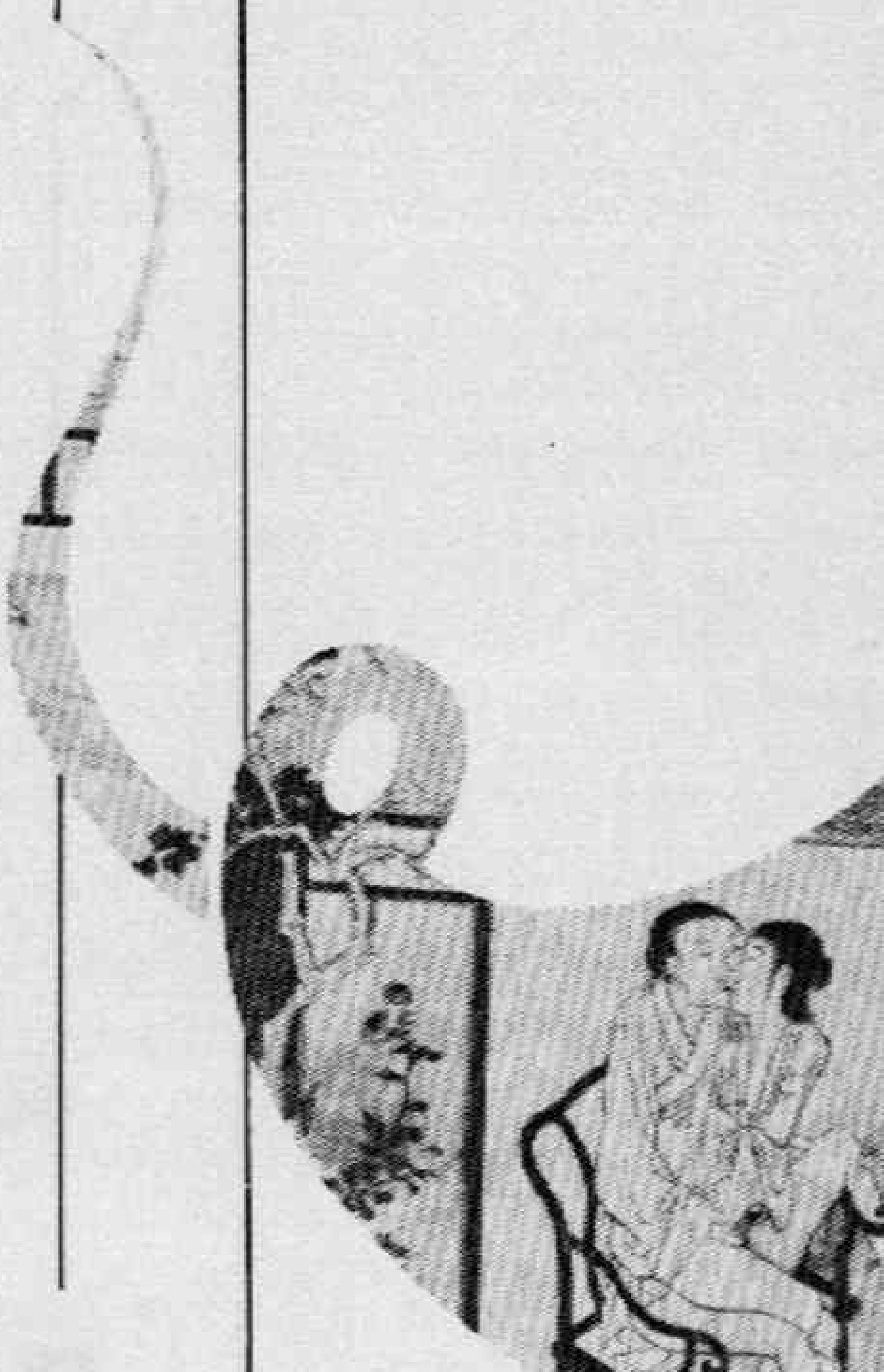
權緊緊抱住玉，玉也抱着權，權將玉的雙腿架在自己的肩上，一把抱她進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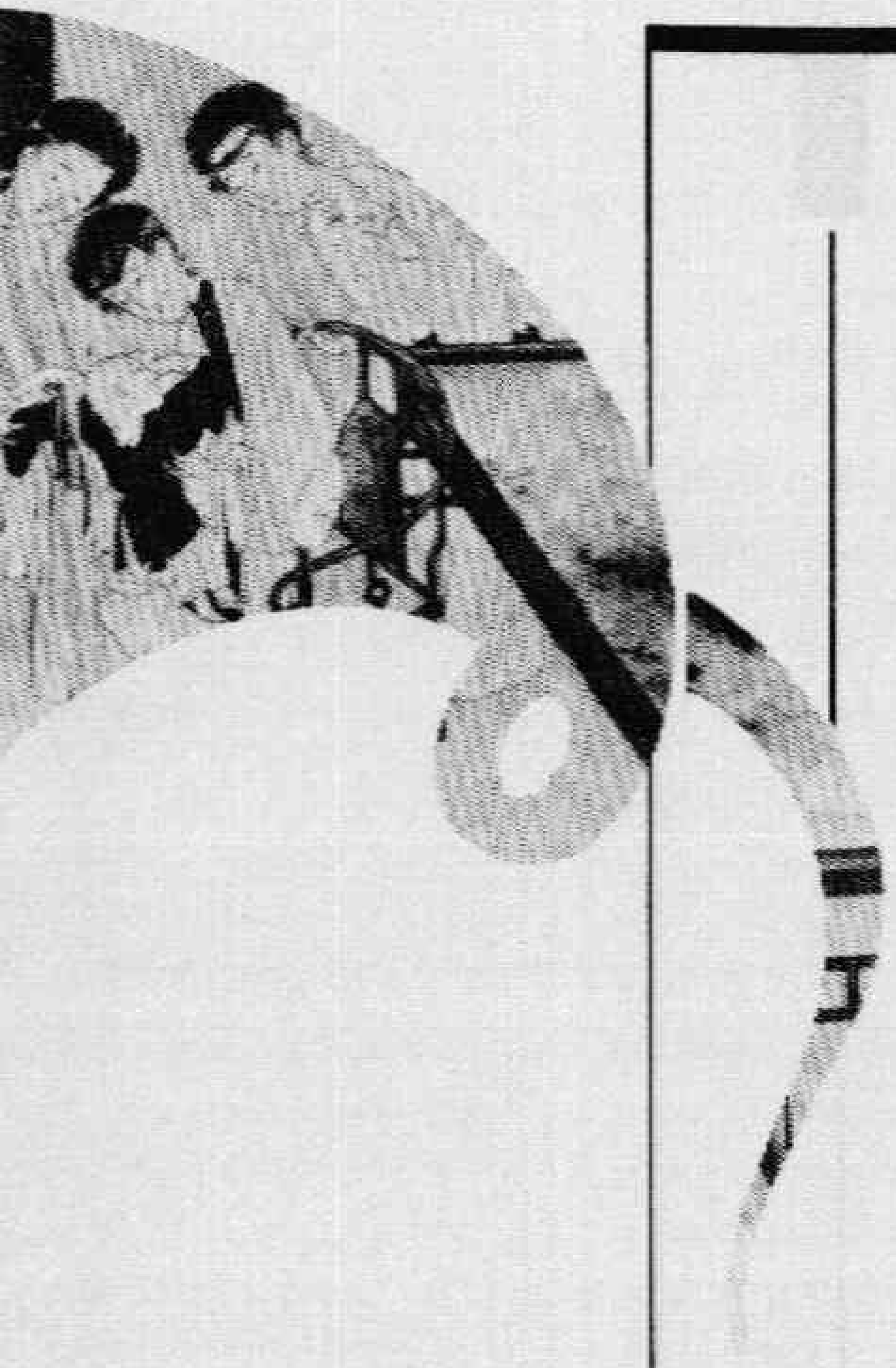
玉發出竭力的呻吟，拚命扭動身體。

權跨出澡盆，把玉放在牀上，再次攻擊，蹂躪。

玉欲仙欲死。

等玉靜下之後，權又撲前，往玉的裸胸咬去，玉欲掙扎，但又享受，將自己的身體每一部分獻上，讓權痛快淋漓地咬住





她。

喘着氣，玉香道：「你……是那裏來的天神，這麼厲害……搗得……搗得我全身都裂開了……」

■

權老實再次衝前。

■

另一個閨房。

香雲大叫。

■

未央生再次衝前。

玉香的牀上，權老實不停地要求。

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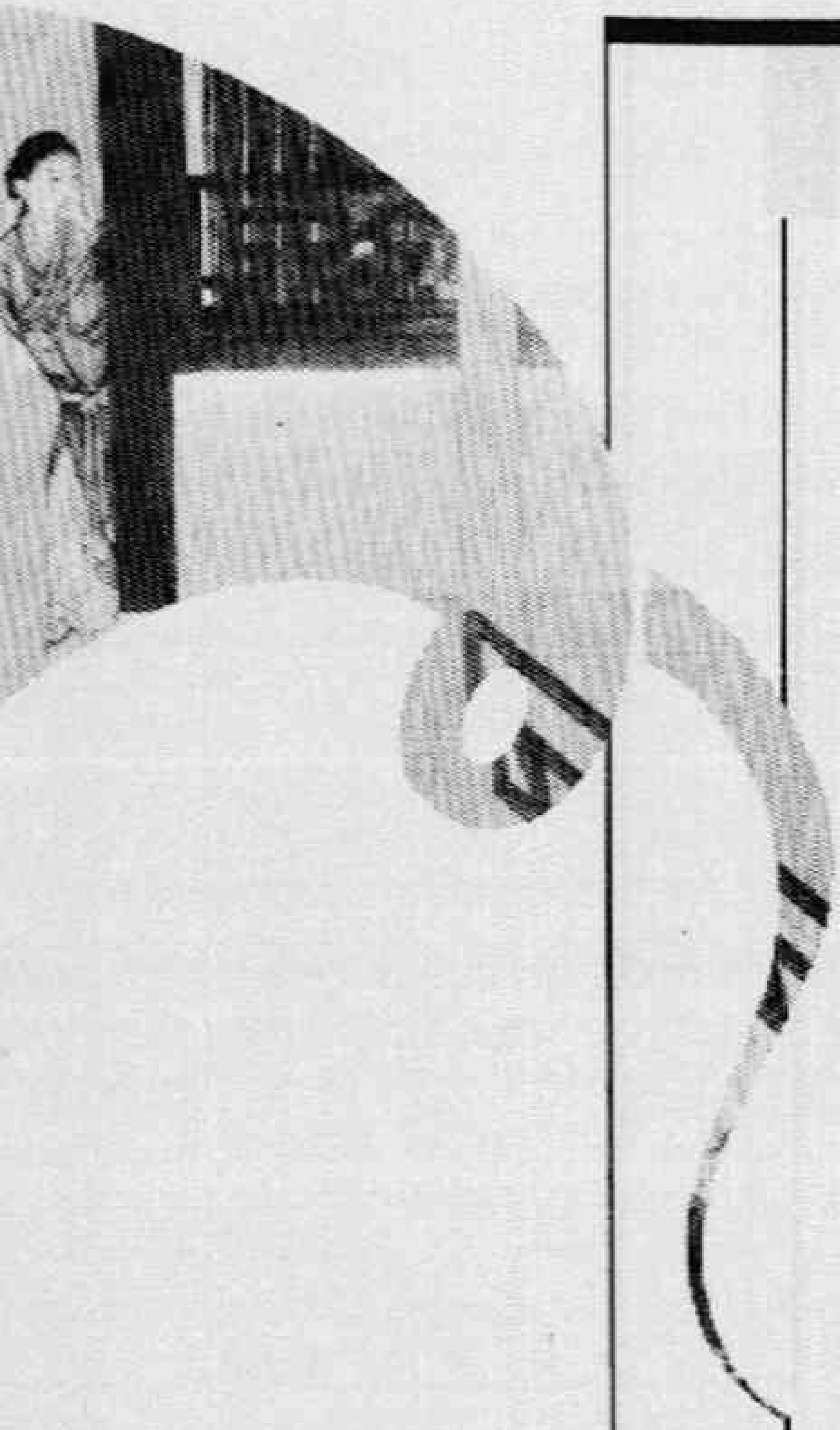
玉香不能再忍，淫蕩地大樂。

■

笑聲傳入深山。

廟宇中的孤峯，掉下眼淚。

■



（十）

春天。

百花齊放。

一羣蝴蝶，飛翔中變爲朦朧的彩色影子。

影子原來是三個女人的衣裳。

花園中，香雲和兩個女人在嬉戲，大家互相追打，扭爲一團，笑着擁抱，躺在綠油油的草地上。

香雲在兩個女人的耳邊細語。

「甚麼?」年紀較小的一個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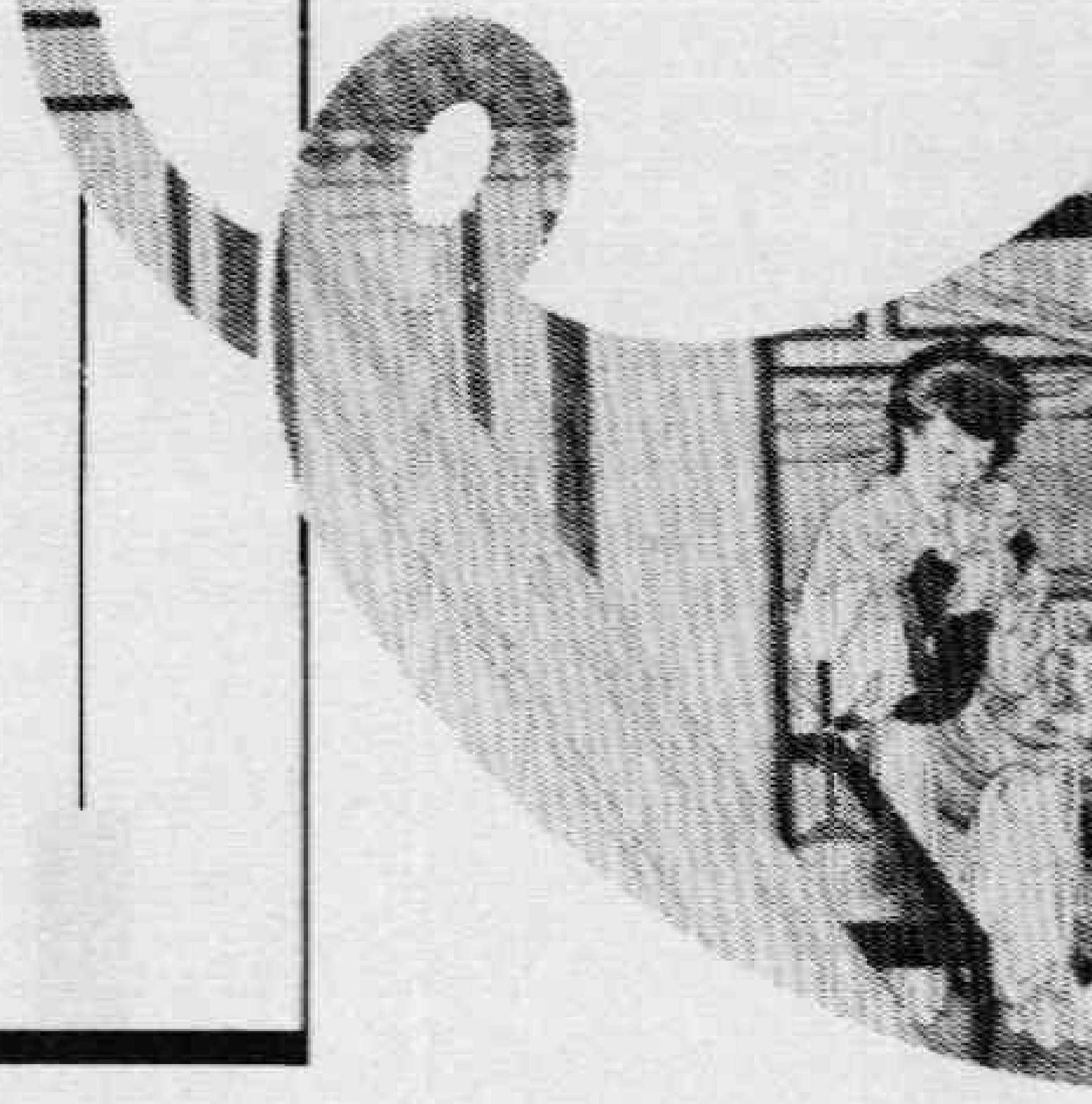
「眞的?」大一點的那個驚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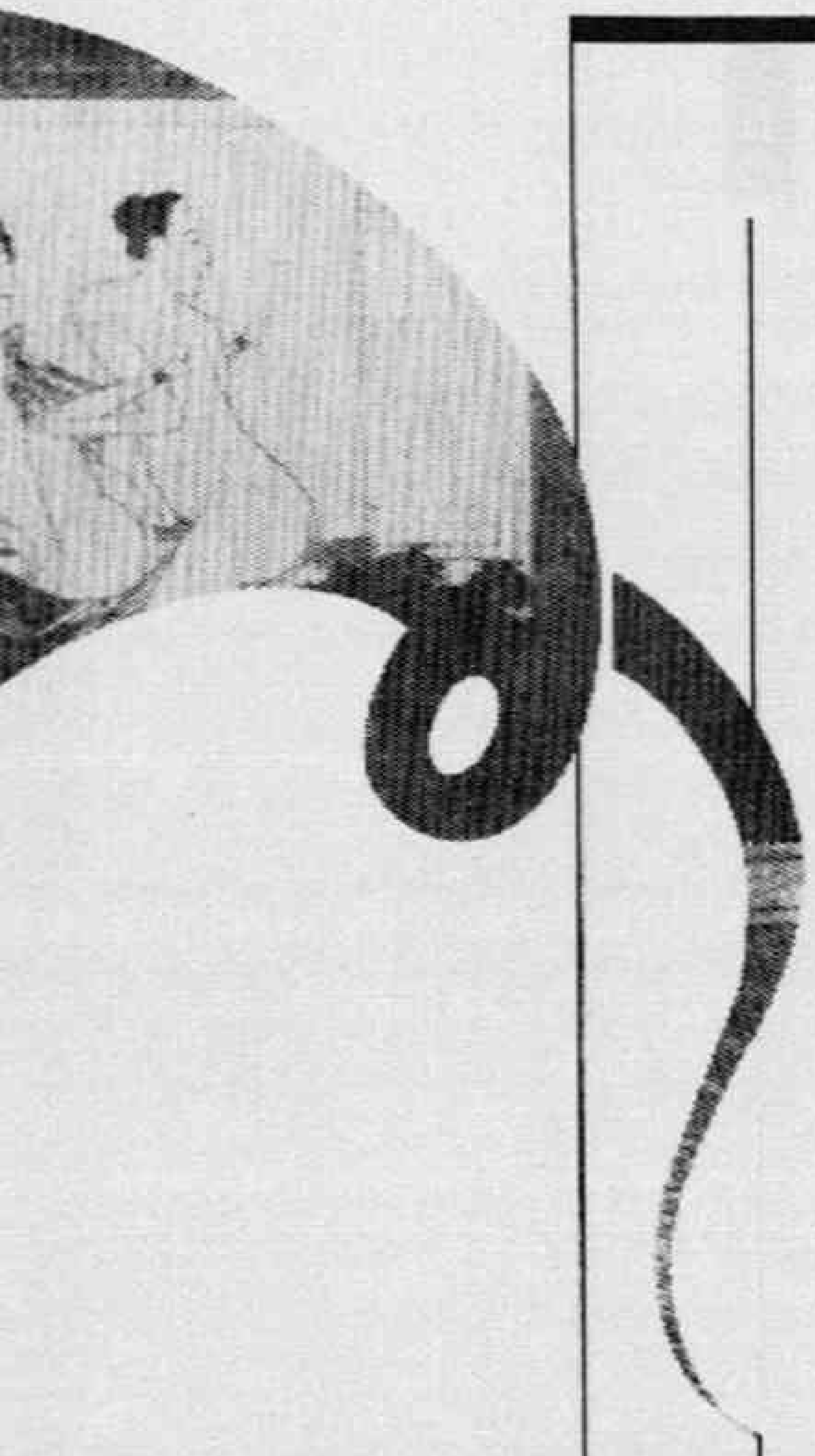
香雲抿着嘴笑，神態詭秘：「你們兩姐妹喜歡，我就把他送給你們。」

「姐姐，她在騙我們。」瑞玉喘着氣說，她身體虛弱，但有股極不健康的美。

「你是不是已經得到甜頭?」瑞珠强壯，並不屬於肥滿，像熟透的果實。

香雲調皮地，仍然笑着。





「你眞的肯讓我們姐妹試一下？」姐妹齊聲地問。

香雲不語，連連點頭：「我和你們當初結盟，也說過有禍同受，有福共享的。不過，我們可來個約法三章，不然到時爭吵起來，可是沒趣。」

「好呀，你說，你說！」姐妹二人急了起來。

「我只給一夜工夫，你們誰要和他先睡，自己決定。」香雲一直想作弄這兩姐妹。

兩人聽後猶豫了一會兒。

「你們不說我也知道了，前面的一個，怕他不肯盡歡，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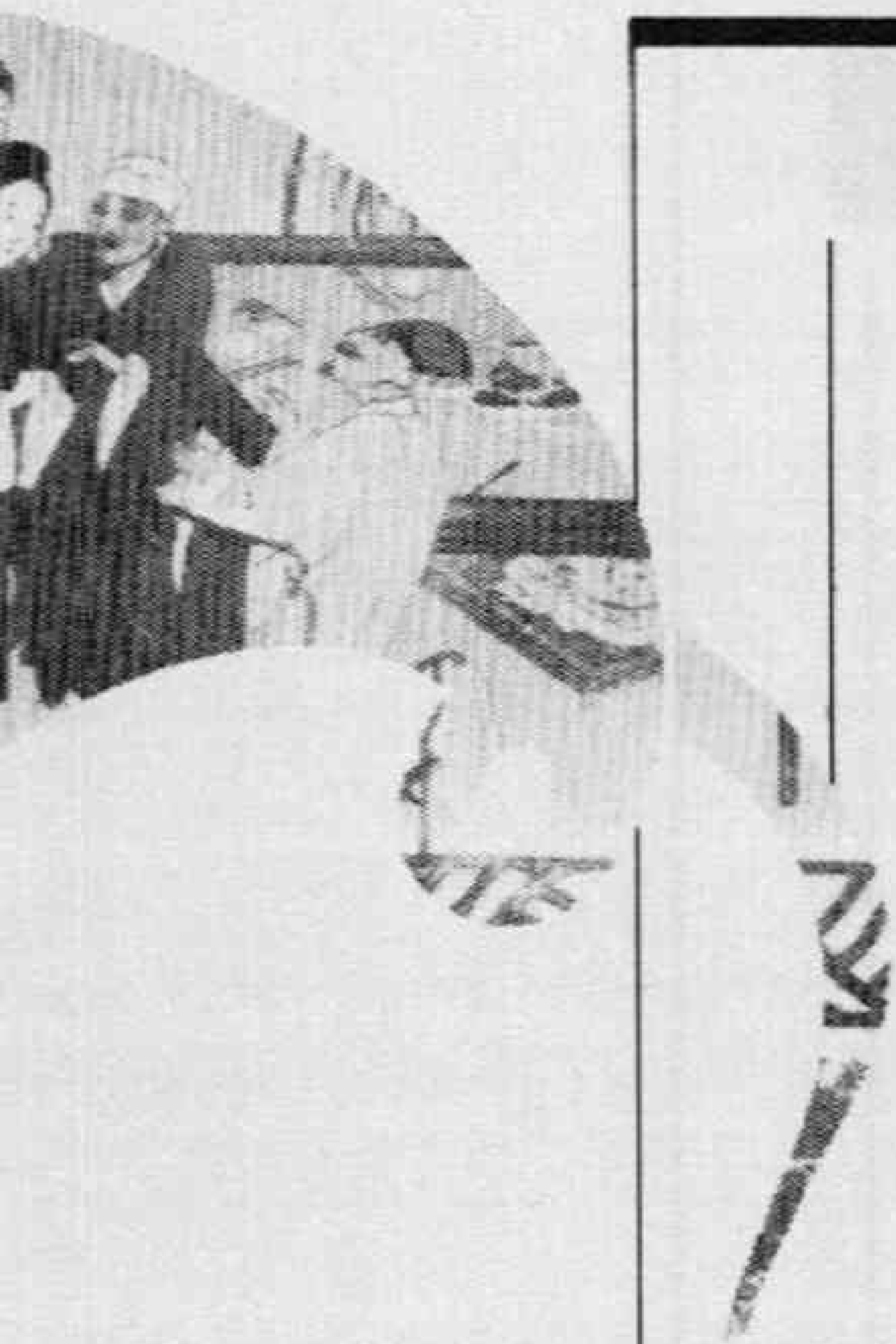
留着下一次，後面的那一個，怕他做後不夠力，是不是？」香雲說完在她們的臉上刮了幾下。

瑞珠和瑞玉兩姐妹羞得說不出話來。

「你們別擔心，照他的本事，多幾個也沒有問題。」香雲說完，正色地：「不過，我們決不能讓花晨知道這個秘密，那個婆娘，丈夫已經死了七年，我怕她一下子把未央生搞垮了。」

「誰說我會被搞垮？」未央生已不知不覺地闖進花園。

瑞珠、瑞玉兩姐妹又驚又喜，假裝做意外狀。



未央生直向他們作揖。

珠、玉忙還禮。

「張仙廟前一見，日思夜想，今天見得佳人，是我未央生三生有幸！」未客套地。

「還在甚麼有幸無幸！」香雲在未央生面頰亂扭：「快去幹你的好事！」

未央生直瞪姐妹二人，不知由哪一個先下手。

香雲用力把未央生推倒，姐妹二人壓上。

草地上，未央生先把舌頭伸在瑞珠口裏，咂了一會，又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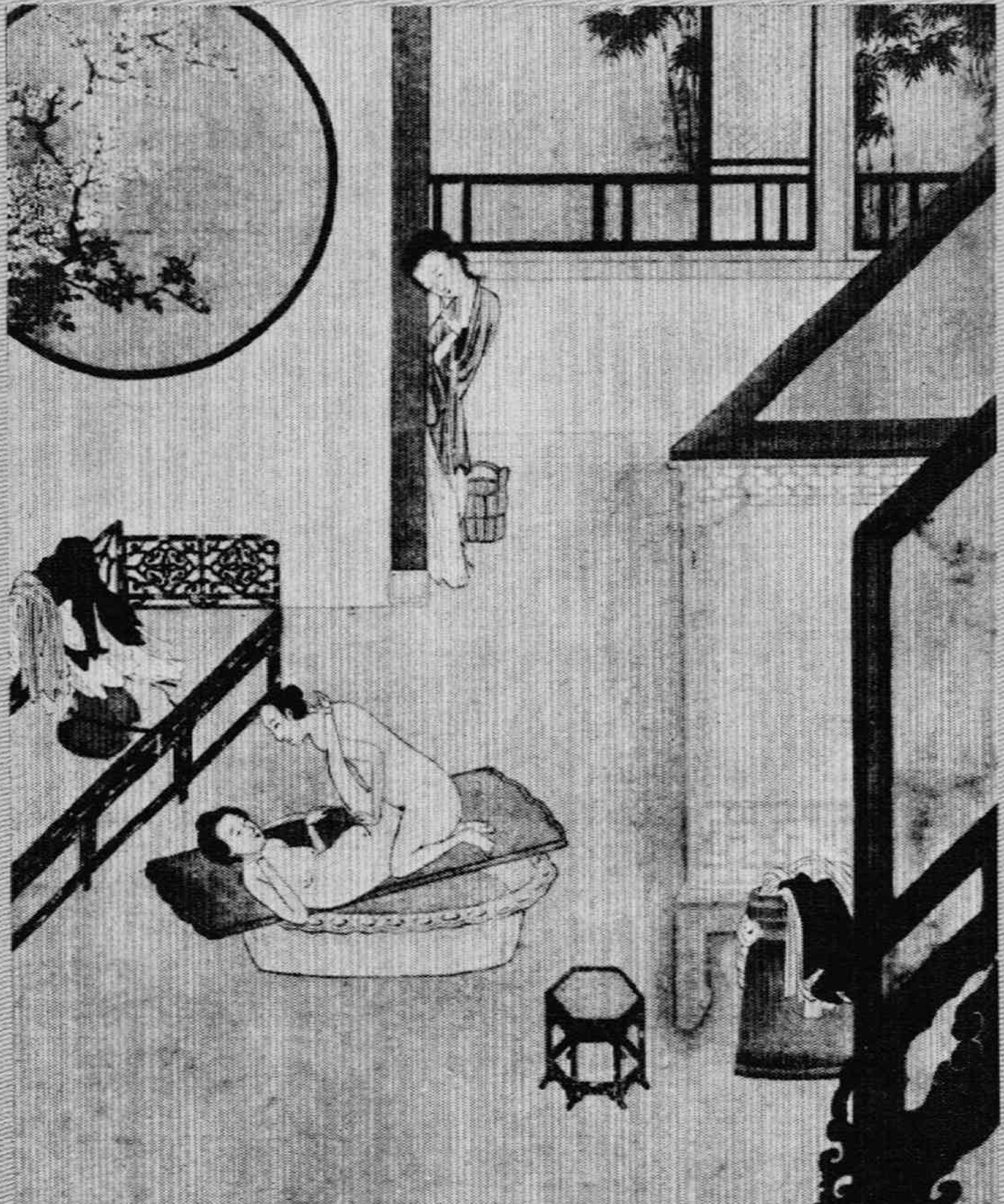
到瑞玉處，然後三張口，合在一起湊成個品字，將兩根舌一齊吸在嘴裏，珠、玉二人各自發出呻吟聲來，未央生進一步挑逗，抓着她們的手往自己身上探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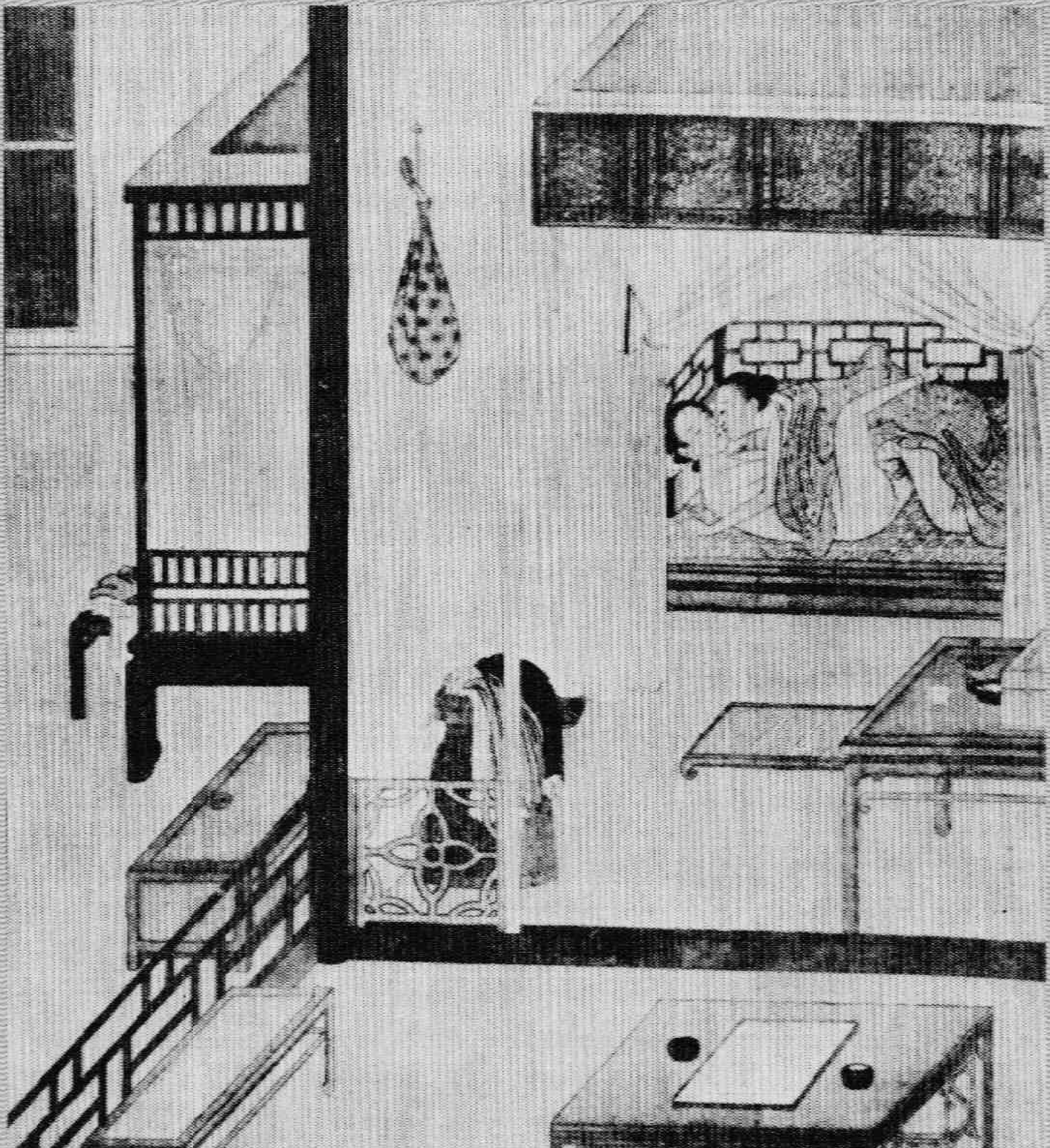
珠、玉二人皆極吃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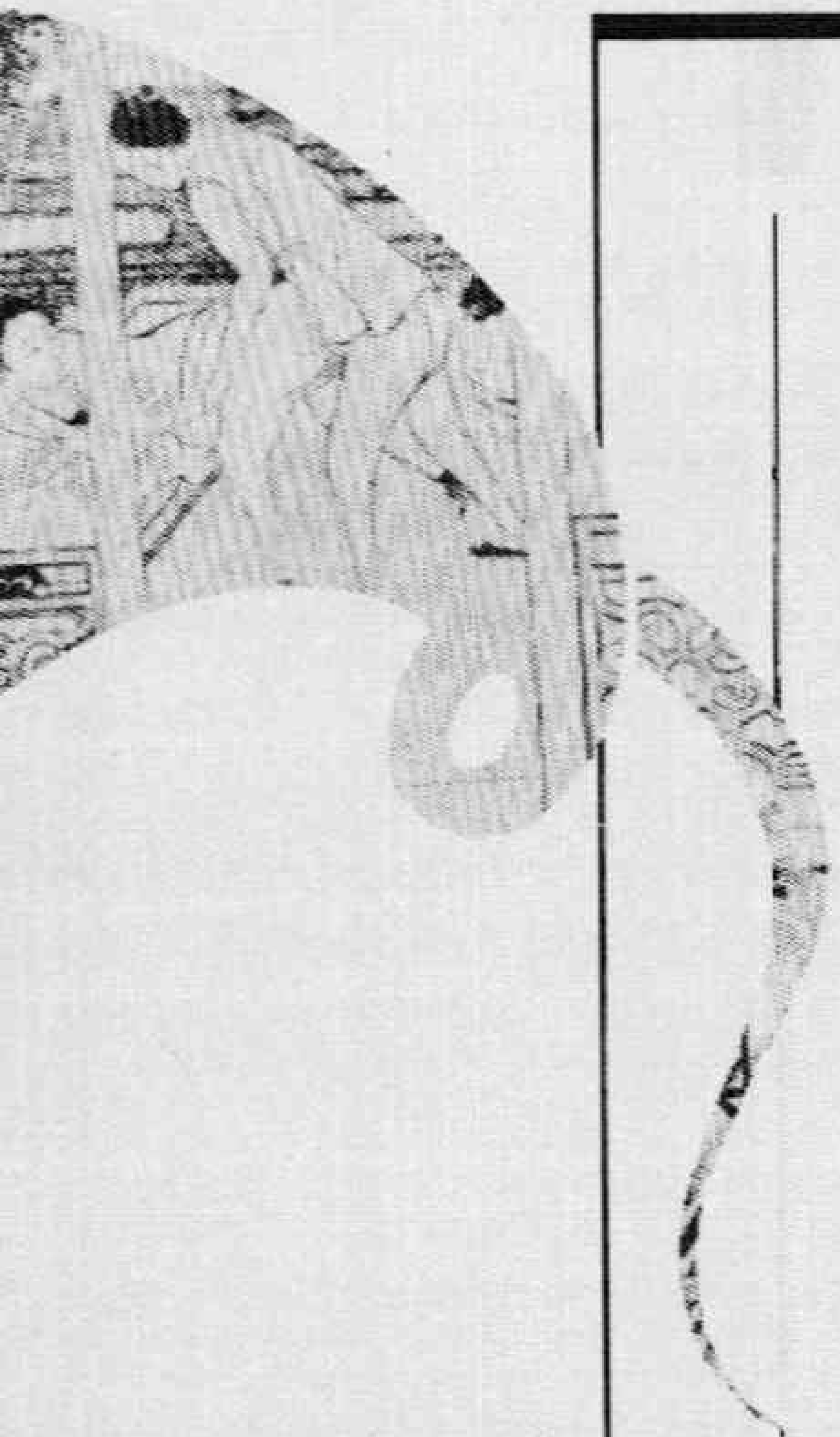
香雲笑得腰也彎不直，但是尚有醋意，咬着下唇，向未央生說：「先搞那個大的！」

未央生牽着瑞珠的手入房，妹妹瑞玉纖弱地喘氣，但又不敢爭先，眼光光地看着兩人的背影。

香雲見狀，也興奮，深深地往瑞玉細小的嘴吻下，瑞玉呻







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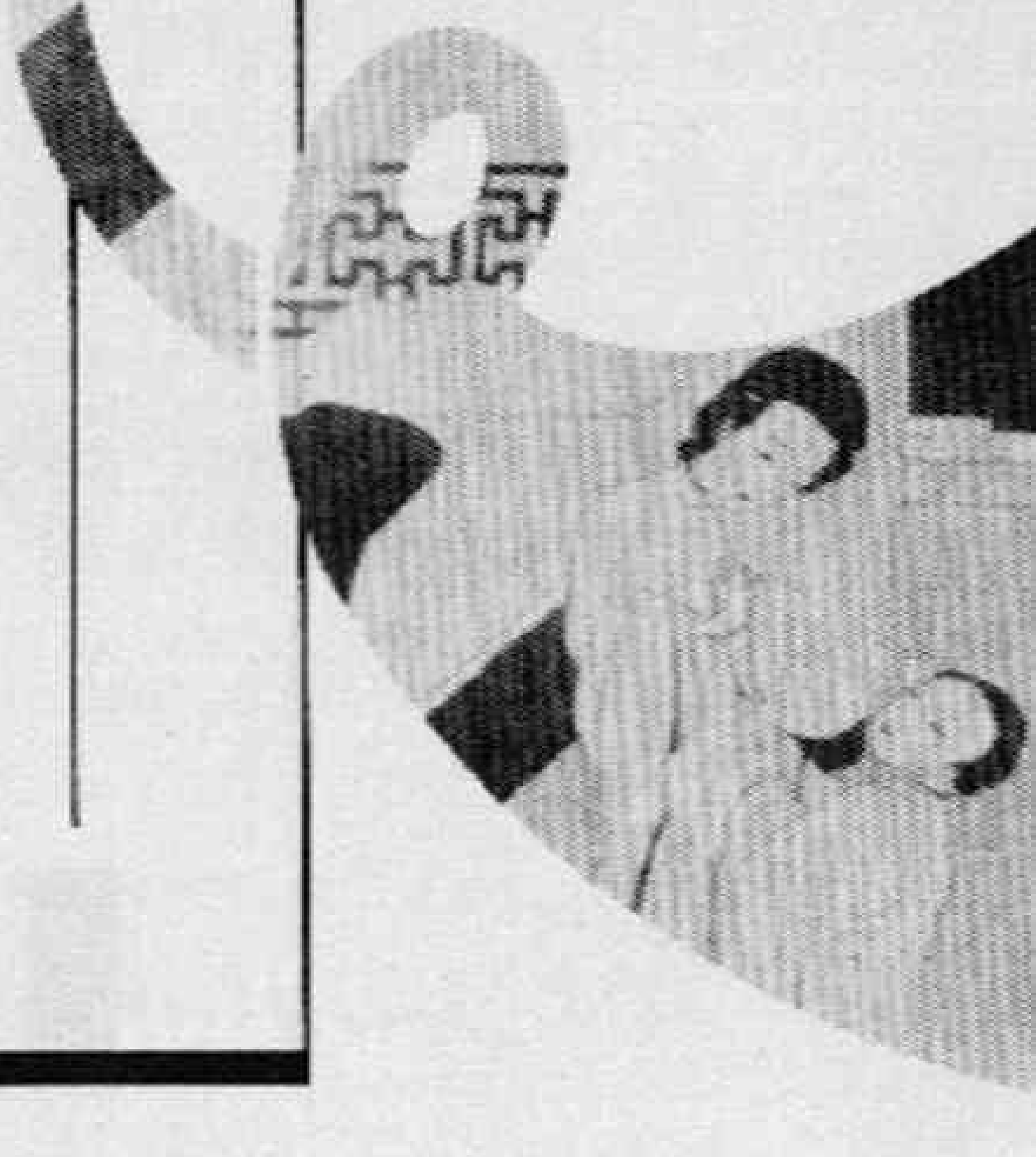
房內。

未央生和瑞珠各自寬衣解帶，上牀行樂。

初時，瑞珠覺得頗爲艱難，但堅忍咬住牙關，任未央生放肆。

「我的心肝，你要弄死我不成？」瑞珠一下子已達高潮，軟弱地說。

「我怎麼捨得你死！」未央生繼續，並沒有停止。



瑞珠大爲快活：「遇到了你，難道還想活嗎！」

兩人翻天覆地。

外邊敲一更的聲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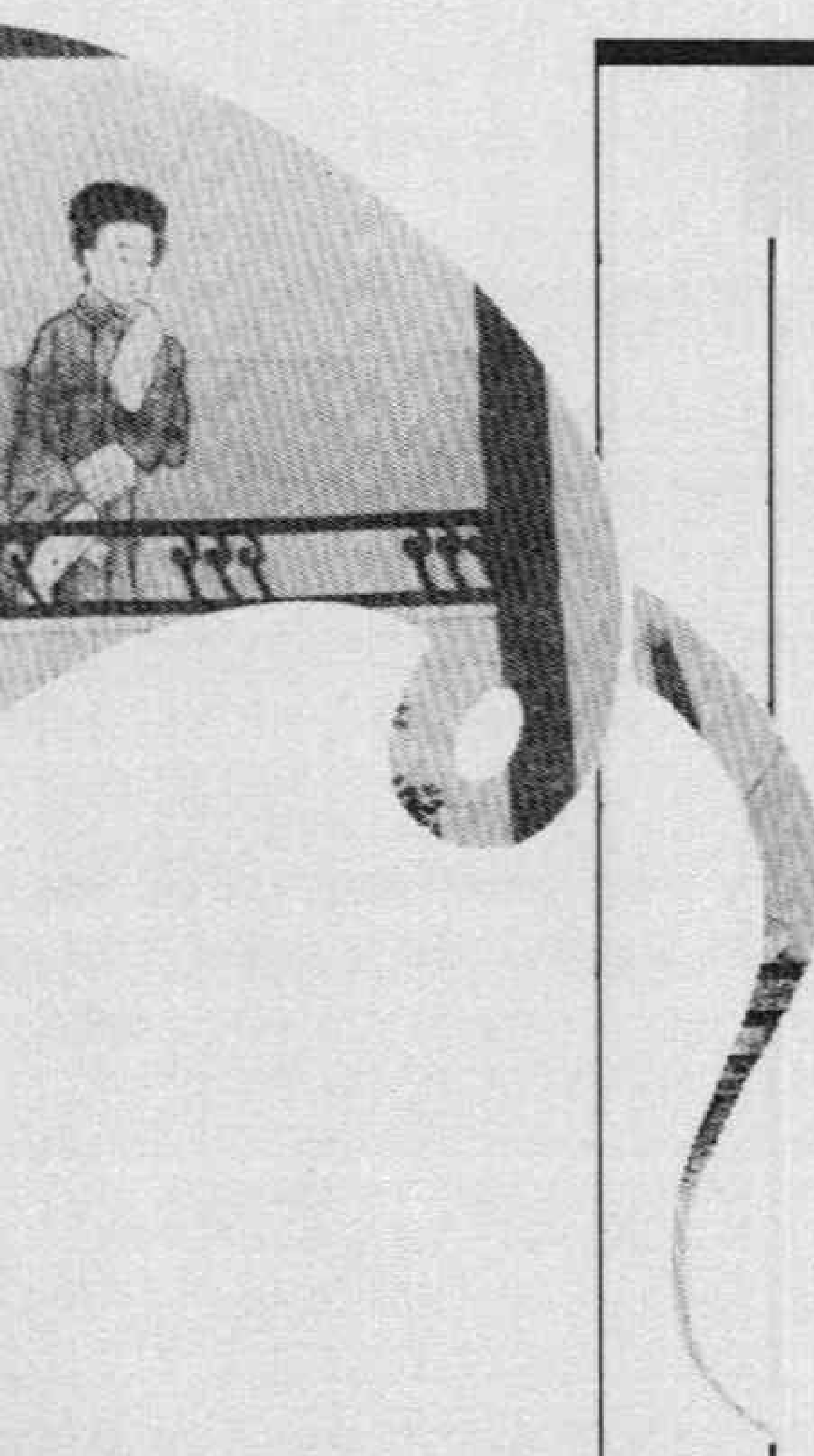
房內，瑞珠喘着氣：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」

外邊，敲二更的聲音。

瑞珠四肢癱軟地躺着：「心肝，我不行了，你去找我的妹子吧。」

「黑漆漆地，叫我哪裏摸去？」未央生起身披了衣服。

瑞珠在他的頸項上吻了一會兒：「我叫丫鬟帶你去。」



說完瑞珠打開門。

那個丫鬟正在外面偷聽，見他們山搖地動，已騷癢不過，差點跌倒。

「是。」的一聲，丫鬟攙着未央生的手，走到院中僻靜處，連忙脫下自己的褲子。

「剛才那樣的好滋味，讓我也嚐一嚐！」丫鬟哀求。

未央生見狀，也不好推辭，就把丫鬟推在懶櫈上，撥開她的腿。

那個丫鬟未曾有經驗，哇的一聲叫了出來，疼痛難當，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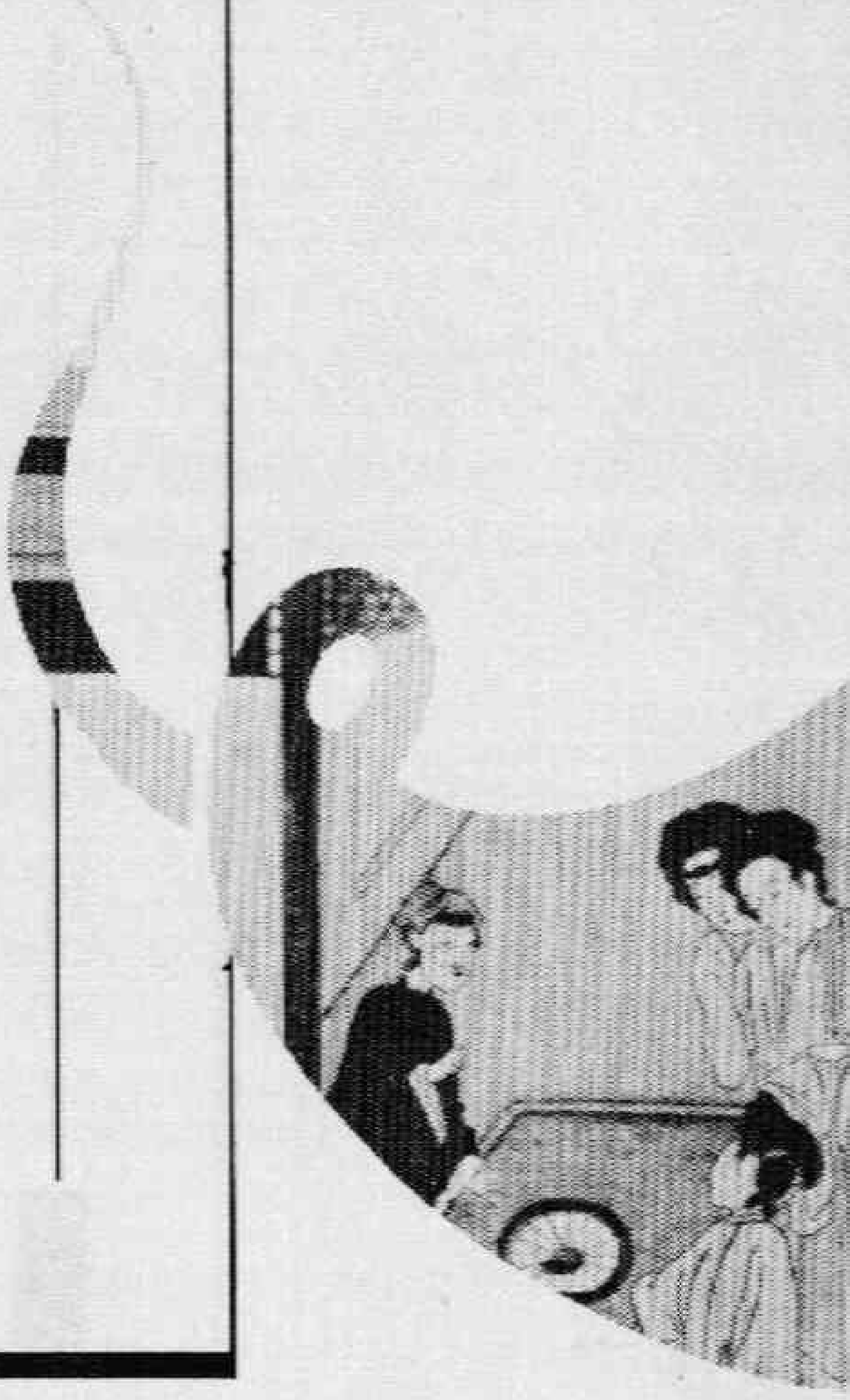
央生再試幾下，知道下去一點好處也沒有，安慰她道：「我的本錢太大，你當不起，這樣吧，我有個書僮，明天叫他來替你快活一下，等你慣了，再來找我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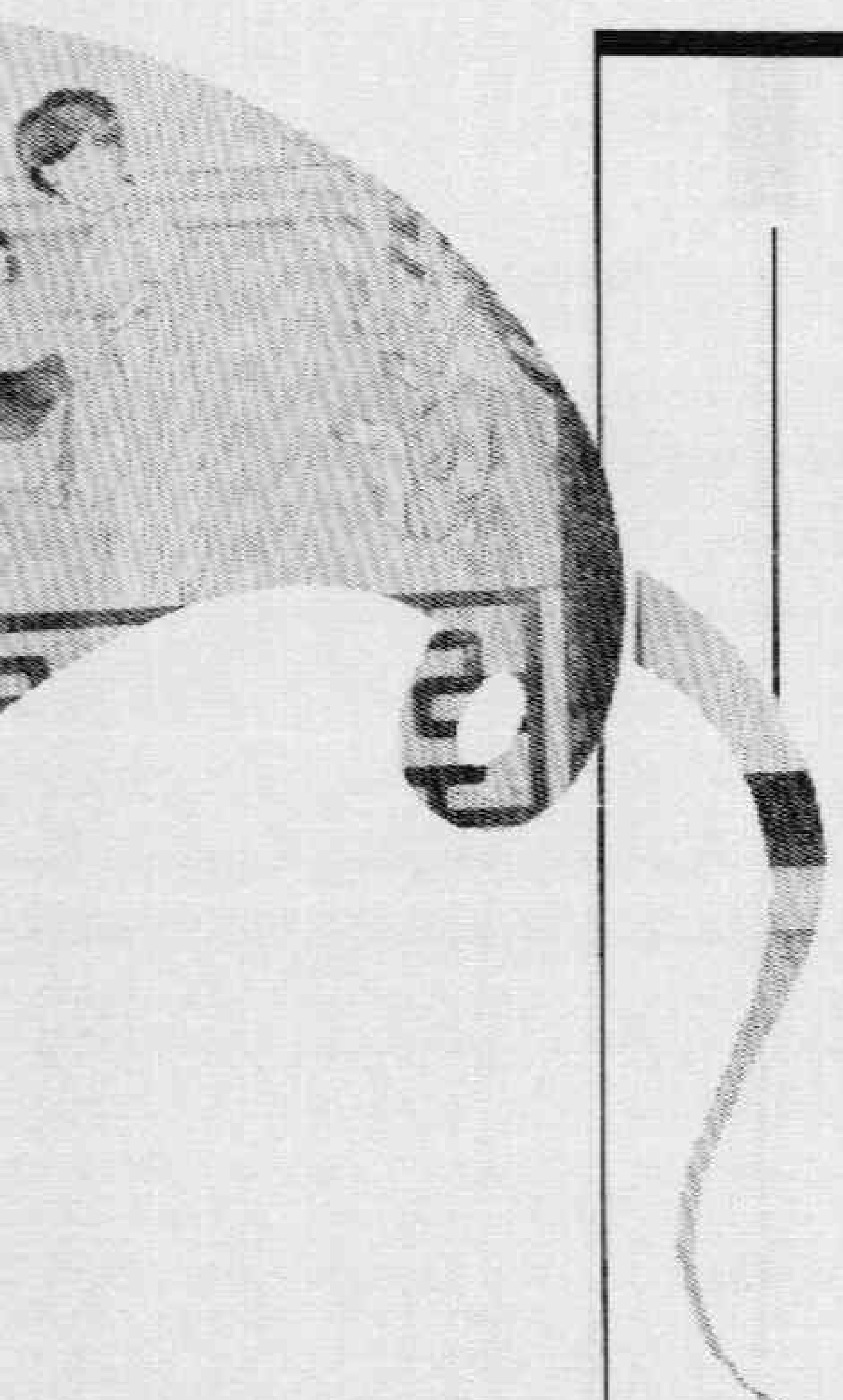
丫鬟聽了也只好點頭完事，穿回衣服把未央生引到瑞玉的房去。

香雲和瑞玉在牀上赤裸地擁抱，香雲見未進來，閃開讓未行事。

「心肝，我來遲了。」未央生摸黑地上了瑞玉的牀。

瑞玉弱不禁風，驚駭欲逃走，被未一把抓回來。





「這……這豈不要了我的命？」瑞玉直瞪未央生下體，驚叫起來。

未央生好笑地：「親親，正要死了才好。」

香雲聽了也吃吃地笑。

「香雲姐，香雲姐，救命！」瑞玉望向香雲。

香雲向瑞玉說：「好歹也試上一回。」

瑞玉還是搖頭不肯，未央生已興奮，憐惜地：「也好，你先在一旁看，等要了再來。」

未央生說完摟着香雲，香雲身子靠緊過來，兩人扭動磨

擦，香雲不由自主地發出浪聲。

瑞玉一旁看得呆了。

未抱着香雲，開始動作。

香雲狂叫，雙手在未的背上亂抓，不勝負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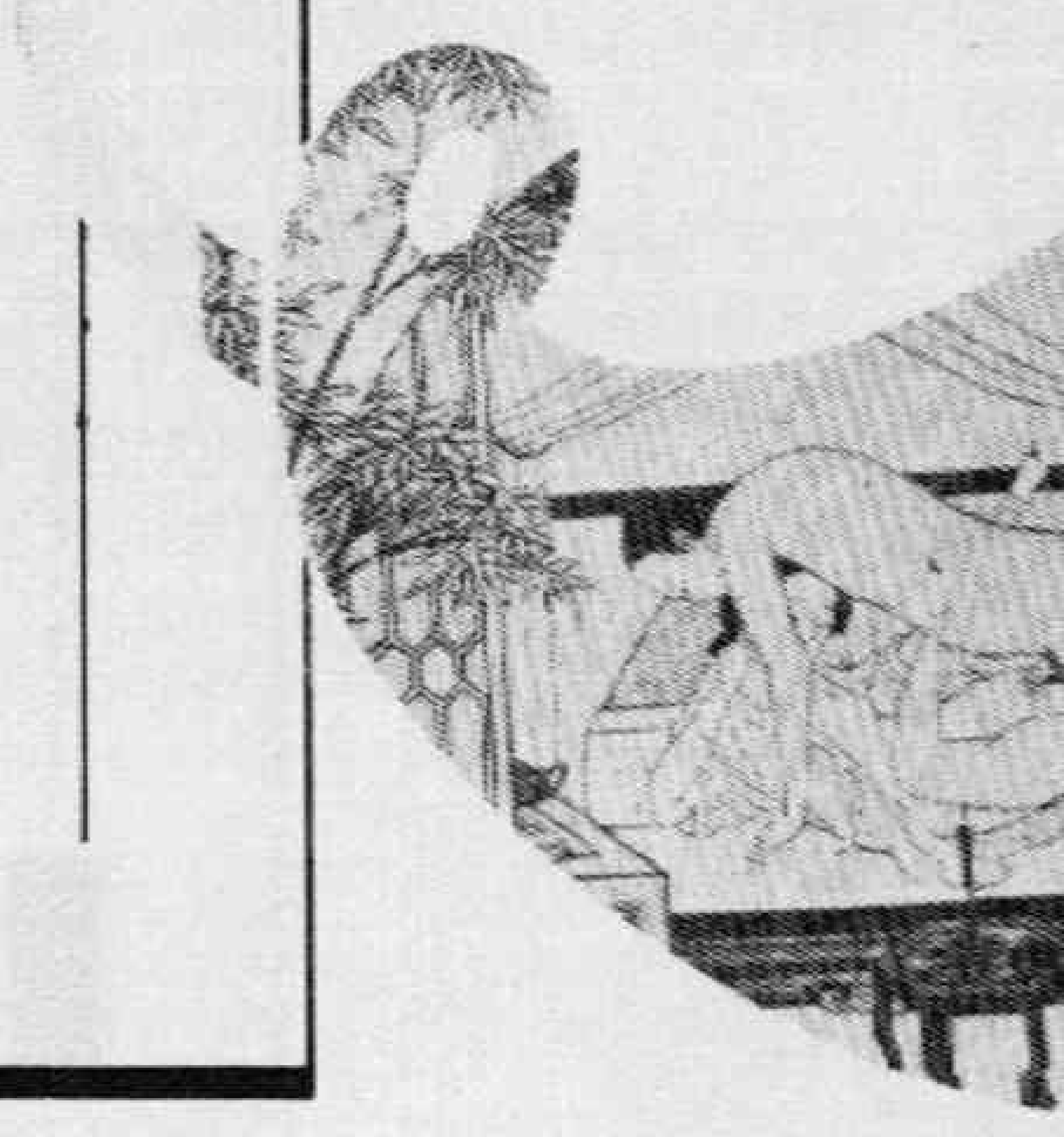
未動作更劇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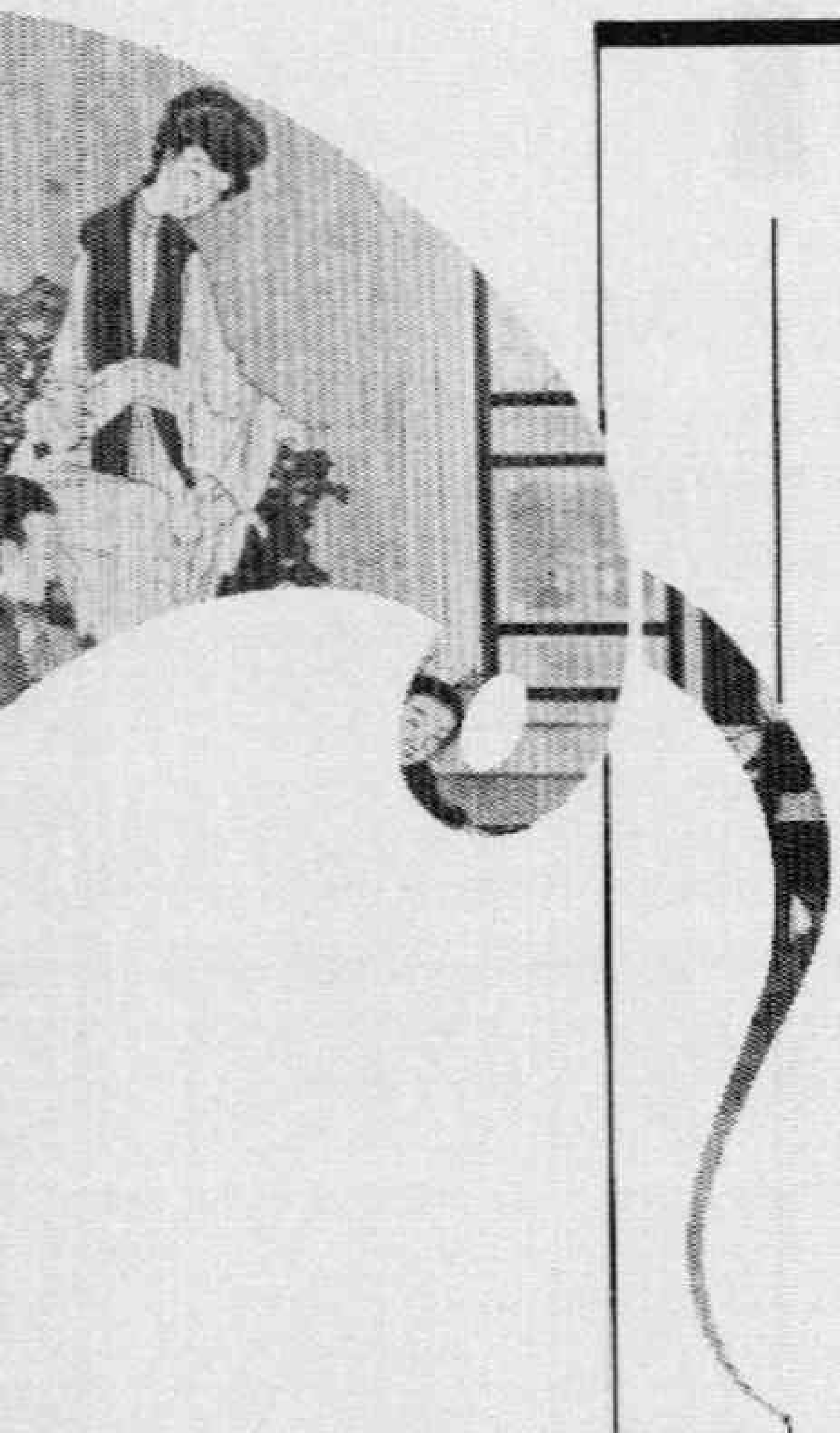
香雲的呻吟聲更叫人吃驚。

瑞玉見香雲滿頭大汗，用毛巾爲她擦着，未肆意從送。

香雲一副死去活來的樣子。

瑞玉在一旁，看得漸漸興起，不由自主地喘息。





香雲突然大叫起來，像是昏死過去。

未向瑞玉望去，玉又怕又想，神情媚蕩動人。未一把拉住玉。月光下，瑞玉體態嬌小，看來惹人憐愛。

「放心，快活在後頭！」未央生憐惜地輕輕擁抱住玉。

瑞玉不由自主發着抖，未舉起玉的雙腿，玉發出慘叫聲，用力想推開未，未已進攻。玉神情痛苦，叫聲不絕。

未仍進攻。

玉整個身子屈起來，緊抱住未，俯在未的身上，喘息，神情由痛苦變得享受。

香雲已從半昏死狀態中醒過來。

「瑞玉妹，可知是寶貝了？」香雲喘着氣說。

瑞玉雙眼翻白，已經連講都講不出來了，只是連連點頭。

未動作更劇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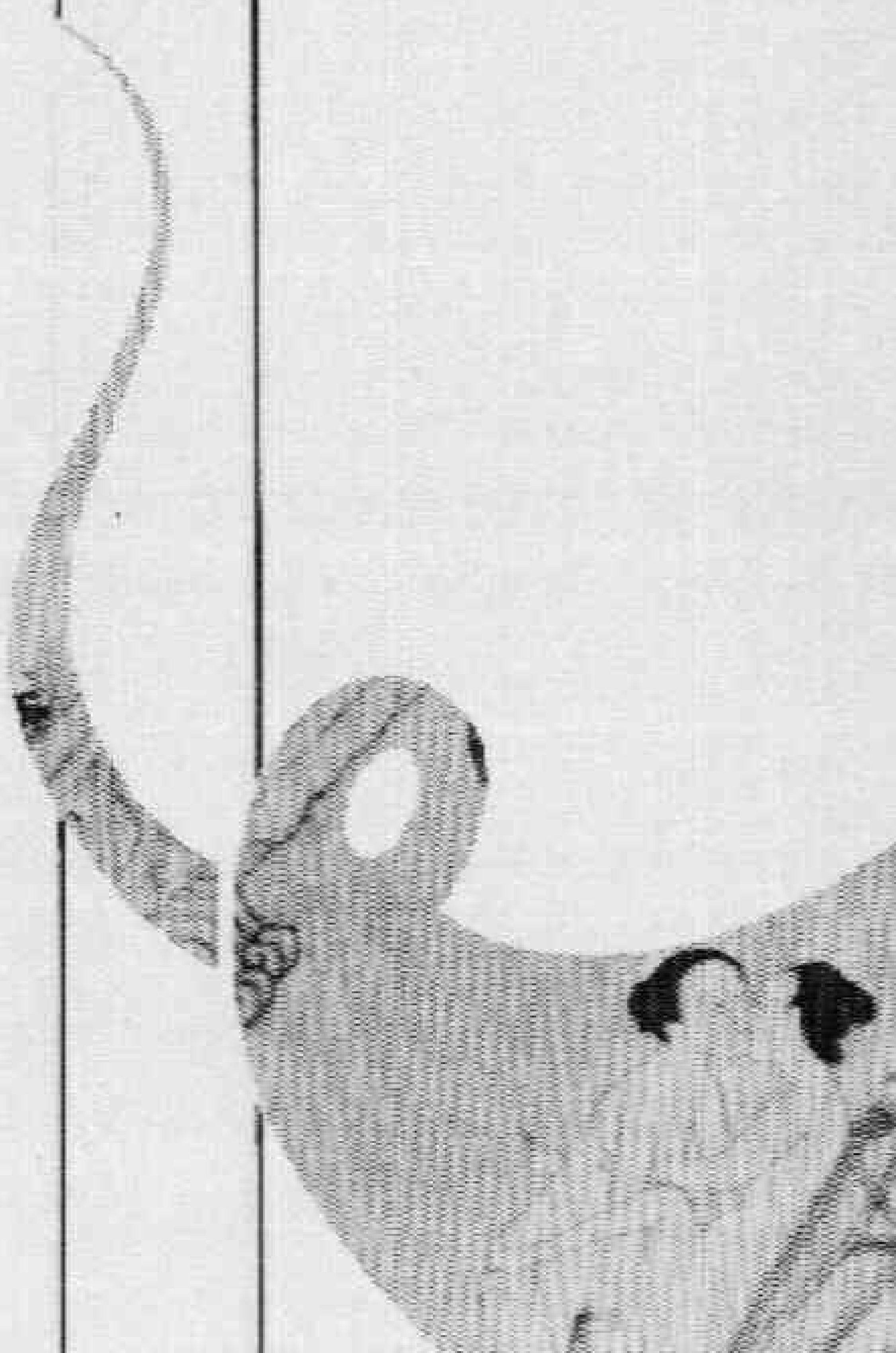
玉咬着未的肩頭，喉中唔唔作聲。

香雲在一旁看得興起，也過去咬未的另一邊肩頭。

未發出歡樂之極的聲音來。

這時，門打開，瑞珠推門進來，關上門，即除衫。

瑞珠也上牀，四個癲狂成一團……



淫笑變爲哭聲。

鐵扉道人家，未央生妻子玉香的閨房中。

「我這條性命，送在你身上了。」玉香搓着肚子：「你曉得我父親的爲人，一句話說錯已經黑臉，要是知道我已經有了你的種，還不把我打死！」

玉香說完要上吊起來。

權老實看着玉香的腹際，玉香腹已微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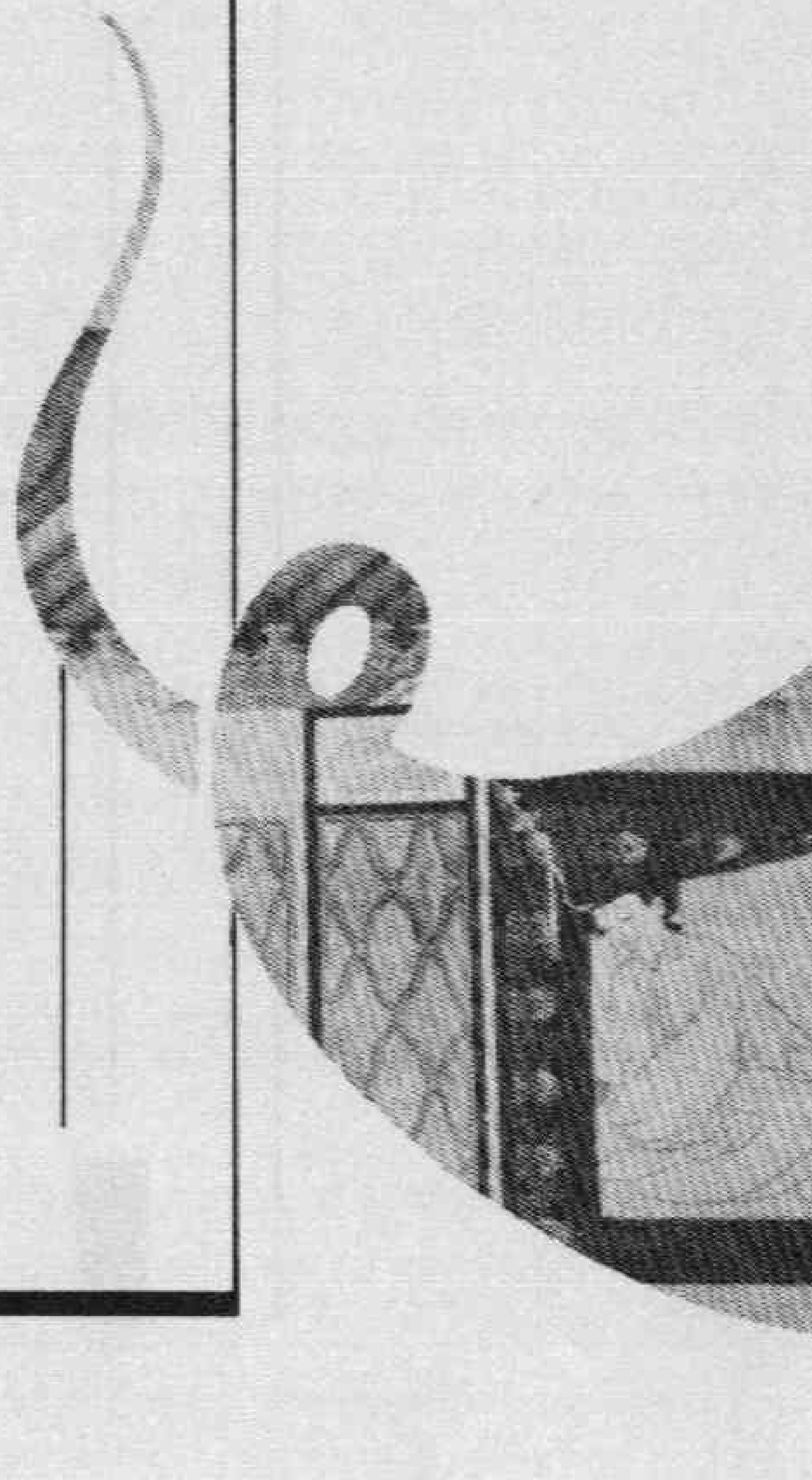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如果還有點情義，」玉香說：「就帶我走吧，走到他

鄉外地，一來免了後患，二來好做個長遠夫妻，三來肚子生出來的，是男是女，總是你的骨肉！」

權老實見玉香說得有理。

「好，我們走，你快點收拾些東西！」

玉香抹眼淚，點頭。



（十一）

未央生仰躺着，左擁香雲，右摟瑞珠，讓細弱的瑞玉壓在他的身上。

香雲嘆了一聲：「唉，保祐我們三個丈夫再也不要回來才好！」

瑞珠喘着息：「提那沒用的傢伙做甚麼？」

瑞玉正在享受，也喃喃應道：「是呀，提那沒用的傢伙做甚麼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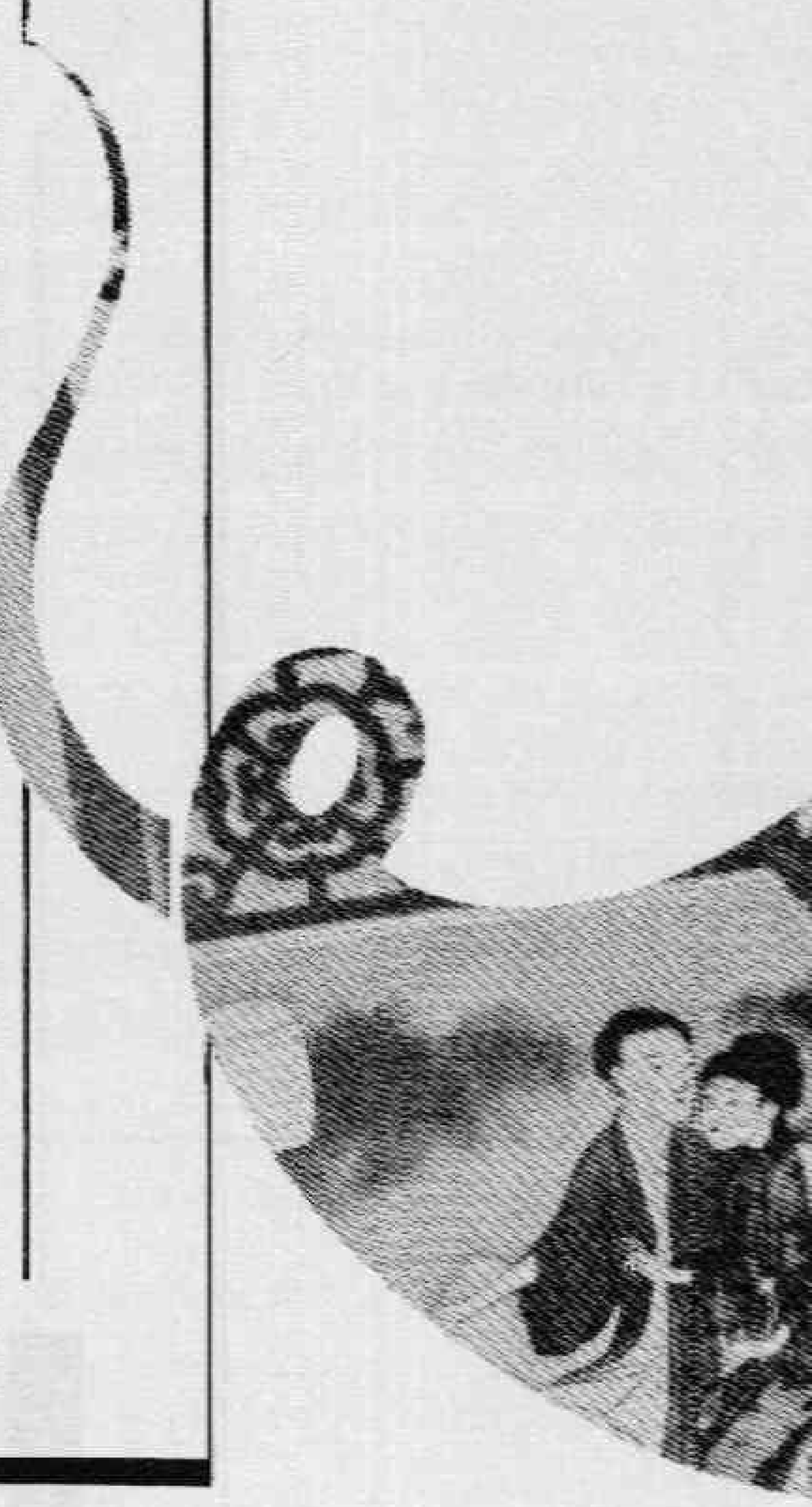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在瑞玉下面故意扭動身子，惹得瑞玉又興起，再次要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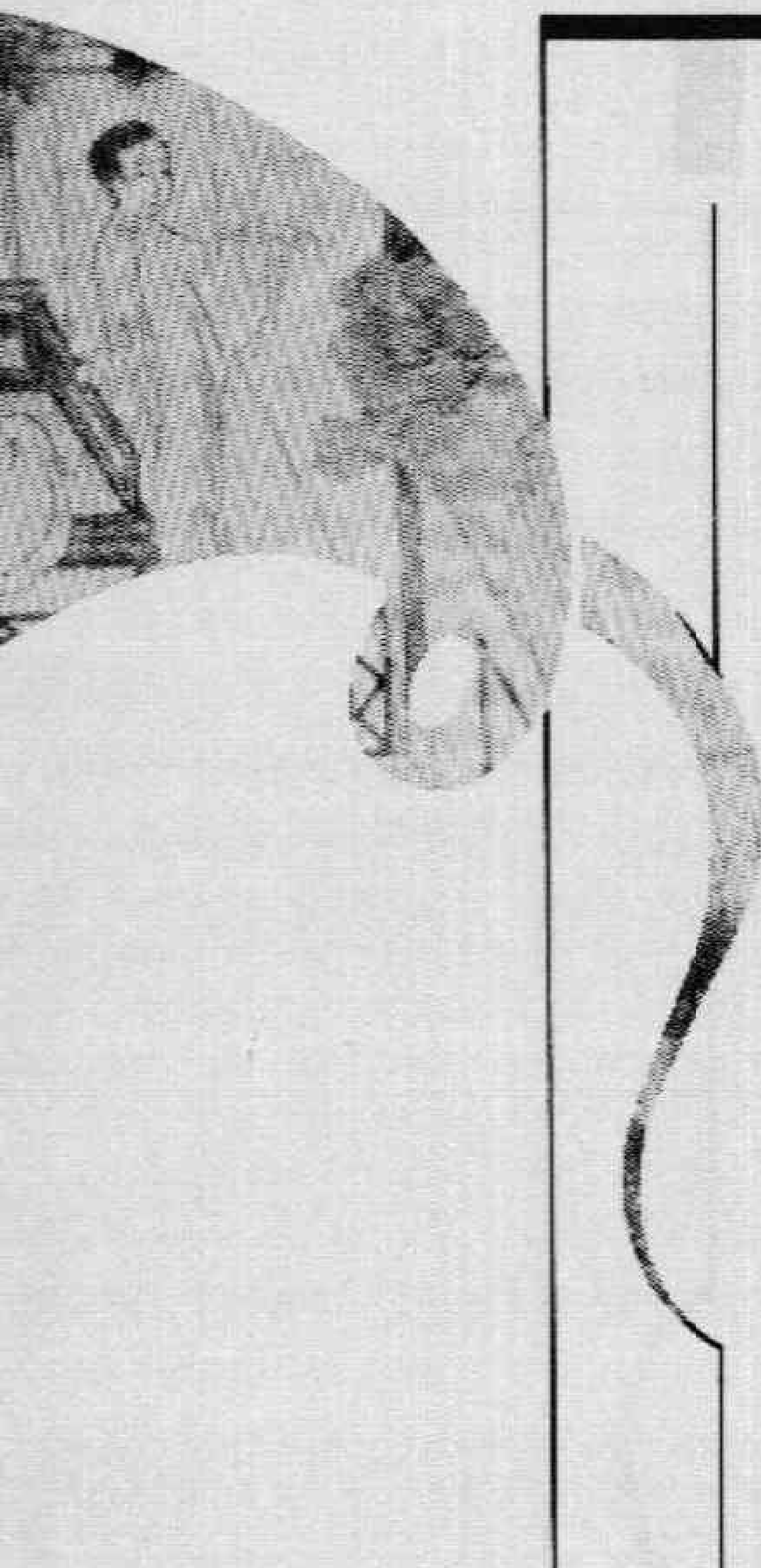
香雲向瑞玉說：「你這小妮子，整天只想這一件事，也不擔心一下，住在隔壁的花姨只怕有點疑心了。」

「你們老是提花姨幹甚麼？」未問。

「說甚麼她也是我們長輩，這好事給她知道了，她才不肯罷休。」香雲又長嘆一聲。

「把她一起叫來，也就是了。」未央生調皮地說，香雲隨即打他：「你還嫌不夠？」





未央生涎着臉笑。

房外，花晨的聲音傳來：「瑞珠、瑞玉，妳們在家嗎？」「說曹操，曹操就到。」香雲、瑞珠、瑞玉慌忙起身，未央生還是想把她們抱住。

瑞玉發急：「這老貨撒起野來，我們的事完全給她拆散，你快鬆手吧！」

未央生終於放手，香雲、瑞玉和瑞珠起身後，把赤裸裸的未塞進一個畫箱中，再把他的衣服丟了進去，未央生頑皮地吃吃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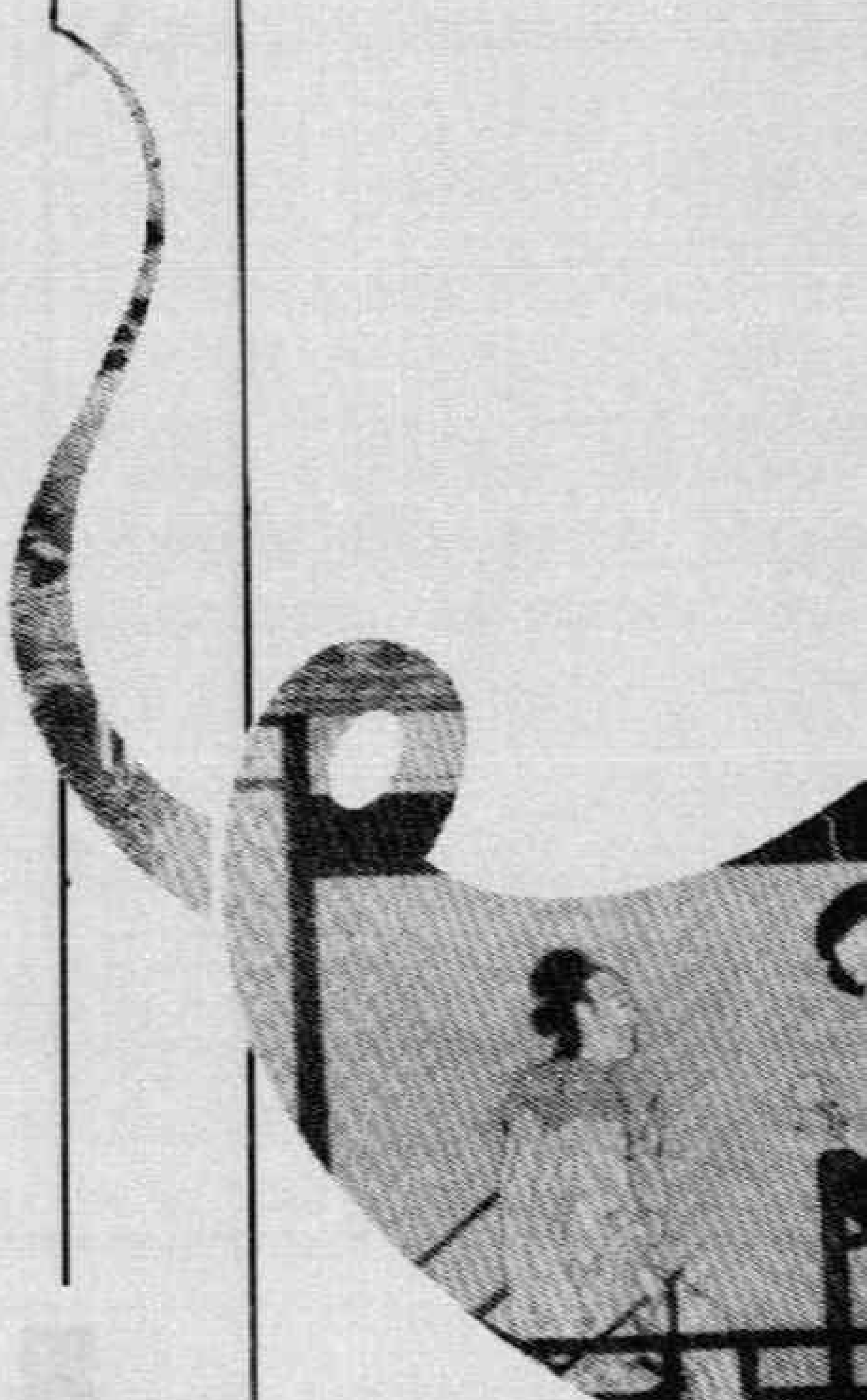
三人一面穿衣服一面應：「是花姨嗎？請等一等，我們就出來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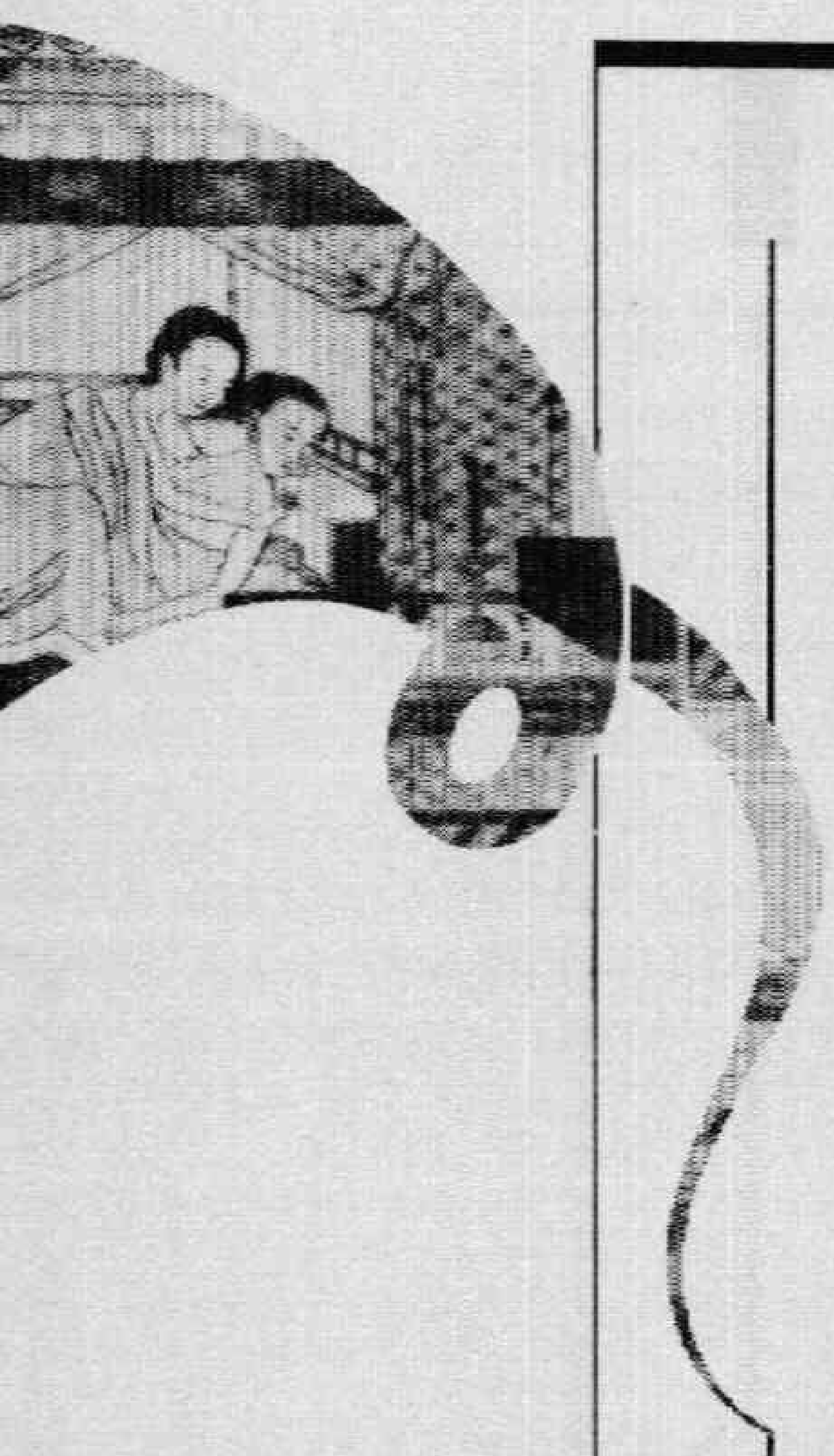
還未整理好，花晨已推門走進。花晨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婦女，長得極美艷，略嫌嘴巴較大，身材卻是一流的。

花晨連聲冷笑，見到零亂的牀，沿着坐了下來：「你們三人丈夫不在家，可別做些敗壞名聲的事喲。」

香雲即刻反擊：「花姨這是甚麼話？傳了出去，我們還能做人嗎？」

「只怕不必傳出去，已經有人在這張牀上做了神仙嘍！」





花晨四周看，神情越來越疑惑。

瑞珠連忙轉話題：「花姨，別說風涼話了，園中百花正開，我們一起去欣賞。」

花晨雖然明知有鬼，但又看不出甚麼，只好站起來，故意慢慢地跟着他們三人走出去。

來到門口，三人齊鬆了一口氣，就在此時，箱中傳出悶咳聲。

花晨一轉頭，三人連忙一起咳嗽，以作掩飾。

花晨立時站定，並不轉身，已心中有數。笑着，花晨轉過

身來，指着箱子：「這裡面……」

「全是些舊書畫，不值一看！」瑞珠慌忙掩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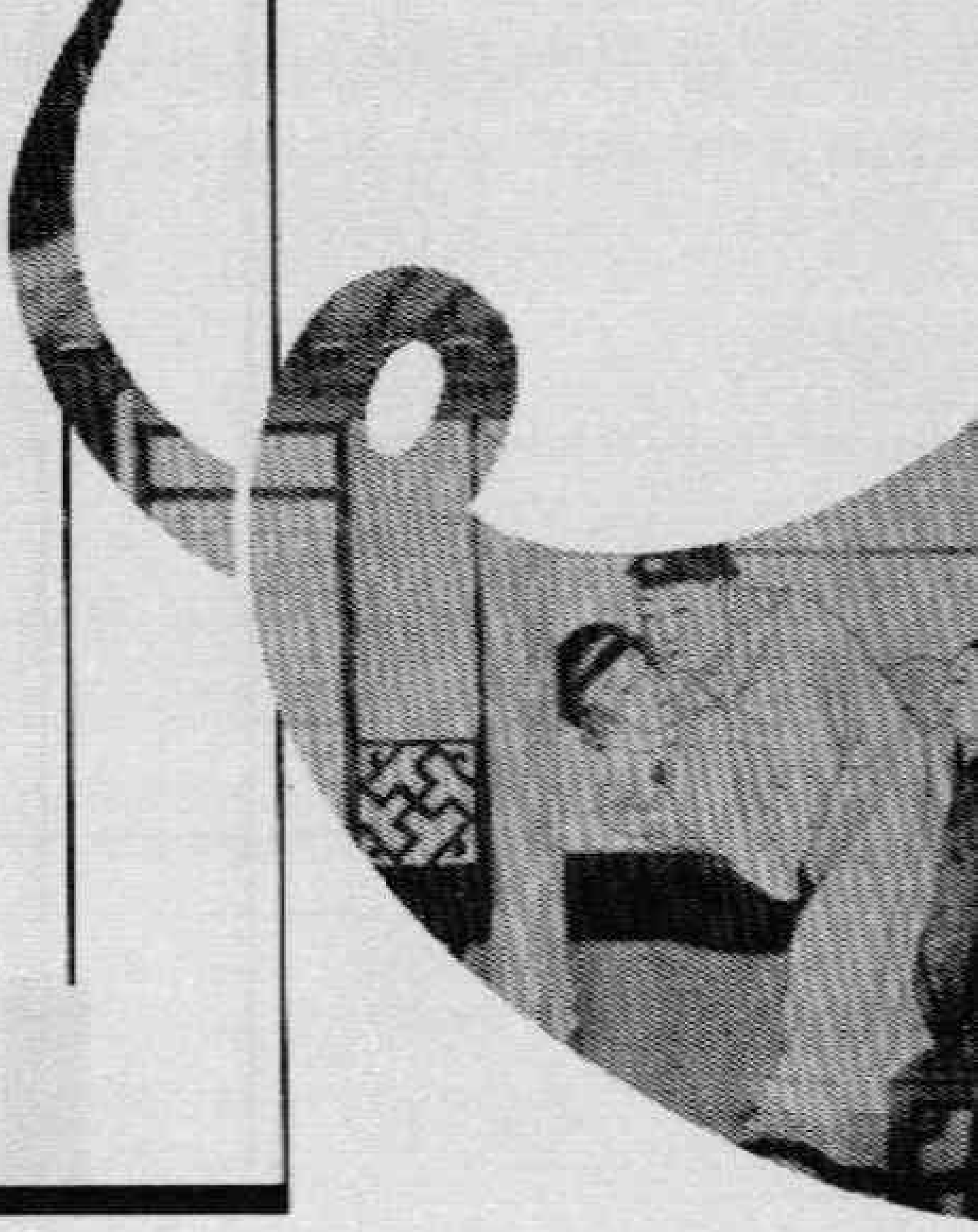
花晨笑道：「舊書畫中也有好東西，我要借一借！」

香雲、瑞珠、瑞玉面面相覷，作聲不得。

瑞珠要開口，花晨已沉下臉來，威脅地：「箱裡面的東西，要是好的話，馬上還給妳們，如果不值一看，可別怪我翻臉無情。」

香雲苦笑：「花姨，東西是好的，但是請妳別看得太久。」

「那也要隨我高興！」花晨揚頭說：「叫人抬到我房中



去！」

三人神情尷尬之極，唉聲嘆氣。

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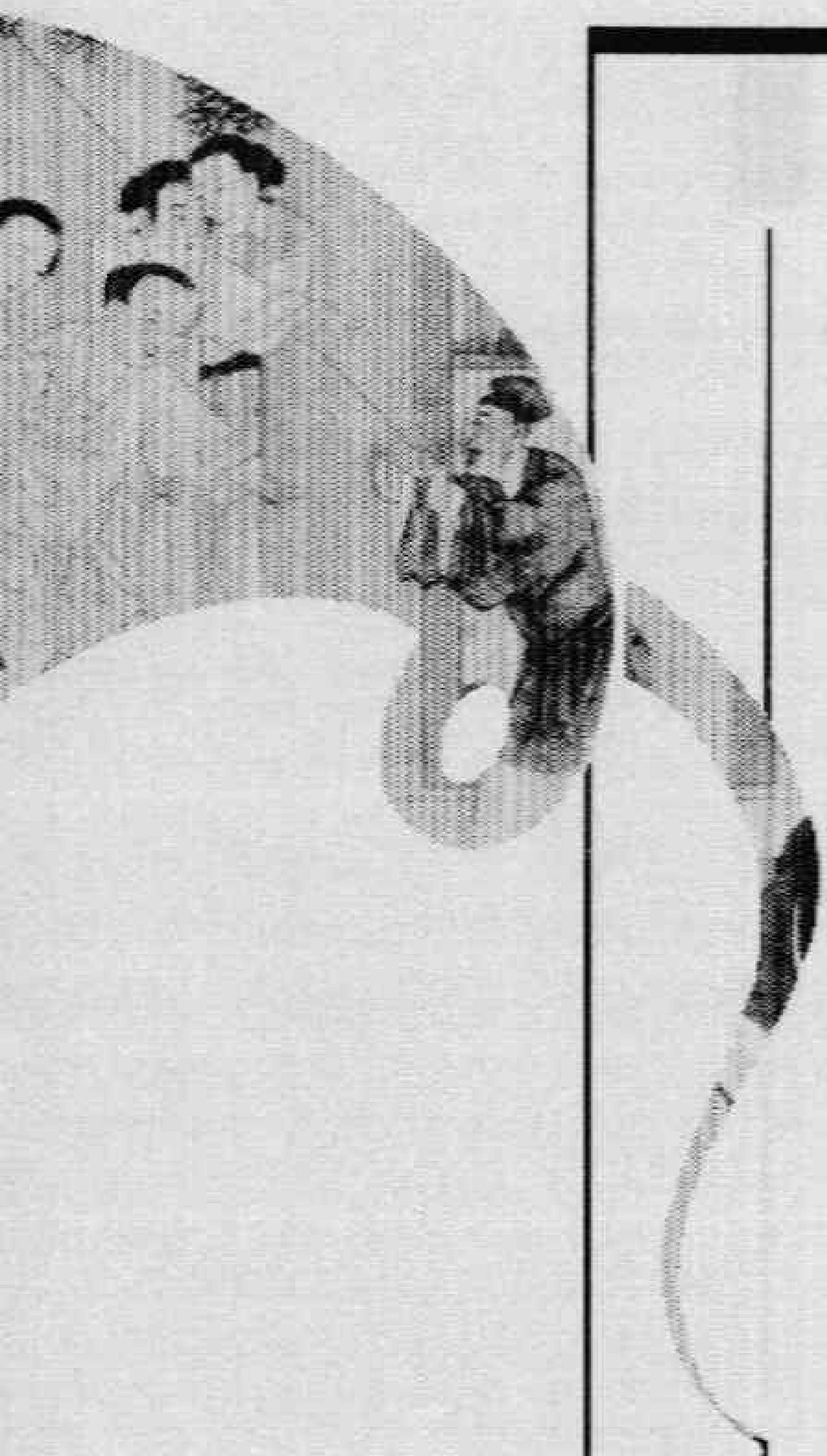
不多時。

四個管家走入，把畫箱抬上肩頭飛走。香雲、瑞珠和瑞玉三個就像送棺材的孝婦一樣，悲悲切切。

花晨微笑。

■

花晨房內。



畫箱已放在牀的旁邊。

花晨關上門，神情極爲興奮。走到箱前，蹲下，一下子將蓋子揭開——

哇！

花晨一看之下，連忙又合上箱蓋，一臉驚疑不住。

未央生頂開箱蓋，站了起來，下體對正着花晨的臉。

「還算合你的意吧！」未央生笑着說。

花晨吞口水，連連點頭：「壯觀！壯觀！」

花晨說這幾句話時，已喘不過氣，媚態十足，伸出手，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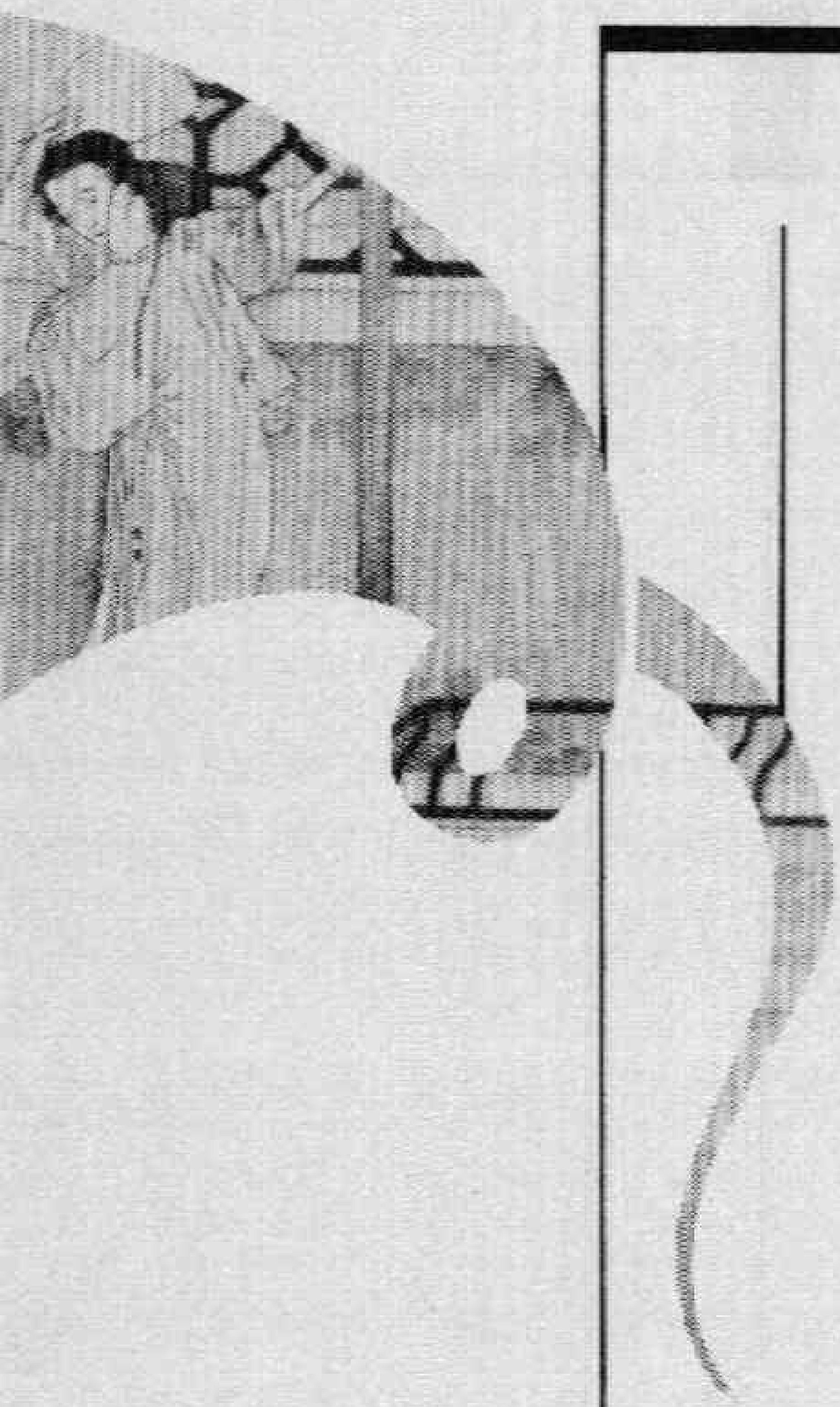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扶了出來。

未央生隨即將花晨的一隻腿摟了過來，花晨整個人酥軟，倒在他的懷中，語不成句，斷續地：「我……我丈夫死了七年，間中也曾見過不少男子……哪有……哪有像你這般……這般……」

未央生把頭靠過去，在花晨的耳際廝磨，花已站不住腳，但還是趕着爲自己解衣。

嘶嘶沙沙的綢衫聲音。

花已全裸，身體之豐滿，與香雲、瑞珠、瑞玉完全成一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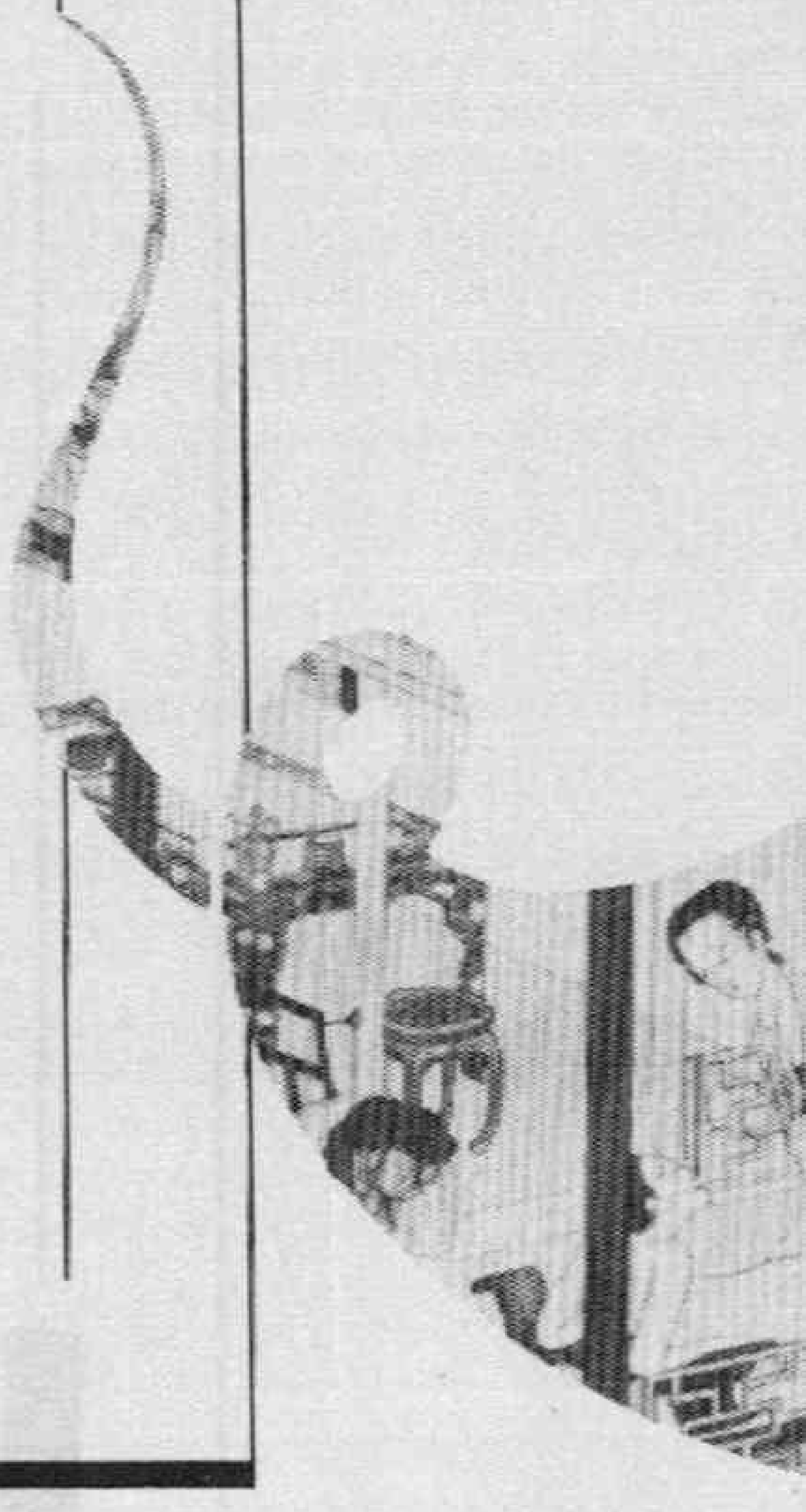
烈對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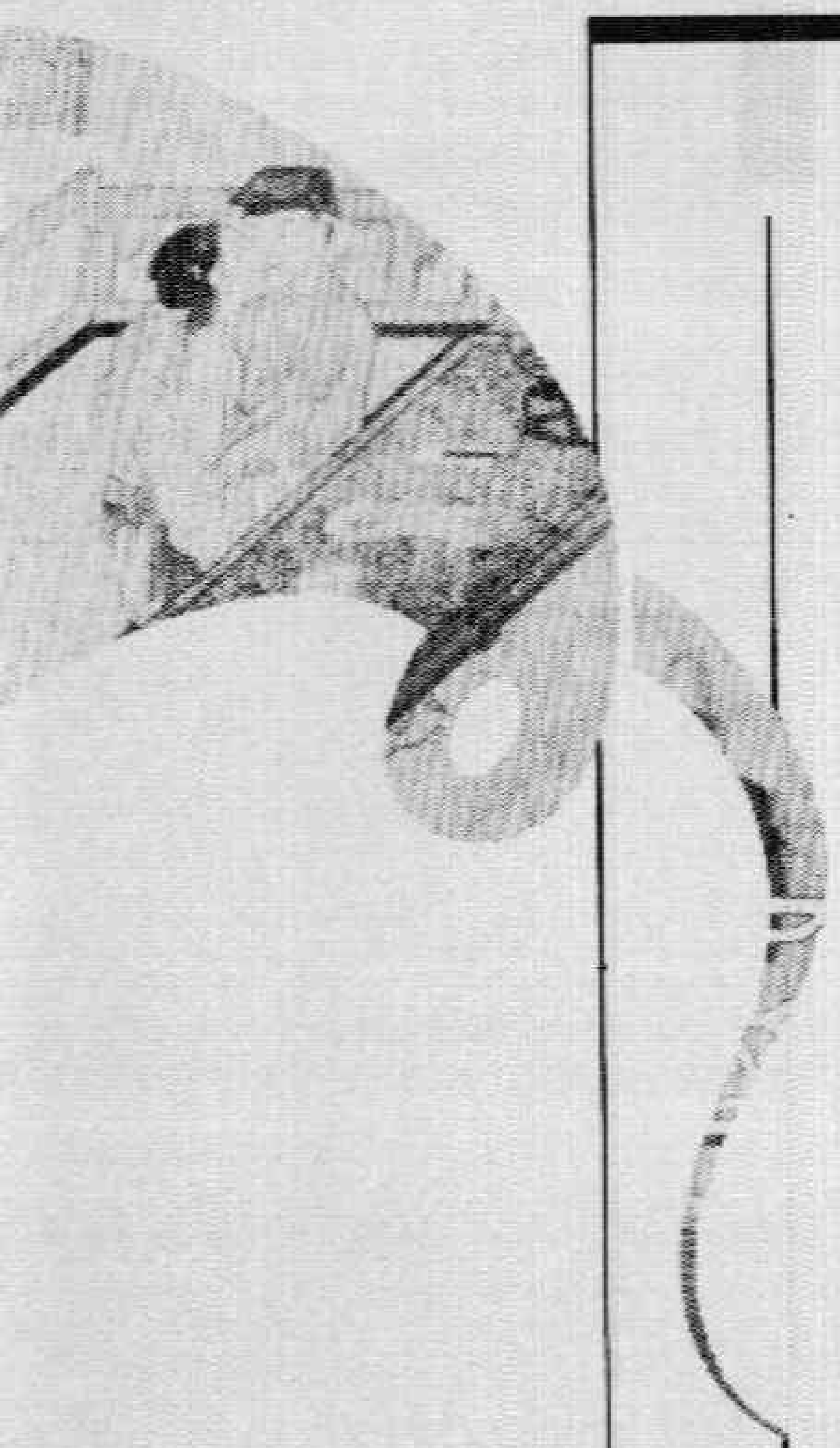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急不能待，花晨還是先將他推開：「我預先對你說，我的去法和別人不同，你要是看到我死了，千萬別嚇呆……」

花晨說完放浪形骸，未央生大動，樂不可支，花的浪叫聲比其他女人放縱，未央生聽得高興，極盡顛狂。

忽然，花晨咬牙切齒，手寒腳冷，目定口張，眞如死人一般地暈了過去。

未幾，花晨才甦醒。





未央生笑道：「你要甚麼時候才肯放我回去？」

花晨喃喃地：「七天，七夜，七日……」

（十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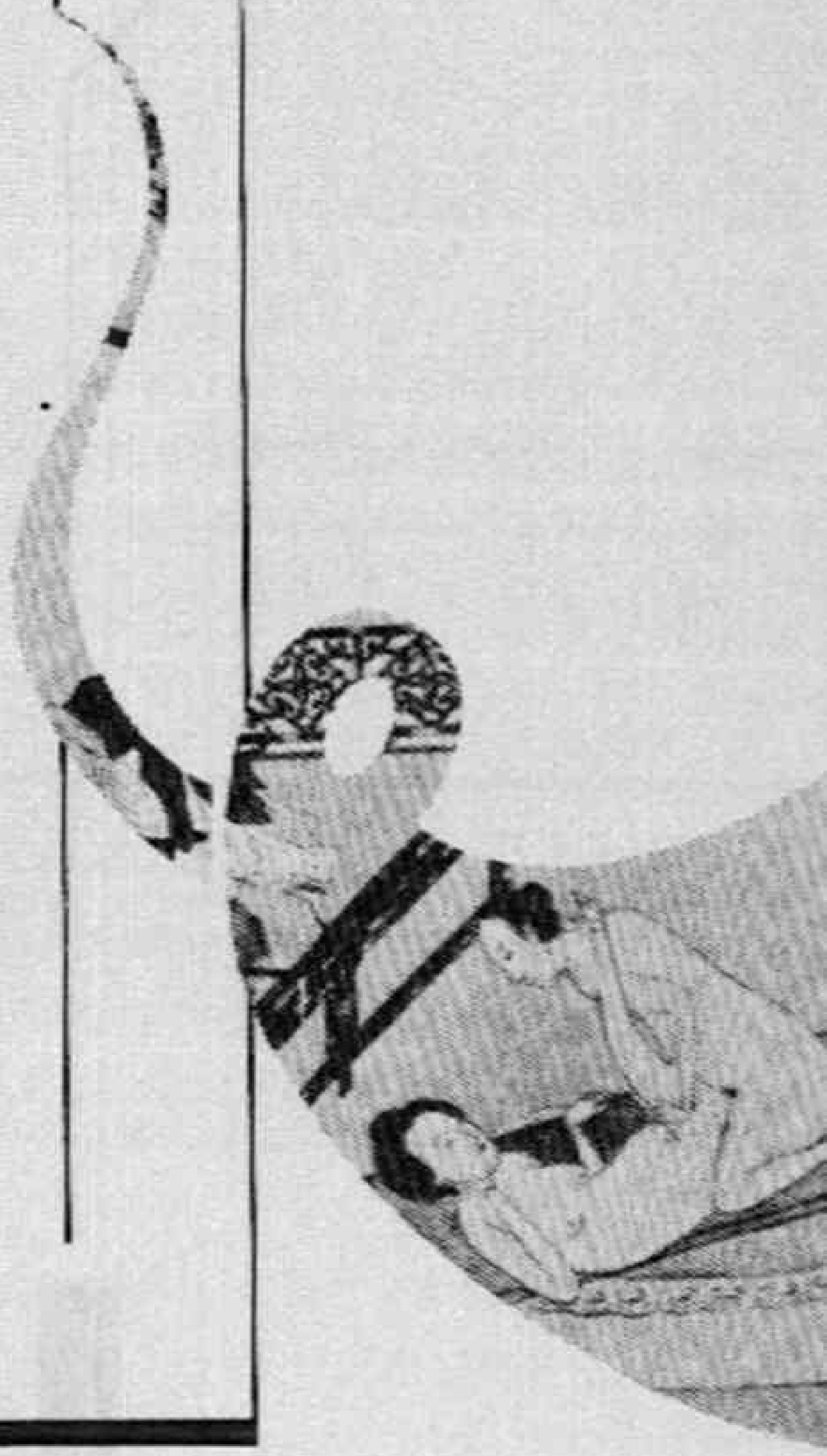
■日，太陽昏黃。

鄉間的一條小路。

權老實拉着未央生的老婆玉香急步走前。

「快點，走得越快越好！」權老實催促。

玉香不堪辛苦，跌倒，權老實大力地把她拉起，玉香很痛苦，身子縮成一團。



「你怎麼啦？」權老實輕聲地問。

玉香指着下身。

權老實望去，玉香裙子一片鮮血。

「連日……連夜那麼走……孩子，孩子沒有……」玉香發抖地說。

權老實表情厭煩，但還是裝出同情：「好，我來揹你！再走兩個時辰就是大鎮，你忍一忍！」

權老實蹲下身，讓玉香伏在他的背上。

兩人走向夕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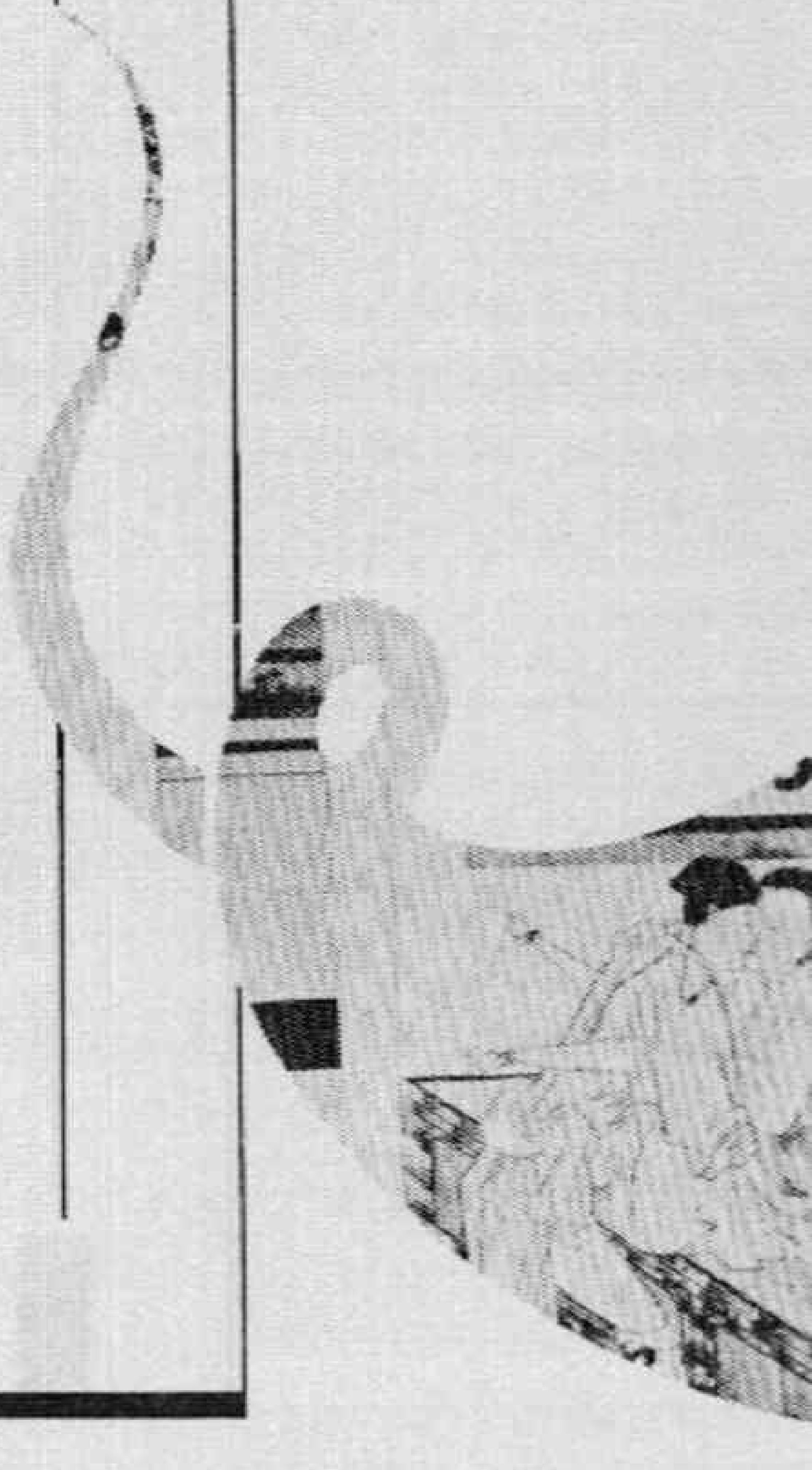
■ 太陽變成燭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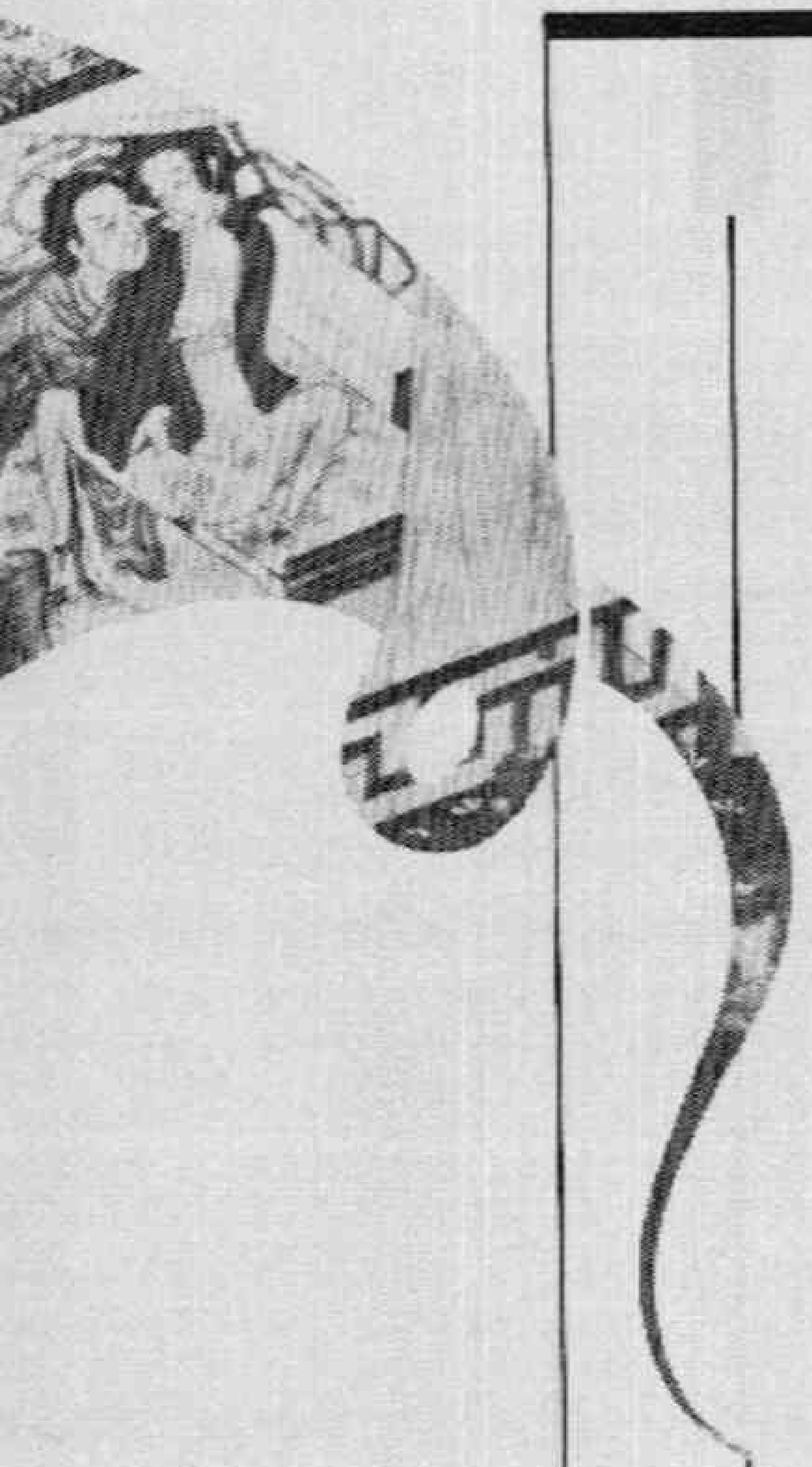
紅燭高燃。

一張寬榻，一個五尺的高長枕，一條八幅的大被，花晨、香雲、瑞珠和瑞玉並頭而卧，已將牀擠滿。未央生身體在滾來滾去，輪流作樂。

■ 燭光搖晃之中，淫浪聲不絕。

嘈雜、人烟稠密的街道中，看到怡紅院的招牌。





鴇母顧仙娘年疑四十幾，但看起來只是三十左右，腮紅，雙眼閃爍如電，講話似帶微笑但不像在笑，妖艷之極。

顧仙娘把銀子推到權老實面前。

權老實接過銀子。

「你可知道規矩，既然把她賣到院中，自此之後，你便再也不能見她！」顧仙娘嚴肅地說。

權老實連連點頭：「我懂，我懂！」

說完捧着銀子急步走出妓院。

龜奴迎笑地向顧仙娘說：「恭喜顧仙娘，賤價買了這樣的

好貨色！」

顧仙娘神情飛揚地：「我一眼就看出這娘兒不簡單，今後一定大紅大紫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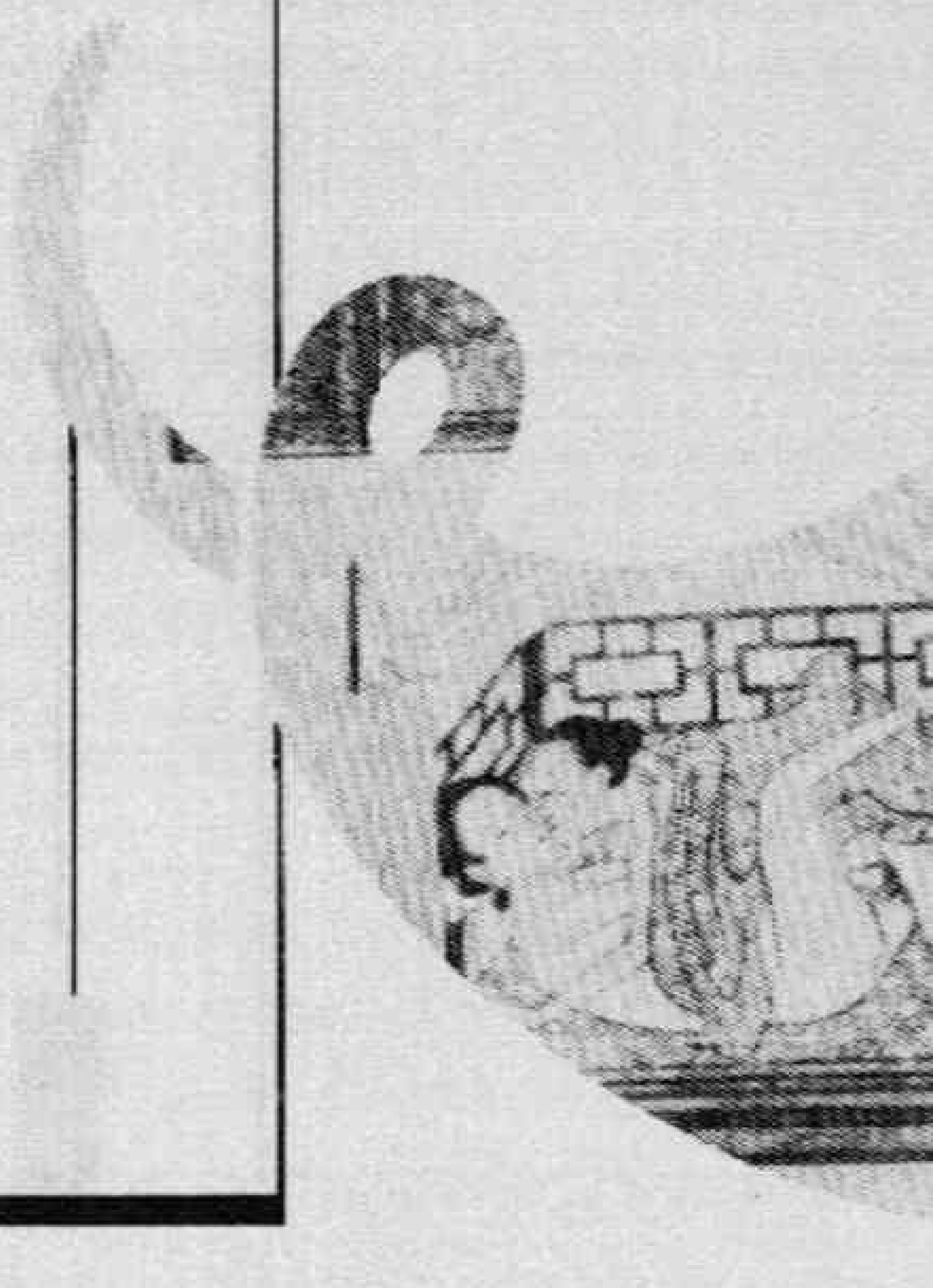
「看她的臉色，好像有病。」龜奴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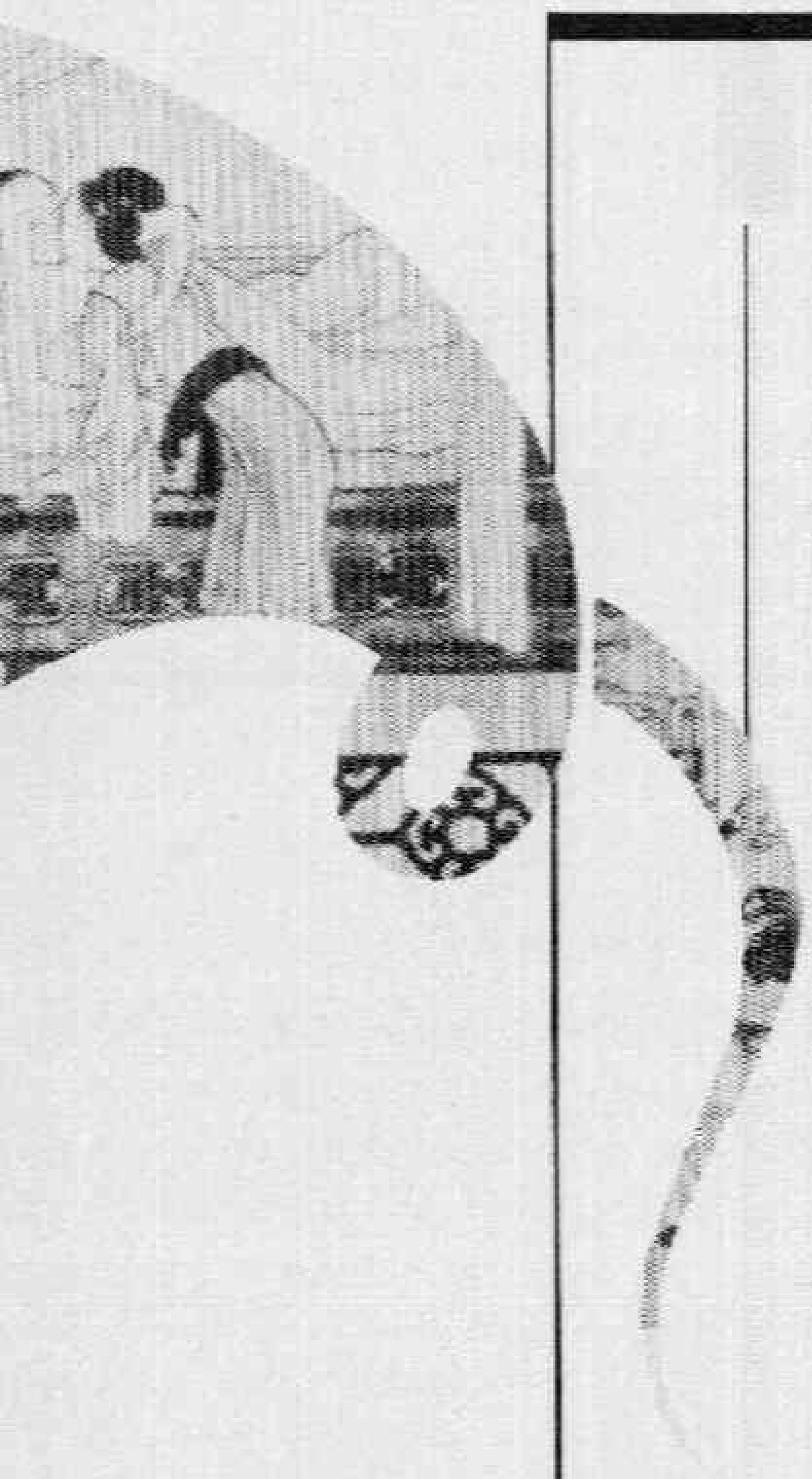
「唔，」顧仙娘點頭：「先好好調養，等她身子好了，就叫她接客。」

「是。」龜奴答。

「藥煎好了，我自己餵她！」顧仙娘的眼睛發亮，興奮。

■





後花園中。

未央生擁着花晨、香雲、瑞珠和瑞玉走進。

花園景色佳妙，假山花草鋪陳甚美。

花晨等四人各將酒菜放在石櫈上，未央生先喝一大口，輪流哺給四人喝。

花晨衣袖中隱約地有件物品。

「那是甚麼？」未央生問。

「有趣的東西。」花晨笑着：「酒色兩件事都能用它，所以帶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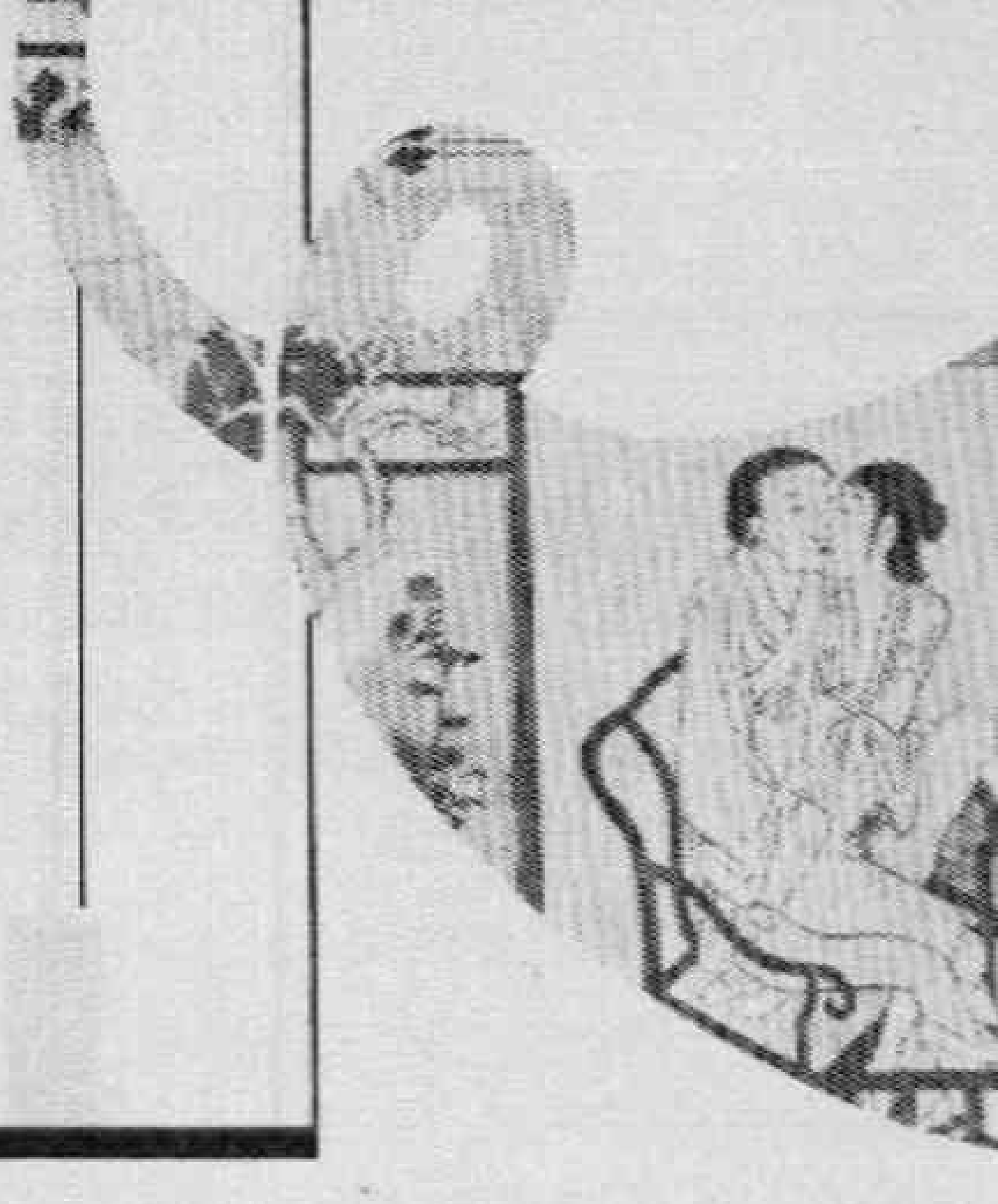
花晨說完由袖中取出：「這叫春意酒牌。」香雲、瑞珠、瑞玉搶着去看，花晨高舉酒牌，不讓她們碰到。

「慢着，」花晨命令：「要行酒令，必有酒官，由我來做，你們要聽我的！」

未央生好奇地看着，香雲、瑞珠、瑞玉神情不高興，但也無可奈何。

花晨把酒牌放在石桌上。

各人圍觀。



酒牌上全是精美的春宮畫。

大家看得津津有味，而且已有春意難耐的神色。

弱小的瑞玉指着一張，失聲驚叫。

那是一張一男一女，但是男的在女的後面。

瑞珠和香雲也駭然。

瑞玉笑着說：「這是甚麼，怎麼正路不走，走起後門來？」

花晨得意地笑道：「這叫做《奴要嫁》，你們難道沒有聽過這故事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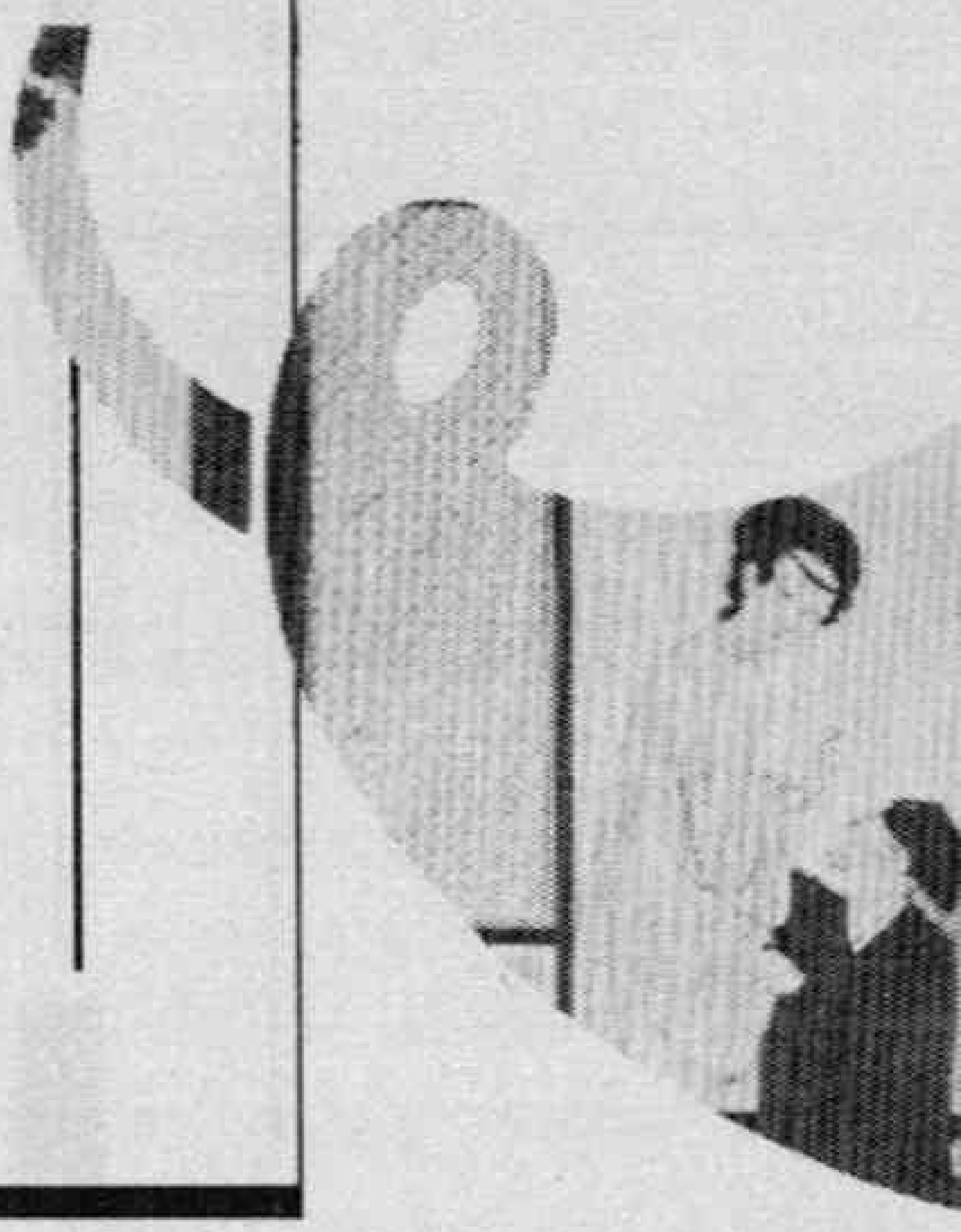
三女向花晨望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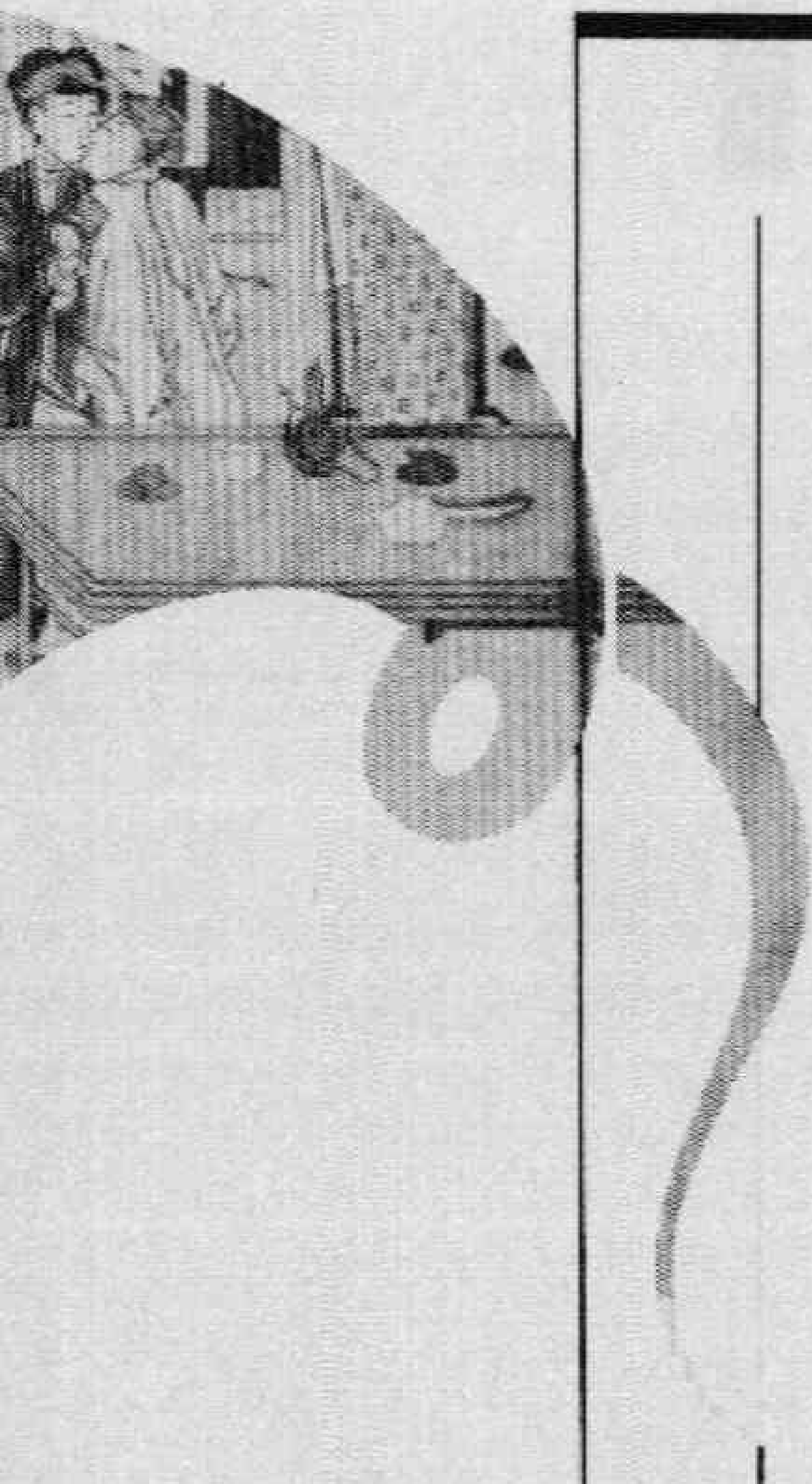
花晨自認見多識廣，得意洋洋地：「從前，有一個標緻的閨女，隔壁住了一個書生——

■

畫面上的男女，穿着唐朝的衣服，已和未央生穿的時代不同。

花晨的聲音：「書生爲了想這個閨女，得不到手，害起相思病，求人到閨女面前說，只要見得到一面，就死了也甘心，絕不做非禮之事。那閨女見他說得可憐，只好答應了。豈知書





生一見到她的面，把她摟在懷裏，說也奇怪，閨女隨他要摟就摟，要摸就摸，要親嘴就親嘴——」

畫面上的男女，配合花晨的旁白，做以上的動作。

男的去翻她的裙子，女的拚命搖頭。

花晨的聲音：「那閨女做甚麼都肯，就是這事不成！」

男色急，哀求。

女咬着唇拒絕。

男的再哀求，撫摸，挑逗。

「唉，」女的嘆了一口氣：「奴要嫁，壞了身子，嫁了之

後我做不得人。」

男的再三苦苦哀求，進一步攻擊，女的也動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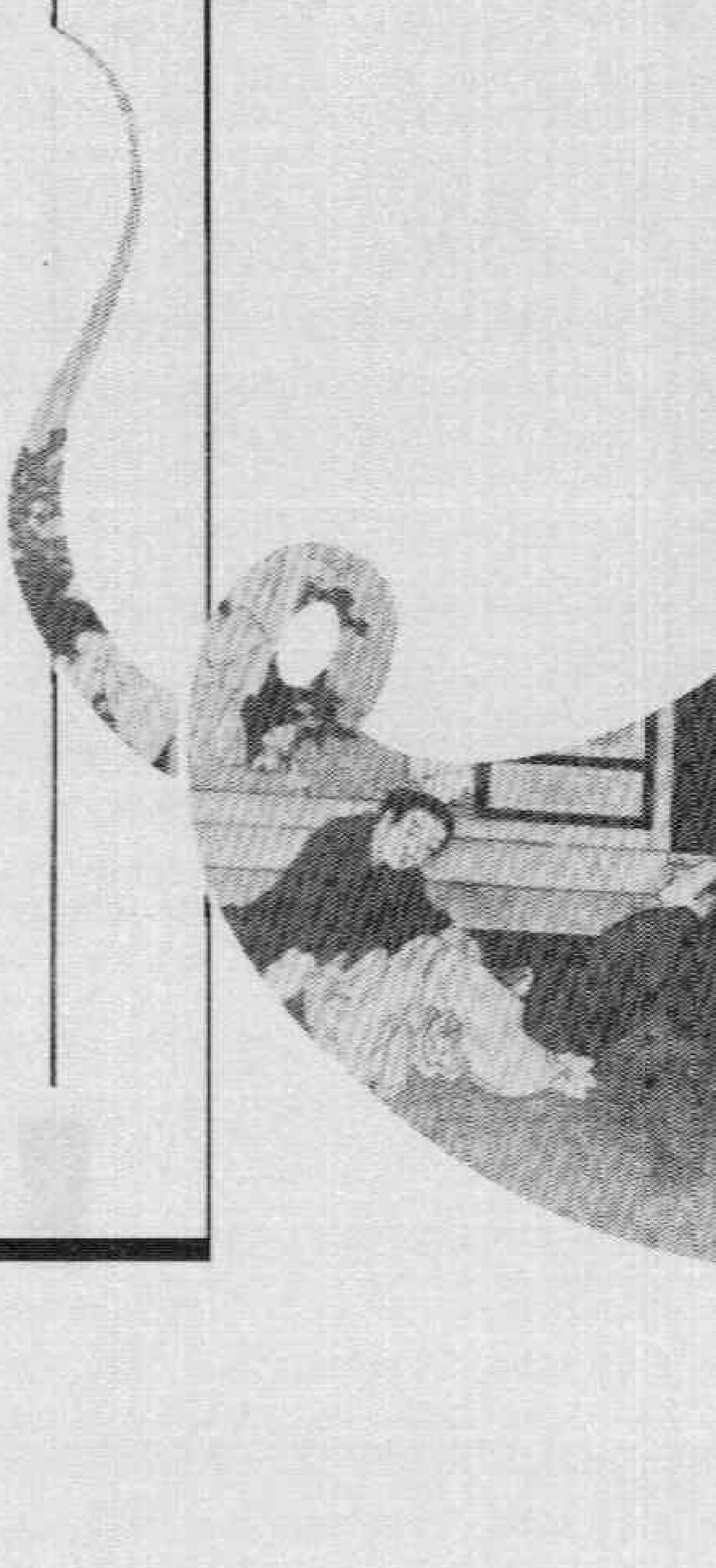
「奴要嫁，奴要嫁！」女的不住地說。

花晨的聲音：「閨女被他哀求不過——」

畫面上女的說：「我是要嫁人的，這件東西絕不能給你，如今我另外找一物相送——」

「除了這個，還有甚麼？」男的問。

「你只有捨前而取後，等你把東西進入皮肉，了卻這樁心事吧。」女的說得眞切，自己褪下下裳，轉過身來，高聳豐



臀。

男的大喜，也褪衣，攬住閨女。

女的現出極痛苦又快樂的神情。

■

花晨說：「所以這個方法，就是從那篇傳記上摹擬下來的，這樣的好書，你們怎麼沒有讀過！這一式，就叫奴要嫁啦！」

香雲等聽後，互望。香雲調皮搗蛋，向瑞珠瑞玉姐妹使眼色，未央生看在眼中不出聲。

花晨又取出骰子來，把酒牌放在石桌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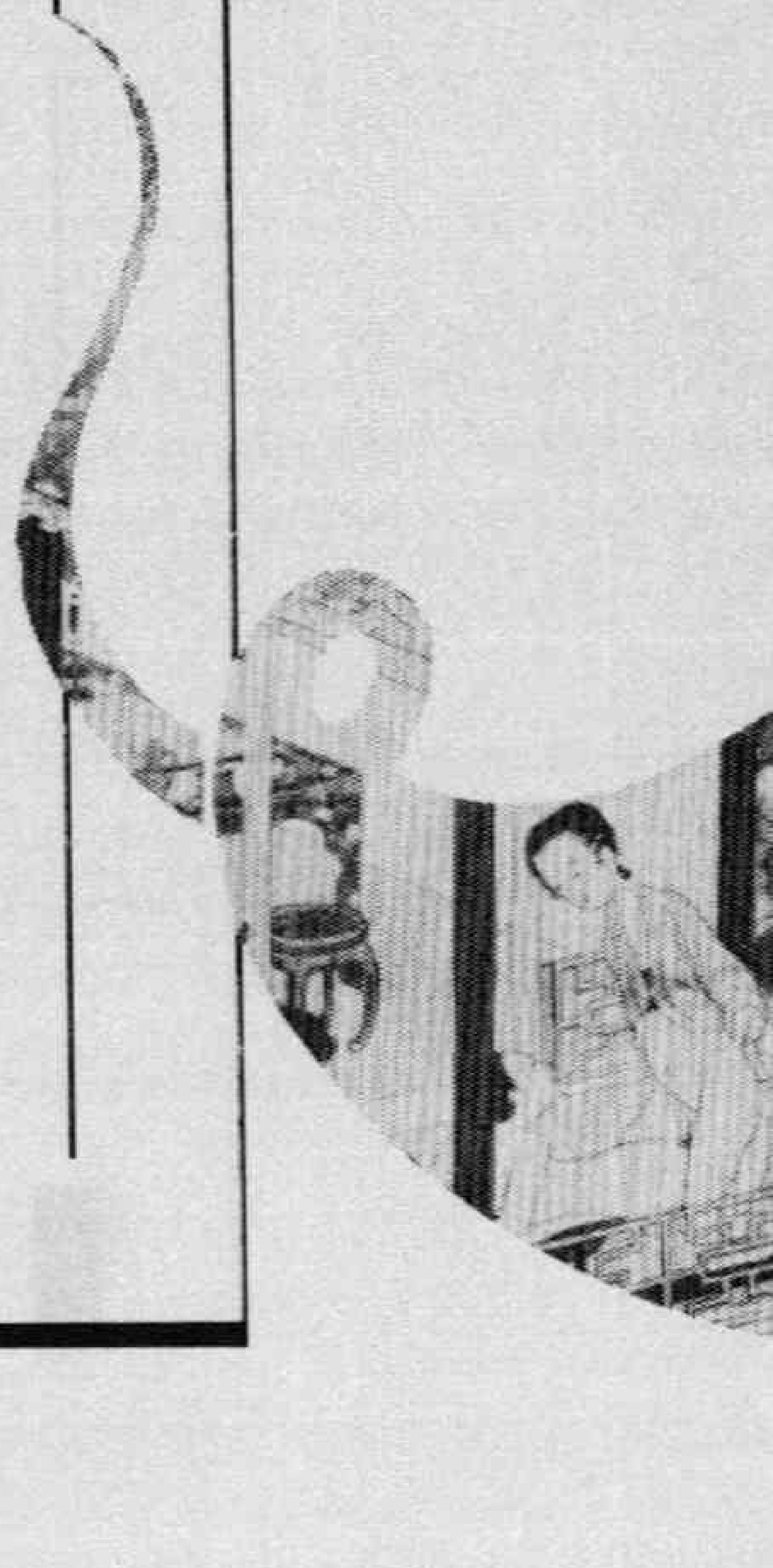
「擲出去後，數到誰，就由誰先來，要照酒牌上的公仔行事，錯了要罰！」花晨說完向未央生飛媚眼：「今天是我們四人行令，由你來做莊家！」

未央生顧盼大樂：「當然奉陪！」

花晨先擲骰，數點子，從自己算起，數到瑞珠。

瑞珠揭起酒牌來，是一式《青蜓點水》。

只見牌上畫着一個婦人，睡在牀上，兩足張開。男子的身與婦人隔開三尺，兩手抵住了蓆，伏在上面抽送。



眾人笑着，合力把瑞珠的衣服剝下，推她躺下。

未央生也褪衣伏上，依酒牌上的姿勢亂頂亂點，瑞珠浪叫起來。

「停！」花晨叫。

瑞珠正在興起，不肯放手，挺身迎了上。

「不得違令！」花晨喝道。

瑞珠無可奈何，只得任由未央生起身。

花晨再擲骰，數點，數到香雲。

花晨看又是抽不中自己，有點煩惱。

香雲揭開酒牌，是一式《順水推舟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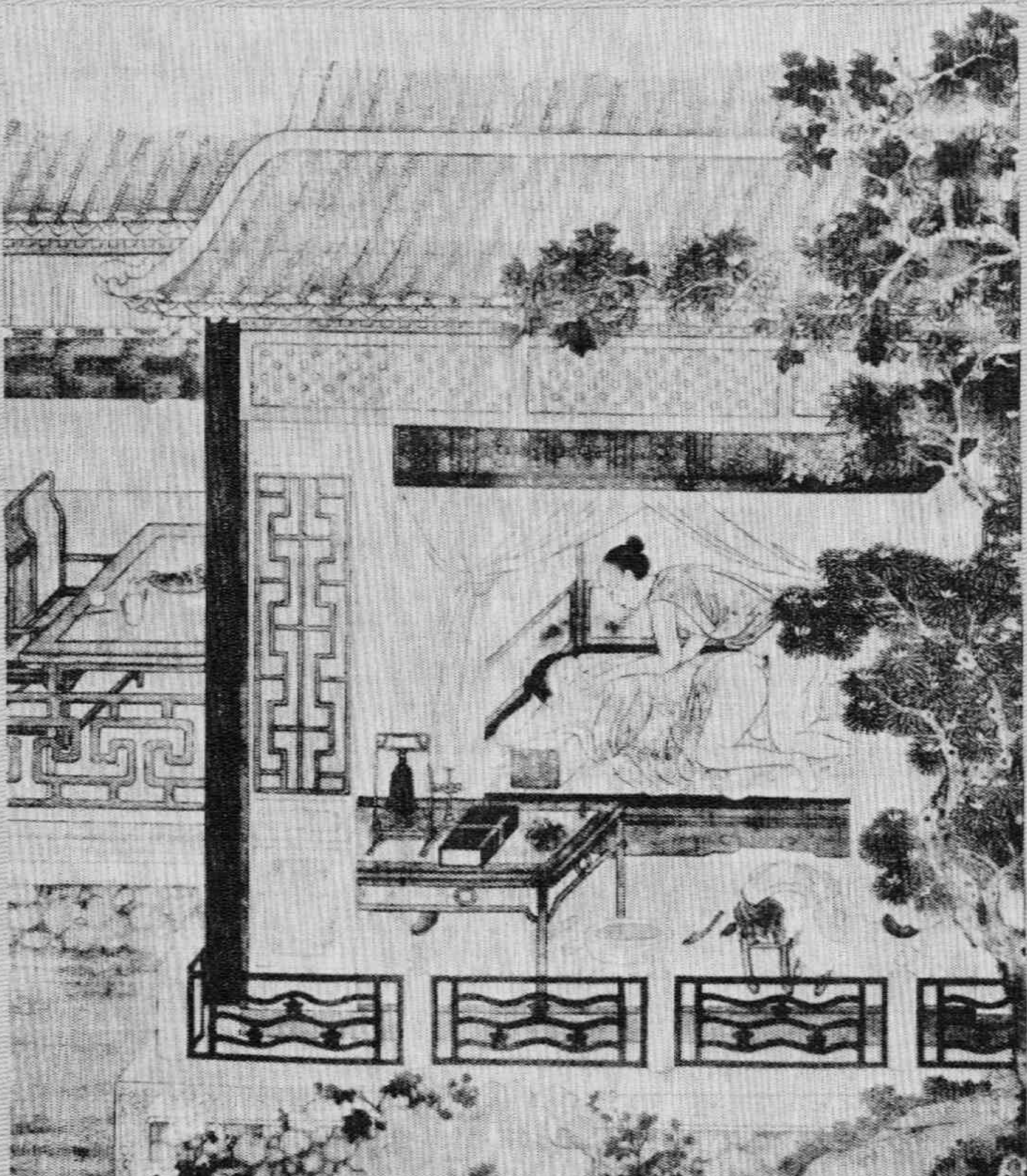
酒牌上畫着一個婦人睡在長櫈上，男子立着，把女子雙腳放在肩頭，兩手抵住櫈子用力推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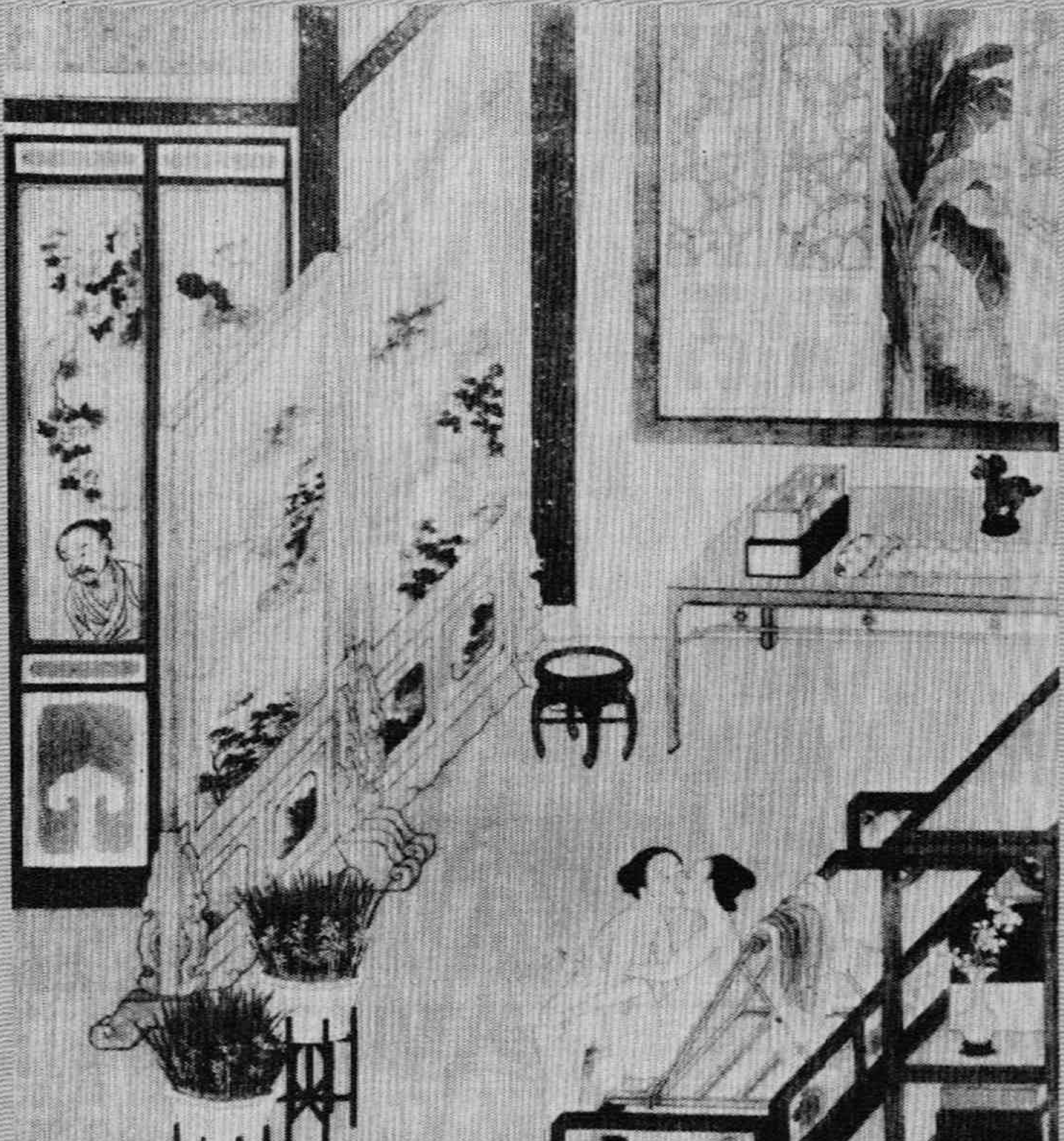
香雲把酒牌呈堂後就躺在長櫈上，瑞珠瑞玉脫下她的衣裙，推未央生上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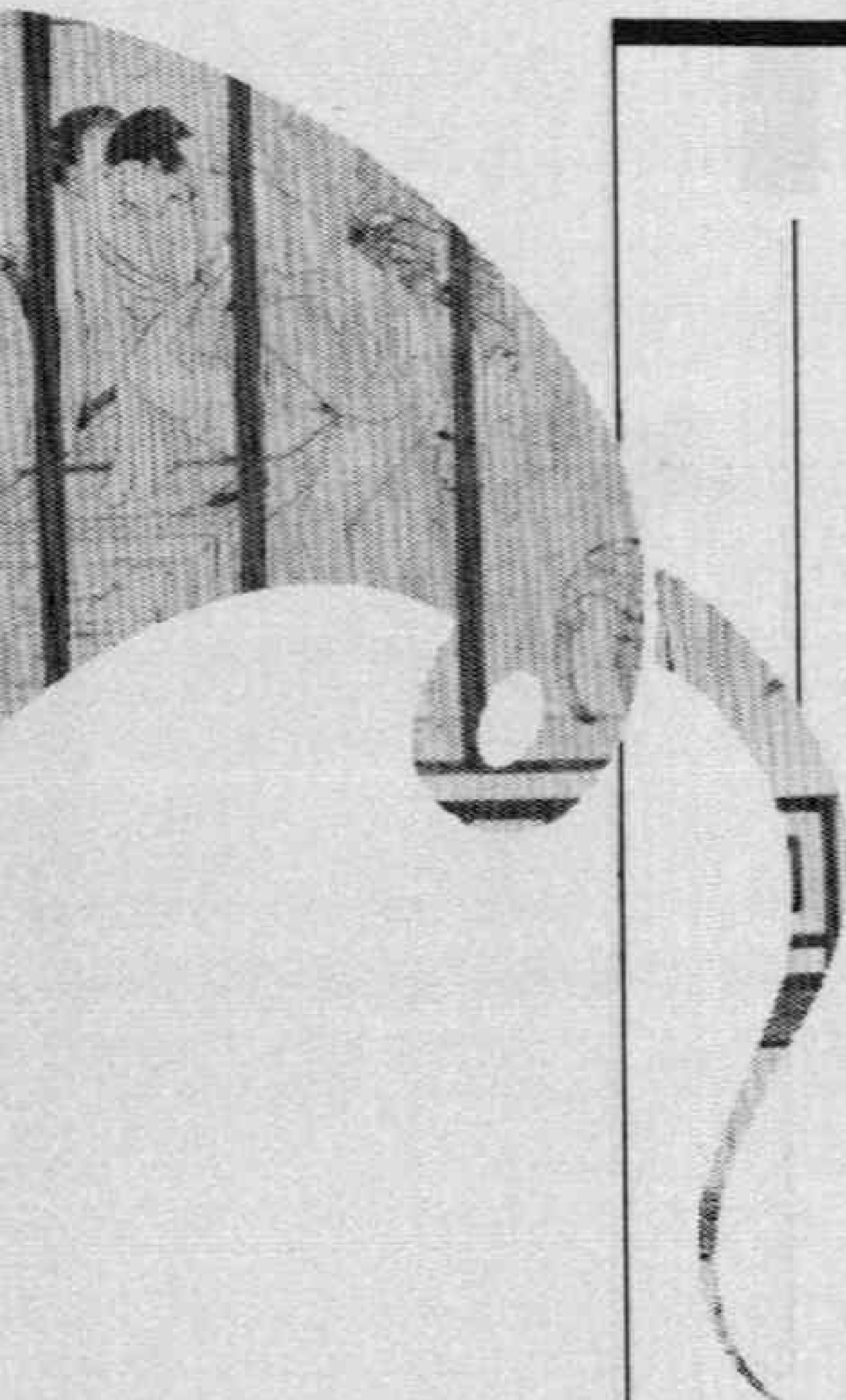
順水之船，易出易進，船頭上的浪聲與船底下的浪聲，一齊澎湃起來。

聽得花晨身癢不堪。

「停！」花晨又擲出骰子，盯着轉頭的骰子，等它停下，







數一數，大喜：「該我了！」

乘花晨盯着骰子之間，頑皮的香雲把一張酒牌抽上來，放在面上。

花晨未覺察，伸手先去解褲帶，興衝衝地揚起酒牌來。酒牌一翻，花晨大驚，將酒牌反過放下。

「這個不算，再來過！」花晨耍無賴。

香雲、瑞珠、瑞玉一起按住她的手。

「那不行，你是令官，怎麼可以自己違今？」香雲學着剛才的花晨大喝，之後，將酒牌掀起，大家一看——

正是《奴要嫁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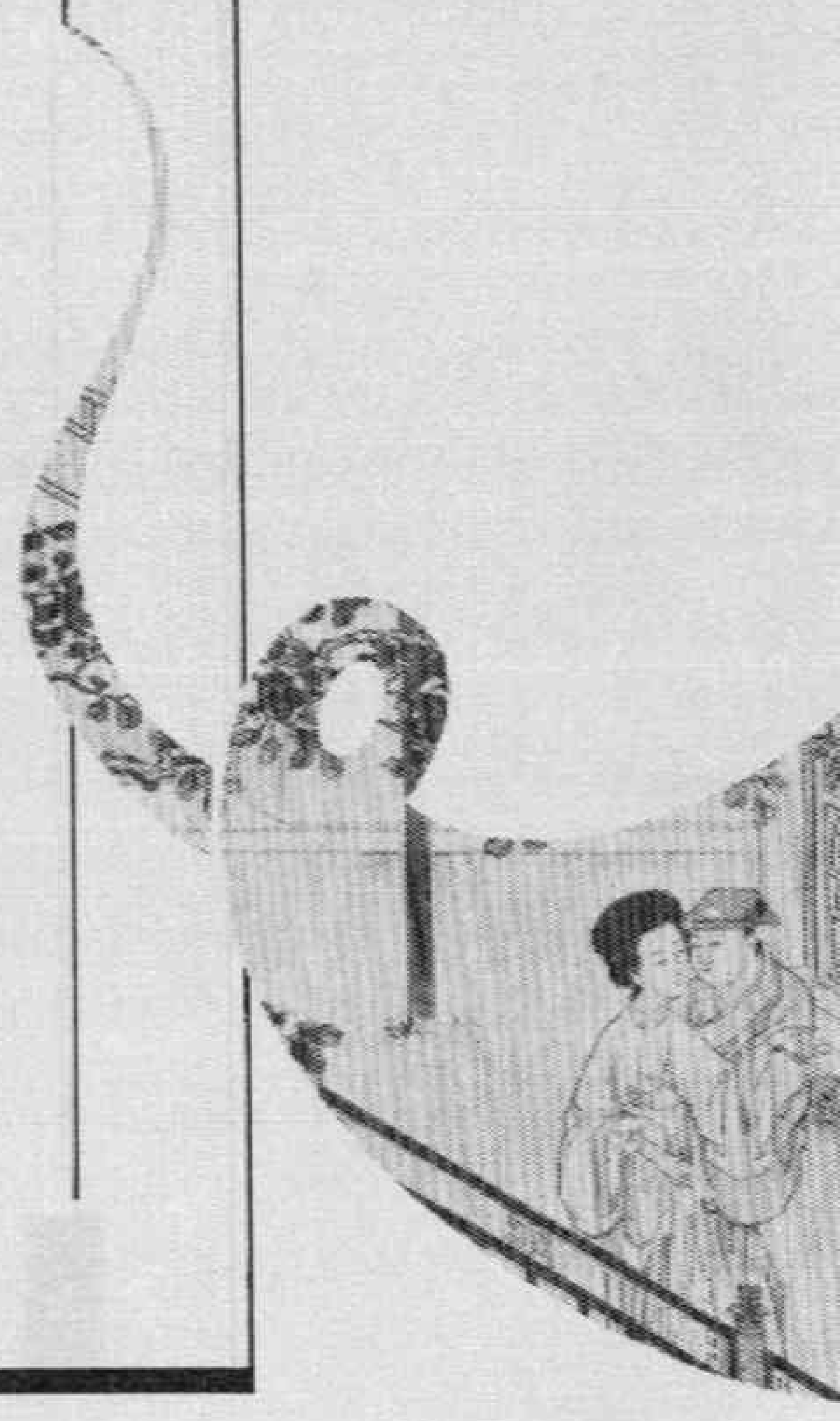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和三人大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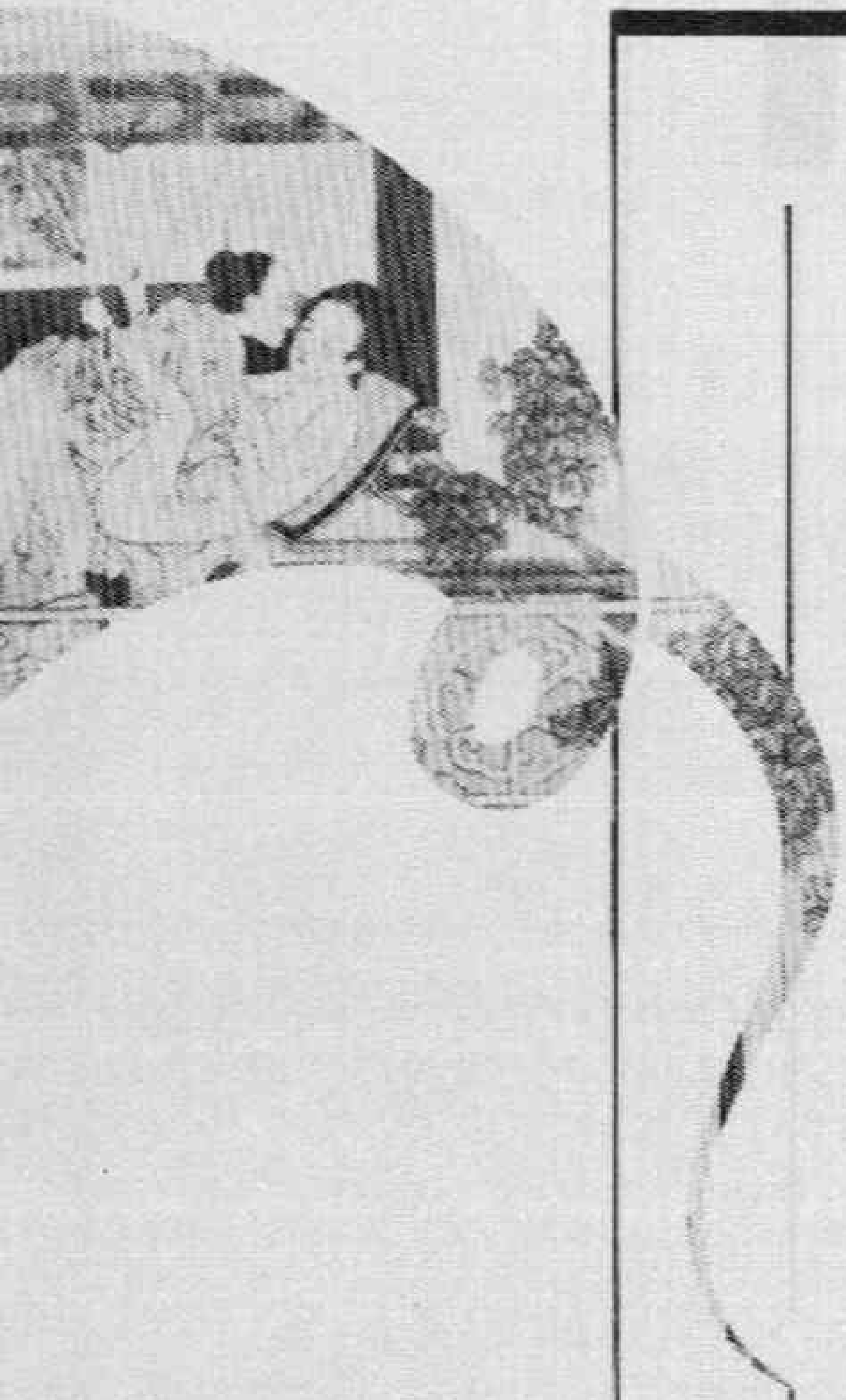
「這不成！」花晨大急，指着未央生：「他那本錢！怎麼可以……怎麼可以行這一招？」

「怎麼不可以？既然酒牌上有，就該行！」瑞珠反臉無情。

「是呀！」瑞玉也插嘴：「要是我揭着了，你可也肯放過我麼？」

「快脫褲！」瑞珠命令。





「罰她多吃幾杯酒算了吧！」未央生說。

「放屁！」三人大罵未央生：「要是喝酒就算數，那我們還玩這個玩意幹鳥！」

未央生見他們說得嚴厲，也無言可對，就伸手去扯花晨的褲子。

花晨躲避，執意不肯。

「你如果不來，罰你以後再也不能近他！」三人同聲合力地警告花晨。

花晨哀憐地望向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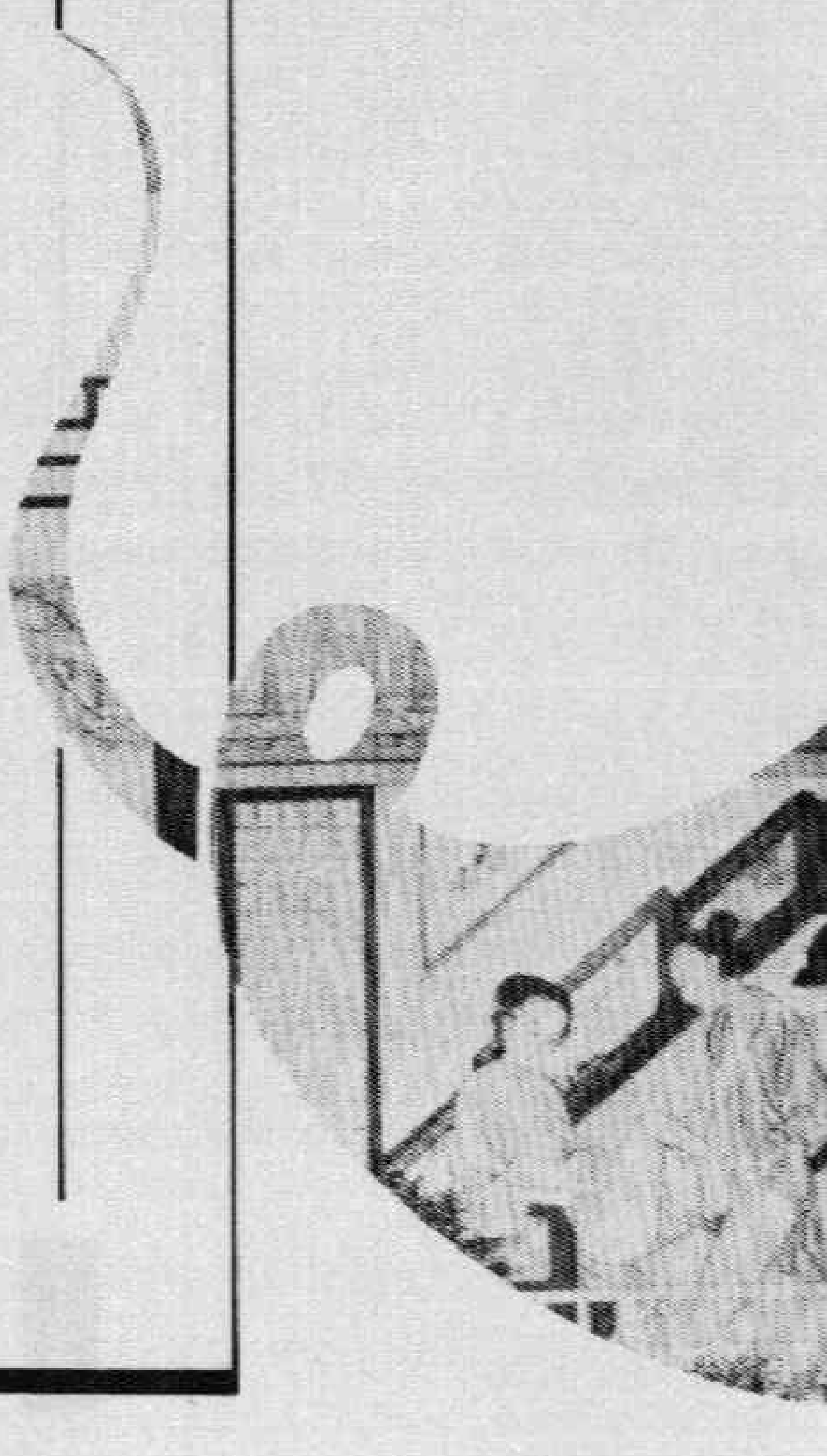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笑道：「隨意碰碰，作個意思就是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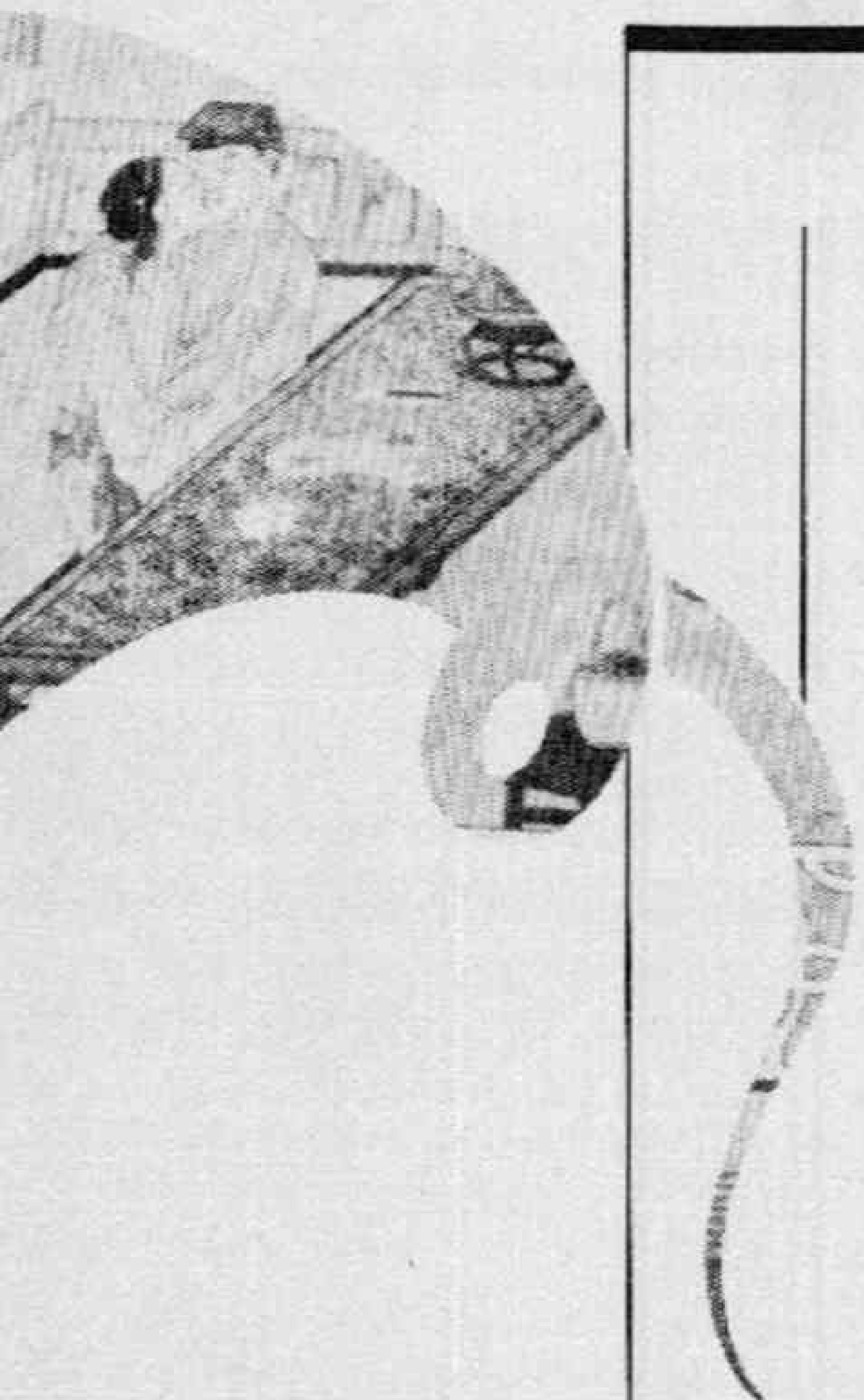
花晨還是勉强，但拗不過衆人，又經未央生苦勸，只好低頭嗇氣地伏在石櫈上，豐臀高聳。

香雲、瑞珠和瑞玉合力剝下她的褲子。

「可不能眞來喲！」花晨向未央生叫道。

未央生上前，抵了一抵，花晨就叫喊起來，正要站起身，不容許衆人再胡鬧，但誰想到這班惡少，安排三雙毒手，一齊上前，捺頭的捺頭，封手的封手，別說要站起來，就要把身子動一動也不能。





香雲最壞，躲在未央生背後，把他的身子大力一推，未央生整個人進入花晨的身體。

啊！花晨慘叫。

香雲按着抱着未央生抽動。

花晨神情痛苦已極，殺豬般地叫起來，大喊饒命。

未央生不忍，但香雲死抱着他不放，搖未的腰，每動一下，花晨就慘叫一聲，終於雙眼發白。

「好了，再弄下去，要出人命——」未央生急叫。

衆人看到花晨狠狽已極才住手，未央生連忙後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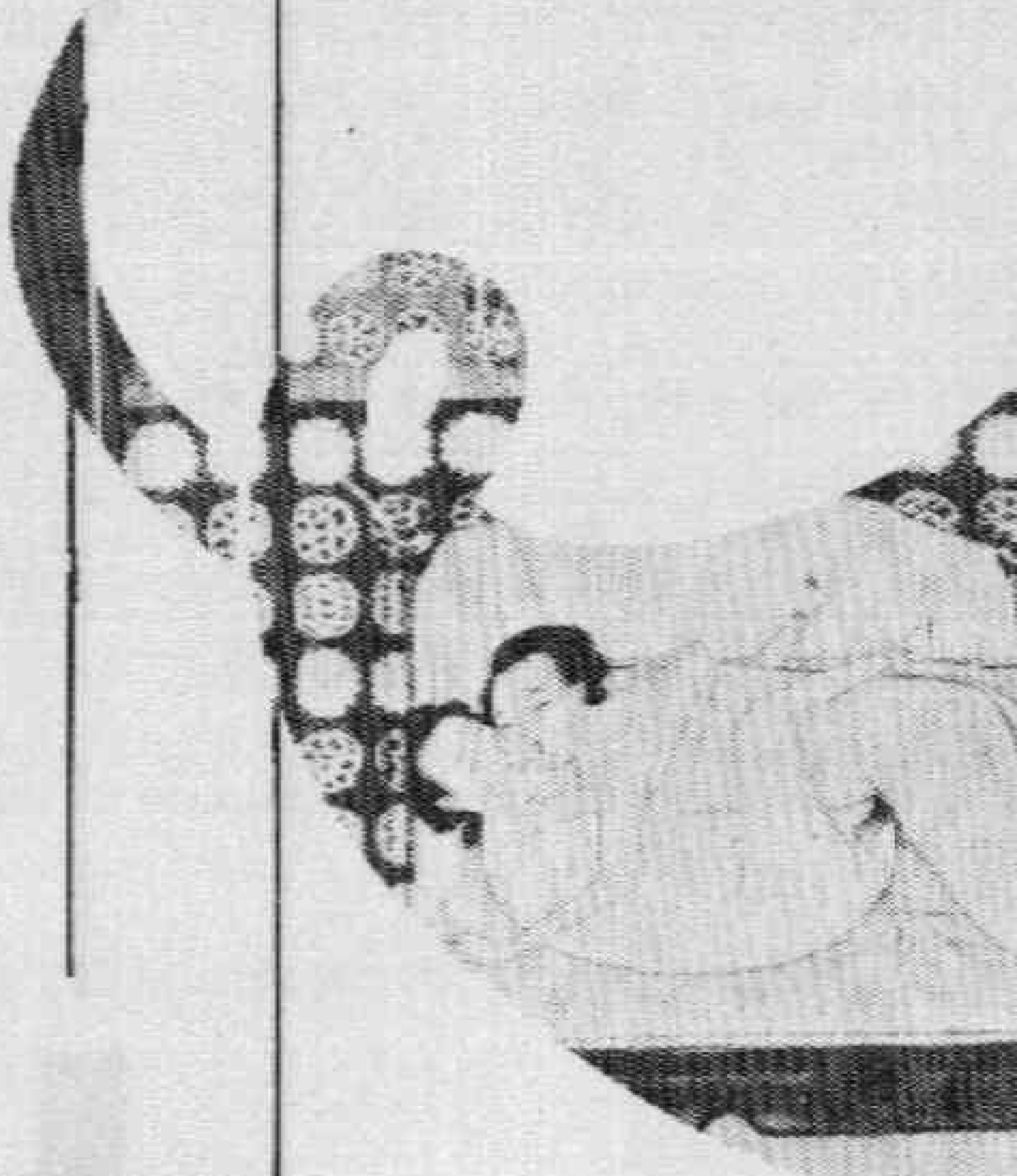
花晨像死人一般話也說不出來，自石櫈上滾跌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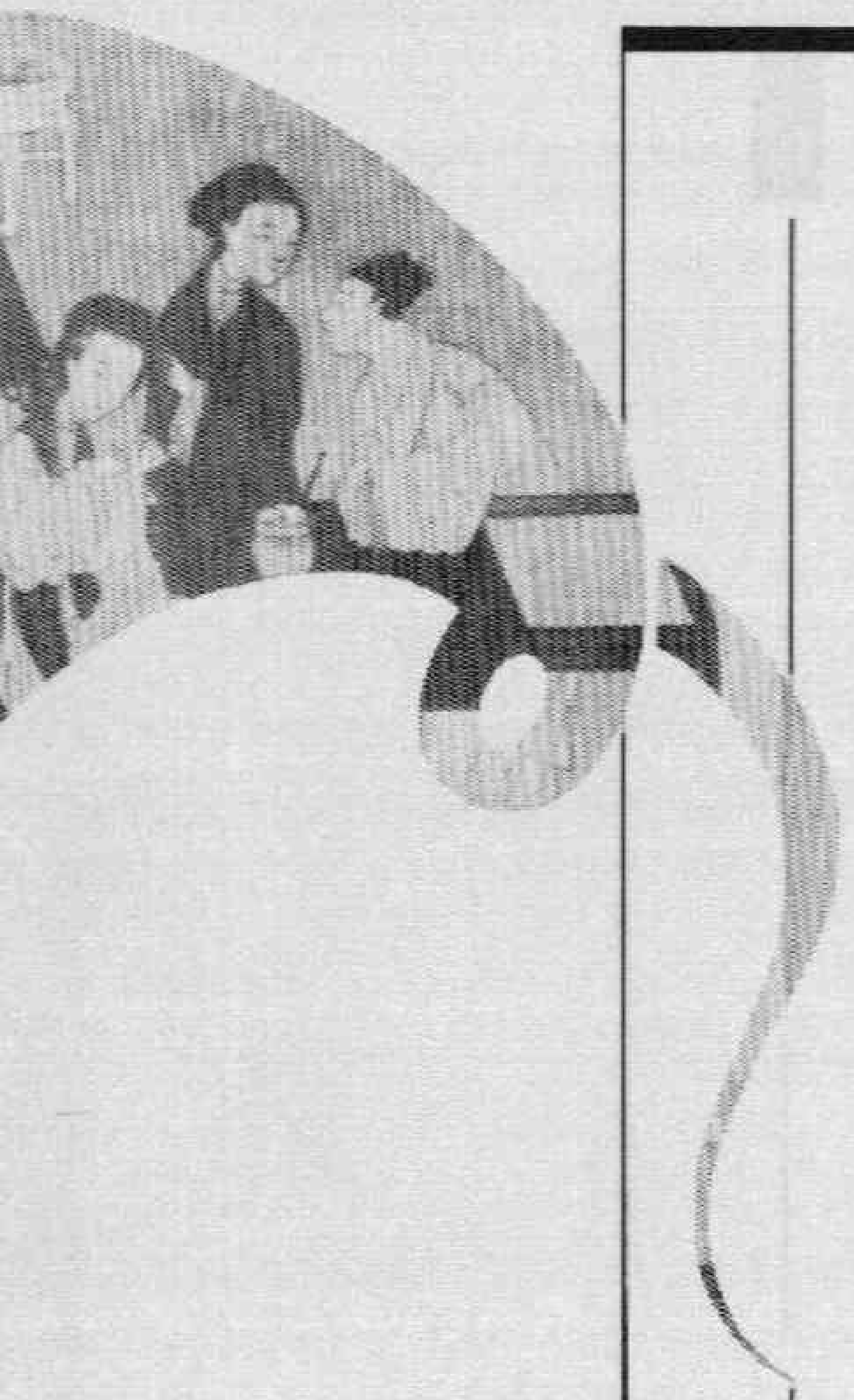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趕緊去扶，花晨神情痛楚莫名，掙扎着站起身來，站立不穩，又跌下去。未央生只得又扶。

花晨總算站直，呻吟聲不絕，手按屁股上，一柺一柺，向前走去。

香雲、瑞珠、瑞玉三人忍住笑，直到花晨離去，才大力噴飯。

「老貨滋味如何？」香雲邊笑邊問。





未央生也笑：「總有一天，也和你們三個玩玩《奴要嫁》！」

（十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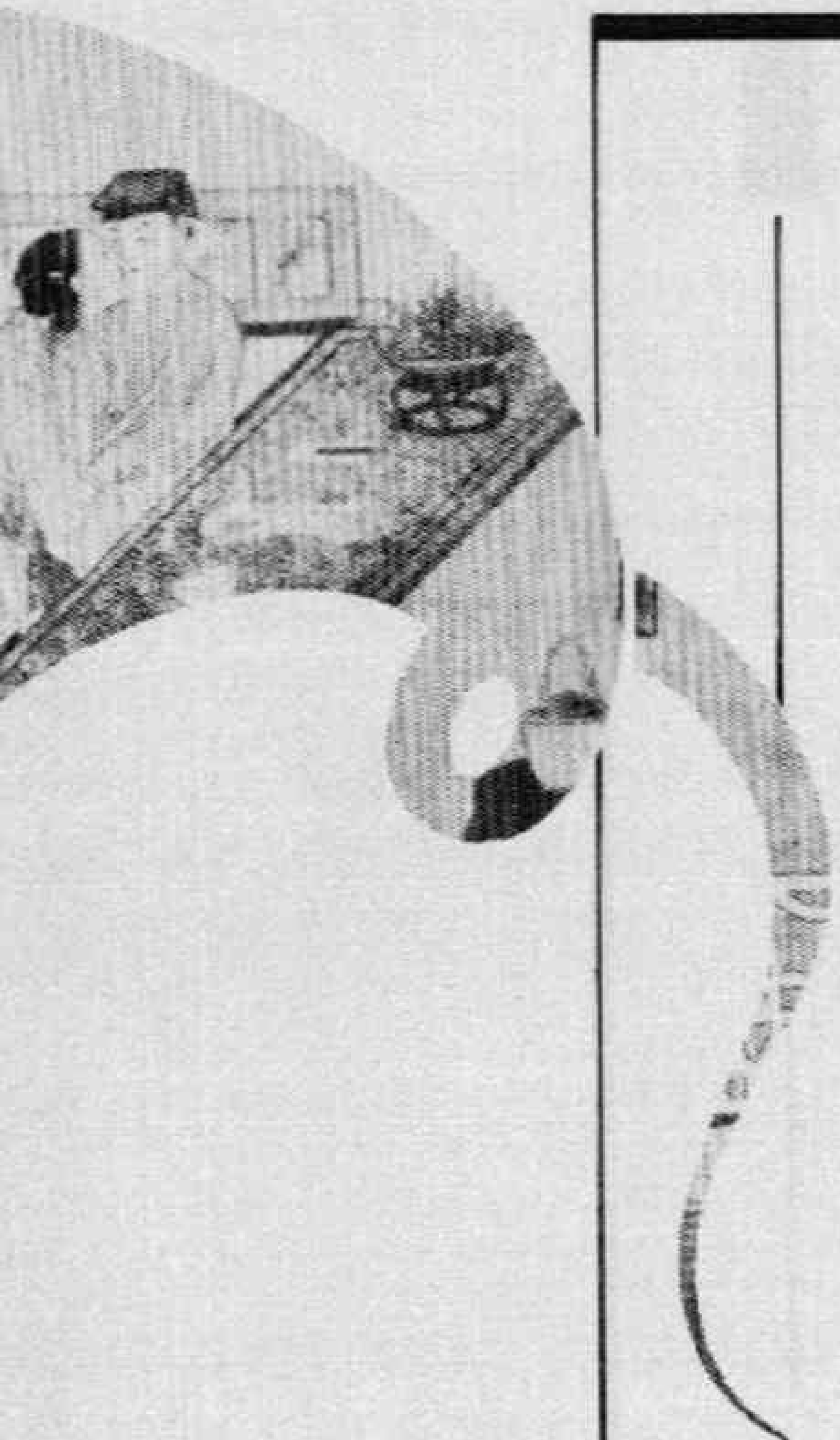
晨曦中，廟裏煙霧環繞。

孤峯和尚睜開閉着的眼，長嘆一聲：「回來吧，未央生，回來吧！」

妓院的一個房間內，玉香全身赤裸，身子縮成一團，神情驚駭。

顧仙娘手中拿着皮鞭，樣子兇惡，龜奴站在一旁助陣。

「他不是我的丈夫，怎……怎能把我賣了？」玉香軟弱地



抗議。

顧仙娘冷笑：「看你也不是甚麼三貞九烈的女子，既然丈夫之外還有男人，在我這裏，更能風流快活！」

玉香連連搖頭。

忽然，噼啪一聲，顧仙娘狠狠地一鞭打過去，抽向枕頭，將枕頭打得破裂，羽毛亂飛。

「你自己想想，你的細皮白肉，捱得起幾鞭？」顧仙娘眼中露出快感地說。

玉香嚇得目定口呆，不敢出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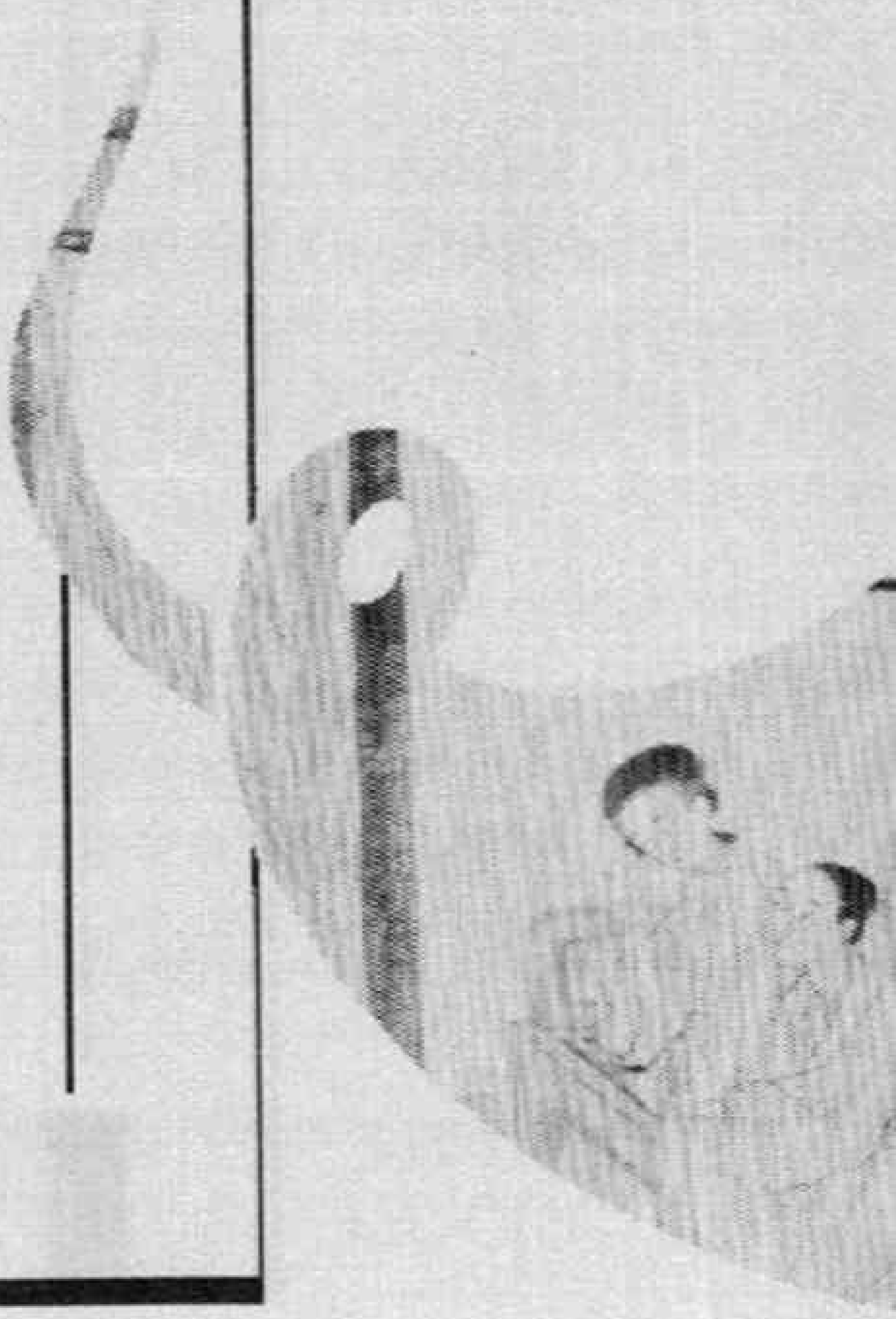
顧仙娘看在眼裏，放軟聲音：「在我這裏，只要聽話，眞是神仙也不如——」

顧說完用手去摟玉香，神情親暱。

龜奴哧的一聲笑出來。

「給我滾出去！」顧仙娘的頸筋暴裂似地大喊，龜奴即刻縮着頭連奔帶跑地溜走。

「像你這樣的美嬌娘，還怕沒有王孫公子來疼惜你嗎?世上男人全不是好東西，但是你就當他們是條肉棍，由他們去幹，樂得快活！」顧仙娘抱住了玉香，露骨地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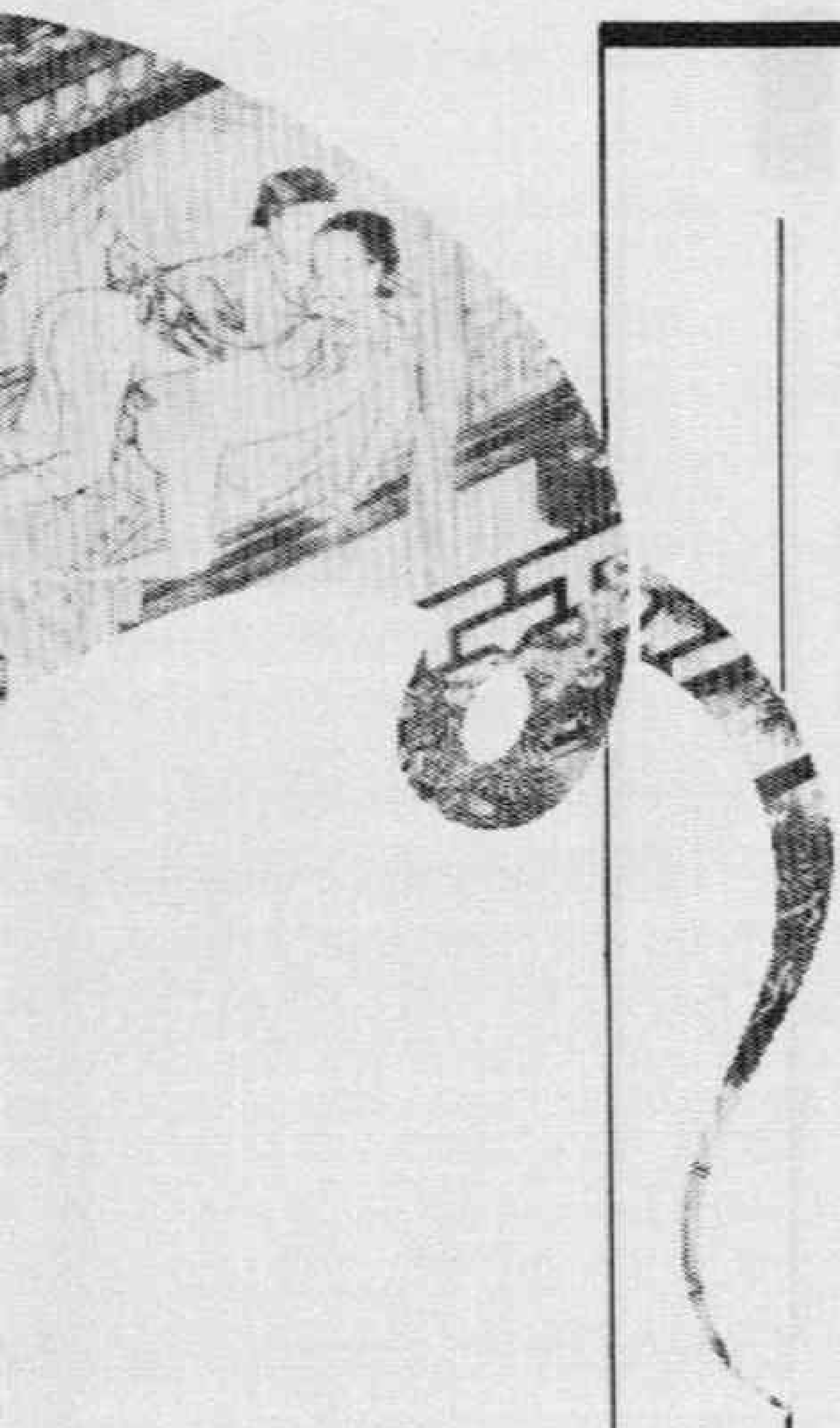
玉香神情仍是驚駭。

顧仙娘將玉香抱着胸部的雙手拉開：「看你這個樣子，把我的心也看軟了！」

顧仙娘將頭湊近玉香，伸出舌頭，玉香只有吸住。

「這才是乖孩子！」顧仙娘喃喃地說完，用手大力地抓着玉香的下體。

玉香大叫，顧仙娘將她壓住：「讓我先嚐嚐，再給你服侍那些臭男人。」



嬰兒的哭聲。

未央生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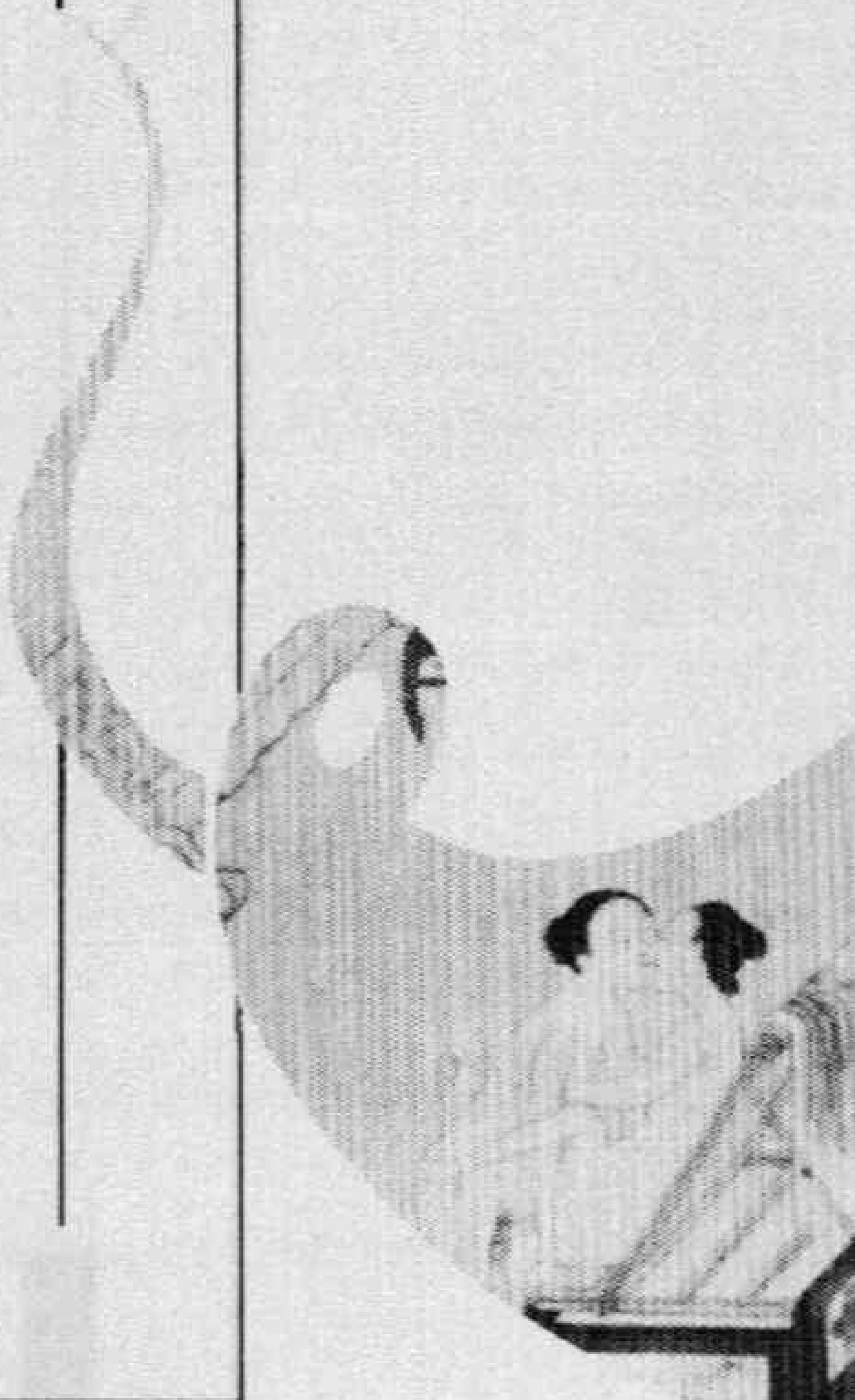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出門之日，原與艷芳約好以三個月爲期，就回來看她分娩，不想竟樂而忘返。

「主人，太太已生了一對雙胞胎，是兩位千金，恭喜你了。」書僮出來迎接未央生時向他報喜。

未央生吩咐：「快去請兩個奶娘，照顧夫人！」

「是！」書僮點頭走出。

打開門簾，未央生走進後房，艷芳微笑相迎，未央生看到



她懷中的兩個女嬰，表情複雜，不知怎麼去愛她們。

■

妓院大廳中，衆嫖客喧嘩吵鬧。

顧仙娘走出，向其中一個大胖子招手，大胖子大喜，跟仙娘入房。

房內，胖子看來氣派甚大，坐下來和玉香對飲。

玉香穿着十分單薄的衣服，大胖子目不轉睛地盯着她的胸脯。

顧仙娘識趣地走出。

大胖子向玉香招手，叫玉香坐在他的膝上，雙手已在她的身上亂捏。

玉香被撫摸得喘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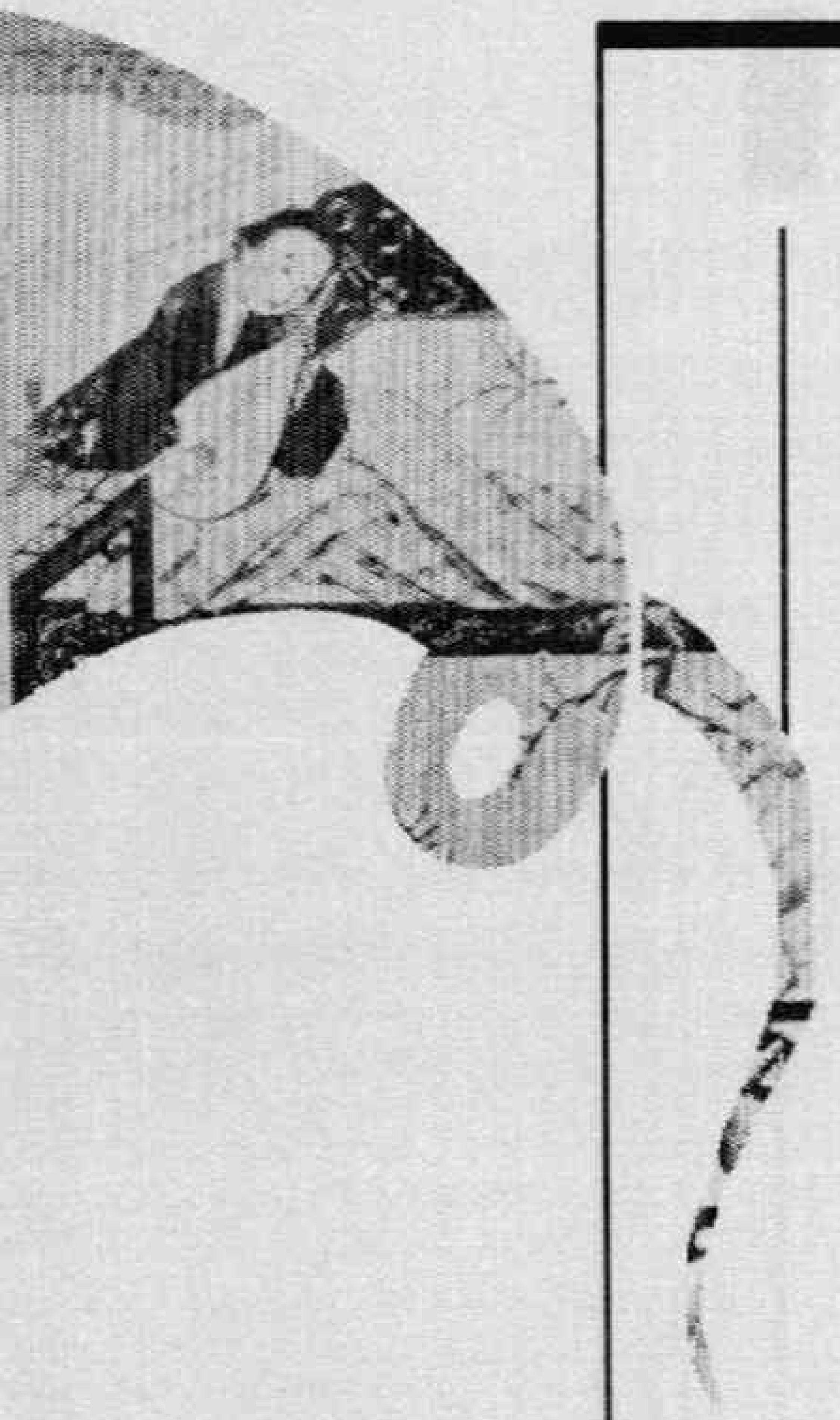
嫖客將她的衣服一件件脫下來。

玉香赤身，嫖客更是猖狂，玉香忍受着，任由他輕薄。

大胖子已忍不住，把玉香抱上牀去。

玉香緊閉雙眼，身子微微發抖。

胖子見玉香毫無反應，皺眉，但又見玉香美艷無比，獸性大發地壓了上去。



玉香任由胖子擺佈。

■

清晨。

大胖子已穿好衣服要離去。

顧仙娘闖門進來，見狀，說道：「大爺何必急着要走，是不是玉香不合大爺的意思？」

胖子冷笑，將銀子丟在牀上：「人是夠美，只是……」

玉香轉過頭來，不知做錯了甚麼，也急着問：「大爺，只是怎麼啦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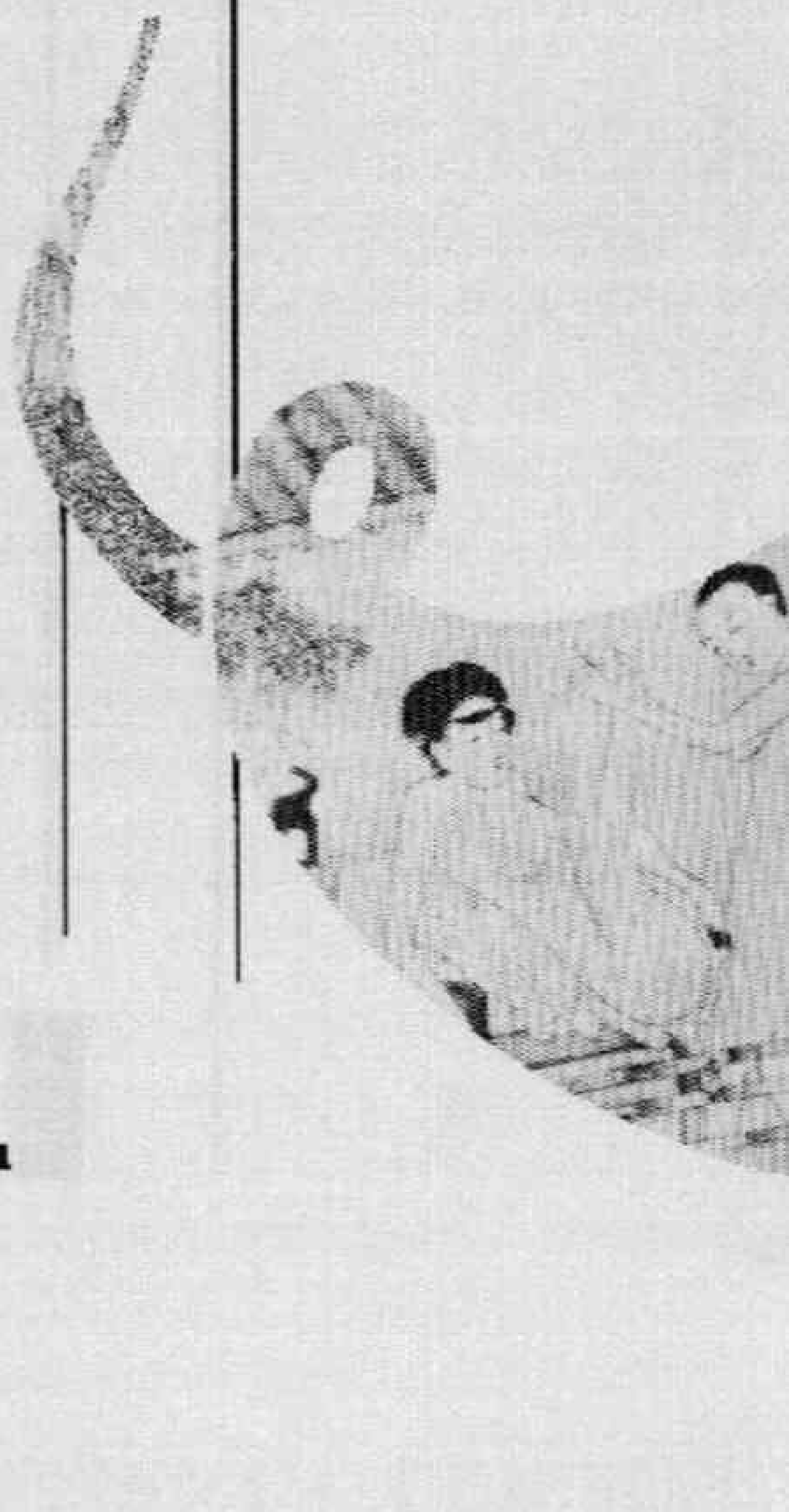
「只是就像木頭美人一樣！」胖子搖頭：「你呀，你還得好好地向仙娘學學，她那三種絕招，你學會後，加上你的美艷，可將全天下的男人迷死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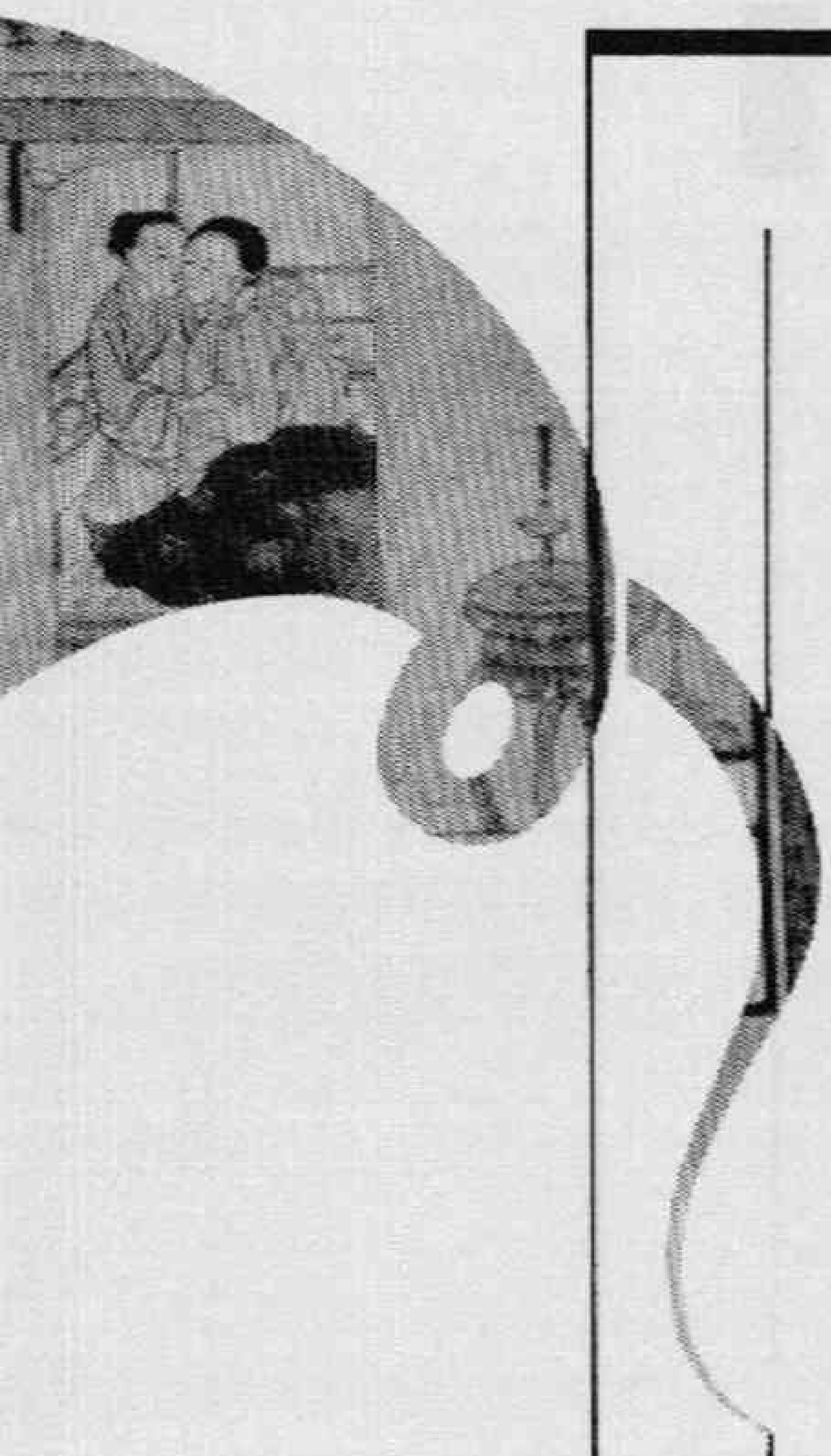
顧仙娘坐在牀沿，玉香不明白，問她說：「大爺說的是那三樣？」

仙娘不語，只是笑。

胖子忍不住講給玉香聽：「顧仙娘的拿手本領就是一：俯陰就陽；二：聳陰接陽和三：含陰助陽！」

玉香還是不懂，胖子仔細道來：「顧仙娘與男子幹事，都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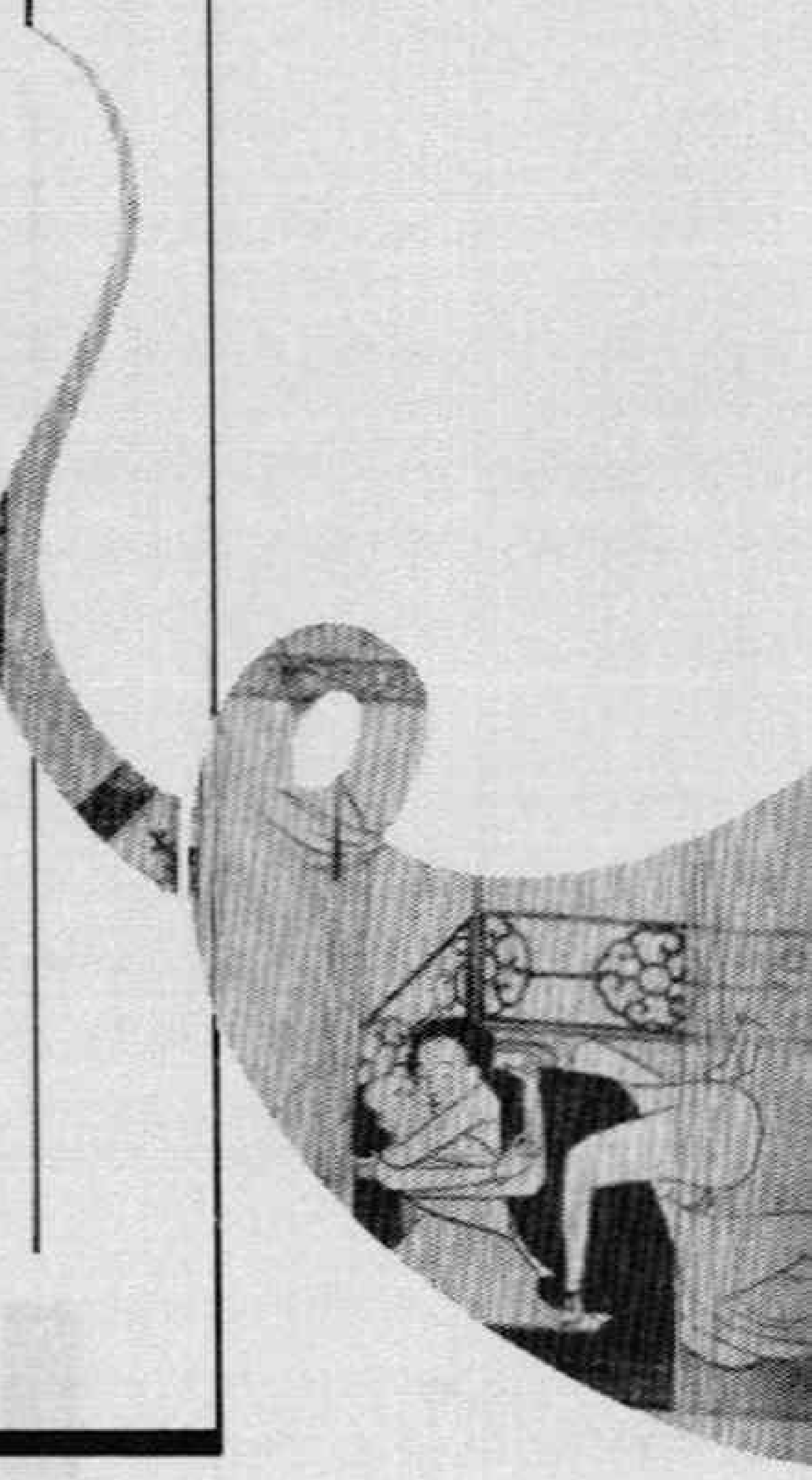
叫他們仰面睡着，她爬了上去，將男的寶貝放進去。跪着身子套一陣，坐下來揉一陣，別的女人坐了幾下早就腳酸腿軟動不得，但顧仙娘的一雙膝彎像鐵鑄一樣，越弄越有氣力，不但奉承男子，連自己也十分快活，這就叫做《俯陰就陽》。她有時候在底下，和男人做事，不教男子用力，把自己身子聳動。男的抵一抵，她迎一迎，男的抽一抽，她讓一讓，不但替男的省一半氣力，她自己也討了一半便宜。這就叫做《聳陰接陽》，是她的第二種絕技。至於第三種的《含陰助陽》，是她與男的做起來時，不會讓他們一下子丟了變成無用。仙娘每次都能有高潮，

高潮來之前叫男的用寶貝抵着她的花心，不可再動，自己一洩，使男的吸取進去，由尾間直上，逕入丹田，這種東西的妙處，就算野生人參也難於比較！」

胖子說得口沫橫飛，聽得玉香瞪大了眼。

「和她過了幾夜，男的不但精神倍加，連面上的顏色也光彩起來，所以人人說她是仙女轉世，叫她爲顧仙娘也！」胖子說完大笑，揚長而去。

接下來的幾個情景，爲顧仙娘指點玉香。有時顧仙娘充男人，教玉香如何扭擺，挺迎，教玉香如何作媚態，如何作浪



聲。

玉香用心學着，依樣施展全套功夫，顧仙娘滿意地點頭。

■ 夜。

未央生的卧房。剛生完女兒的艷芳，如狠似虎。

未與艷芳赤裸相擁。未心不在焉。

艷芳埋怨他：「你一定是在外面又勾引了甚麼女人，在我身上，就死牛一條！」

未央生伸手不經意地撫摸着艷芳，艷芳被摸得心癢難熬，

翻身把未壓在下面，聳動。

未央生打呵欠。

艷芳怨恨，動作更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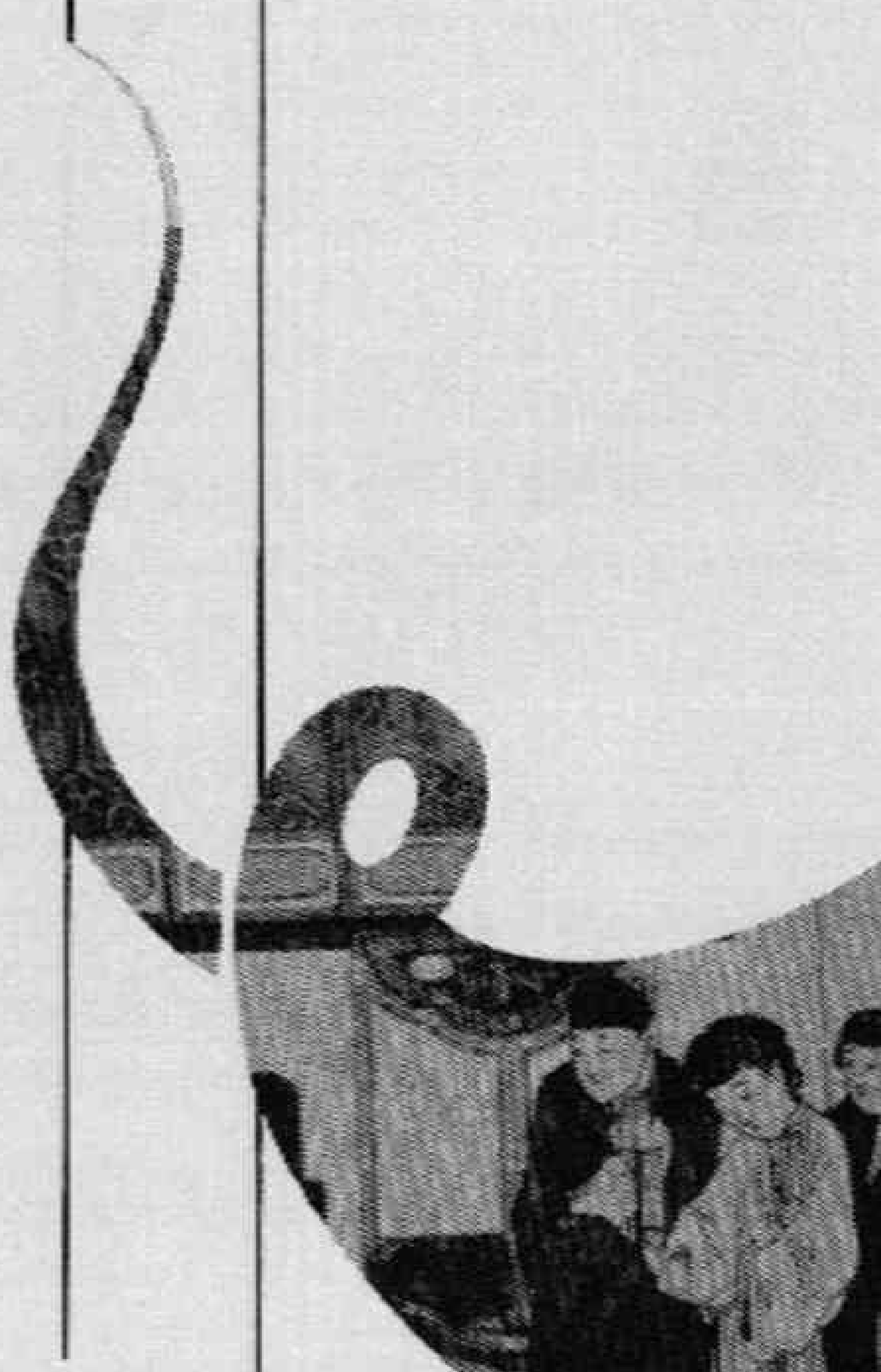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一副不感興趣的樣子。

艷芳恨得咬牙切齒，用力咬他，未央生被咬得叫起來。艷芳失望，沮喪。

■

妓院大廳中。

嫖客們大吵大鬧。



「各位大爺請原諒，玉香只有一個人，人人都要找她過夜，是她的福氣，但各位應耐心等待呀！」顧仙娘打圓場地說。

瘦子嫖客大聲地：「我已等了十多天了！」

顧仙娘笑道：「院中別的姑娘有得是，只管再忍耐一會兒。」

眾嫖客又是心急，又不想走。

這時有三個讀書人樣子的嫖客走了出來，其中一個向另兩名說：「喂，倚雲生，臥雲生，我不是向你們說過嗎？能和玉

香姑娘共枕一夜，眞是不枉做人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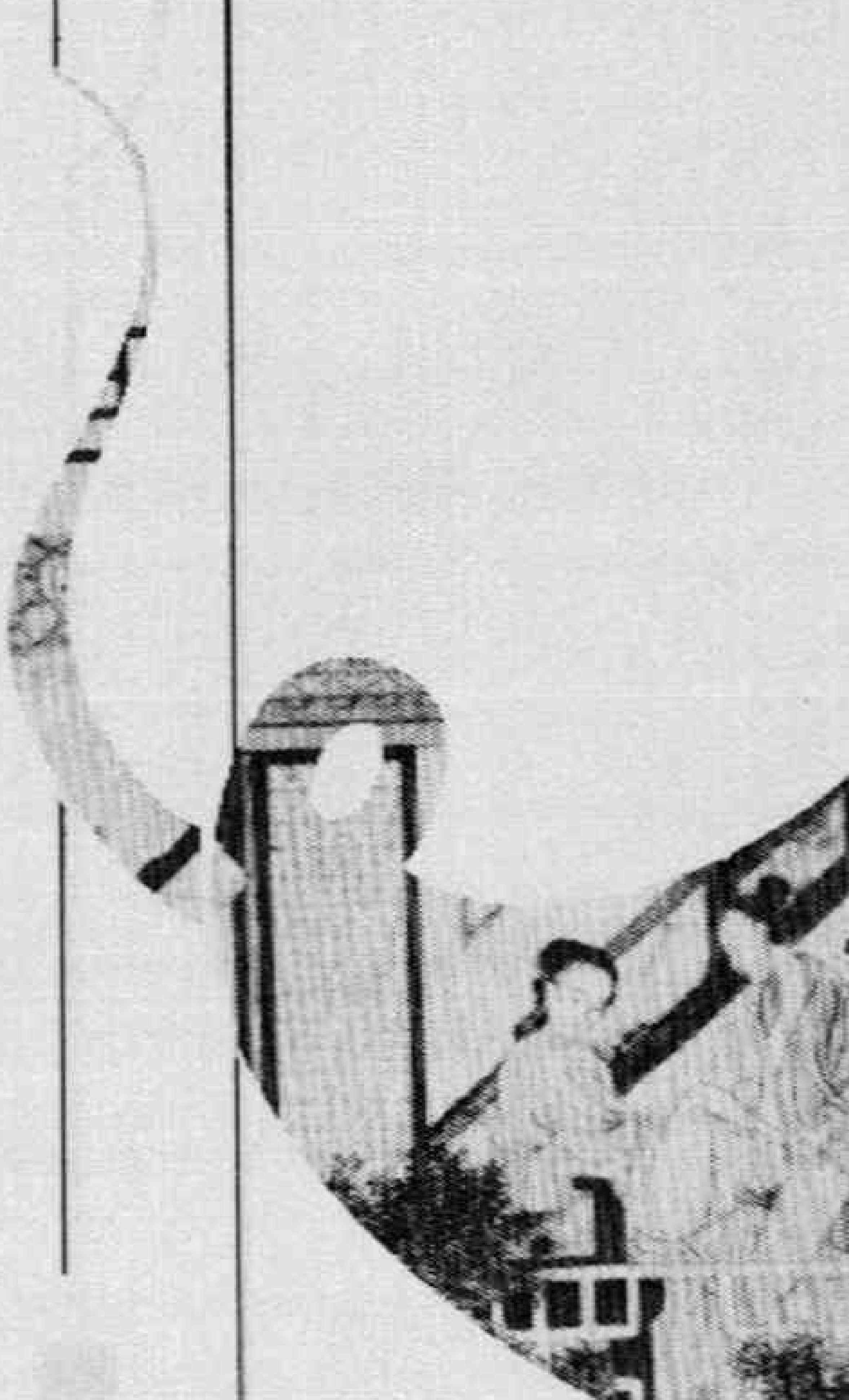
倚雲生道：「軒軒子你說得對，再多等幾天，也是值得。」

臥雲生贊同：「這女人，簡直是活寶貝！」

三人的話，更引得衆嫖客心癢難熬。

「我們出來那麼久，雖然得了個奇貨，也得回去找找瑞珠和瑞玉他們了。」臥雲生說。

軒軒子點點頭，長嘆一聲：「我們家裏的那香雲姿色也不錯，但比起她來，差個十萬八千里！」



三人一起大笑。

■

夜，三間不同的卧房中。

軒軒子與香雲、倚雲生和瑞珠、臥雲生和瑞玉三對，各自都赤裸、相擁、動作。

男人的聲音：「我離開快半年，有沒有想念過我？」

女人的聲音：「你離開快半年，玩了多少個？」

未央生的屋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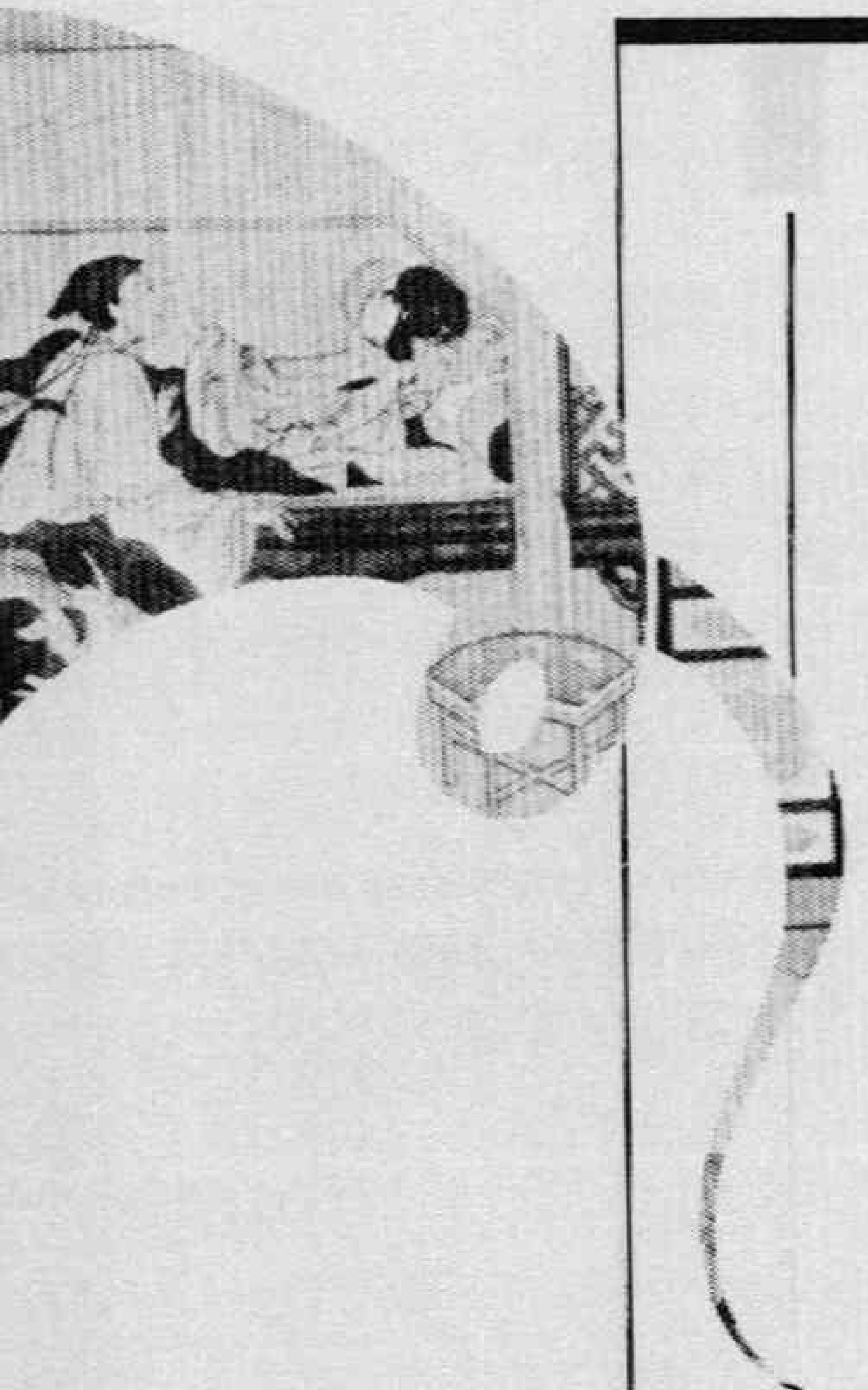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望着凌亂的臥室，發怔。

賽崑崙站在一旁，不知怎麼安慰他：「我看艷芳一定是嫌你冷落了她，所以帶兩個女兒逃走了！」

未央生悶哼：「走了也落得乾淨，世間有的是女人！」

「對，我近來也聽說有個名妓，不但艷麗，而且能令男人享盡樂趣。」賽崑崙附和地說。

未央生心動：「大哥快將那妓院的地點寫下，好讓我去快活快活。而且，我好久沒有回家，順道去看一看玉香。至於香雲、瑞玉等那四個女人那裏，只好來個不辭而別，要不然，怎麼走得脫？」



賽崑崙見未央生與趣越來越濃，與他相視而笑。

（十四）

炎日，蟬叫聲震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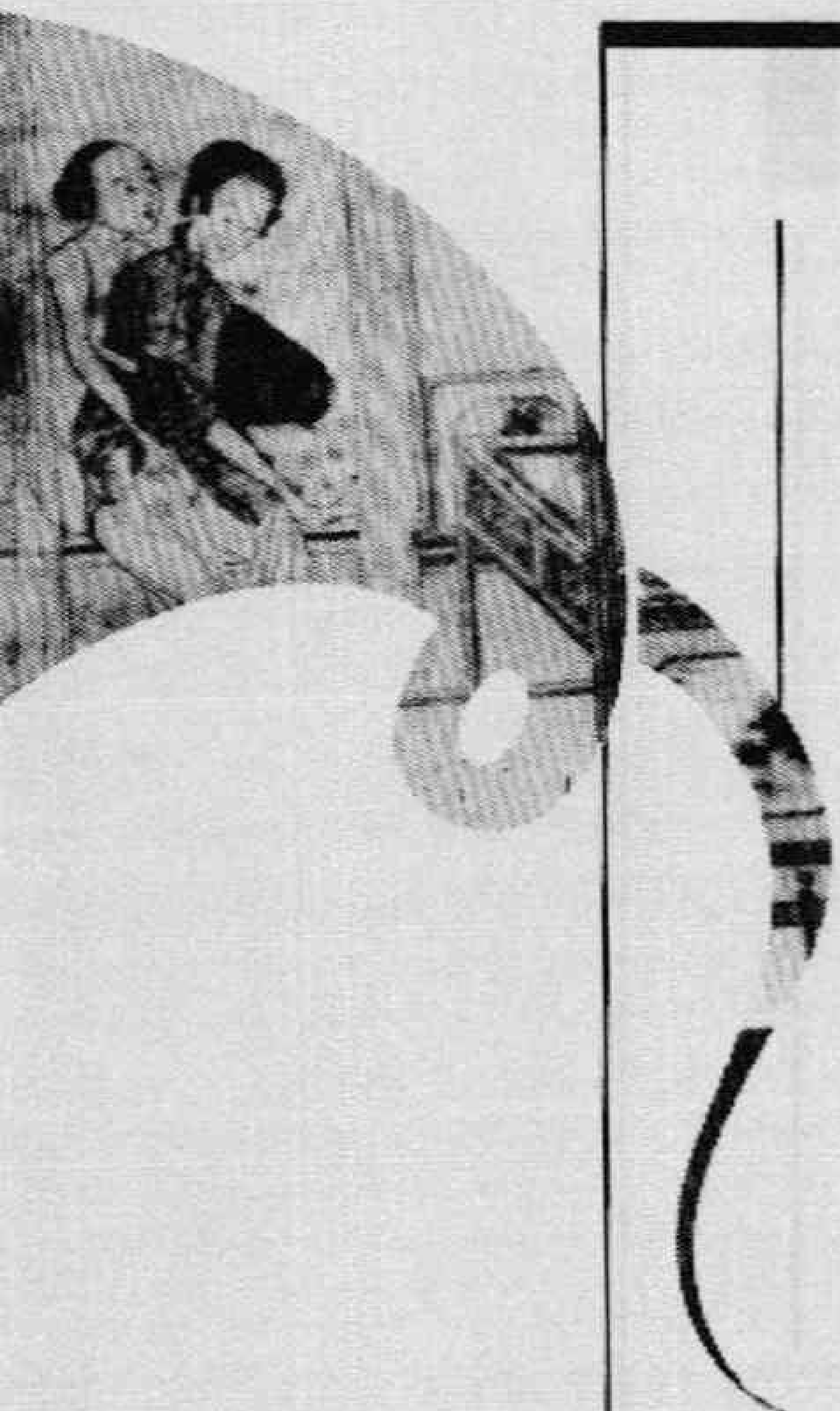
鐵扉道人家。

鐵扉道人看來又老又弱，未央生吃驚。

「甚麼？半年之前？玉香……玉香她……就那麼急病死了？」

鐵扉道人木然點頭，神情悲哀。

未央生也不禁掉下一行眼淚：「她葬在哪裏？夫妻一場，



也得去拜祭一番。」

「不必了！」鐵屝道人冷冷地說。

未央生懊惱，大怒：「唯有你這種不講理的老古板，才會有這種事！」

鐵屝道人抬起頭來，一副衰老的樣子。

未央生又頓足，鐵又垂下頭去。

■

長安街道上。轎子停下。

未央生一臉無聊狀，見妓院招牌，神情一振，走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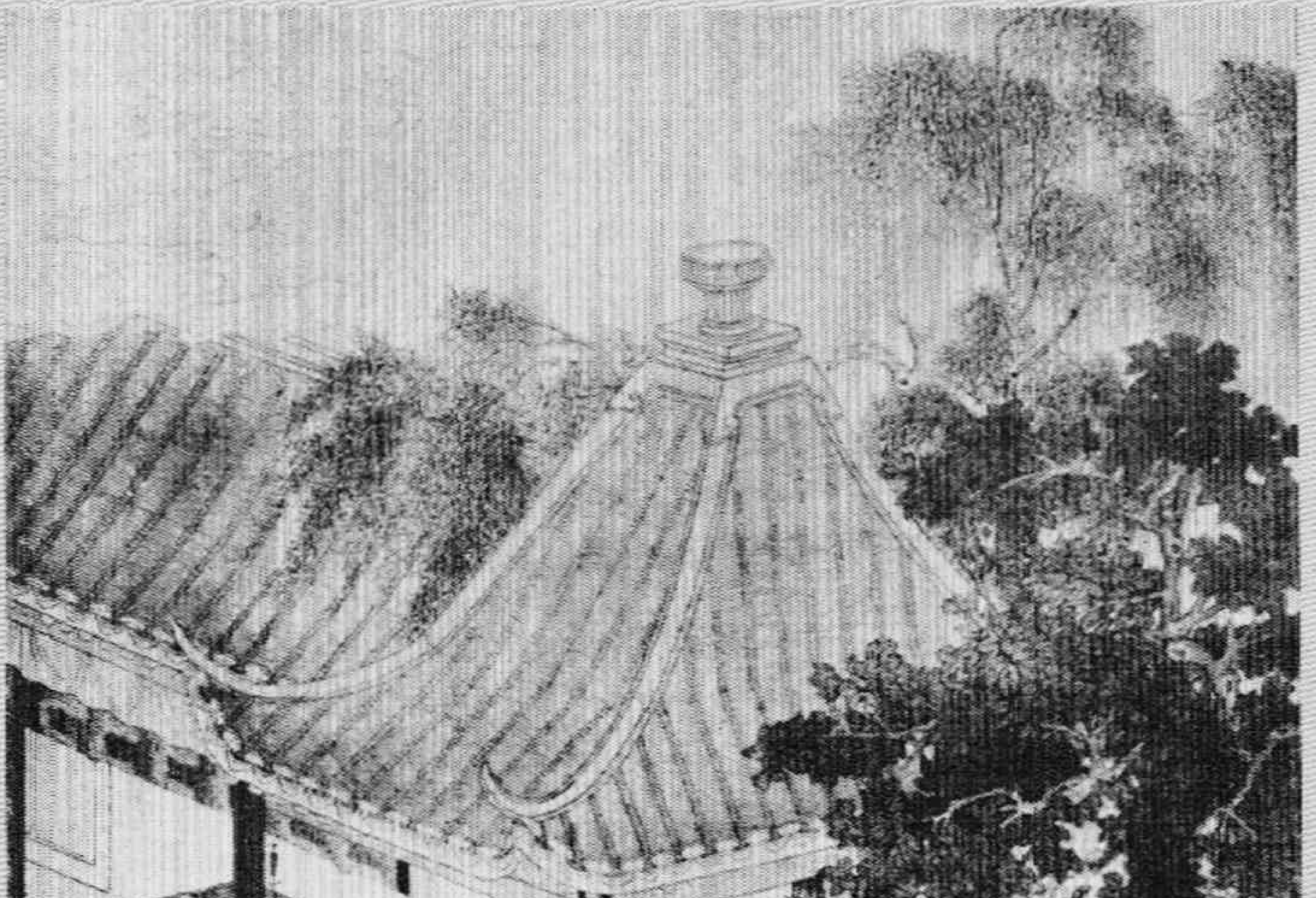
大廳中，衆嫖客飲酒、猜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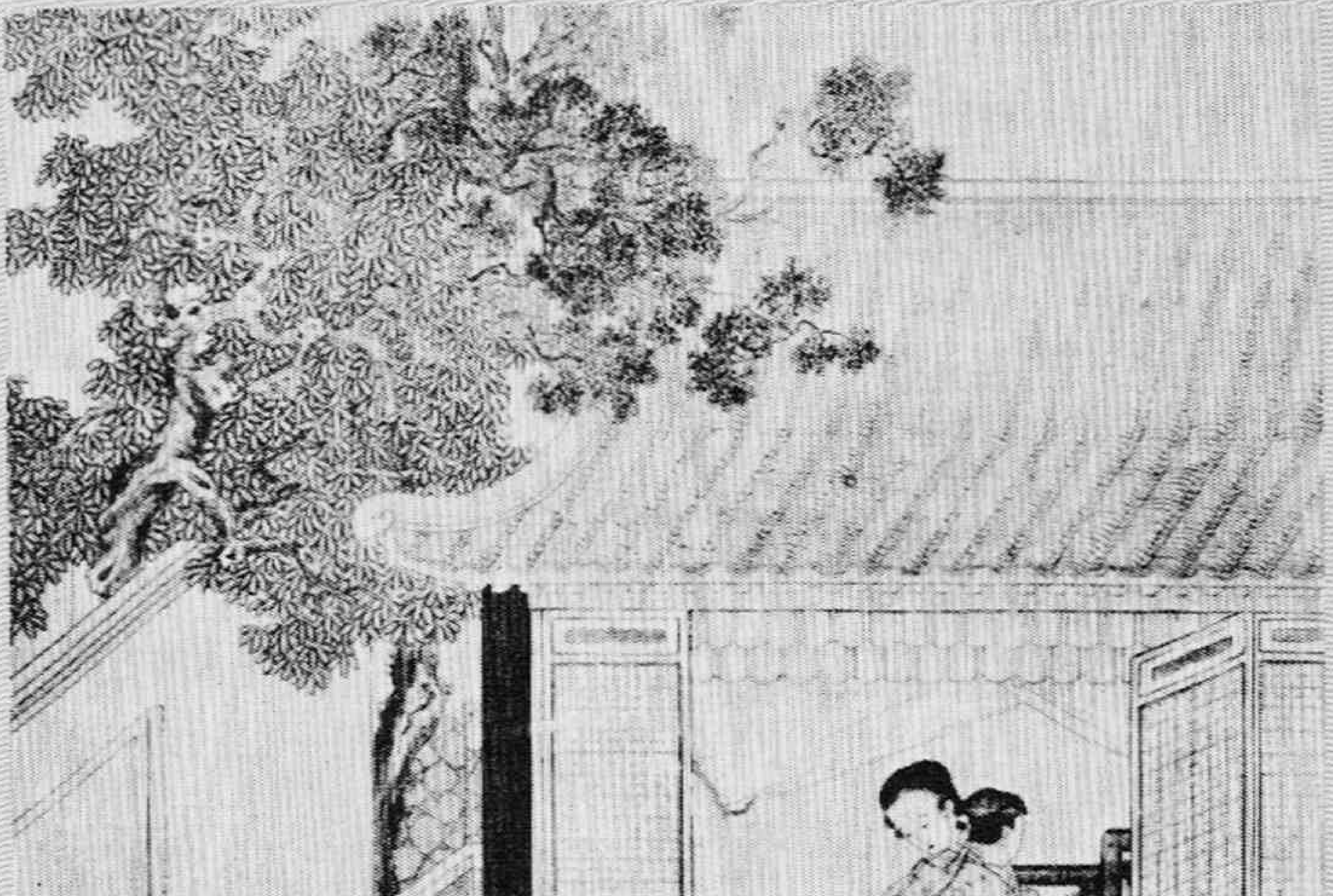
軒軒子、倚雲生、臥雲生也在其中。未央生走進來，龜奴上前招呼：「大爺，有沒有熟的姑娘？」

未央生說：「聽說貴院有一位最紅牌的阿姑，名字叫甚麼我忘了——」

龜奴不等未央生說完，立刻打斷他的話頭：「得等，這些大爺全是在等！」

未央生聽了又氣又好笑。





瘦嫖客大聲地說：「我已經等了二十幾天，晚上只好隨便找一個頂頂檔，到現在還沒有見過她一面呢。」

衆嫖客又鼓噪起來。

「各位大爺靜一靜好不好？」顧仙娘走了出來柔聲相勸。

衆人不理會顧仙娘的話。

未央生看出顧仙娘是這裏的主人，走到她的身旁，不讓別人看到，將老大一塊黃金，露一露給顧仙娘看。

顧仙娘盯着金子，向未央生使眼色，走開，未央生會意跟着離去。

房間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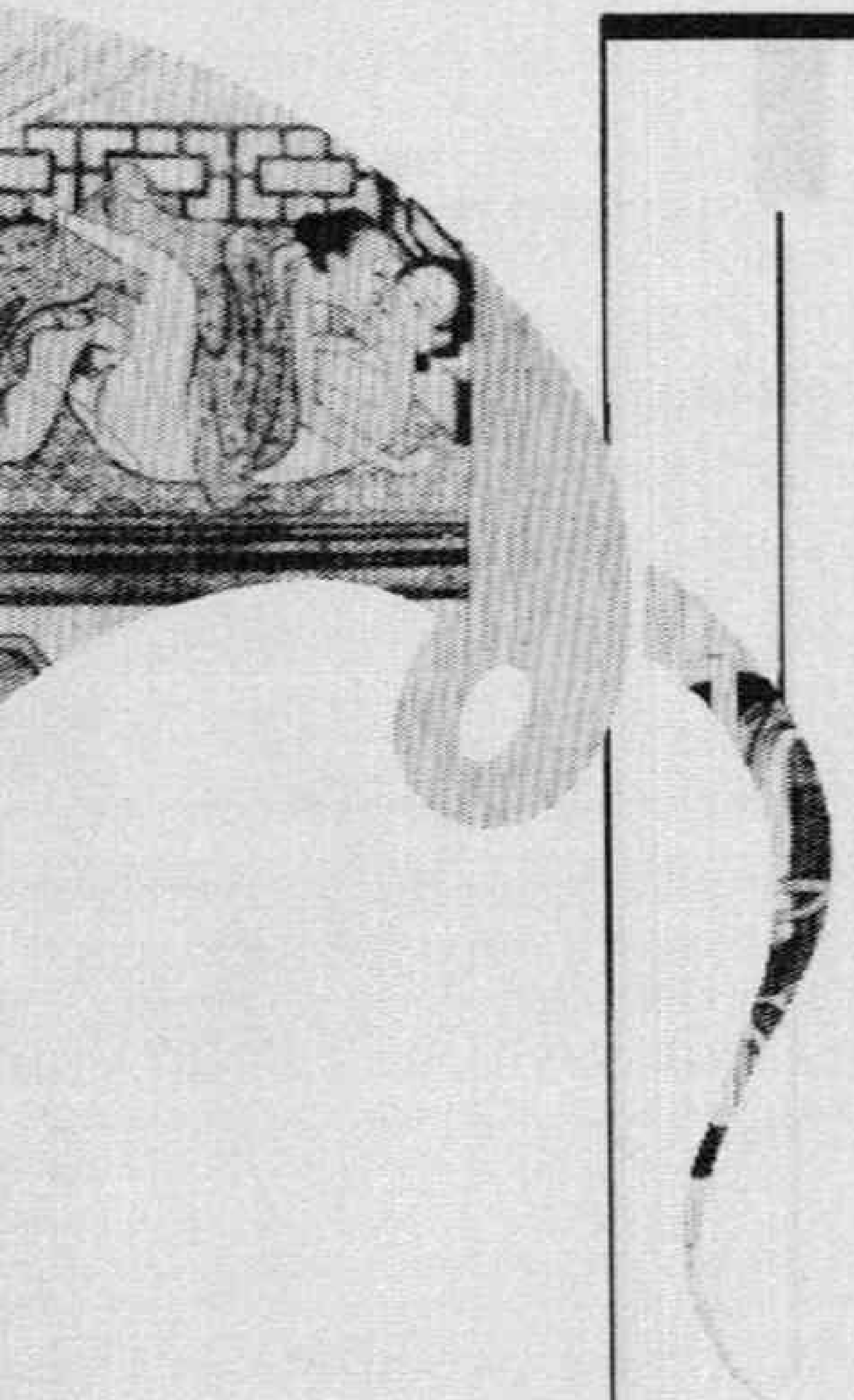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把金子塞在顧仙娘手裏，向她打躬作揖。

顧仙娘眉開眼笑：「像公子這樣的人，才叫做知情識趣！」

「哪裏的話，哪裏的話！」未央生得意洋洋地說。

「請公子稍等一會兒，我進去把那客人打發走，就叫她來。」顧仙娘說完離去。

未與趣極高。



■沒有多久，腳步聲傳來。

顧仙娘走在前面，揭開簾子，向後面的女人說：「你來看看，這位公子一表人才，出手又闊，你看了一定會中意——」

■顧仙娘半揭着簾子，玉香一臉媚態，向前走來，到了門前抬頭一看，大驚，即刻轉身逃去。

未央生走了出來，「怎麼啦？連人都不見就走了？」

「眞怪，公子請稍候，我就去追她回來。」顧仙娘說完急

急追上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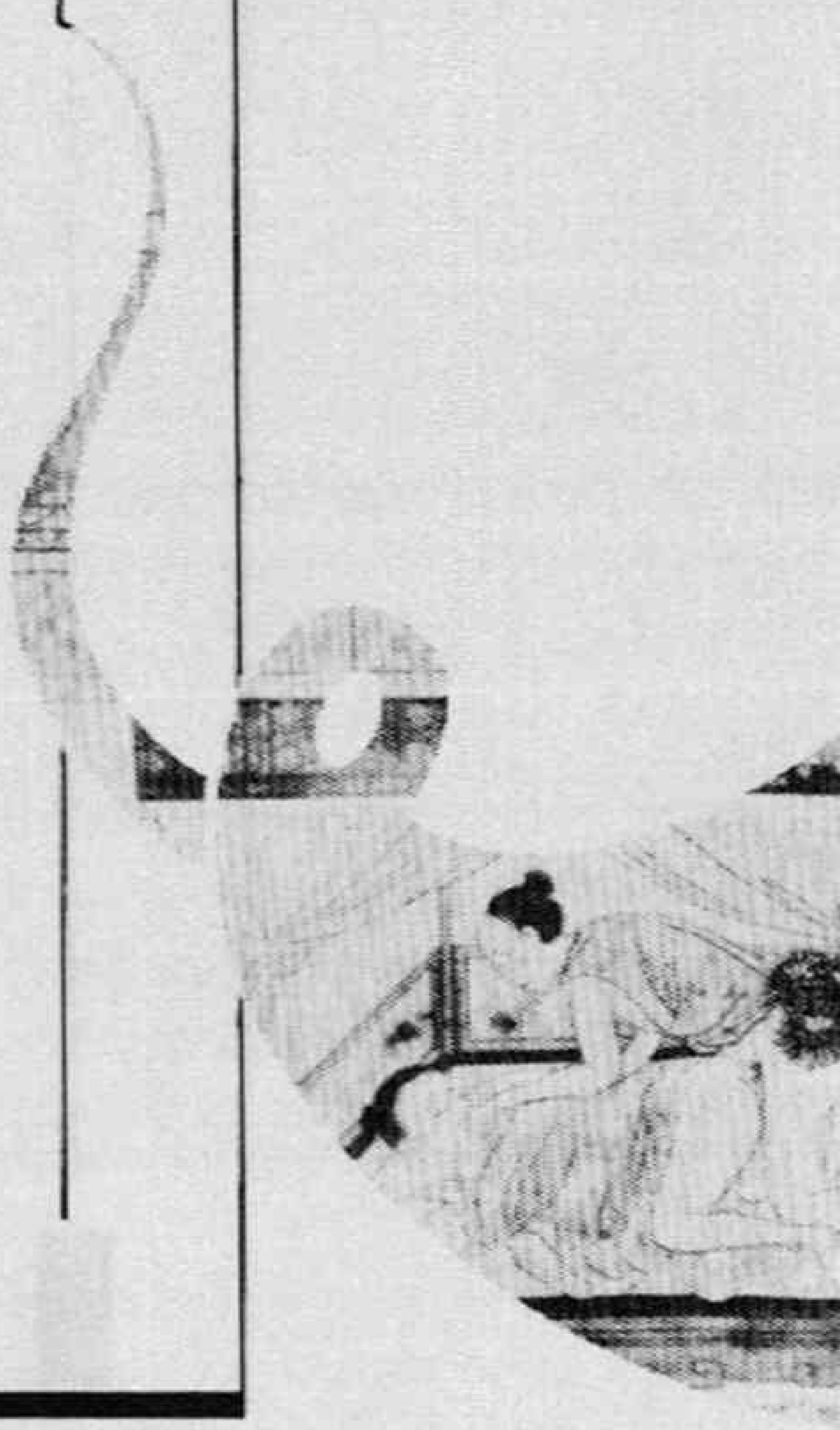
■ 玉香房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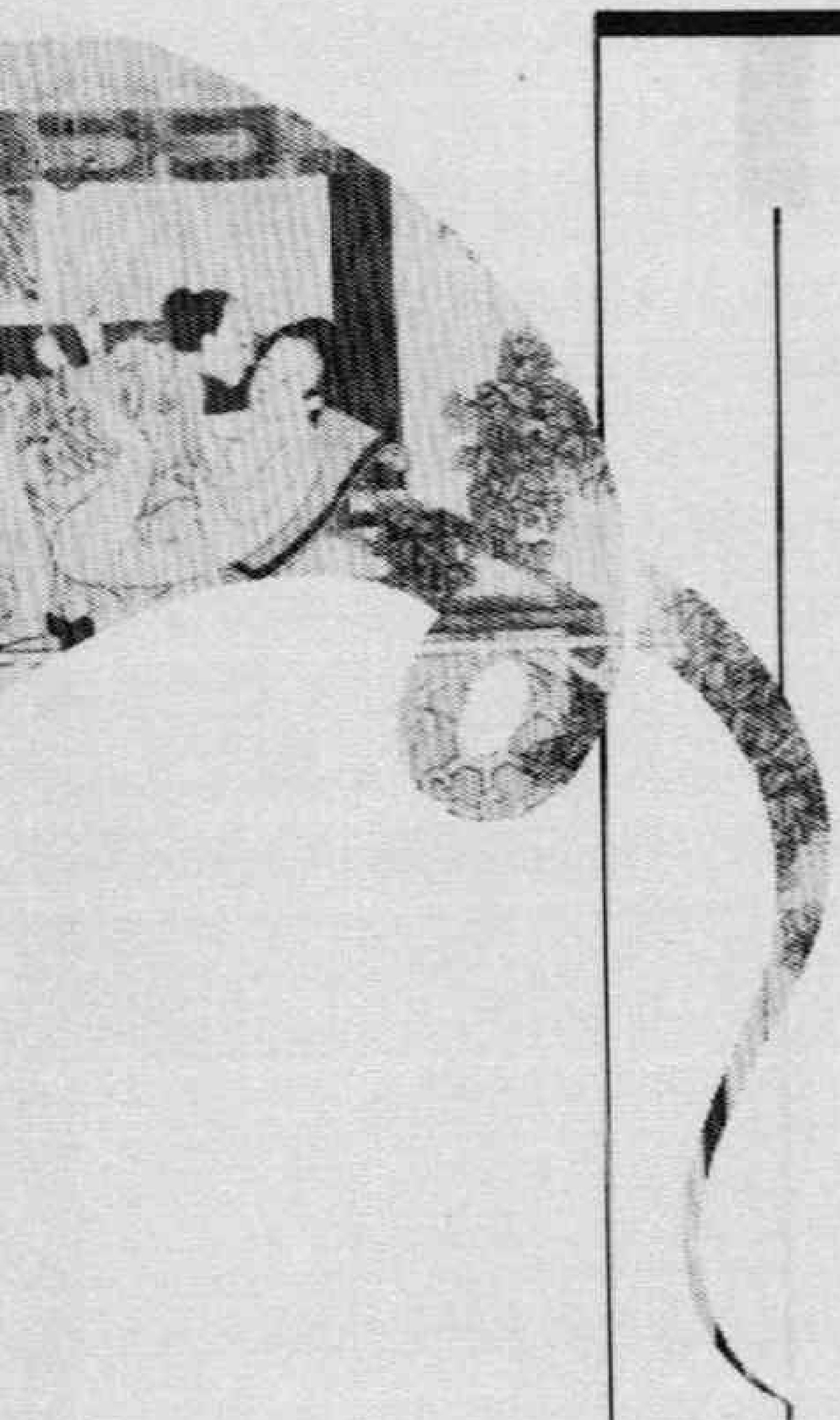
玉香神情驚駭，六神無主，在房內團團亂轉。

顧仙娘走了進來：「這客人——」

玉香急忙拉着顧仙娘的衣袖，急惶道：「這客人，是我萬萬不能接的！」

顧仙娘有點詫異：「自來姑娘們都喜歡白臉書生，嫖客之中有這樣的人才，你還推些甚麼？」





「總之不能接，連見都不能讓他見到！」玉香淚花灑下。

顧仙娘有點惱怒：「他給的過夜金，比他人貴十倍以上，你就委屈一晚吧！」

玉香急得發瘋，連聲音都變了：「千萬不可以，千萬不可以！」

外面傳來未央生的聲音，已有醉意，狂傲地：「收了金子，怎麼不叫人來！」

乒乒乓乓之聲，顯然是未央生在摔東西，翻桌子。

「這客人出得起那麼多錢，一定有些來頭，你將就一點，

不然他鬧了起來大家都不好看——」顧仙娘沉着臉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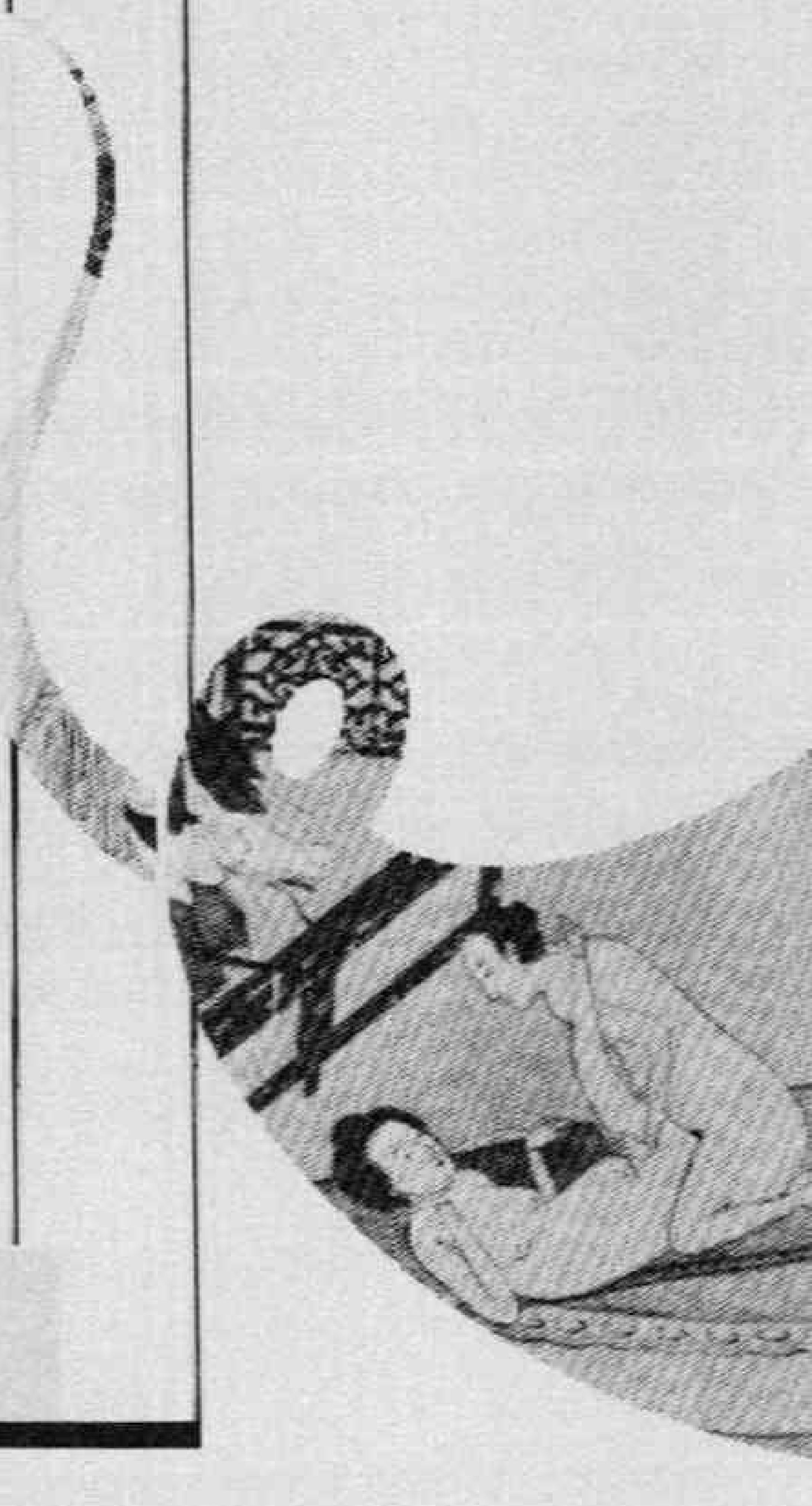
玉香急得跪下來，嘶叫着：「不！不！不——」

顧仙娘正要威逼時。打爛走廊花盆的聲音越來越大。夾着未央生的喝罵。

砰，門被大力推開，未央生滿臉怒意衝了進來，玉香立時把頭埋在腿間，身子成一團，顧仙娘無可奈何，先站起來擋着保護她。

兩個龜奴去扯未央生，被他一起推跌。

「那婊子在哪裏？」未央生向顧仙娘喝問。



顧仙娘移身向玉香呶嘴。未央生衝到玉香面前，略冷靜，尖酸刻薄地：「古人也說過：身在青樓，半點朱唇萬客嚐，一雙玉臂千人枕。只要老子花得起錢，你的身體就不屬於自己的，爲甚麼只有我不肯，說！」

玉香呆然無對，未央生以爲玉香不瞅不睬，怒氣更甚，忽然踏前一步，扯着玉香的頭髮，用力將她的面容拉上來對着自己——

玉香慘叫。

未央生也慘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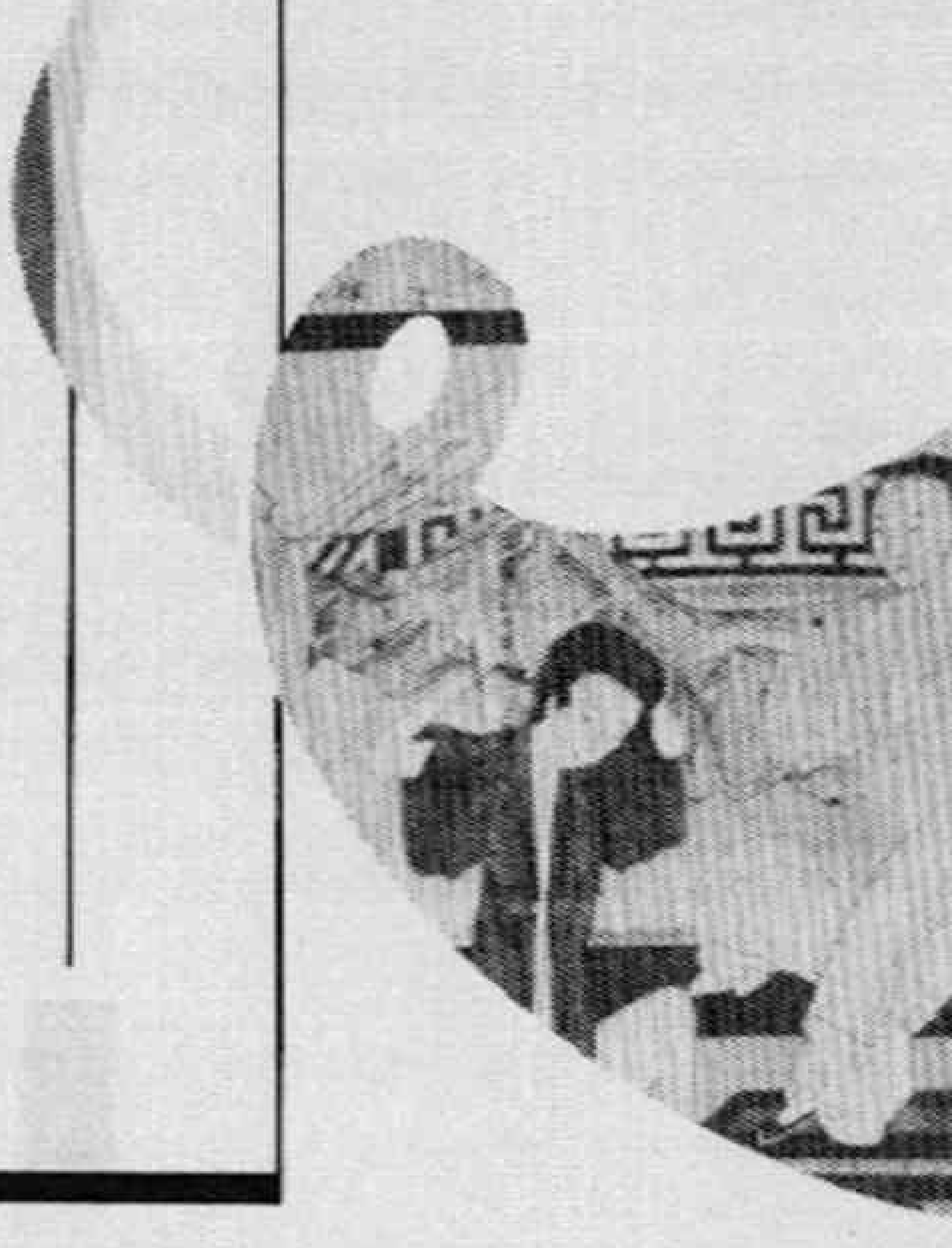
剎那之間，房中變得一片死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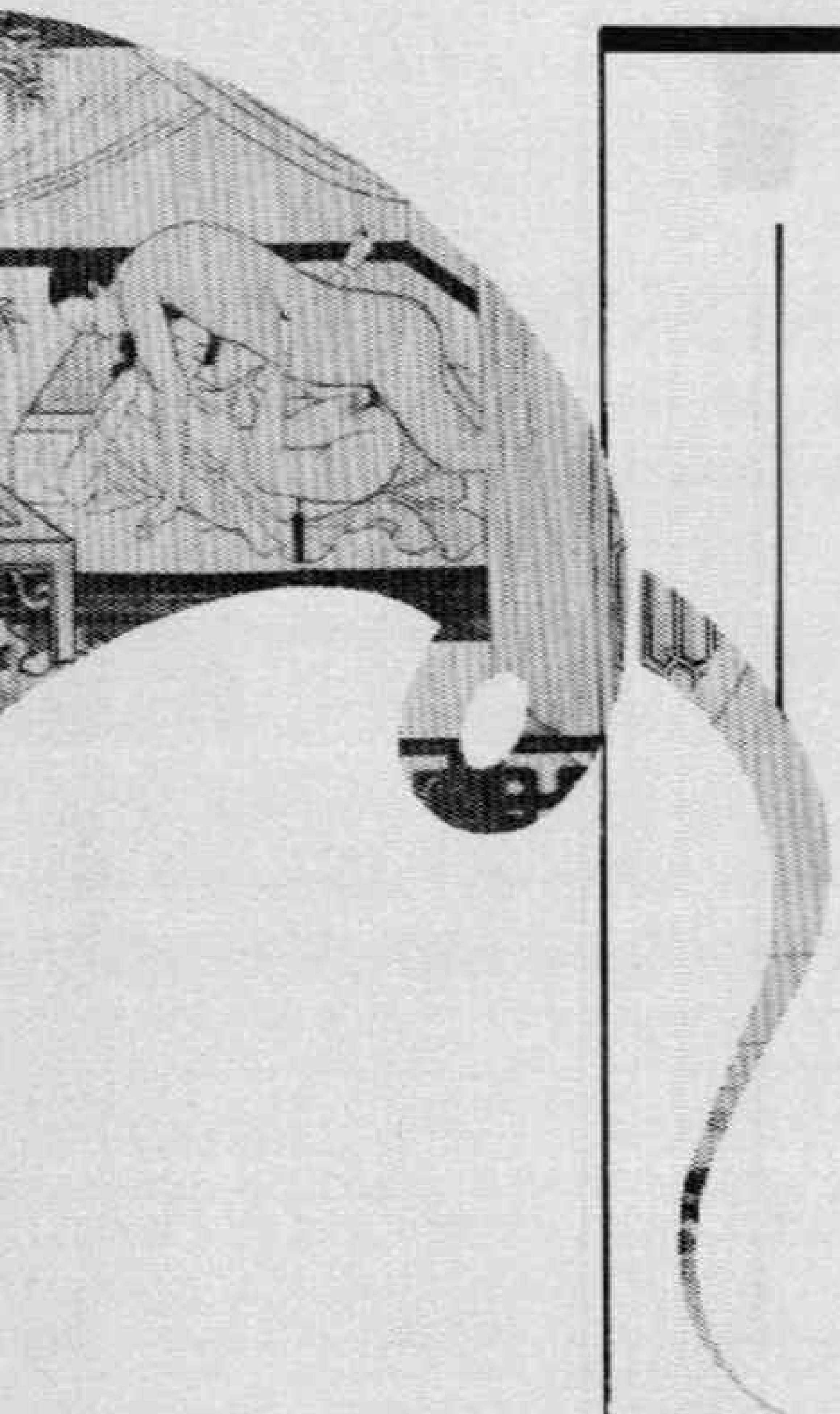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盯着玉香，玉香雙眼之中，映着未央生歪曲着的臉。未央生聽到自己的心跳聲和喘息聲，越來越强，終於到達震耳欲聾的地步。

汗珠一顆顆由未央生抽搐着的臉上流下，未央生早啞在那處，但全身顫抖。

客廳中的音樂聲又傳來，哈哈哈哈哈，嫖客的嘻笑，像是對着未央生而發。

玉香陡然一下尖叫，用力一掙，向門外奔走，未央生全身





抖得更劇烈，但不知是否要追上去，臉色更是可怕到極點。

在廳中，眾嫖客還在喧嘩，玉香忽然衝了進來，各人轉頭看她，神情愕然。

玉香恢復正常，一個媚笑，又變回妓院中之皇牌。

嫖客中夾着軒軒子、倚雲生、臥雲生三人，他們都與玉香有過一手，親熱的迎上，欲抱玉香。

玉香嬌柔地把他們推開：「別急，一定有你們的份兒。」

說完，她轉身對着其他數十個嫖客：「讓各位大爺等得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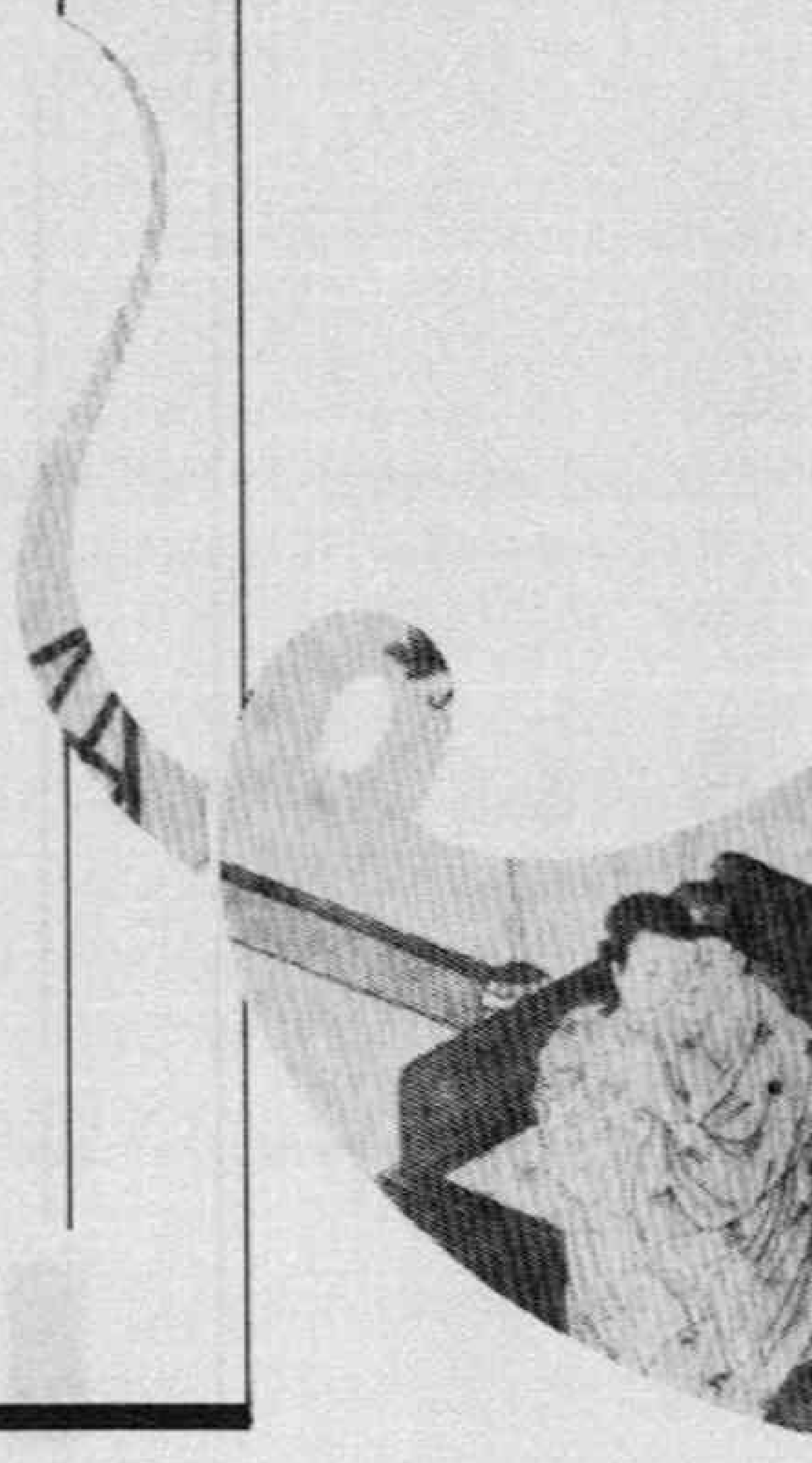
麼久，都是我不好。今晚，我特地來陪罪的，但是我只得這麼一個身體，要是各位不嫌棄，不如大家一起上吧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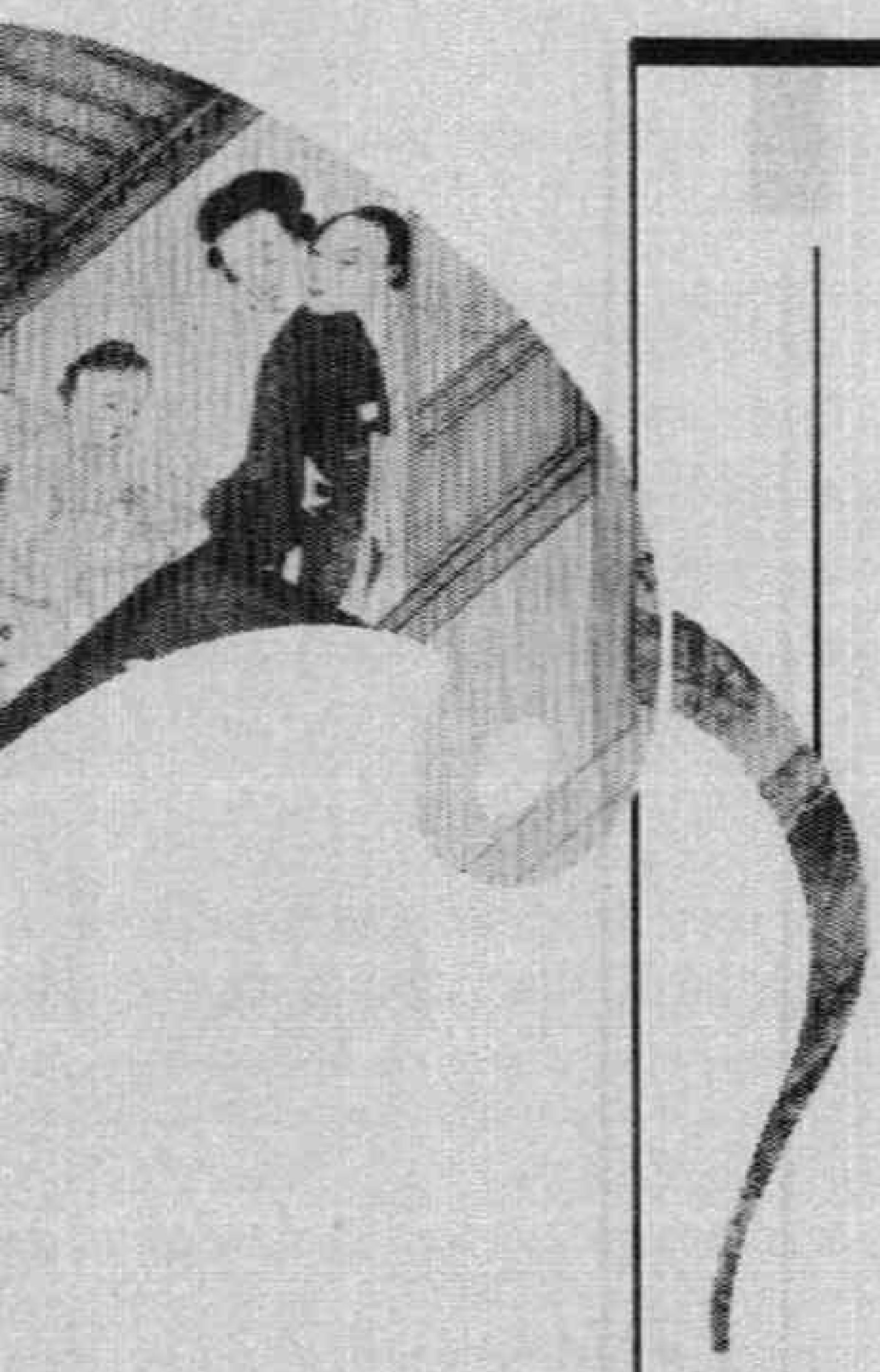
客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呆了一剎那，忽然一齊爆發大聲叫好。

玉香媚笑着，開始把衣服一件件地脫下，過程之中，若隱若現，勾引撩撥得眾嫖客快要發狂。最後玉香躺卧在花梨木榻上，高舉雙腿。

眾嫖客再也忍不住，將衣服一齊飛脫——

■





玉香臥房中，未央生扯着顧仙娘的衣領，厲聲地：「你！你竟敢迫良爲娼！」

龜奴上前扯未央生，顧仙娘將未的手撥開，冷笑道：「放屁！是她老公賣給我的！」

「她老公？」未央生大喝：「她老公？」

「是呀！她老公叫權老實，是個賣絲的！」顧仙娘大喊。

未央生一聽，如遭雷殛，陡然退後兩步，喃喃地：「權老實？賣絲的？」

未央生說完全身又劇烈發抖起來，雙腿發直，跟着跌跌撞

撞地向外走去。

「權老實，我認識他，我認識他——」未央生的嘶聲由遠處傳來。顧仙娘和兩龜奴愕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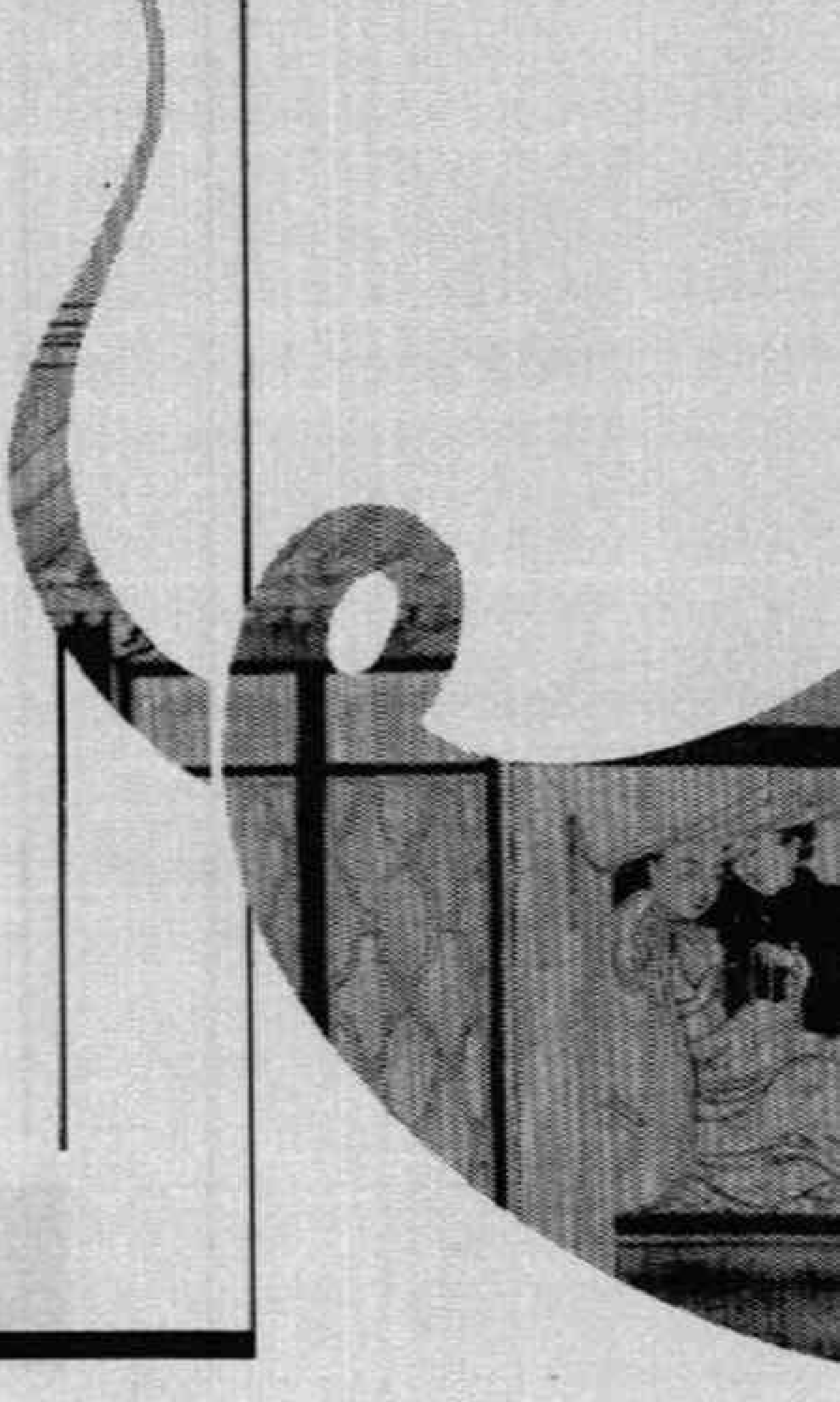
■

大廳中。

玉香放浪形骸。

幾十個嫖客像是屠房中掛的白肉堆疊着一齊壓着玉香。

未央生衝了進來，由肉體的空隙中看到玉香的臉，王香的嘴，玉香的眼睛——淚水已順着眼角淌下。



未央生大聲慘叫，大力拉開赤裸的嫖客，但拉開一個，另一個又撲上去。

玉香的淫笑聲越來越大。未央生繼續在肉林中搏鬥。

衆嫖客被未央生搞得不耐煩，把他推開，未央生已發瘋，痛毆其中一個胖子，胖子一轉身，眼露兇光，將未央生踢開。

未央生跌倒，又爬起來拉人，引起衆怒，大家一齊動手，把未央生打得鼻青臉腫。未央生還是死命衝前，但又被再次圍毆。

顧仙娘帶着龜奴打手們衝進，打手怒髮衝冠，將未央生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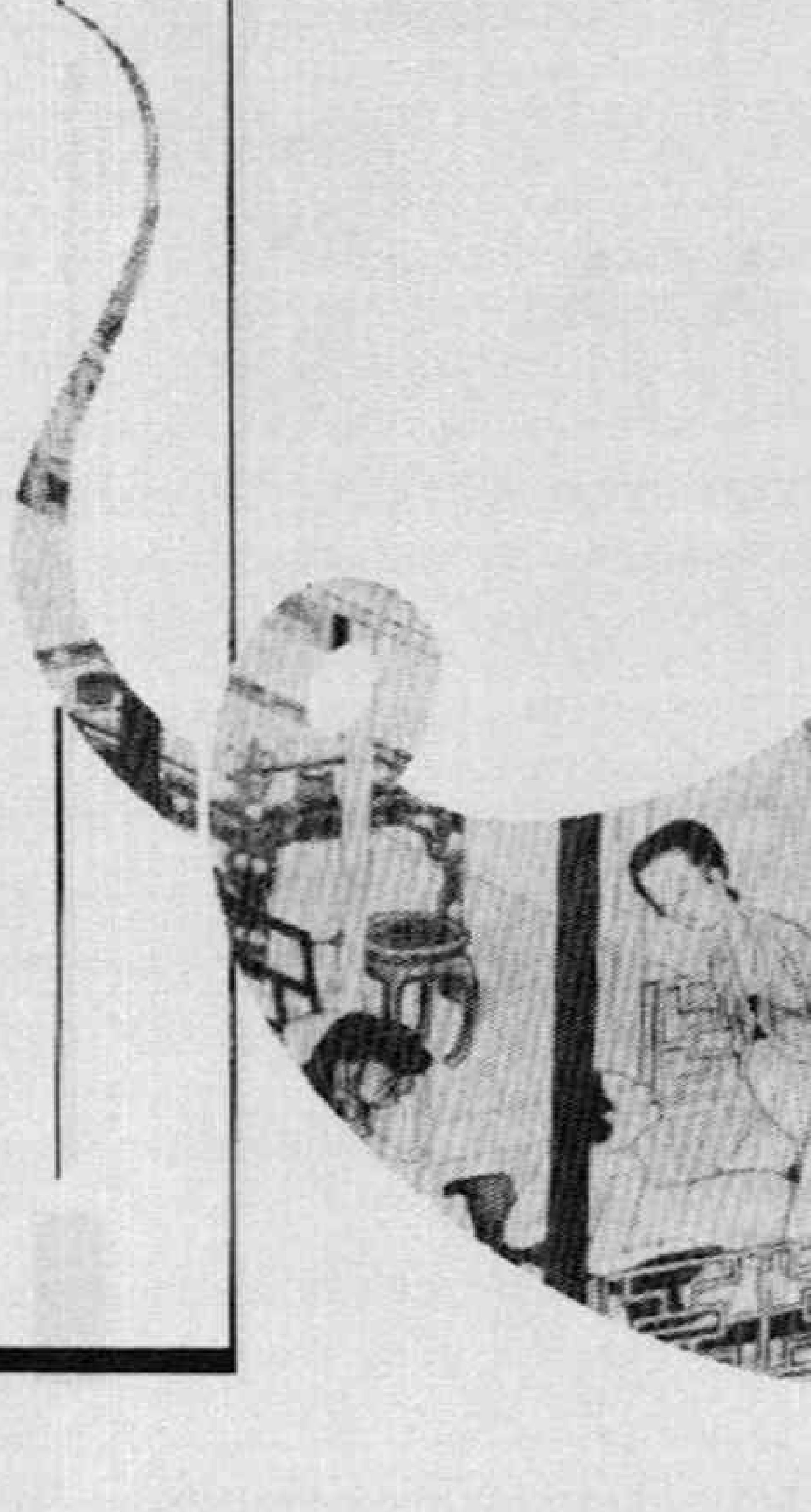
在地上，各自握了青柴短棍往未央生的身上打去。未央生不反抗，被打得血肉模糊，但好像是在享受這種刑罰，衆人繼續打去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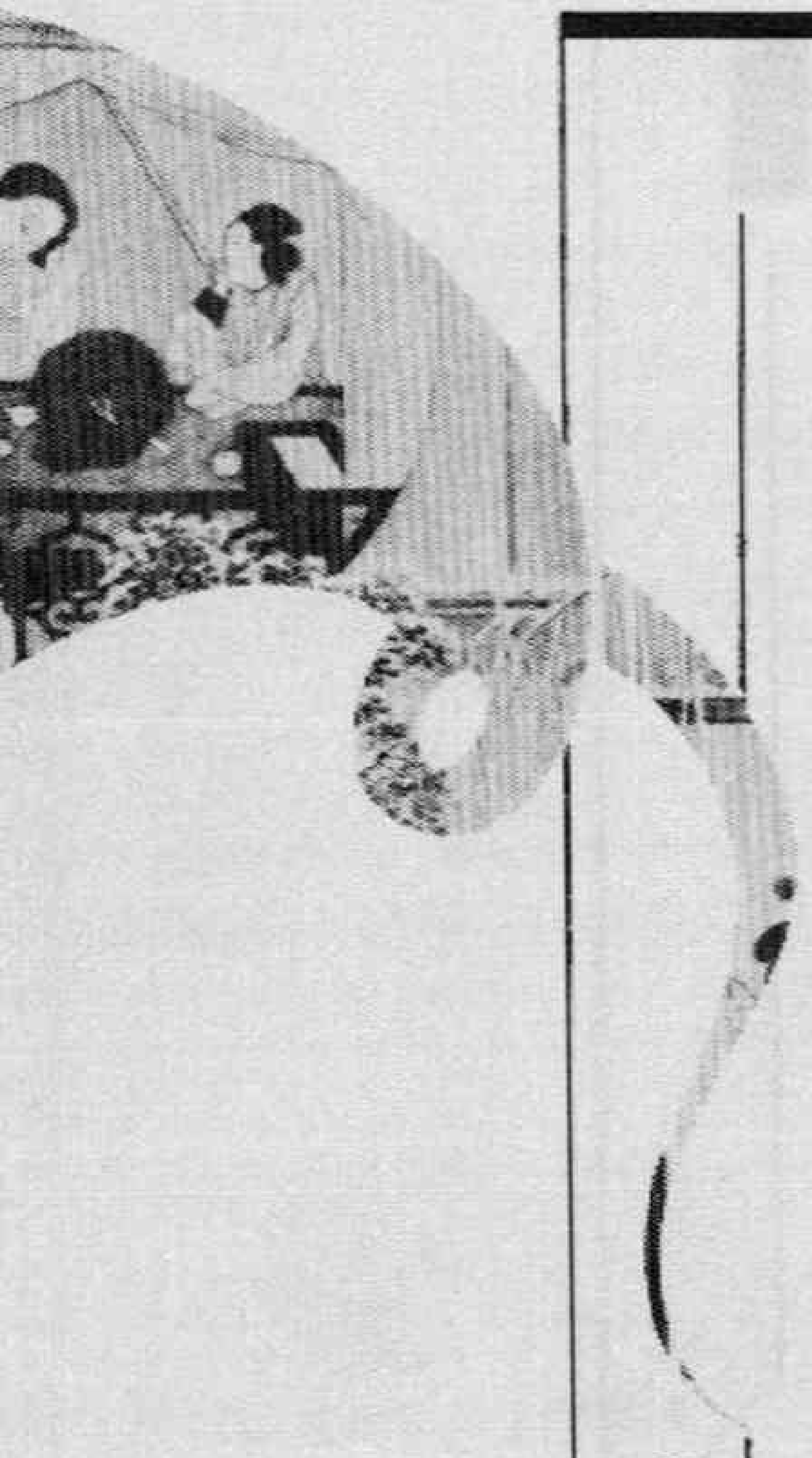
「停手！」玉香冰冷的聲音傳來：「再打要出人命。」

顧仙娘詫異地望着玉香：「這人是誰？你認識他？你爲甚麼要護着他？」

玉香木然地不回答，走了過去，跪下，抱住未央生。未央生微弱地抬頭，望了玉香一眼，暈過去。

一片漆黑。





未央生睜開浮腫的眼睛。

陽光由紙窗中射入。

未央生不知身在何處，看周圍，擺設着香几、鏡台、繡具，還有各種綿衾紵褥、畫帳繡幃，顯然是閨女的卧房。

目光再轉移，見一形體。

忽然，未央生的頭腦又是轟轟作響，未央生將眼睛睜得極大，覺得恐怖之極。

背着光，一具赤裸的女人屍體吊在樑上。

未央生慘叫：「不，不！」

玉香已經無神的眼睛，還是張着。嘴角血絲流出。頸項纏着的白緞，深深地嵌進肉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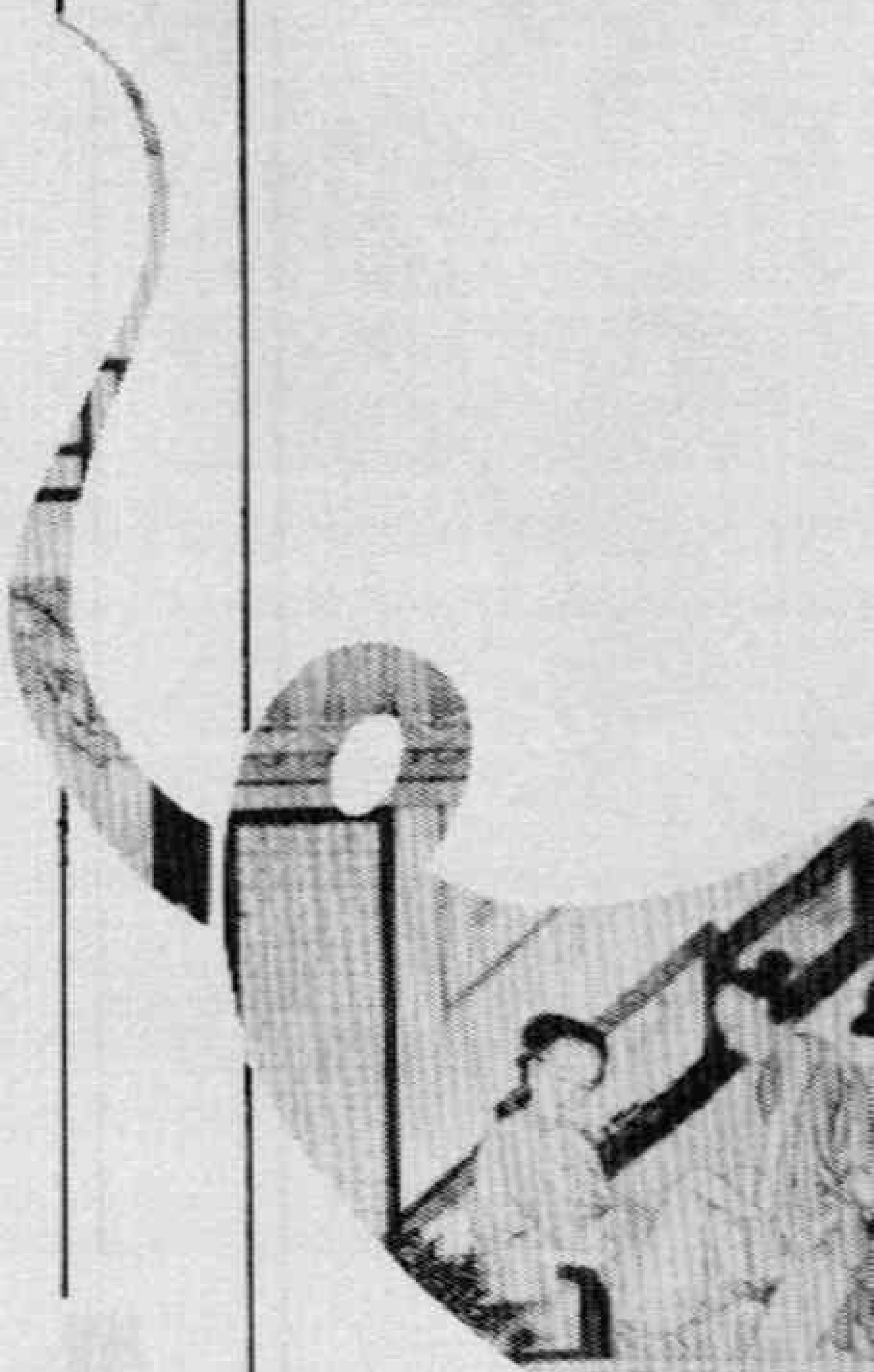
未央生撲上去，抱着玉香雙腿，發出痛苦的悲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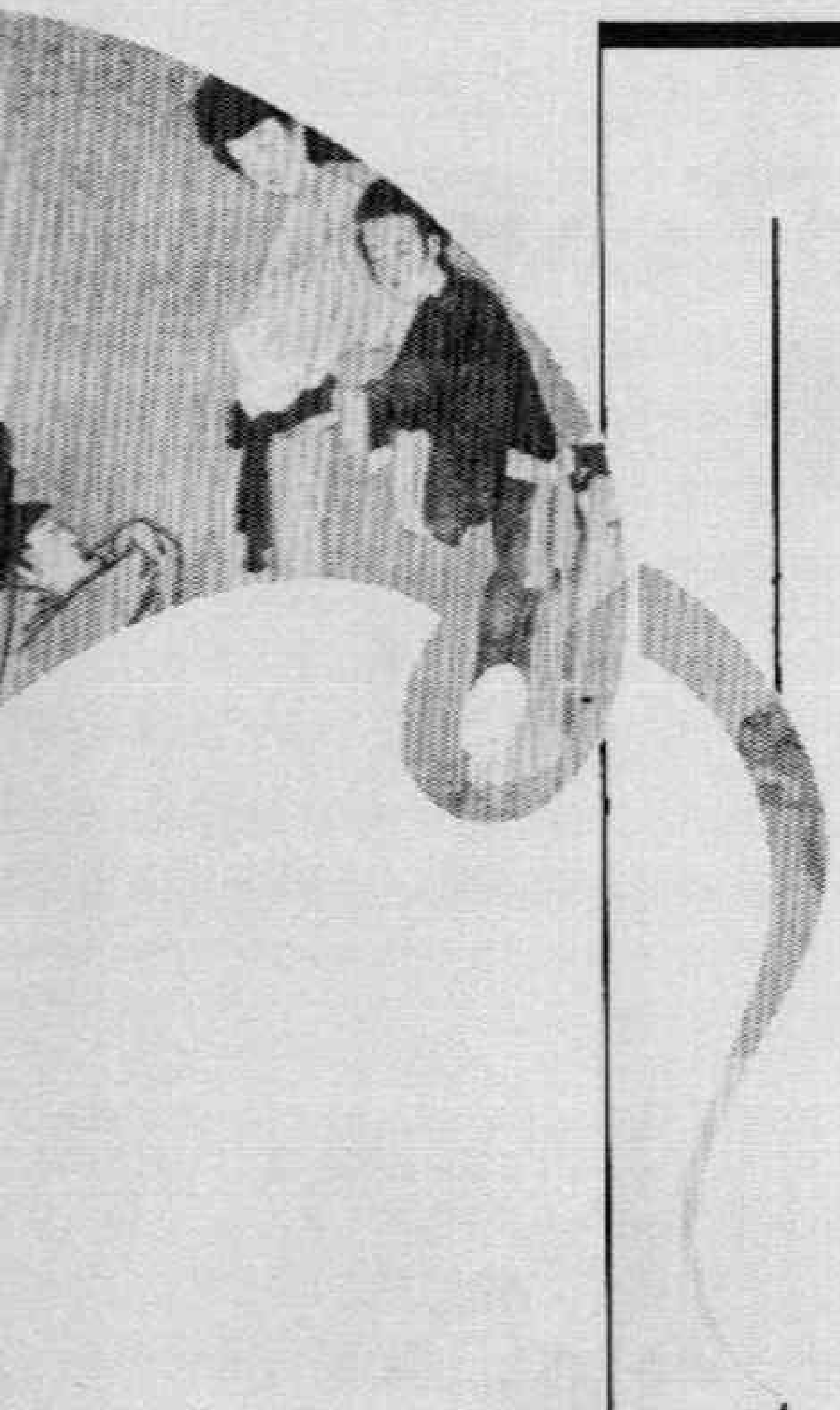
玉香垂着的手，好像在撫摸着未央生的頭髮，好像一直在安慰着他——

「不，不，不——」

未央生的慘叫傳出卧房。

「不，不，不——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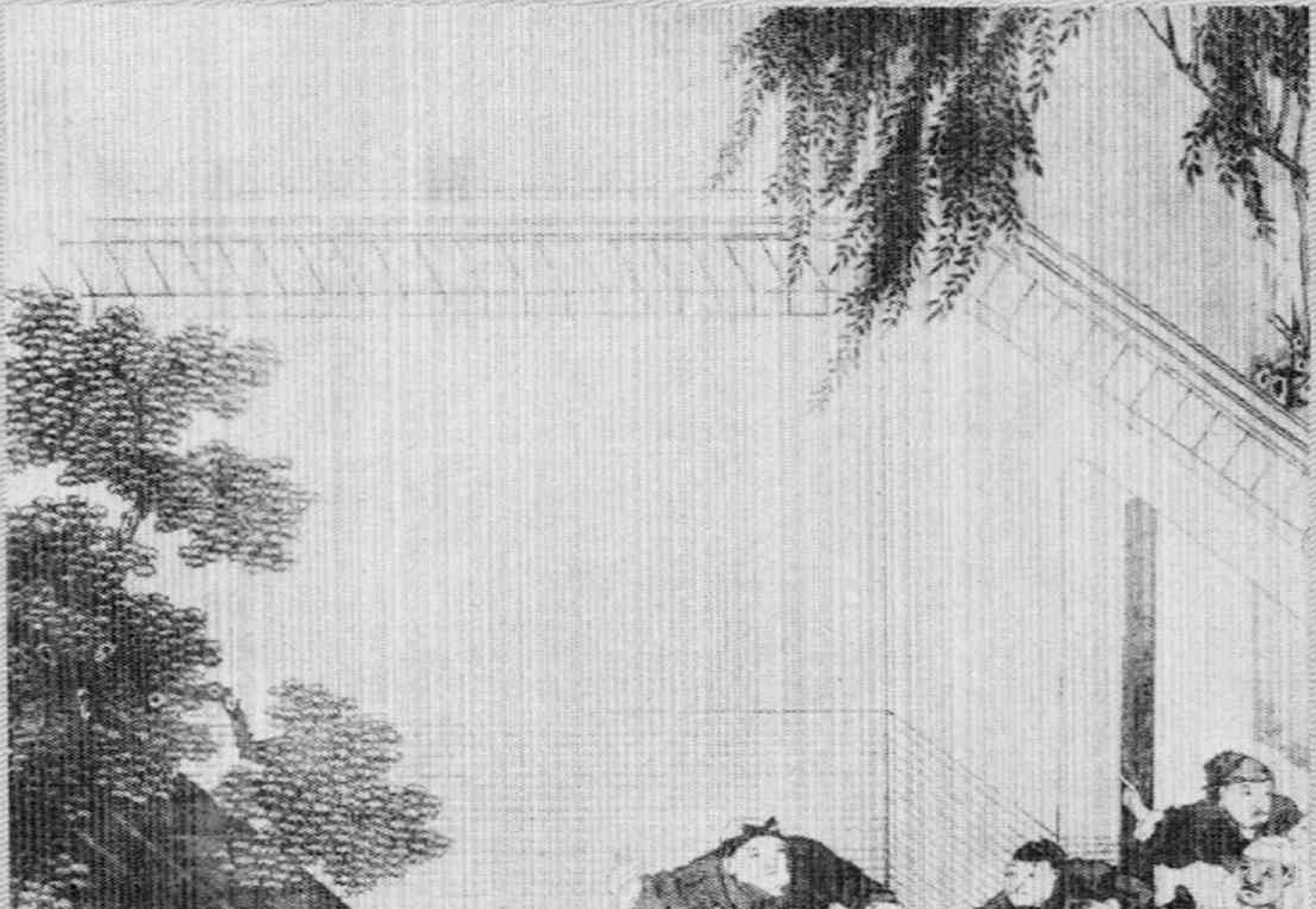


未央生的慘叫傳出大廳。

傳出妓院，

傳出街道，

傳出長安市——



（十五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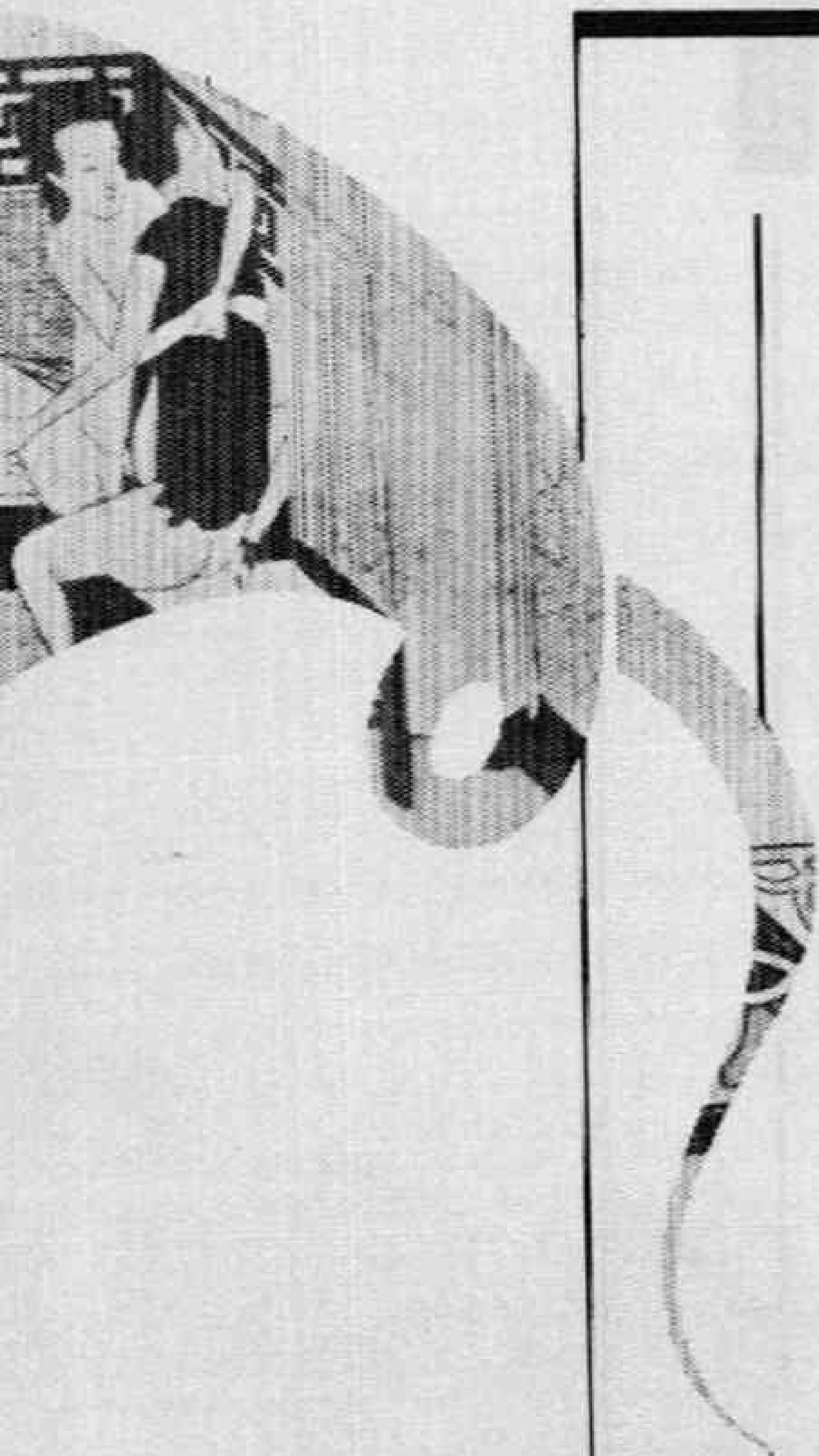
鐘聲。

深山。

古廟。

未央生撫着木杖，面上青腫未消，看來憔悴，和他第一次來到時，判若兩人。

未央生爬上那數百級的石階，喃喃地：「孤峯長老，我來了，我來了——」



■ 廟裏。

未央生跪在孤峯面前。

孤峯用利刀，把未央生的頭髮剃去。

未央生神情還是痛苦，未能寧靜。

「既入佛門，已無過去。」孤峯安詳地：「你自己好好地用心參禪吧。」

未央生起立，向孤峯鞠躬。

■

夜。

僧舍中。

未央生望着如豆的油燈出神。

終於，未央生閉上眼睛。

鐘聲是那麼地單調，一下一下敲來。漸漸地，鐘聲溶入了波濤聲。

深山中豈有大海？未央生正在思索。睡魔已侵，未央生不想入寐，奇怪爲甚麼海浪聲越來越大？

汪洋的形象在未央生腦海出現，狂瀾擊石，衝激起的水

花，似個女體。

未央生一下驚醒，睜大眼睛，但只是個四壁的空房。

鐘聲不斷，眼皮很重，未央生又合起眼睛，這次傳來的是風聲。

風吹向成熟的稻田，金黃穀海，捲着波浪，配着仙樂。

風再吹來，將穀海吹開一條長縫，似女人的下陰。

剎那間，稻穀變成無數美女的臉容，成千上萬。

佳麗之中，玉香出現，未央生正要叫喊，玉香翻了身，重現的卻是艷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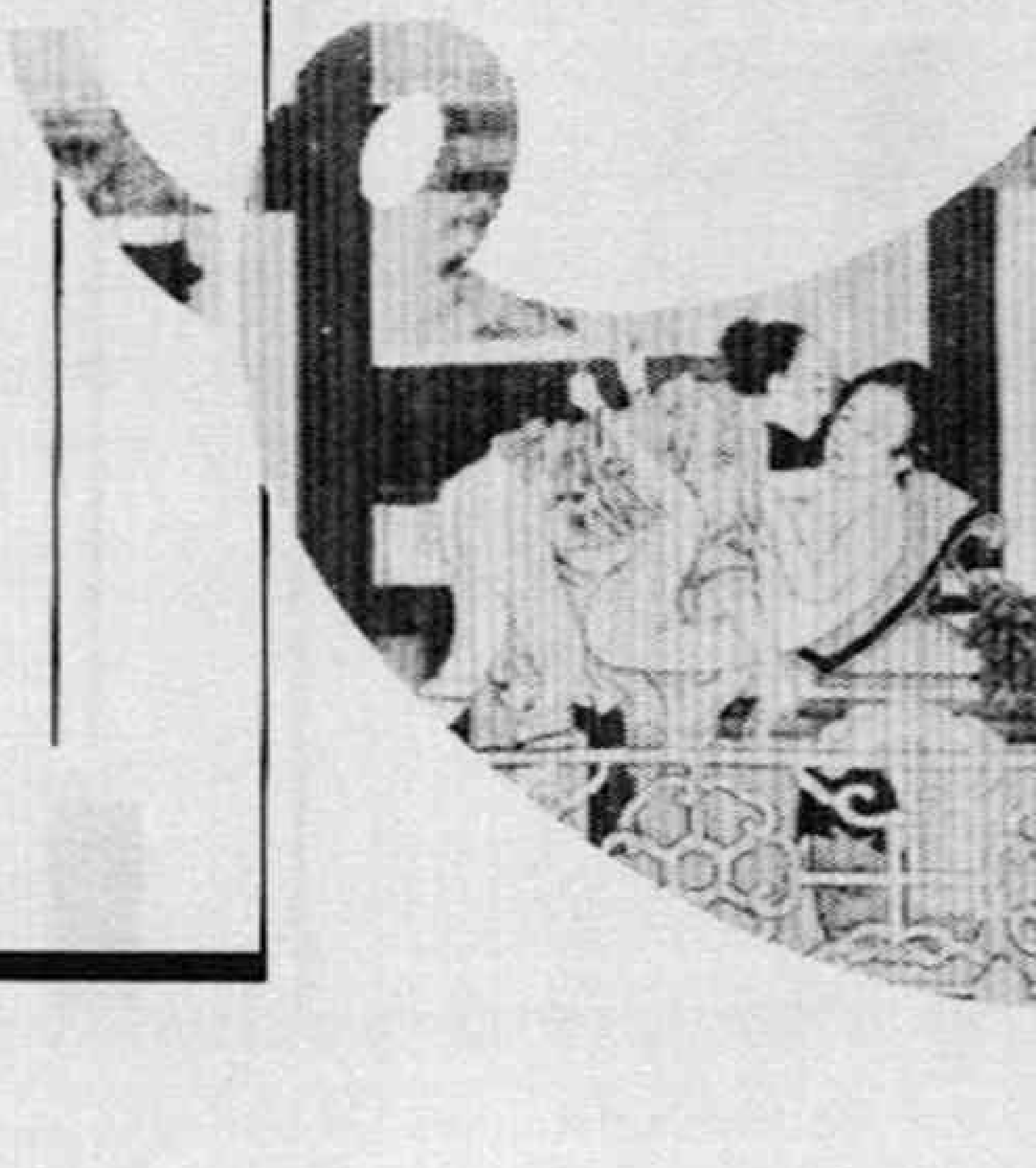
海浪聲又傳來，海中出現一羣羣的白魚陣，各魚又化爲出浴的裸女。

光着身體的瑞珠、瑞玉、香雲、花晨出現，各人伸出玉臂。

狂風把各美女捲起，天上出現拖着長裙的奴婢，飛了前來，衣服一件件消失。

未央生微笑，伸手相迎。

衆美女圍繞着未央生歌舞，未央生一個接一個地與他們擁抱，盡情縱樂，自己也飛了上去。雲層是美女的胸脯，她們粉



紅的乳頭，堅硬起來。

未央生又下降，稻田由金黃轉爲漆黑，是美女腋下的毛。

未央生滾身又滾身，大海是美女的下陰，將未央生吞噬進去。

未央生掙扎，露出頭，見天上的飛仙越來越多，樂器聲由絃琴轉爲鑼鼓，繼而飛來的已不是美女而是蝗蟲。

數不盡的翅膀衝到未央生的眼前，未央生把手狂揮，玉香等各美女又重現，未央生略爲放心。

狂風又突然捲起，風將美女的肌肉吹去，花容變爲骷髏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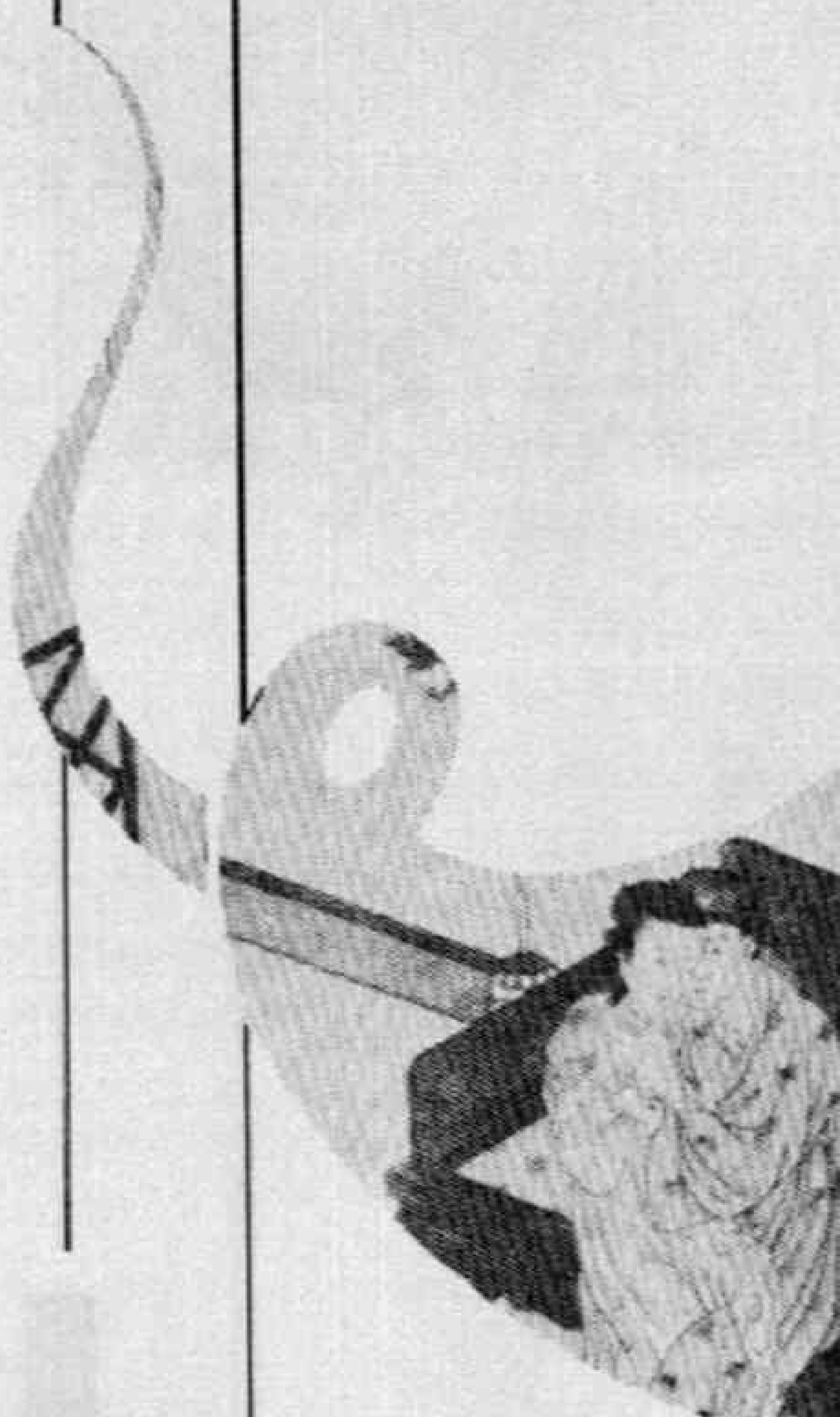
眼球掉出。

美女挺着的乳房一下子枯萎，變成老嫗胸前掛着的乾癟袋子。

美女的玉腿化爲樹枝，枝上的樹洞中出現大蜘蛛，牠腹大便便，波的一聲破開，爬出無數的幼蟲向未央生襲來。

未央生慘叫一聲逃入迷宮，迷宮的牆壁是石頭女體重疊而成，石像眼睛轉動，裂開口殘忍地笑着。他在無盡頭的迷宮逃走着，後面追來的是蠕動着的蛇羣。

花斑的毒蛇伸出舌頭將未央生圍住，未央生狂叫，但身體



被蛇越纏越緊。未央生頭痛欲裂，終於大叫一聲炸開。

火海之中，各美女着火哀鳴。爆炸連綿不絕——

靜下來時，未央生看到一望無際的原野，鋪着的全是枯屍。

未央生仰天長嘯，忽然千千萬萬的枯屍復活，笑着往未央生爬來！

啊！

未央生再次驚醒，全身汗濕，還是不停地顫抖。

鐘聲一下一下傳來。

未央生向自己下身看去，袴襠中的物聳起，未央生痛苦、恨極，陡然抓向自己袴襠，一手取了利刀，咬牙切齒，一刀割去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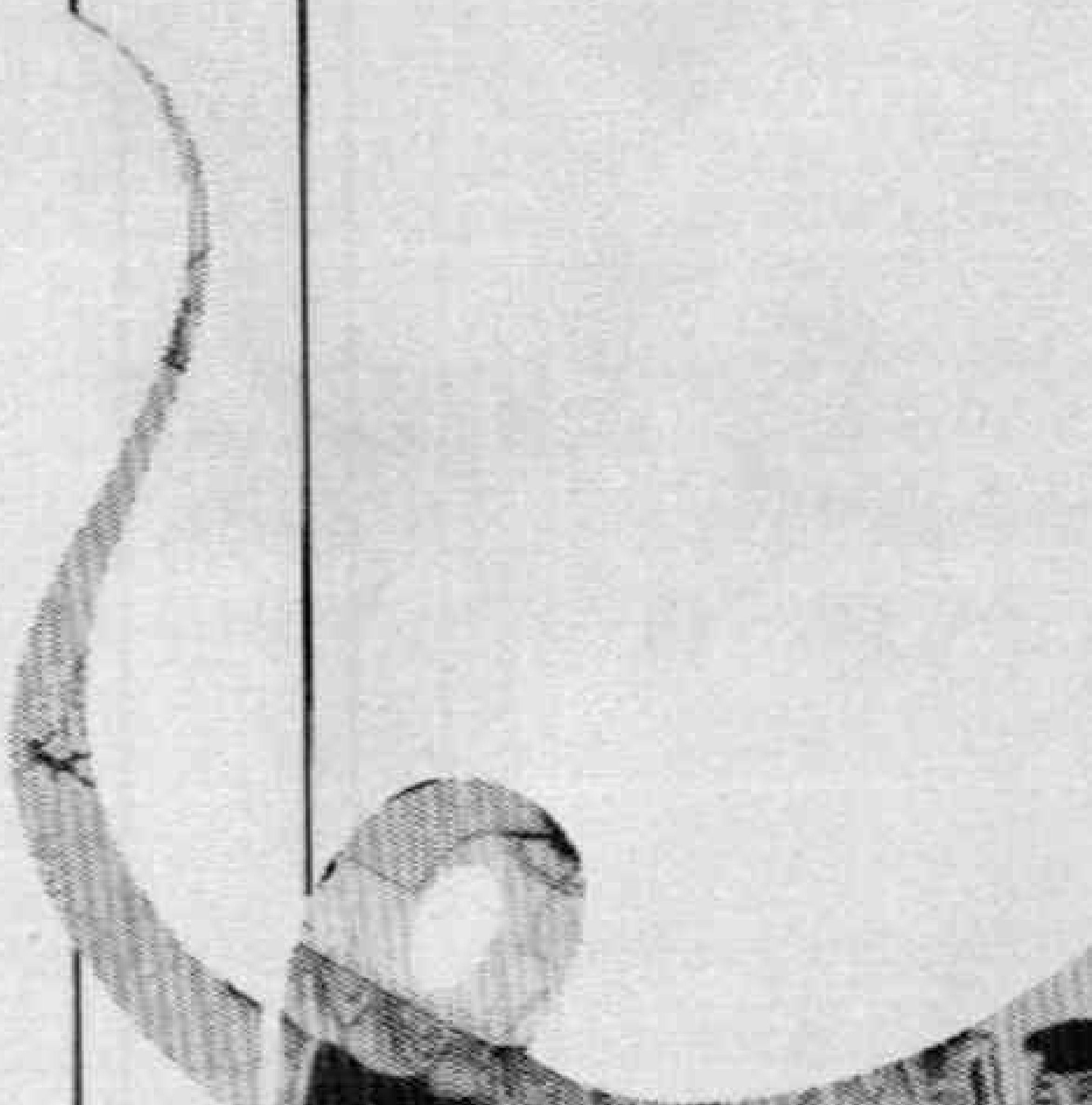
鮮血迸濺。

未央生掙扎起身，扯開僧袍，將下體紮起，鐘聲綿綿，夾着衆僧侶的經文朗誦。

廟裏大殿。

數百名僧侶在唸經，敲木魚。

旭日金黃。



烟霧之中射成光陰的箭，一切停止。

奇怪。

羣僧之中，未央生似乎看到了光頭的權老實。

咦，在他旁邊的不是賽崑崙？後面的不是軒軒子、倚雲生、臥雲生？各人向他微笑。

未央生報以安祥的笑容。

眼裏，淚珠發亮。

■

晨曦朦朧之中，一個黃袍的僧人，走入深山。

覺後禪

李漁原著
蔡瀾改寫

藝苑出版社

封面設計／形意設計公司

你猜對了，『覺後禪』就是『肉蒲團』。
爲什麼我要重寫它呢？
首先，我本來想把它拍成電影。
我認爲它可以成爲一部全世界知識分子也讚賞的 CULT MOVIE。

很多人罵我甚麼不好搞，跑去拍色情電影？
我並沒有爲了這個意圖感到羞恥或後悔。
『肉蒲團』這本書是講禪的。
而且，它是用一種最愉快、最歡樂的手法去表達它的目的。

魯迅和茅盾都讀過『肉蒲團』，著名的漢學家法蘭茲・昆博士
(DR. FRANZ KUHN)翻譯了不少的中國古典文學，
他也選中了『肉蒲團』。
在這裏我要把它變成另一種媒介，希望帶各位讀者進入電影院，
看一部你腦中出現的「覺後禪」。……

—蔡瀾

PUBLISHED & PRINTED IN HONG KONG H.K.$ 50.00